

金陵春夢

(二)

金陵春夢

第一集：鄭三發子

唐人著

翻	請	所	版
印	勿	有	權

金陵春夢

第一集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著者：唐人

出版者：楊鏞

承印者：中央印務館

香港水街荔安里廿一號

代售者：文宗出版社

香港摩里臣山道廿九號

各大書局

一九五五年十月出版

一九五六年四月再版

序

有一個人，大家都「恨之欲其死」，然而我却曾經不願他早死。這個人就是必「當遺具萬年」的蔣介石。

我的確有過這樣的想法，現在也並沒有完全消失這樣的想法。

一個原因是不願便宜了他，還有呢。開始有這樣的想法是抗日戰爭勝利以後的事。那時候我們在蔣介石治下的小民，雖然都深嘗了戰爭期間流離顛沛之苦，有的人却也深中了蔣家喉舌散佈出來的宣傳之毒，以為蔣介石縱使「外戰外行」，坐待「慘勝」，到底還是領導了抗戰，不失為民族英雄，比起汪精衛來，要光采得多。那時候，蔣自己也是洋洋自得，以英雄自居，又爲了討美國人歡心，更傳出「願爲華盛頓，不做拿破崙」的話，彷彿連拿破崙也不放在他眼裏。拿破崙政治上的作爲姑且不談，以他的軍事才能而言，蔣如果抵得上他一根毫毛，也就不錯；無奈蔣不但「外戰外行」，就是內戰，手段殘酷則有之，戰畧高明則未必，否則也就不會兵敗如山倒，而且倒得這麼快。當然，蔣的潰敗，主要的因素是在於他打的是不義之戰。至於華盛頓，他更是望塵莫及了。華盛頓是爲美國爭獨立的英雄，他則是專門斷送中國獨立的能手。華盛頓九泉有知，一定會斥之爲盜名欺世的。

正是這樣，當時我就常常想起這兩句詩來：「若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爲有誰知。」他死得

遲些，必多行不義，固然苦了人民，不義的面目也就更容易被人看得清楚。後來有些忠於蔣家的人，眼見抗戰勝利以後蔣介石的所作所爲，更失人心，有時也在私下裏太息說：「抗戰一勝利他就死掉，或者就此急流勇退，他就可以保全名了。」也就是說，他至少可以保持一個「民族英雄」的銜頭，「一勝掩百醜」，而流芳百世。這些人以為，當世的人和後世的人，都會相信他是堅持過抗戰，堅持過民族氣節的。這就不禁更加使我想起這兩句詩了。

好在蔣介石既沒有在「慘勝」中死掉，也沒有在「慘勝」後急流勇退，他倒是勇進的，勇於勾結外國人，勇於攻打自己人，結果是兵敗名裂，時間一久，抗戰當年對外敵妥協投降的事實也大白於國人之前，他那「民族英雄」的假面具也就完全被揭下來了，再也戴之不起。

其實只要稍爲留心，就會注意到他絕不是崇拜華盛頓的人，他心香所在，另有所屬，這個人就是奴顏婢膝，一心事外姓，百般殺同胞的大漢奸會國藩。有書爲證，他的案頭，是不離一部「曾文正公全集」的，從這本書裏面，他學到了會國藩做漢奸的本領。會國藩而可崇拜，蔣介石其人如何，正是「夫復何言」！一事之微，也已經够人領教的了。

會國藩是在金陵「建功立業」的，百年之後，蔣介石也在金陵稱王稱霸，做了一番世界，時而院長，時而主席，最後是總統——「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這聯語送給他倒是最合適不過的。

然而，這一切都已經成爲過去，成爲歷史的陳迹了，「金陵王氣黯然收」，他只能避到台灣，苟活人世，他的歷史已經寫到末葉，只差幾筆，就是結束。

這本書告訴你：他是怎麼開始的，怎麼竄起，又怎麼被擊落，像廢物一樣的，只待掃除。拉

拔是不會自己跑進桶裏，然後，自己把自己倒掉的，它的最後，還需要人們花一點氣力。

花一點時間來看這本書吧，你會像金聖歎一樣，看到會心之處，常常要掩卷而語，「不亦快哉」的。

羊 朱

一九五五·九月杪

序

「金陵春夢」在報上刊登迄今，已經三年多了；不獨港澳讀者對這個連載極感興趣，海外僑報也紛紛轉載，數年於茲。

唐人先生自己說：「金陵春夢」既不是小說，也不是歷史；他只是把蔣介石其人其事，像說書先生那樣描繪而已。廣大的讀者們，則認為「金陵春夢」不但生動活潑，刻劃入微；它的真實性，尤其值得推崇和信賴。

爲了滿足讀者的要求，「金陵春夢」決定分五集出版了，這是第一集。內容着重介紹蔣介石的「發跡」經過。作者同情當年「鄭三發子」母子逃荒異鄉，王氏改嫁；但抨擊「鄭三發子」變成「蔣介石」以後便出賣革命，「復辟登基」，把中國變成了他的家天下。豐富而真實的「內幕」，經作者予以系統地安排，有聲有色，確是一部難得的歷史小說。

近幾年來，寄寓海外的蔣介石舊部紛紛賦歸，最近如衛立煌先生舉家遷返大陸等等，既說明了蔣介石多行不義，必然走向「孤家寡人」的滅亡道路；又證實了北京中央人民政府「除蔣一人以外，任何人可以立功贖罪」的寬大政策，深得人心。蔣介石如何多行不義？爲什麼他必然崩潰？「金陵春夢」有極其真實的敘述，這裏不贅述了。

海外僑胞雖然離國日久，但對於「蔣介石王朝」的腐朽情形，已經耳熟能詳；而蔣介石爲了

苟延殘喘，誘騙僑胞上當「殉葬」的手法却屢出不窮。「金陵春夢」對於這些在海外被蔣利用的人，以及對於在台灣被蔣奴役的人，一定能如暮鼓晨鐘，發人深省。大家如能回頭是岸，脫離羈絆，從此大澈大悟，重新做人，這才不辜負唐人先生苦口婆心的一片救人之心！

費 彝 民

一九五五年國慶節前夕·香港

目 錄

楔子

第一回

逃荒年鄭家拆骨肉
找奶媽蔣府迎新入

三

第二回

隨後爺三發改姓蔣
歸奉化奶媽作夫人

一〇

第三回

鹽商世家長袖善舞
訟師行業足智多謀

一六

第四回

逃洛陽父子又分離
歸故鄉二拐訴別情

二三

第五回

鄭老大函詢三發子
侍衛官光臨前鄭莊

三〇

第六回

三發子聞訊傷腦筋
鄭老大關進集中營

三六

第七回

考秀才名落孫山
投軍校遠離奉化

四二

第八回

進軍校如魚得水
派留學東渡扶桑

四八

第九回

聽分析反對袁世凱
經介紹謁見孫中山

五六

第十回

充都督英士招兵
殺成章介石亡命

六四

第十一回

回上海兼充教練官
垮後台變成馬浪蕩

七二

第十二回

開香堂五花八門
吃硬飯三刀六洞

八〇

第十三回

寄人籬下飽受排擠
證券交易大搶帽子

八八

第十四回

逛審子指點門徑
長大瘡舉步維艱

九四

第十五回

止付支票老四賠禮
大灌迷湯阿寶得寵

一〇二

第十六回

覓金屋介石藏美
付銀紙阿寶贖身

一一〇

第十七回

豪賭必輸蔣介石破產
擺酒賴債虞洽卿撐腰

一一七

第十八回

無官可做黯然回春申
有機便投黃夜上兵艦

一二八

第十九回

孫中山堅守黃埔
某秘書解剖叛徒

一三九

第二十回

蔣介石苦思登龍術
孫中山脫險到香港

一四九

第廿一回

孫中山改組國民黨
蔣介石訪問莫斯科

一五八

第廿二回

無功受祿出長軍校
有利可圖捲土重來

一六八

第廿三回

組學會建立小派系
平陳逆戴上大帽子

一七七

第廿四回

兩面手法蔣經國赴蘇聯
一箭三雕廖仲愷遭毒手

一八七

第廿五回

攫大權改編革命軍
起殺機計騙李子龍

一九七

第廿六回

八面觀音上台來
顧家祠堂把門關

二〇七

第廿七回

吳鐵城引咎辭職
譚延闓編組伏役

二一五

第廿八回

蔣介石北伐要權術
獨立團出兵建奇功

二二一

第廿九回

馮玉祥訪問蘇聯
西北軍誓師五原

二二六

第三十回

軍事北伐親共容共
政治南伐反共滅共

二四八

第卅一回

陳布雷投奔南昌
孫傳芳逃離上海

二六〇

第卅二回

笑裏藏刀蔣介石送匾
奇貨可居宋子文斟盤

二七一

第卅三回

T V 宋長袖善舞
哈哈孔庸人多福

二八四

第卅四回

緊急關頭陳獨秀讓步
時機成熟蔣介石開刀

二九二

第卅五回

口蜜腹劍召開聯歡會
壯膽逞威血洗寶山路

三〇二

第卅六回

寧漢分裂陳獨秀投降
蔣汪合作國民黨死亡

三一二

第卅七回

欲擒故縱馮玉祥上當
以退爲進蔣介石下野

三二四

第卅八回

見代表取得美國支持
謁天皇承認日本利益

三三五

第卅九回

當頭一棒何應欽裝病
約法三章宋美齡出嫁

三四八

第四十回

一人得道雞犬昇天
十年內戰兵連禍結

三六一

楔子

「老妻寄異縣 十口隔風雪 誰能久不顧 庶往共饑渴

入門聞嘯啣 幼子飢已卒 吾寧捨一哀 里巷也嗚咽……。」

列位看官，在下所引之詩，是距今一千二百年前（紀元七五五年，天寶十四年），愛國詩人杜甫獲悉他的故鄉河南大災荒，自長安遠道奔走還家後所寫的，他替千多年前中國人民慘苦的生活，描繪了一副悲痛的畫圖。

乾元二年，（紀元七五九年）這位大詩人又在逃荒之中拾橡栗，鋤黃精挨着慘苦的日子。他悲歌當哭道：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主歸不得，手足凍皸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爲我從天來！」（同谷七歌）

中國人民已往悲慘的生活，真是血淚斑斑，罄竹難書。尤以水利不修，黃河、淮河流域等地經常鬧着災荒。距今六十年前（一八九五年，清光緒廿一年），河南又鬧旱荒。赤地千里，寸草不生。千千萬萬的老百姓不是活活餓死，就因吃了樹皮、觀音土後慘斃。這一次災荒不打緊，却引出了中國近二十年來的一連串災荒，——蔣介石逃荒獲救，製造了中國更多、更慘，史無前例的、各式各樣的災荒。

可是蔣介石的籍貫，自稱是浙江奉化，他這個秘密的暴露，恰巧也因河南大災荒而揭穿；他的胞兄曾於一九四一年（民卅年）自豫入川找過他。

杜甫面對災荒只好以歌代哭，當時的蔣介石，是有足夠條件制止災荒；但事實相反，蔣介石助長了中國的各種災荒，並且在廿多年中，使中國人民製造了難以計算的禍患。

正是：「將軍頭上一把草，將軍肚裏一團糟。」

却說蔣介石的名字及其綽號，算算真有一大籬：名中正，字介石，少年時叫做蔣志清。蔣家宗譜上對於他的名字說法頗不一致：一說「原名周泰，字瑞元」；（「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說「初名周泰，字志清」；（「蔣介石先生傳畧」）一說「幼名端泰」；（「偉大的蔣介石」）一說「幼名瑞泰，後承太夫人命名，更名中正，字介石」；（「蔣介石先生傳」）一說「原名周泰，現名及字均總裁自取。」（「總裁言行」）香港若干報紙尊稱他為「總統」或「草山老人」，相反的稱呼是「蔣光頭」，「蔣二禿」，「蔣該死」。特務稱他為「大老闆」；（「軍統局內幕」）侍衛們稱他為「先生」；（「侍衛官雜記」）。最有趣的是羅斯福把他叫做「花生米」。（美國俚語，意即小人物、低能者。見「史迪威日記」）而史迪威却加送了幾頂帽子：「小雜種」、「酋長」、「大西崽」、「馬浪蕩」、「響尾蛇」。（「中國震撼着世界」）

其實蔣介石的真名是什麼？——他叫做「鄭三發子」。

第一回

逃荒年鄭家拆骨肉 找奶媽蔣府迎新入

在下說這本書，要從一個小小的頑童說起。此人姓鄭，名三發子，河南省許州（今許昌市）繁城鎮後鄭莊人氏。清光緒十三年（民元前廿五年，一八八七年）十月卅一日他誕生時，堂上雙親健在，還有兩個兄長。大哥名叫鄭紹發，比他大七歲；二哥叫做二發子，比他大四歲。他父親克勤克儉，積得十幾畝薄田，還附帶開了一個磨坊；他母親長得面目姣好，一手女紅乾淨利落，全家五口種種地，磨磨麵粉，縫縫衣裳，扎扎花鞋花兜兒，日子倒也過得去。三發子是最小的，格外得到雙親疼愛，鄭紹發打從五歲起就替人放牛，二發子五、六歲時也已趕着大犍牛滿山轉，獨獨三發子到七八歲還幹些輕活。原來後鄭莊三里地外就是前鄭莊，鄭莊一分前後，情形也就不同。前鄭莊高牆大院，住的大都是地主鄉紳；後鄭莊却是些貧農貧僱農，有一頓沒一頓，顯得非常寒儉。像三發子一家的生活，在後鄭莊已經算是尖兒頂兒了。三發子他媽老是跟她丈夫嘀咕道：「咱三發子也去上個學，將來弄個功名，省得咱幾輩子做牛做馬。人向高處爬，水往低處流，瞧前鄭莊哪一家不是體體面面的，養一條狗，都比咱後鄭莊的人強。」

三發子他爹是個老實莊稼漢，含含糊糊也就對付過去：「嘿，這該怨咱沒長好命，上學堂？咱一年有多少收成？拋去完糧納稅，束緊褲帶也不够他化銷的，年頭兒荒亂，咱就認命，湊合湊合算啦！」

這麼着，三發子便嬌養成性。三兄弟吵架，無論如何佔便宜的只有他。偏偏他的惡作劇也特別多，寒冬臘月，冷不妨淋人家一頭冷水，把鄰童凍得臉青唇白，直打哆嗦；黎明薄暮，冷不妨裝一個白頭妖怪，把兄長嚇得驚叫暈厥，直說胡話。又如酬神演戲，河南鄉下當時只有窮藝人的草台戲，刀刀槍槍，打打唱唱，事後三發子便糾集羣童，要他們尊他爲王，摘葉作帽，折枝爲槍，你得聽任他大叫大罵，挨殺挨打。前面表過他家在後鄭莊是尖兒頂兒的，左鄰右舍不免有求於他，所以明明是三發子欺侮人，也只得把自己痛哭流涕的孩子悄悄地拉回家裏吃個啞巴虧。但是這些孩子們包括三發子的兩個哥哥在內，有時一瞅他媽不在跟前，便一聲吆喝，向三發子展開總攻擊。那當兒三發子總是雙手抱緊腦袋，殺豬般的哭叫求饒，孩子們也不敢傷他，一個個抓起泥沙沒頭沒腦往他身上撒。三發子的頭髮漩渦在正中間，深深地陷下去一個坑，孩子們也常常按住他的頭撒把泥沙摸摸平，可是還留着大量泥沙在那個坑裏，邊擦邊笑作爲報復。但一待母親回來，哭訴一陣，挨頓毒打的，便是紹發兩個了。

三發子在他母親溺愛下瞧不起早摸黑、下地上山、一身汗臭、兩脚泥巴的哥哥，又羨慕着前鄭莊養尊處優、白白胖胖、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地主鄉紳家的兒童，反正他閒着，便忍受欺侮找他們一起玩。農忙時他也上田塍送飯，燒燒水，碰到這時候有富家兒童在縱橫阡陌上玩耍，他就寧可下田在泥漿裏繞道而過，不願給他們看見譏笑他「沒出息」。可是他媽却認爲三發子志氣高，老是跟她丈夫吵着要把他送上學，無奈當時上學不是件簡單事情，他父親給逼得又氣又惱。直到三發子八歲時光（清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許昌一帶鬧開了大災荒，赤地千里，寸草不生，老百姓逃命要緊，天大的事情也得壓下來。三發子全家眼看前鄭莊有錢人家早已搬個光，牲

口細軟一連串；後鄭莊一部份也已逃荒，剩下一些眼巴巴盼望衙門發賑糧。三發子他爹主張逃洛陽，勸他妻子道：「別捨不下這個家啦，呆下去一命見閻王！盼賑糧要盼到哪一輩子？樹皮草根都快吃光，大家在把觀音土搶。早上咱出門看見十來個死屍，俺剛才回家數一數，死屍又加了好幾個，癩子他媳婦長得多結實？兩天觀音土下肚，現在滿地打滾，眼看又是活不成！走罷，趁咱還有點氣力……」

「三發子跑不動路，你說咋辦？」

「跑不動俺揹着，要活一起活，要死一塊兒死。」

「不行哪！」她還反對：「咱得帶點穿的蓋的，還有些零零碎碎捨不得，你同紹發、二發子槓不完，再要揹上三發子，咱咋上路？難道啥都不帶嗎？再說在路上還是沒吃的，沒吃的你就搯不動三發子，三發子也餓得走不動，天哪！」她哭着：「還是死在家裏罷，俺同三發子不逃啦，要逃，你爺兒三個逃罷！」

「愁！」三發子他爹咒罵着，餓得癱軟在床上，頭昏眼花一個勁兒乾嘔。第二天再也熬不住了，跪在他妻子面前乾號：「走罷，走罷，再不走，咱全家都完啦！」但是她不肯走，邊哭邊囑囑道道：「要是像前鄭莊多好哪，金子銀子一大把，東邊鬧荒年，西邊躲一躲，咱窮人家就沒路……」

聽見妻子這樣埋怨，三發子他爹也就橫了心，從地上爬起來號哭着道：「紹發，二發子，三發子，你爹可要走啦，誰跟俺，就走；誰跟媽，聽她的話……誰跟我走啊？」結果老大鄭紹發哭哭啼啼跟他爹走了。二發子也想跟他爹上路，可是一扭頭又輪回床上去，用被子蒙住臉直哭。第二天，有人到災區裏買女孩子當丫頭、妓女；買壯丁去做苦工、當兵，二發子再也忍不住就去當了

兵，換到一塊大餅兩個蒸饅，往家裏一放便向天津出發，鄭家於是就剩下三發子和他媽。

「饑餓」本身在吃人，它吞噬了千千萬萬的生命，草根樹皮蕩然無存，觀音土被視爲珍品。衙門裏的賑糧用來收買黃花閩女當丫頭娼妓，收買壯年漢子做工當兵，廣大的災民絕少可能分到一塊餅、一碗粥。兩個多月後，易子而食，慘絕人寰的故事也在鄭莊重演了，三發子他媽開始絕望，軟弱地牽着他：「怨你爹不等等咱，他倒先逃啦，咱娘兒倆也走罷，天可憐別在路上餓了老娘。」

同村的人差不多全已逃光，也有三三兩兩跑得晚一點的，三發子娘兒倆便同他們一起上路。寒風刺骨，灰沙漫天。這一帶逃荒的行列如百川匯海，曉行夜宿，自許州出五女店、經郟陵、過柴莊、到尉氏，入朱仙鎮、越杏花營，天上飄着鷲毛大雪，地下災民就像滾雪球似的越滾越多，越滾越大，羣向開封逃生。

且說在一路逃荒的災民之中，只剩下一個渾名叫做姜二拐的老光棍是後鄭莊人氏，三發子娘兒倆虧得他一路照料，沒有在途中倒斃。到得開封，那時光既沒有「難民集中營」又沒有「收容所」那些花招。衙門找幾條街口施粥，災民到店舖住戶要要飯，入晚找個破廟、馬廄睡一覺，生命的威脅暫時解除，可是長此以往終非久策。有一晚他們在破廟裏烤火，三發子不知從那裏偷來隻老母雞，姜二拐便把雞開膛破肚塗上泥，正好那天廟裏有人拜神，破桌上還供着一碗黃酒，三個人邊吃叫化鷄邊喝酒，緊挨着火墻住院子裏白茫茫大雪一片，禁不住悲從中來。二拐拉開嗓門淒涼地唱道：「嘉慶無道登了基，老百姓逃荒亂啣啣，逃來大車並小輛，逃來驢馱擔擔的：」

「小心！」三發子他媽抹抹眼淚警告道：「給捕快聽見要砍頭的！」

「捕快有這麼大本事？」三發子大感興趣：「俺長大以後要做捕快，不讓人欺侮咱！」

「俺入他捕快八輩兒的！」姜二拐長長地嘆口氣道：「鄭大娘，俺說實話，三發子他爹一去無音訊，咱們這幾天到處要飯打聽都撲了空。你還年輕，今年不過三十出頭，三發子又太小，沒法養活你，咋說你都該找個人，要不你將來日子咋打發？」

「二拐」三發子他媽垂下頭來：「如今咋談得上這個。」

「你人品長得好，一手女紅乾淨利落，怕沒人要？」

「二拐，」她瞅一眼三發子，已經輪在稻草上呼呼大睡，給他蓋上一條破棉絮，淒然說道：「你不懂。」

「鄭大娘，」二拐也嘆氣道：「今天俺在相國寺後邊那條街上要飯，聽說有一家姓蔣的老爺要找個奶媽什麼的，要是還沒有找安人，你幹不幹？」三發子他媽砰然心動道：「二拐，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俺咋不幹？」

第二天一早，姜二拐便帶着三發子娘兒倆找到那家烏黑黑的門堂。只見門口掛着素燈籠，上面貼着幾個青蓮色的扁仿宋：「候補道蔣」。一望而知那家人家有了喪事。三發子他媽鼓足勇氣，示意二拐帶着三發子避開一邊，整一整棉襖摸一摸頭髮，好在她到得開封，半個多月的休息已把幾個月挨餓的憔悴臉色變了過來，衣服上也沒補綻，倒不像一個逃荒的。一敲門就聽得裏面狗兒亂吠，再敲門啊的一聲跑出來一個老媽子，三發子他媽說明來意，那老媽子朝她打量半晌，嚙嚙道：「咱老爺找奶媽，也不知道哪個爛舌頭的傳了出去，害得俺一天到晚盡開門，好好，瞧你樣子比她們強，跟俺進來試試罷。」那老媽子邊說邊挪動圓規脚，一扭一扭穿房越屋走向書齋。

且說蔣老爺正爲找不到合適的奶媽在發愁。老婆雙腿一挺，兩眼一瞪，遣下來兒子蔣錫侯、錫春、瑞春，女兒瑞蓮，瑞菊大大小小五個孩子，簡直叫他沒有辦法。他自己是個鹽商，捐了個候補道官兒光光門楣，閑來也替人寫寫狀子，打官司。酬酢一忙，家務也就更沒法管理。那天他正在打算從浙江奉化故鄉介紹個女人來管管孩子，做個續絃。一想年頭荒亂交通不便，正爲難間，只見門簾起處，老媽子帶來一個面目姣好，身體結實的娘們進來。蔣老爺心裏一緊張，禁不住捻住幾根老鼠鬚，捧住一個水烟筒，一個腰把狐嵌皮袍一擺，往棗木太師椅上一屁股坐下，剛剛抽出紙捻，三發子他媽一邁步便拿起茶几上的火石替蔣老爺擦擦兩聲點燃。這一手把立在門口的老媽子看呆了，蔣老爺咕嚕咕嚕一個勁兒吸水烟，他的嘴是有名的能言善辯，可是一時也說不出話來。「你姓啥？」蔣老爺學着「口河南話。

「俺娘家姓王。」三發子他媽垂着頭答道。

「就叫你王媽罷。」蔣老爺打從心底兒中意她：「你比她們強得多了，這麼着，你今天就搬過來。」接着問了問王媽逃荒的大概情形，知道他還有一個八歲的兒子要帶來，蔣老爺不覺一怔，咕嚕嚕又吹了筒水烟，這才立起來拍拍馬褂：「好罷，不過我家孩子多，吵吵鬧鬧你可要多費點精神。」

「老爺您放心。」王媽恭恭敬敬欠欠身：「俺就剩下這個命根，只要老爺肯收容，俺來生做牛做馬也忘不了您的大恩。」

這麼着，三發子娘兒倆就進了蔣家，姜二拐頭先還常常到蔣家找王媽要飯，三發子他媽起初也讓三發子偷偷地塞幾個饅頭，夾幾塊肉。可是二拐因爲爲人爽直，脾氣又警扭，同時災民衆多，

人浮於事，始終沒有找到工作，三發子娘兒倆就討厭起二拐來。加上怕他心直口快揭露她的身世，便不再幫助他了，可是二拐並沒作聲，再也不到蔣家要飯。正是：過河就抽板，氣走姜二拐。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隨後爺三發改姓蔣 歸奉化奶媽作夫人

書接上回。在次要補叙一番「蔣老爺」這個人物，此人名肇聰，字肅庵，浙江省奉化縣禽孝鄉溪口鎮人氏。世代務農，到肅庵的父親蔣玉表時才開始經營鹽和茶的批發生意，此外還兼作郎中，肅庵是個獨生子。蔣玉表一輩子並沒有絲毫功名，因此在世時受盡欺凌，肅庵看在眼里，記在心頭，終於用錢捐班，買了個假功名：候補道。帶着他妻子徐氏寄居開封，一方面克紹箕裘，經營鹽業，同時在一家銀樓裏投資當股東；一方面以候補道的身份出任訟師，套句時髦話，他這個刀筆吏是屬於「業餘性質」的。當時鹽商是一種特殊行當，沒有衙門撐腰休想經營，獲利豐厚無比。肅庵在河南賣鹽，而豫西北一帶老百姓因為吃不起鹽，缺乏碘質，在頭頸間長個大肉瘤，擱在肩上好似擱着個西瓜，這種苦人見到處可見，毫不稀奇。鹽價之昂，鄉民之窮，也就可見一斑了。

且說肅庵年逾半百，作客他鄉，功名利祿都有了，却碰上晚年喪妻，尤以五個孩子乏人照料，心中悶悶不樂，葉落歸根，狐死首邱，他頗想回到溪口故里；衣錦還鄉，榮宗耀祖，歸去之志也就更切。可是這個續絃問題却不簡單，娶一個同鄉罷？將來兩腿一蹬之後，一筆遺產難免落在新夫人手中，在他的記憶裏，元配所生的孩子總得吃盡後娘的苦頭，肅庵不放心。在當地討一個填房罷？他死後那個新夫人把家當一古腦兒帶回河南，那他五個孩子還不是空手一雙？想來想

去一無是處，於是生意讓伙計處理，銀樓也懶得走動，訟案暫時不去兜攬，一天到晚悶在書齋裏吹水烟，想先雇一個奶媽把孩子安頓妥當，再進行續絃問題。

這真是無巧不成書，王媽正在這個時候出現，王媽長得不錯，王媽眉精目企，王媽身體結實，王媽孑然一身！——這是最重要的條件，她夫家婆家都已家破人亡，不怕他在他死後離開浙江。同時又是在逃荒之中收容她的，他有權利要她感恩報答。至於三發子的問題也不難解決，要她也姓蔣就是。

且說王媽自進蔣家以後，小小心心侍候肅庵，謹謹慎慎照料孩子；她怕三發子打架肇事，乾脆把他鎖在下房裏。那一天也該有事，肅庵從外面應酬回來，醉醺醺一進房便倒在床上嚷着口渴；寒冬臘月，原來那個老媽子早已陪着孩子睡覺，王媽便把泡好的普洱茶端將上去，不料豁瑯瑯一聲茶杯給肅庵打翻地下，一騰身便把她連扯帶拉按倒在床上。

從此以後，王媽就不再把三發子鎖在下房裏，讓他同肅庵的孩子在一起玩。暗中再三警告他道：「三發子，咱娘兒倆在侍候人家，處處得低聲下氣，別鬧事，別打架，你替俺爭口氣，俺想辦法把你送上學堂。要是你再惹事生非，那啥都完啦，到時候別怪娘狠心揍你！」

三發子起先還聽話，到後來難免毛手毛腳，把蔣家的孩子跌個四脚朝天，鼻青臉腫的，王媽便把三發子一把按在腿上，使勁打他的屁股，讓蔣家的孩子們平平氣；一面打，自己一面流眼淚。倒反而是那個老媽子過來勸道：「孩子們在一起難免哭哭啼啼的，你又何必怪三發子？三發子脾氣野，你照老樣子把他鎖起來，省得雞犬不寧，不就得了！」

王媽肉疼着自己的孩子，又不願開罪人家的孩子。她雖然生長在農家，可是因爲有一手女紅，

經常在前鄰莊大戶人家穿來穿去，接接活，啦啦呱，有錢人家的婆媳矛盾、姑嫂糾紛、妻妾鬧架、兄弟爭財，諸如此類這一套她全明白；因此對蔣家的孩子她採取了「懷柔政策」，希望肅庵一家對她母子倆有個好印象。她非常清楚：她將做肅庵的續絃，這是她生命史上異常重要的轉捩點，她要使蔣家對她有一個新的認識：她不是惡狠狠的後母，而是一個溫柔的賢妻。

「都是爲了你啊！」逢到娘兒倆在一起的時候，她便撫摸着三發子瘦弱的胸、背：「娘願意瞧你吃虧嗎？娘願意打你嗎？不這樣做他們會說俺偏心，三發子，你要替娘爭口氣哪！」

直到第二年冬盡春回，肅庵決定回到奉化，王媽也正式做了他的填房，可是並沒有鋪張。肅庵口頭上說是省幾個錢省點精神，事實上他是怕人家笑話他：蔣某人竟然討一個逃荒的女傭做續絃！回到奉化以後，隨便說一聲王媽是哪一個名門之女，反正路遠迢迢，也沒有人給你調查。可是他給了她一百兩銀子作私房，王媽有生以來沒見過這麼多白花花的銀子，結婚儀式這一套也就無意堅持。三發子當然也改姓了蔣，肅庵替他取名周泰，字瑞元，學名志清。肅庵說：「蔣家是周公的後裔，周公第三子伯齡封於蔣，你今後不再姓鄭，隨着你媽到家祠裏向列祖列宗叩個頭罷！」

三發子從此便姓了蔣，同肅庵的孩子出去玩時，惡作劇特別多，把附近的孩子們氣苦了，大家給他起了個代名詞，叫做「拖油瓶」。列位看官，其實拖油瓶並不可羞，當年中國民生疾苦，多少老百姓骨肉分離，家破人亡哪！

且說肅庵娶了續絃，收了兒子，興沖沖決定開春後便舉家遷回溪口，鹽號與銀樓的股權轉讓他人，手中的訟案一件件料理完畢，加上友朋歡送，應酬繁忙，老頭子累得筋酸骨痛。好在王媽

體貼入微，她一來爲了騰出身子照料肅庵，二來怕三發子鬧亂子，得找人看管，但那個老媽子年邁力衰不頂事，同時遷移在即，綑紮行李收拾傢具需人幫忙，她急於要找幾個人上家裏來打打雜。可是她立定主意不找災民，那時光也沒有「蘆人館」任憑挑選，在開封只有「老婆行」，專門介紹老媽子、乾工，竟沒有合適的。於是她眉頭一皺，計上心來，要求肅庵把他鹽號裏的伙計找來幫忙：「肥水不落外人田，將來謝他們幾個茶錢，還是你當老闆的賞伙計，讓他們也常常記得你的好處。」

肅庵眼看新夫人精明能幹，把家務處理得井井有條，尤其是非常疼愛前妻所生的孩子，心中大爲得意。成天忙應酬，黑夜擁着溫柔體貼的新夫人，難免如此這般一番，這個老頭子到行將啓程的個把月，已經累得痰中帶血，喘病突發，滿身瘦得像一把柴了。

且說肅庵選定黃道吉日，諸事俱備，只等出發。新夫人不讓他再外出應酬，秦樓楚館到處胡跑，端了把太師椅放在院子裏要他曬曬太陽，在家休息，監督伙計們打點箱籠什物，肅庵悶得慌，找一個機會跟三發子娘兒倆說道：「到了奉化之後，你倆得學學浙江話，不論在家出外，應酬買物，就不致於受人欺生，說你們是北方垮子。」他捻捻幾根老鼠鬚笑道，「想當年我到開封來，聽你們河南人說『俺』，心裏又好笑又不懂，原來河南的『俺』就是北方話『我』，在我們浙江叫做『阿拉』。河南的『咱們』就是『我們』，在我們浙江叫做『唔尼』。河南的『咋着』就是『怎麼的』，在浙江叫做『柴啦』。可是，」肅庵嘆口氣道：「我到河南來沒有受到多大的欺侮，小小不言的誤會是有的，你們河南人厚道得多，在奉化我家裏，放一個屁都得小心，你們可要小心啊！」

肅庵一番勸告，到後來果然兌現，這是後話，按下再表。且說三發子自從被人叫做「拖油瓶」以後，既恨且惱，可也沒有法子。蔣家幾個孩子到後來聯同鄰童嘲笑他，欺侮他，他只有跟他媽哭訴，他媽也只得要他忍耐，除了忍耐，毫無辦法！因此三發子從小就有一種深厚的自卑感，這種自卑感「一朝得勢」，便變成了無端的猜忌與仇恨。因此他雖姓了蔣，自己起個名却叫做「宗鄭」——「中正」，他牢記着蔣家對他的鄙視哩！

話說三發子娘兒倆跟着肅庵去奉化之前，未嘗沒有考慮過一個問題：這次走後，就永遠別想回故鄉了。回不了故鄉，三發子他爹和兩個孩子當然也永世不再相見了。王媽再一想，後鄭莊那十幾年生活比不上在肅庵家裏一天的享福，而且她已做了一個相當富有的主婦；再說她丈夫和兩個大孩子，會不會尙存人間？如果見了面，一個是窮途潦倒，一個是錦衣肉食，但最糟糕的是她已經變成蔣家的續絃……。王媽不能再往下想，再想下去却埋怨她的丈夫道：「三發子，你想想，你爹好狠心，沒吃沒喝，拋開咱娘兒倆帶着紹發去逃荒，二發子呢？也是個窮種，丟開咱倆去吃糧！」

「罵吃雞獐鴨吃穀，各人自有各人福。」三發子飽受那重譏笑，恨不得早點離開河南：「咱走咱的，他們走他們的，娘別多想啦，走得越快越好！」三發子從心底裏厭惡他的父親，因為紹發和二發子肯幫着他父親下地扎活，他却在母親溺愛下渴望着進學堂弄個功名，因此他父親當着妻子雖然不便發作，背着妻子可對三發子沒有好面孔：「你投錯了胎啦！高樓大院你不去，偏要到咱窮人家來……」紹發和二發子呢？前面表過，也經常同後鄭莊的孩子們瞅着他媽不在跟前，一聲吆喝向他展開總攻擊，塞把泥沙在他頭髮裏搗搗使勁擦着，因此三發子對他的老家毫無好感；改

姓蔣後又給開封的孩子們譏笑，他聽說要搬個新地方，管他浙江也罷，雲南也罷，天南地北，只要沒有人知道他的底細，他都幹。

開春之後，蔣家終於回到奉化溪口。爲了實踐諾言，肅庵把三發子送到一家私塾，讓他跟一個叫做「介眉先生」的讀書，可是三發子實在太野，把那位老夫子氣得沒辦法，一再表示不堪造就，沒幾個月三發子只得轉到了族人蔣謹藩開設的私塾去。三發子他媽只要她兒子有書讀，也顧不得他讀得地道不地道，因爲她正處於一個新的、非常難以應付的環境裏，她要力謀對策。

原來肅庵的父親蔣玉表以鹽商起家，在溪口也算得是大戶人家。可是蔣家人丁稀少，對內對外乏人照料，肅庵這個獨養兒子又去了開封，蔣玉表以八十高齡，渴望他兒子回來主持，不料知道媳婦的出身和三發子的身份以後，蔣玉表便非常反對，可是三發子他媽已成了肅庵的有力助手，蔣玉表也奈何她不得，最後年邁力衰，便在光緒廿年十月間死了。第二年七月間，三發子九歲那年，肅庵也跟着去世，三發子他媽光顧哭着肅庵，孰不知在她河南許州後鄭莊故鄉，她的結髮丈夫、三發子他爹，也在那年春天因爲悲傷過度而憂鬱死去了。正是：夫君窮途潦倒死，妾在深閨那得知。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鹽商世家長袖善舞

訟師行業足智多謀

却說肅庵自回鄉以迄於死，短短一年多時光中又幹開了「業餘訟師」。他所以要這樣做，首先當然是爲了錢，其次是想利用他同官廳的關係，來保障自己一份財產，從而增加他財產的數字，顯赫鄉里，使鄉人和地方政府，對他人丁稀少的戶口不敢欺侮。

就在這七八年內，光緒十三年中法訂約開龍州蒙自爲通商口岸；十四年康有爲上書論政；十五年慈禧太后還政，德宗親政；十六年中英訂哲孟雄條約；十七年初設北洋海軍；十九年孫中山先生上書李鴻章論國政；二十年中山先生赴檀香山創立興中會；是年甲午之戰，清軍大敗，翌年訂馬關條約，清廷承認朝鮮自主，割讓台灣澎湖；賠款兩萬萬兩。康梁上書請求變法維新；中山先生第一次革命失敗，陸皓東等遇害。

在這一連串巨大的演變之中，小小的溪口也不免受到波動。肅庵能言善辯，見多識廣，鄉人不免把這些喪權辱國的事情向他請教。肅庵老是嘆一口氣，認爲清廷氣數已衰，但孫中山這批人秀才造反，也不可能有所成就；洋人有洋砲洋槍大洋船，中國人只得認命聽任宰割。他這套理論深深地影響了三發子，致使他以後連洋人放個屁都是香的，這是後話，按下不提。

且說肅庵憑他如簧之舌和一個假功名「候補道」，回鄉一年多時光中倒也發了一點小財。鄉里有糾紛，肅庵總是採用「兩面戰術」，把甲乙雙方的費用逐步提高，彼此「競爭」，而最後的結

果他却早已同官府暗中說妥，不是各打五十大板，就是輸贏之間相差無幾，勝訴人固無所得，敗訴人也平了這口氣，在「蔣介石先生傳」中記載肅庵說：「仕於清，……晚（年）……掛冠去，遂終焉。」邵元冲說他「好排鄉里紛爭」；朱大符給他作的墓誌銘說：「錦溪人喜訟，訟輒不休，先生遇有訟者，悉力彌之，使必勝……自先生之歿，鄉人有訟者與，父老往往相與嘆息曰：肅庵先生在，不至是也。」蔣介石特准編印的「中國最高領袖蔣介石」一書中也說：「當鄉民要打官司的時候，他們便喜歡到肅庵公那裏去；肅庵公簡直是一個法庭以外的法官，他的判決是被完全接受的。」

肅庵是個鹽商也有可靠的證明：「重振鹽業」，（「蔣介石先生的家庭」）「以貨殖起家，兼居積鹽鐵」，（蔣介石自撰「蔣玉表行狀」）「經營鹽和茶的批發交易，積蓄了相當的財產。」（「偉大的蔣介石」等書）在鹽商與訟師的家庭中，三發子受了多大的影響，是不言而喻了。

肅庵在世時憑着他同官廳的關係，接攬了不少訴訟生意。天高皇帝遠，窮鄉僻壤根本談不上什麼法律不法律，公道不公道。何況清朝的皇帝一場胡塗？於是一些地方士紳，幫會人物，便變成了老百姓的「父母官」，直接掌握了鄉民的生死之權，而肅庵就變成了統治者的代表，他是「一個法庭以外的法官。」但這種人與人之間的往來，是完全建立在利害關係上的。肅庵一死，人丁稀少的家庭裏沒有人替代他的「職務」，沒有人承繼他的位置，這種特殊的權力也就跟着肅庵帶進了棺材，——因為三發子年紀太小，他只有九歲。

肅庵的新夫人早已看眼裏，可是她沒有辦法，她沒有受過教育，只在婚後短短一個時間中由肅庵教她唸了幾本「孝女經」之類，抵不上用處。她怨恨自己是個女流之輩，嘆息三發子年紀

太小，又抱怨肅庵活不到他父親蔣玉表的年齡。要是肅庵也能到八十一歲才死，三發子已是三十多歲的成人了，兒子三十多歲，她就不再有所畏懼。

可是事實是無情的，三發子娘兒倆終得要「節哀應變」，肅庵在世時結交官廳、鄙視鄉民，鬼攪訴訟，無事生非。肅庵一死，有錢有勢的人們不再向孤兒寡婦往來了，相反的一切苛捐雜稅同樣分派到了肅庵遺屬的頭上；肅庵一死，無錢無勢的鄉民不再畏懼他的孤兒寡婦了，但他們是善良的老百姓，雖無害於蔣家，可是同蔣家來一個「不合作主義」，用沉默來作爲報復：「肅庵這傢伙在世時你們神氣活現，現在他死了，看你們神氣個屁！」

後來蔣介石陳述這一段日子道：「中正九歲喪父，一門孤寡，孀子無依。其時清政不綱，吏胥勢豪，貪緣爲虐。吾家門祚既單，遂爲覬覦之的，欺凌脅迫，靡日而寧。嘗以田賦徵收，強令供役，產業被奪，先囑不保，甚至構陷門庭，迫辱備至。鄉里既無正論，戚族也多旁觀。吾母子含憤茹痛，荼孽之苦，不足以喻。」

在這一段記載中，可以看到三發子娘兒倆自豫入浙，在肅庵死後的日子是如何狼狽了：官廳和「地方勢力」欺侮她，作勞役，奪產業，迫辱備至！可是鄉里們不願出面打抱不平，戚族也都冷眼旁觀。肅庵的同鄉們仇恨他到這個地步，肅庵生前爲人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三發子她媽却想到了一個求助的地方：雪竇寺裏的老和尚。原來雪竇寺和尚當時也在溪口大戶人家化緣捐錢，每逢出動，背後總有孩子們一窩蜂跟着瞧熱鬧。某次有一個孤寒財主不肯「拔一毛而利和尚廟」，同和尚言語不通在大聲說話，孩子們以爲不肯捐錢吵了架，大家在旁吶喊助威，三發子便順口唱着他的河南曲調道：

「家裏糧食吃不盡，手內廣有銀子錢。若有鄰居向他借，如同揭他蓋一般。放眼俱是十分利，他爭人家永不還……」湊巧那個和尚正是河南人，乍一聽大吃一驚，也忘記了化緣這回事，找着這個小同鄉啞起呱來了。

肅庵的父親蔣玉表死後，少不了做做法事；第二年肅庵跟着逝世，免不了又請雪寶寺和尚吹打一番，三發子他媽也就認識了方丈。肅庵既死，戚族絕跡，鄉里反感，官吏壓迫，在這情形之下三發子他媽幾乎要看破紅塵，遁入空門；但一想到三發子的前途，她也就軟了下來，幸虧有個雪寶寺可以去拜拜菩薩唸唸經，訴訴遭遇散散心。和尚們當肅庵在世時便認識她，希望通過這個外省信女，在本地訟師之前說幾句好話，少惹一些是非，多弄一點香火錢；肅庵死後和尚照樣歡迎她，但出發點可就有點不同。其中主要的是肅庵還剩點錢，希望這個外省信女送進廟裏，而這個年輕的外省信女更有着悲慘的遭遇，她一門孤寡，舉目無親；她飽受欺凌，需人援手。當時的和尙在社會上是有他特殊地位的，雪寶寺方丈在可能範圍以內便替她在權門中求求情。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三發子娘兒倆就拿雪寶寺作為她的慰藉，而廟裏也從她那裏得到了不少捐助。

因此有人說，蔣介石是雪寶寺方丈和他母親的私生子，根據是只聽說蔣介石奉化掃祭母親墳墓，却不聞他掃祭父墓。而且每當軍國大計不能解決的時候，經常是不帶宋美齡獨個兒和侍衛住在雪寶寺，思索解決的辦法。據說他在廟裏，夜間幽靈似的跪在老和尚骨灰塔前虔誠祈禱。他是個基督徒，這種行動委實可疑，而且如果與宋美齡同行，便決不到雪寶寺去云云。其實這種行為，就是肅庵死後她娘兒倆同和尚往來密切，蔣本人受他母親和方丈的影響太深之故，如要說他是和尚所生，那倒是冤哉枉也，阿彌陀佛！

關於雪竇寺方丈同蔣母的微妙關係，已往在大陸上傳說不一。所以有這些傳奇性的故事，主要在於時常聽說「蔣委員長返奉化掃母墓」，而從未聽說蔣去掃「父」墓。同時蔣經常誇耀他的成就係由於「家教」、「母教」，却很少甚至沒有聽見過蔣介石對於他父親的懷念和頌揚。蛛絲馬迹，就因為「蔣母」被渲染得過份「偉大」，因而顯出了「蔣父」的渺小——甚至不存在，此其一。

父母死後合葬，已往在民間視為當然之事，而這個風氣在江浙尤甚。「貧窮夫妻百事哀，大難來時各自飛」，連骨頭爛在何處都無從揣測，遑論合葬？但蔣介石是中國的首富，又是當年的「中國第一人」，他為什麼不把父母合葬在一起呢？你說他不重視「死後哀榮」，那麼關於「蔣母墓」的極力渲染又當何解？見不得人，甚至死後不見墳墓的「蔣父」其中必有奧妙，此其二。

浙東風俗，不但父母死後合葬，而且如果子女早殤，做父母的也得給死者找個「對象」，把生前從未見面的一對年輕「死鬼」合葬在一起，使他倆在九泉之下結為夫妻。而兩家不幸的父母也就成了親家，彼此了却一段心願。蔣介石既自稱為奉化人，豈有不知這個風俗之理？而「蔣父蔣母」並非陰間姻緣，使之葬在一起更順理成章，但事實上並不如此，蔣使他的父母「死後離婚」，顯然並非「顧此失彼」，內中心有道理，此其三。

香港上演過一部國語電影，裏面有一幕新嫁娘同雄雞拜堂成親的鏡頭。有錢人家的兒子死了，找一個貧窮的女孩子作「象徵結婚」，那個女孩子當然得守一輩子活寡。生前不能睡在「丈夫」的懷裏，死後却要葬在他「丈夫」的「棺」旁。這種慘無人道的悲劇也正是浙東當年的風俗，它說明了一件事情：在可能範圍以內，不論手段如何殘酷，絕不能讓一個男人做孤魂野鬼。蔣介石

滿口忠孝仁愛，却讓他父母死後分葬兩地，對這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都不能「盡孝」，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懷疑，此其四。

抗戰勝利以後，蔣介石的「聲望」不可一世，他的一個老師爲了炫耀他與蔣家的關係，編印了一部「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宣紙仿宋，莊訂華麗，共廿餘本，分裝三函。裏面提到蔣母與肅庵結婚的年齡，說是二十二歲。女孩子二十二歲出嫁在香港算不了什麼，但在溪口却不尋常。有錢人家抱孫心切，「爹十三、娘十四」，早婚風氣甚盛，貧窮如莊稼漢者，因爲需要勞動力，結婚年齡也非常低。女孩子逾十五六沒人說親，她父母就開始担心；到十七八還找不到婆家，她父母要急得拜託三姑六婆，代爲作伐；女孩子逾二十歲還在待字閨中，那這個姑娘一定出了「大毛病」。

所以，當時逾二十歲才出嫁的女孩子，如非長得實在太醜，就因爲私奔潛回、寡婦再醮那些原因。肅庵的續絃並不醜，而到二十多歲才結婚，證明了她的嫁給肅庵，是有其不平凡的經歷的，因此也使人不能不懷疑，此其五。

後來這部「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被蔣介石禁止出售了，有人認爲，把她母親出嫁的年齡「公諸於世」，把當地的風俗戳了個大漏洞，是禁止這部書銷行的主要原因。雖然這部書是歌功頌德、拚命讚揚的，而且作者又是蔣介石的老師。

上列五點，以及所有種種傳說，證明了肅庵的續絃絕非普普通通的奉化女孩子，而蔣介石家譜中「肅庵」其人者，也絕非蔣介石的生父。列位看官，寡婦再醮，是值得人們同情的，寡婦帶着她兒子改嫁，也絕無半點可笑之理。吃人的「禮教」應該摧毀，吃人的封建社會應該推翻，在

下垂垂老矣！絲毫沒有揭人陰私的念頭。所以要把蔣介石的那段歷史公諸於世，目的無非如此：蔣介石幼時顛沛流離，逃荒討乞爲生，總該瞭解民間疾苦了罷？其母遭遇如此不幸，總該瞭解中國婦女的痛苦了罷？但當他登台以後，又怎樣去統治中國呢？正是：欲言語又止，搔首問蒼天！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逃洛陽父子又分離 歸故鄉二拐訴別情

話分兩頭，三發子娘兒倆跟隨肅庵去了奉化溪口，鄭紹發爺兒倆逃荒又有什麼遭遇呢？說也凄慘，三發子的二哥鄭二發子，自從拿了兵販子一塊大餅兩個蒸饅，往家裏一放，救了他母親和三發子的急，他自己便當了兵向天津出發，之後一直便沒有了下文。

鄭紹發當時跟了他爸爸妻妻涼涼，逃到洛陽，爺兒倆都是直心直肚腸的莊稼漢，一個是妻離子散，一個是骨肉分離，兩個人肝腸寸斷，都沒好氣。同時途中又沒有吃的，爺兒倆憑着平時的營養較好，身體較壯，總算沒有倒斃路上，但到了洛陽之後，眼看着人家都有一個家，更使鄭紹發他爹思念他的妻子，紹發也懷念他的母親，兩個人甚至彼此埋怨起來了：「爲什麼要逃？就是逃，也得全家一起上路！」老頭子又恨又悔又傷心，日子一久，竟瘋瘋癲癲起來，經常打罵他的兒子。紹發忍不住，有一次竟鬧翻了，於是爺兒倆在洛陽就分了手，各討各的飯，各奔前程。

第二年秋天，災情緩和了一些，鄭紹發打散工積得一些乾糧，一點盤纏，懷着一肚子疙瘩，從洛陽回到了許州後鄭莊故鄉。

他一路擔憂，抵達後只見田園荒蕪，房屋傾塌，前鄭莊有錢大戶都搬了家，後鄭莊也稀稀落落，墜下來沒有幾戶。雞犬無聲，秋風嗚咽，田野岑寂，夕陽如血，紹發既乏且悲，欲哭無淚，一頭栽了下去，他昏倒了。

等到醒來，紹發這才大嘴一咧，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忽聽得耳邊有人在說話：「好啦！好啦！醒過來啦！」紹發一驚，猛地把眼睛睜開，原來他已經躺在牀上，茅屋低矮，一燈如豆。迷迷糊糊有兩個人影在幌動，肩上一隻手在推他道：「紹發！紹發！你醒啦！天可憐！」紹發支着肘子坐起來一瞧，瞧了半晌，一頭撲在這個人懷裏嗚咽着道：「二拐，你沒有死，你熬到現在……」

姜二拐禁不住也流下眼淚，兩個人抱頭大哭，立在他們旁邊的二拐他女人把熱開水往桌上一放，也伏在破桌上痛哭起來。三個人哭了一陣，紹發用袖子抹抹眼睛，下得地來，問道：「二拐，俺爹你見過麼？俺媽咋啦？俺二弟三弟又咋啦？」

「紹發，」二拐也抹抹眼睛：「你還活着哩！聽俺給你說。」兩口子勸紹發靠在牀上，怕他着涼把一床破棉絮披在他身上。二拐這才嘆口氣，低沉地說道：

「紹發，俺下地回來經過你家裏，看見草叢中倒臥着一個漢子，胳膊上還揹着個乾糧袋。俺心裏一慌：天可憐是哪一個回來啦？就拋下鋤頭，把你的身子翻過來，辨認了半晌，這才認出是你。紹發，」二拐長長地嘆口氣道：「你回過家啦，知道家裏啥都沒有啦，你可別難過，讓俺一件件跟你說。今年春天，」二拐搔搔頸子：「你爹回來啦！」

「他在哪？」紹發直躍起來。

「跟你說要安靜點！」二拐兩口子忙不迭替他蓋好破棉絮：「你爹今年春天一個人回來了。跟你一樣，他啥也沒看見，只看見房子，塌了；田地，荒了；磨坊長上青苔；野兔子從你家裏鑽出來，你爹傷心透頂，咕咯一聲倒在地上，再也沒有爬起來。」二拐邊說邊垂下腦袋，讓紹發槌

床拍胸哭個够。聽他止哭了，這才透口氣，低聲說道：「你爹就葬在你家屋後，沒有人、沒有錢，有錢也買不到棺材，俺同屋裏（妻子）草草把他埋了。你爹在路上就有病，總算硬撐着死在家裏。他咽氣之前神志倒很清醒，還問俺屋裏什麼時候過的門？俺說逃荒嘛，她一家人都死光啦，碰到俺這個光棍，兩個人也就馬馬虎虎合在一起。你爹聽了眼角裏迸出黃豆大兩顆眼淚，斷斷續續說：「二拐，你有個家啦，俺可啥都完啦！之後便叫着你娘的名字，叫着你的名字，叫着二發子的名字，叫着三發子的名字，——一直叫到死！」

山風呼嘯着，綠幽幽的燈火幌動着，畢畢卜卜冒出個燈花。半晌，紹發嗚咽問道：「俺媽呢？」

「你媽，」二拐伸伸腰：「那可說來話長啦。」於是像河水決了堤似的，二拐把他如何同三發子娘兒倆逃荒到開封，如何在破廟棲身，如何指點她到蔣老爺家做女工，蔣老爺如何喜歡他媽的能幹利落……

「那俺媽現在開封？」

「早走啦，」二拐把紹發按在床上：「俺後來也就不去蔣家要飯，你媽同三發子也不常出外，後來聽人說，蔣老爺的太太死啦，遺下好幾個孩子，看見你媽很能幹，便把她收了房，做了蔣家的填房，連三發子都改姓了蔣：「搬回蔣老爺的老家浙江奉化去了。」

紹發抽抽噎噎又哭了一陣，把牙齒咬得格格作響，上下唇滲出血來。二拐長嘆一聲道：「俺同三發子娘兒倆那天上開封相國寺後面那條街上找到蔣家，你媽要俺帶着三發子躲開點，她就去敲門，裏頭還養了條狗，汪汪汪直叫喚。俺牽着三發子就在附近亂轉，又不敢跑遠啦，一頓飯功

夫你媽興冲冲走了出來，嘿，事兒成啦！說蔣老爺爲人和氣，還答應把三發子帶進去。當天咱三個回到破廟，你媽就向三發子千叮萬囑，說道：「明天就要上蔣老爺家扎活去啦，蔣家有五個孩子，蔣家太太死後沒有人照呼，有一個老媽子又不頂事。娘帶你進去之後，你可別鬧事哪，人家是做官的，又開着鹽號，有錢有勢咱可惹不起哪！蔣家孩子打你罵你也別還手，忍着點……」二拐喝了口水：「紹發，俺記得很清楚，你媽嘮嘮叨叨要三發子別在蔣家撒野，三發子的德性咱都知道，好的不學，光學尋的，後來聽說被你媽鎖在蔣家下房裏，不准他到外面惹是生非。」

「浙江、奉化，」紹發喃喃地唸着：「蔣家，做官的，又開着鹽號。」紹發一骨碌坐起來：「明天俺就上路，到浙江找媽去！」

「紹發，」二拐兩口子使勁勸他道：「別做夢啦，浙江在什麼地方？奉化又在什麼地方？你知道麼？就是你找到了，找到了又咋着？你媽已經姓了蔣，三發子也姓了蔣，你有什麼辦法？強龍不鬥地頭蛇，何況你啥都沒有？再說你媽做了蔣家的媳婦，蔣家並沒有搶親，是她自己送上門去的，好多鄉親還說她造化哩！算了吧，就是你找到蔣家，人家瞧你破破爛爛像個叫化，不一把抓住你送衙門才怪！」二拐說着說着就有了氣：「紹發，自從你媽同三發子進了蔣家，嘿！眼睛就長到額角上去啦。頭先，俺去要飯，敲敲後門廚房窗子，你媽或者三發子就悄悄給俺幾個饅頭，夾點肉。到後來就不中啦，理都不理。倒是那個老媽子瞧俺在外面乾等不過意，有一次勸俺道：「老鄉，你又來啦？現在人家做了咱老爺的填房，那個小龜孫也姓了蔣啦，你成天來噁噁，要把臉孔往哪兒放？算啦，年頭兒荒亂，還是各奔前程罷……」二拐吐了口涎沫罵道：「俺入他八輩兒的，大家逃難，沒有俺，她娘兒倆早在路上餓了老狼，如今抖起來啦。」二拐子嘆口氣道：「紹

發，你還是死了心罷，有錢人靠不住，咱窮人該窮得硬朗。你既然來了，乾脆就住下罷，荒年過去啦，餓不死咱們，過些時讓俺屋裏給你說個媳婦。……」這麼着，紹發便在故鄉住了下來，但對他的母親和弟弟三發子，仍然不能忘懷。第二年十八歲那年，由二拐兩口子作媒成了親。年成稍爲好轉，小伙子身體又結實，慢慢地恢復了祖業，在莊稼之外還開了個小磨坊；兩口子生下了兩個兒子，省吃儉用，日子倒也勉強過去。

桃花謝了又開，燕子飛去又飛來，在落後、貧窮、災難的煎熬中，鄭紹發屈指一算，離開他十六歲時家破人亡大逃荒那一年，已經有四十一個年頭，他已經五十七歲了。

四十一個年頭中，世界上有些什麼變化？中國有些什麼變化？在紹發是完全陌生的，他和他鄉親只知道一個事：種田、繳糧、忍餓、逃荒、認命！但他們知道世道變了，許州已經改名許昌，滿清也已變成什麼民國，但這個民國同清末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只換了個「朝代」和旗號。紹發他們依舊在貧困、落後、災難之中掙扎，倣倣過得一冬，便算兩個半年。

五十七歲的鄭紹發，（一九三六年，民國廿五年）兩個兒子都長大了，大兒子在洛陽當警察，小兒子在家種地。那年夏天完糧時，紹發同姜二拐他們進得城去，縣衙門裏擠滿了人上不去，二拐便拉拉他上大堂歇歇。鄉下人進城又到了衙門，少不了東瞧瞧，西望望；五六個老莊稼漢各人在腰裏插了根旱烟管，讓烟袋吊在一端搖搖幌幌，嘻嘻哈哈倒像一羣小孩子。大堂正中掛着個蔣介石肖像，這玩意兒後鄭莊沒有，大家免不了評上幾句，有的說這就是孫中山，有的說光緒皇穿洋裝，有的說這龜孫胸口掛的啥，密密麻麻一個個小圓餅發亮光。有的說這龜孫頂上光禿禿，尖頭尖腦瞪眉瞪眼一臉賊相，驀地有人大叫一聲道：「紹發，這張相片倒有點像你哩！」紹發當

然不依，老哥兒們便在大堂上拉拉扯扯開開了，聲音驚動了衙門裏的當差，到客廳喝問道：「你們吵什麼？」有一個老漢就指那張相片再指一指紹發：「咱在說鄭老大同那張相片上的人好像！」

「胡說！」那當差的皺皺眉頭，指指那張像道：「也不撒泡尿照照面孔，這是蔣委員長！別亂說！再囔囔可不中啦！」說罷便望裏走。紹發聽說「蔣」委員長，心不覺一動，趕上去問道：

「大爺，蔣委員長是哪兒人？」

「問他幹什麼？」那當差把袖子一揮：「神經病！你問這幹嗎？他是浙江奉化人！」

紹發幾乎不相信自己耳朵，迷迷糊糊跟着大家完過糧回到家裏，茶飯無心，一腦門子心事：「他姓蔣！浙江奉化！像我！他姓蔣！……」可是他又不敢同人講，只有二拐還可以聊聊，但那年秋天二拐病逝，紹發連商量的人都沒有了。那知到了冬天，紹發又到許昌城裏買東西，只見大街上家家門前灑水，戶戶掛旗，塵土不揚，氣象一新；牆上橫七豎八貼着紅紅綠綠的標語，路中一隊一隊走着大大小小的行列。「今天有喜事，」紹發納悶：「咋着每家人家都做喜事呢？」他沒有牲口，人走乏了，就揀了一家小飯舖坐下，掏出乾糧，要了一碗苞穀絲兒湯（玉蜀黍湯），就打起尖來，邊吃邊問道：「掌櫃的，今天咋啦？好傢伙，真熱鬧！」

「蔣委員長五十大慶你不知道？」掌櫃的把手巾往肩上一攔，走過來嘆口氣道：「頭三天衙門裏就傳過話啦，保長甲長盯住屁股催得好緊，不掛旗？不中！（「不行」的意思）不灑水？不中！不捐慶祝費？不中！不捐錢搭綵樓？不中！不捐錢唱大戲？不中！不捐錢買飛機祝壽？不中！那掌櫃眼睛盯住門口，嘴上罵道：「老鄉哪，俺入他姊的，龜孫過生日，可要咱老命啦！」掌櫃滿以為這個老實的莊稼人一定會嘆口氣，說幾句話安慰安慰他，或者也跟着他罵一陣，

大家出出氣。沒料到只見那客人雙眼直瞪，咧着大嘴，上唇一撮濃濃的小鬍鬚上，掛着一條條包穀絲，左手拿着個碗，右手捏住半個雜麵窩窩頭，（一種貧農吃的食品，其中三分之二是高粱，三分之一是豆子和麥子）直發怔。

「你中了邪啦！」掌櫃的大吃一驚，拍了紹發一下肩膀，紹發這才醒了過來。匆匆忙忙道個歉，會過賬，出得門來一路思量：「蔣委員長？五十大慶？『蔣！』浙江奉化！又做官，又是鹽商，……今年夏天上縣裏完糧，人們都指着這個人的像說俺鄒老大像委員長。」紹發東西也顧不得買了，迷迷糊糊回到家裏。院中一顆石榴樹又使他想起了往事：「俺媽說過，當年養三發子的时候，她在田裏扎活，肚子一陣痛一陣，她就丟掉鐮刀便往家裏跑，剛踏進院子還沒來得及進房，痛得忍不住就蹲在這顆石榴樹下，三發子便出世啦，算算日子，三發子的生日也一點不錯！」

紹發被一種莫名的情緒所籠罩，說歡喜不是歡喜，說悲痛不是悲痛，說恐怖又不像恐怖。他只覺得茶飯無心，神志恍惚，直到黃昏他妻子從田裏回來，見紹發躺在床上神色不對，可急壞啦：「你咋啦？老大，老大……」

「沒什麼。」紹發揉揉眼坐了起來，再也忍不住，便將蔣委員長就是三發子的秘密說了出來。原來紹發爲人老實，他夏天進城在許昌縣大堂裏看見了蔣介石的照像後，一直沒有把這件事跟家裏說。雖然他妻子都知道在他們家庭裏，四十一年之前曾經有過一幕家破人亡的慘劇。

「俺想找人寫兩封信。」紹發同妻子商量，一封要他在洛陽當警察的大兒子回來，一封呢？他想寫給「蔣委員長」。正是：本是同根生，不妨先打聽。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鄭老大函詢三發子 侍衛官光臨前鄭莊

且說紹發把在洛陽當警察的大兒子叫了回來，闔家爲這件事緊張着。他大兒子因爲是個警察，懂得的事情也比較多，一聽他爸爸是蔣委員長的大哥，可就慌了：「爹，這可不能拿腦袋來開玩笑的，蔣委員長是當今皇上，明明是姓蔣，如今半腰裏殺出個程咬金來，說他本姓鄭，你想這樣行？不管委員長是不是咱們家三爺，但你要他也跟着姓鄭，你要他把臉孔往哪裏放？」

「是啊。」紹發的妻子附和：「寧可窮一點，可不要去惹這些親戚，再說咱們也沒見過面。」

「並不是要他返姓還宗，」紹發堅持：「你們想想，哪有這樣湊巧的？他姓蔣，姓就可疑，他是浙江奉化人，籍貫又可疑，同俺面貌相像，同三發子的年齡相同，生日相同，你們說，他不是俺三弟又是誰呢？寫封信問問他，並不是要他返姓歸宗，俺只要問問俺媽的生死存亡，還得告訴他，咱們莊稼漢很苦，跟他七八歲逃荒時光差不多，他做了當今皇上，也得……」

「你趁早別寫信了！」紹發大兒子蹦起來說：「你是問他國家大事哩！他以爲是哪一個窮漢想出個窮主意，跟他訴苦要他給錢，……」

「好好，那就不提這個。」紹發讓步，堅決要寫信去問，鄭重其事找着三家村老學究，關起房門足足寫了一個上午，這才把信發出。信皮上寫的分明：「南京國民政府轉交蔣委員長。許昌繁

城鎮鄭紹發寄——雙掛號」。那張收條鄭紹發保存得很好。

三四個月一晃就過去了，老是沒有回信。紹發由盼望而失望，由失望而擔憂，由擔憂而鬆懈，由鬆懈而淡忘，他再也不提起那回事了，雖然他並沒有忘却。有一次紹發從螺河販麥子回家，聽到人們在紛紛議論，說前幾天有一個蔣委員長的馬弁（其實是侍衛官）到前鄭莊找鄭紹發，可是前鄭莊就沒有「鄭紹發」這個人，後鄭莊呢？姓鄭的很多且不說，鄭紹發的名字大家很生疏的，人們都管他叫「鄭老大」，於是那個侍衛官找不到鄭紹發其人，也就離開復命去了。

紹發一聽也就無心追問，把麥子往家裏一放，連夜趕到許昌打聽，還是到那家小飯舖裏去打尖。那掌櫃的果然告訴他蔣介石曾經在前幾天到過許昌，那個小地方為這個人的來臨，街頭巷尾都在當作談話的資料，什麼他坐的火車上有冷水熱水啦，他吃的又是什麼東西啦，縣太爺去迎接他連頭都不敢拾啦，等等。紹發軟了半截，又悔又氣又驚喜，因為他至少證實了一件事：那個「蔣委員長」的的確確是他的弟弟三發子。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紹發自從在那年同三發子失之交臂，沒有晤面以後，直到一九四一年（民卅年）實在熬不住了。水、旱、蝗、湯使老百姓沒法活下去，他只剩下一個弟弟可以投奔，雖然這個弟弟是「當今皇上」，紹發去找他得擔點風險，可是他也顧不得了。

關於紹發在抗戰期間上重慶找蔣介石的那一段傳奇故事，當時有着不同的傳說。有的說，紹發是憑了一張「闔家歡」（全家照片）去找三發子的。鄉人拿照像當作一件大事，對照片的寶貴收藏是很可能的。然而別忘記那張「闔家歡」該攝於全家大逃荒之前，按照情理來說，這張相片在逃亡時應該由紹發的父親或母親保管。就是由紹發保管，但他歷經苦難，這幀照片不大可能保

存得住，何況幾十年之後，這張照片也該褪色模糊不清了，因紹發憑闔家歡去找三發子之說，事實上是不大可能的。

此外另有一說，說是：「據說在對閩（錫山）馮（玉祥）作戰時，蔣到河南，曾在許昌繁城鎮找到他的老家，那時他的大哥已死，只會到他的二哥，兩人還合照了一張照片。他（指蔣）說他因為地位的關係，『歸宗復姓』實在沒有辦法，給他二哥留下一筆錢。並對他說：以後如果有困難，可以拿照片去找他，但只可以說是朋友，決不能說是兄弟。他二哥是老實的鄉下人，一直遵守諾言，從來沒有到南京找過他。」

這個傳說比較接近，或係紹發寫信以後，由那個三家村學究傳出風聲，附會而成。但事實上是有出入的，因為紹發並沒有會到他的弟弟，而他去重慶的時候，唯一的憑據是他這個「人」，還有一張寄雙掛號信的收據。

基於這個傳說，當時還流傳蔣介石會親自燒掉那張照片云云，這個戲劇化的鏡頭是很「美」的，因為它尖銳地襯託了三發子的個性，說明了人們對於他是如何憤憤不平。

傳說雖然不同，但有一個共同的事實：紹發的確去找過他的胞弟；同時在各種傳說中都沒有寫出紹發的名字。

使紹發冒險去找三發子的動機是生活，在「水、旱、蝗、湯」的災難中無法掙扎，他活不下去了。水、旱、蝗容易瞭解，水是水災，旱是旱災，蝗是蝗災，但「湯」是什麼災呢？說來可笑，原來是「湯恩伯」的化身，當時湯恩伯的部隊在河南駐紮，竟使河南人民大聲疾呼一句有名的慘痛的口號：「寧願日本兵燒殺，不讓湯恩伯駐紮！」——在天災人禍煎熬之中，紹發便在一九四

一年（民三十年）夏天自豫入川，投奔他的弟弟三發子去了。

紹發的妻子雖然反對，到頭來沒奈何只好同意紹發上路。列位看官，當時當地，一個農民長途旅行可不是件簡單事情，何況成功失敗都難料？如果紹發投奔的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親戚倒也罷了，偏偏是一個「當今皇上」。而且世道不寧，交通不便，火車經常出事，日機經常空襲，盜賊如毛，關卡重疊，古老中國有句老話：「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時難」，抗戰時期的旅行，替它作了最好的註解。

紹發的妻子爲他殺了隻雞供祭祖宗，紹發的小兒子就吆喝着毛驢送了父親一陣，他母親在後邊哭哭啼啼送她丈夫上路。紹發到了洛陽。就把毛驢賣了作路費，還向他在洛陽當警察的大兒子，設法要到了一張半費三等火車票。他大兒子原先是反對的，說：「蔣委員長不一定就是三爺，是三爺他會不會承認？一個不對勁，腦袋搬家有你的份！」

紹發氣憤憤答道：「蔣委員長是三爺，準沒錯！他發達了，祖宗不能不要！俺找他見見面，問問你奶奶（祖母）在哪裏，也不能說俺犯法！」紹發大兒子拗他不過，到火車站上替他弄了張三等半票，但上了車越想越不對勁，要他父親下來，一個在車上反抗，一個在車下死拉，結果把紹發那件半新不舊的藍布大褂扯破了半截，篋子長的一條縫，火車還是把紹發載了走。

當時的鐵路糟透，過黃河鐵橋時搖搖欲墜，而且車卡得分成兩截，火車在橋上猶如蝸牛，爬得客人又急又怕，爬過橋頭一身大汗。過風陵渡怕日本兵在對岸開砲，又要冒着危險衝鋒，總而言之，當時的鐵路是肝腸寸斷，當時的旅客是愁腸百結。到達寶雞紹發這才透過一口氣來：火車到了終點。可是紹發又担上心事：他買不起西北公路局長途汽車的客票，又沒有錢做「黃魚」，

（當時貨車司機沿途拉客，謂之裝黃魚）寶雞到重慶不折不扣一千一百五十公里，紹發咬咬牙決定步行！

曉行夜宿抄小路，紹發爬秦嶺、越褒水、穿明月峽、入川北大門廣元、抵綿陽、到成都、經內江、通青木關，整整二十天，終算到了「陪都」（重慶）。可憐他雙腳起泡，老眼昏花，滿身泥土，一臉風塵。摸摸腰袋，只剩下了十八塊大洋，找到蕭家溝一家「鷄鳴早看天，未晚先投宿」的小客棧裏住下。當時重慶的旅館檢查得好嚴，「軍憲警聯合巡邏隊」查到這個怪客，不由分說幾乎連頭髮裏都查遍，只見他帶着三張證明：一張是許昌縣繁城鎮鎮公所的路條，一張是洛陽驛馬行賣毛驢的證明，一張是當年雙掛號寄「南京國民政府蔣委員長」的收據。巡邏隊不由分說便要把紹發捉將官去。理由是此人來頭委實可疑，有一個憲兵就劈頭說他：「你是個漢奸！」

紹發雖然不大懂得時事，但「漢奸」這個名詞兒他知道，那是要砍頭的。他一慌，便老老實實告訴他們，憲兵聽了哈哈大笑：「老傢伙窮瘋啦！」「老傢伙神經病！」「走，也沒有什麼油水，讓他去吧！」

可是有一個警察忽地大叫道：「瞧，這老傢伙真的有點像委員長哩！」衆人再仔細一看，只見紹發身穿一件半新不舊的藍布大褂，年約六十左右，白布襪，黑布鞋，頭剃得精光發亮，下頰瘦削，唇上留了一撮濃濃的鬚鬚，果然同蔣介石有幾分相像，但骨格比蔣介石粗大一些。

「別信他，」那個憲兵邊走邊說道：「妖言惑衆！誰不知道委員長是奉化人，這老傢伙却是一口河南話！」最後警告他道：「瞧你上了年紀，我們也不抓你，可是你如果到處亂說，那就不客氣啦！」紹發又氣又急又害怕，嚇得滿身是汗，聽巡邏隊的皮靴聲走向別的房間，心想明天又

要鬧一場，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巡邏隊走後，這小旅館的賬房便來看紹發，問他蔣介石真的是不是他的弟弟：「看你是個老老實實的鄉下人，大概不會無事生非，然而那怎麼可能呢？你是河南人，他是浙江人，弄不好要槍斃，我勸你還是留着條老命回去吧！」

紹發便在昏暗的電燈下，把前前後後的經過叙說一遍，那賬房越聽越害怕，勸他死了這條心，可不能開玩笑。後來看他意志堅決，也只得嘆口氣道：「好吧，不過你不能再拋頭露面，搬到後面沒有號牌的房間裏去罷，省得巡邏隊查一次旅館，你就多擔一次風險。」紹發千恩萬謝，當晚便搬過一個房間，並且拜託賬房代為打聽，三發子到底住在什麼地方。那賬房一來看他老實，二來也覺得好奇，也就答應下來。

這家小客棧開在重慶兩路口蕭家溝，是兩路口到山下菜園壩的一條狹窄的斜坡小道。地方小，又是個貧民窟，鄭紹發的出現，便立刻變成了街坊「擺龍門陣」（談天）的好資料。紹發等了三天，居然等出一個名堂來了。正是：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名為兄弟，視若不見。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三發子聞訊傷腦筋 鄭老大關進集中營

且說小客棧賬房告訴紹發道：「聽說委員長住在復興閣李家花園，你哥子還去不去找他呢？我看算了罷。委員長給東洋鬼子趕到了重慶，心情壞得沒法說，你又偏偏在這個時候找他，我也搞不出啥子名堂，你哥子想想嘛！」

紹發連忙表示：萬一出了岔子，決不連累他。同時央求這個賬房用他的名義寫了一封信，預備找不到三發子時留在那邊。收拾妥當，一路打聽，炎陽下終算找到了李家花園。只見警衛森嚴，門口靜悄悄地除了衛兵不見行人，只有一條野狗在坡上熱得吐出舌頭喘氣。紹發千里迢迢到達目的地，忽又躊躇不前，心裏十七八個水桶在七上八下，進既不能，退又不得，衛兵看他探頭探腦，大喝一聲道：「你這老頭兒幹嗎！」紹發一聽是北方口音，連忙走上前去說明來意，把那衛兵聽得目瞪口呆。說紹發是瘋子罷？明明說話有條理，顯然神經正常，毋需送到精神病院檢驗。說他是真的罷？那衛兵沒法思考太多的問題，搜過身後便陪他到侍衛室去找侍衛官。侍衛官房間裏恰巧掛着副「蔣委員長肖像」；他一面打量紹發，一面瞧着那張像，誰說不是兄弟呢？他一時也不知道該如何處理才好。於是應付道：「委員長不在家，你把事情交給我罷。我等委員長有空的時候替你報告上去，你把住址留下，一有消息我會來通知你，你再也不能上這裏來，在外面也千萬不要亂講，明白嗎？」紹發忙不迭答應，再三道謝，把準備好的那封信也交給他了。問過尊

姓大名，知道這個官兒姓程，是個侍衛官，紹發便一路抹汗回到了蕭家溝，靜候回訊。

却說蔣介石那天傍晚同陳布雷到達李家花園，原想讓「文膽」擬好一個什麼稿子之後便去找他的陳小姐，不料侍衛長遞上紹發的信來，口頭又報告一遍會見的情形，他沒有聽完已經涼了半截，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陳布雷看他臉色大變，輪在沙發裏猶似中了風，不由大吃一驚，連忙要侍衛官把電風扇關住，免得他受了涼，然後要侍衛長重說一遍同紹發見面的情形，再匆匆忙忙看過紹發留下的那封信。這個足智多慮、不露聲色的陳布雷，原先以為是一件什麼國際大事；要不就是宋美齡爲了陳小姐，又向她丈夫吃醋，他萬萬想不到是這麼回事，倒也把他難住了，一時也無從插嘴獻計。

官邸的空氣既悶且熱，又靜得怕人。五分鐘之後，蔣介石才站起來踱開方步，驀地止步抬一下下巴捩退左右，同陳布雷促膝商量道：「你有什麼辦法？這事情鬧出去成何體統！這這這……」說不上兩句他又立起來焦急地踱着，一把扯開襯衫鈕扣，大傷腦筋。

且說紹發在蕭家溝，眼巴巴又望了三天，第四天那個程侍衛官果然穿了便衣一步三搖來到小客棧。賬房一看他那派頭，心裏有數，也不敢出面打招呼，是禍是福可沒有把握，只得坐在角落裏暗中注意動靜，二十分鐘後他看見紹發開門送客，只聽見那客人操着一口浙江口音的官話，一再叮囑紹發：「就照我的辦法做，就照我的辦法做。……」

紹發送客回來，賬房便截住他探問經過，紹發哭喪臉，把桌上的一疊簇新鈔票小心包起，邊包邊說道：「他給我五百塊錢，要我回河南去。說委員長很忙，他老是有機會把我的信遞給他，不過他說：不管你同委員長什麼關係，現在是抗戰時期，委員長沒有功夫管這些事。而且你

自己明白，你姓鄭來他姓蔣，你家在河南他家在浙江，不管真假，這事情傳出去可不成話。好啦，你千里迢迢找他也不過是爲了幾個錢，現在我可憐你，送你五百塊作路費，回去算啦！就照我的辦法做罷！」

賬房一聽大驚：「人家是先禮而後兵，送你一筆錢，算是够交情，你再要找他，以後的情形可不對頭哩！」賬房也勸他回去，可是紹發不死心：「俺受盡了苦來找他，殺頭也顧不得，並不想沾他兄弟的光，做官發財都不想，只想見他一面，知道娘的死活。俺兄弟三個，二發子打從逃荒那年分散就沒有了消息，如今只剩下一個，見見面有哈關係，做皇帝的也要認認鄉親哩，再說咱倆是親兄弟。……」

賬房見他老實得可憐，也不便同他爭。可是萬一紹發在他客棧裏住下，把這件事一傳十傳十傳百傳了開去，那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小客棧難保不封門，賬房越想越怕。勸他道：「你還是搬到河南會館住吧，那邊化不了多少錢，在這裏耽下去，巡邏隊天天要查夜，難保不出毛病。……」紹發雖然老實，可是他正處於一個微妙的環境中，他知道這個賬房是怕他連累了客棧，下起逐客令來了。但他一想住同鄉會適合他的生活習慣，還可以省點開支，也就滿口答應。重慶的河南同鄉會在南紀門，賬房把他送到那邊以後總算了却一件事，可是紹發的心事却更重了；自從程待衛官送了一筆錢以後，再也沒有回訊。

在官邸裏，三發子的心事可也不輕。紹發的出現，那是絕對不能公開的，一來他怕人家說笑「蔣母王太夫人」的「不貞」，使自己蒙「油瓶」之差；二來他周圍盡是浙江人，黨政軍幫特務系統，無一不是以浙江小同鄉爲核心，萬一鬧開了，不就要乘叛親離麼？於是要紹發趕快離境。

紹發在河南同鄉會住了半個月，還是沒有回訊。程待衛官再也沒有來過，却不斷有人來找他。談吐之間弦外有音，意思是警告他回河南去，不宜在重慶多逗留。紹發心裏明白，告訴他們好不容易來到重慶，非找他兄弟見面不可，但他明白這不是開玩笑的事，他保證守口如瓶，決不洩漏風聲，同時希望他們向蔣介石轉達：如果兄弟不會面，他就不動身。

同鄉會的情形越來越不對頭，原來住在那邊的人本來同他有說有笑，忽然對他敬而遠之，不再找他了。新搬進來兩個非河南籍人却日夕陪着紹發，連上廁所都同進同出，鄭紹發受不住了，他一生氣搬回了蕭家溝小客棧，那賬房歡迎也不是，拒絕也不是，正為難間，第二天中午出門回來却不見了紹發的影子，問伙計，伙計說有兩個便衣把他請走了。

紹發給送到了貴州息烽集中營。

那真是個赫赫有名的地方，裏面有「中美合作訓練所」，也有龐大無比的監獄，多少青年、學者、商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直着進去了，橫着也出不來，就埋在集中營裏。可是紹發不知道，起先他以為是個大宿舍，或者是個什麼學校。當然，在那種地方，真所謂鐵石人也要落淚，紹發是個血肉之軀，沒幾天也就明白了，上天無門，入地無路，整天在指定的屋裏吃喝拉撒，不准胡跑，也不准跟任何人說起他是某某人的哥哥，因此集中營裏職員兵士們，也不知道這個老老實實的莊稼漢，同樣有着一肚子的憤懣。

田野如畫，鄉關萬里，紹發軟禁在集中營裏雖然毋需苦役，也不要他清晨去跑步，夜間上鍊鏢，但他悶得無聊，在自己住的地方居然也種了些白菜蘿蔔。直到當年冬天，營裏換季發衣服，紹發領到了一套破棉襖，比夾衣厚些，可抵禦不了貴州山地的寒冷，老頭子壓在心頭的憤懣與牢

騷，這下子可忍不住了。他痛罵起來，而且表明了自己的身份，這下子把眼睛長在額角上的集中營一千人等怔住了，馬上給他換了套新的棉襖，一方面呈報上去：鄭紹發洩露了秘密。

之後，紹發又被轉移到其他的地方軟禁，但是個什麼地方，倒無從打聽了。據說抗戰結束後，戴笠曾派人送紹發回到許昌，河南省政府並在紹發故鄉爲他蓋了一所樓房。當時河南省政府主席是劉茂恩。據有些大商人說，當年他們到河南辦貨的時候，在省府老是流傳着一種說法：劉茂恩有一次宴客，首席却坐着一個鄉巴佬，劉茂恩給人介紹時說：「這位鄭先生是委員長的表兄」云云。

香港「週末報」曾刊載過一位河南籍作者寄凡先生的一篇通訊，敘述在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碰到紹發的經過，茲簡錄之作爲本回的結束，並對蔣介石的真實來歷作一個交代：紹發確有其人，而三發子的遭遇也確有其事。

寄凡先生說：三十七年的暑假，筆者從上海返里經過南京，住在水西門附近的糯米巷十八號河南同鄉會館。……進來了一個老態龍鍾的老頭子，穿着土布的短掛褲，手裏拿着一塊大餅，從他滿面皺紋上看來，就可以知道他過去的歲月是掙扎在艱難困苦之中，張君爲我介紹說：「這是鄭老先生。」老頭子顯得非常慈祥，兩只明亮的眼睛，一撮小鬍子、骨架、輪廓都非常像蔣介石，惟一不同的就是他的臉上的皺紋，油黑的膚色，臃腫的身態和已經成了弓字形的背脊。……在重慶沒有和蔣介石見過面，……蔣介石自己是清楚自己的來歷的，所以叫戴笠「招待」他。

作者記述「鄭老先生」的談話說，「……我去重慶找他，沒有見他，那個姓戴的派了四個人陪着我，不准我還，不准我那，我受不了，三十五年間便回家了，這些年間的家鄉情形你是知道

的，天災人禍生活困難，來南京也沒有見到他，唉！」他呷了一點酒吃了一些菜接着說：「我要是年景平安，不管他姓鄭姓蔣，我不願找他，現在年紀大啦，家裏三十畝地，七八口吃飯，年景好還可以勉強過活，今年荒旱，眼看又要死多少人！」老頭子又道出一般農民的痛苦，他是那樣忠厚地並不責備這是他變了姓的「總統」弟弟統治的結果。……

列位看官，在下表過，敘述蔣介石真實事歷的目的，在於他幼年既然如此不幸，但上台以後却未能減輕老百姓的不幸，相反地增加了民間的疾苦。至於母親改嫁，隨母更姓，那毫無譏諷可言，相反，對於每一個有這樣悲慘遭遇的婦女與兒童，人們都寄予同情，連當時的王媽和三發子也包括在內。

但不管三發子、蔣介石、或者張三、李四、阿貓阿狗，他不過是一個「代表」而已。當時中國社會的變重性質產生了一種變重的主權：即本國地主以及受到外國資本束縛的資產階級的統治，蔣介石便變成了這兩個統治集團的象徵。換言之，中國社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用巨大的力量塑造成了獨裁政權，而這個獨裁政權又塑造了蔣介石其人，如果張三、李四個別的條件比三發子還「適合」，那麼在下這部書的主角，也該是張三或李四，而非「蔣介石」其人了。那末，請敘述三發子擔任「代表」的原因及其成長、失敗的經過。正是：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考秀才名落孫山 投軍校遠離奉化

話分兩頭，且說肅庵死後一門孤寡，蔣王氏艱辛地帶着一大羣子女，被官府和鄉紳徵田賦、供勞役、奪地產、封房屋，肅庵在世時聯同官紳施予老百姓頭上的不幸遭遇，在他死後同樣落在她遺屬身上。前面表過，肅庵那一支人丁稀少，蔣王氏又是個外省人，呼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沒兩三年肅庵家就變成個破落戶。蔣王氏憑着雪竇寺和尚的幫忙，另外又靠着她一手女兒，辛辛苦苦終算把日子打發過去，她們被摒棄於地主統治階級之外，像一般居民似的，飽受着欺凌。

三發子那時的學名叫做蔣志清。「怎麼苦法，也得讓你進學堂。」他母親瞧他不用功，愛打架，老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淚責打他道：「可是怎麼罵你，打你，你還是不聽話！娘受苦一輩子，全靠你好好做人，大小弄個功名，將來成家立業，也總算有個交代，……」他母親越說越氣，可是蔣志清越聽越膩。尺子和巴掌打在身上起先還有點痛，到後來「抵抗力」也增加了，滿不在乎，打過罵過，他一轉身又把書包一擲，跑到外邊，糾集附近的孩子們，玩起他的「山大王」把戲來了。

由於他幼時逃荒，顛沛流離，到浙江後又碰上肅庵家道中落，蔣志清的營養是很不夠的，他幼年「不見得十分強壯而聰穎。」（「委員長夫婦的私人生活」）「是一個頑皮的兒童，他最喜歡的是惡作劇，如想法弄別人一身水，裝白頭妖怪嚇唬人等等。」（「偉大的蔣介石」等書）他

「以講舍爲舞台，以同學爲玩物，狂態不可一世」，（「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使「先生都覺得討厭」（「偉大的蔣介石」等書。）他「喜歡玩中國歷史上封建戰爭的武戲，而以自己爲戰爭的領袖。」（「委員長夫婦的私生活」）「風麓學堂學生天天在那裏大聲背誦國文，至於書裏的意思，他們却很少懂」，（同上）蔣志清到後來發展得更糟糕了，鄉人們都說他笨拙不遜，拿廣東話來說，他是個「爛仔」。

個性好打架，環境又是這樣輕視與壓迫他，蔣志清本來是孩子氣的行爲，逐漸變成了有目的搗蛋、報復、發洩、與狂妄的「領袖慾」。他掌握了一批孩子，呼嘯成羣，儼然是溪口一霸。

於是蔣志清在十六歲時讀完四書那年，他母親第一個希望幻滅了，他考秀才沒有考取。他母親常常給他的「痛加責懲」（「蔣主席言行錄」）並無效果，他這種「幼性頑鈍，弗受繩尺」（蔣介石「五十生日感言」）的脾氣却更兇了，一九二四年他自己說過：「至今不惟疲頑難改，而輕浮暴戾，更甚於昔日」哩。（「與展堂精衛書」）！

當時中國富翁對他們不聽話的子弟，有一個奇怪的對付辦法，鼓勵他們抽鴉片。有些富翁當他的兒子還不會走路的時候，便把他抱到烟床上，一邊自己抽，一邊向孩子噴，沒多久這個孩子也就上了癮，於是做家長的也就不怕他高飛遠走，不聽指揮。

蔣王氏對蔣志清的管教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但她不可能採用這個鼓勵孩子抽煙的辦法。那時肅庵有一個遠房弟弟間或到她家坐坐，瞧見蔣王氏爲兒子傷腦筋，兩個人便商量了一陣，她越說越氣，那叔父却想到了一個辦法：替蔣志清結婚。結婚以後有妻子管教，大概不致於再在外面胡鬧了。他叔父的理由是：早婚是個風氣，沒有關係；新娘子進門以後也可以幫幫婆婆

的忙，招呼招呼小弟弟小妹妹，而且老大蔣錫侯都有了老婆，志清娶親也是件順理成章的事，何況志清在外面已經懂得男女間事，街上也傳說着一些風聲哩！

蔣王氏覺得很有道理，決定替志清提早結婚，企圖由新娘子來改變他的個性。蔣家的情況已非昔比，好不容易由三姑六婆找到了一個門當戶對的毛家女兒，當蔣志清只有十五歲的時候，便做新郎了。可是新娘子無法改變她的丈夫，她的婆婆叮囑她道：「志清明年考秀才，你要多勸他用功讀書。」

志清頭先還敷衍一陣，沒多久便抹下臉孔，打起老婆來了。第二年秀才沒有考取，十七歲那年改進奉化鳳麓學堂。住了一年多，先生既不歡迎，同學也都變成了冤家，他又惦念着在他妻子身上的某些滿足，於是又回到溪口住了半年。

結婚以前的蔣志清，由於母親過份疼愛，變得很任性。雖然常常挨打挨罵，但可以看得出來，做母親的仍然袒護着他，不像錫侯、錫春、瑞青、瑞蓮、瑞菊等這幾個兄弟姊妹那樣不大受到蔣王氏的理睬；結婚以後的蔣志清，由於太太怕他，而蔣王氏又把全部責任推到她媳婦身上，於是蔣志清更變成沒人管教的野孩子，一天到晚在外面閒蕩，交幾個不三不四的朋友，吃喝嫖賭，偷竊拐騙，糾黨毆鬥，無惡不作，鄉人側目。

蔣王氏傷心之餘，不免要限制他的行動，並且要他幫助家裏做點事，如挑挑水、掃掃地之類。但蔣志清深惡痛絕的便是勞作，常常不顧而去，把他母親氣得沒法，毛氏新媳婦也只好偷偷哭泣，怨自己命長得不好！蔣志清在家裏貪逸惡勞，惹事生非，考不取秀才又不願上學，他母親愁得沒法，又找到他叔父商量了一陣，他叔父便對他道：「你這樣胡混下去也不是辦法，還是饒我

把你帶到寧波學買賣罷。」

「學買賣？」蔣志清打從心裏不樂意：「太辛苦了！」

「那末，還是讀書去罷！」他叔父說：「你母親希望你十年寒窗，取個功名，將來也可以恢復門庭。」

「讀書也太辛苦，」蔣志清不服氣道：「做買賣和讀書都沒有什麼出息。」

「那你要幹什麼呢？」他叔父生了氣：「總不能學做流氓，胸無點墨，橫行霸道，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蔣家門風給你敗壞了！」

「門風？」蔣志清心裏好笑：「反正我不姓蔣！」但他口若懸河，回答他叔父道：「你是個明白人，跑過大碼頭，也見過世面，當今有錢有勢的人，誰是有一肚子學問的？只要有辦法，吃得開，名譽財寶跟着來。學問有屁用？待你一朝發達，強盜也變成佛爺爺，人家巴結你還來不及，誰還敢說你出身低微，行為不好，明明你雙手是血，他還要說你手上很乾淨哩！」

他叔父一聽氣得沒法，坐一會也就走了。他母親忍着性子勸他一陣，當着新媳婦又不便提逃荒那回事，只好要他學學肅庵，又會做買賣，又會當訟師：「你是他的兒子，將來如要發達，不讀書無論如何是不行的。」那知道提到肅庵，蔣志清的反感也就更深，他說：「父親在世時是個什麼局面？他死後又是個什麼局面？有學問有錢還是不行，我們讓人家欺侮到這個地步，還不是一個證明？」

「那你要怎麼！」他母親也動了氣，狠狠地問道。

「我要想辦法！」志清已經學會了抽洋煙，點燃一支慢吞吞說道：「總而言之，有錢有勢沒

有人，到頭來還要給人欺侮，我不想讀書，也不想學做生意，我只想糾集一班弟兄，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皇帝老子都只怕你三分，到那時候誰還敢欺侮我們？」

「你要造反不成！」他母親聽了大驚：「我辛辛苦苦活着就爲了你，你真要造反，還不如讓我先死在你面前！」

「我那裏是造反？」蔣志清道：「我還要替皇帝做事哩！不過皇帝老子還不知道有我這麼一個英雄，我朝中無人，又無功名，得想辦法叫他自己請我去做官才行！」他不耐煩地向外走：「你們婦道人家不懂得其中奧妙，我也懶得跟你們說，總而言之，讀書做買賣我不幹，我有我的辦法。」說罷便出去了，整整兩天沒有回家。之後蔣王氏苦苦哀求，甚至拿自殺來威脅她的兒子，志清這才勉強答應，重新上學。可是鳳麓學堂已經表示拒絕，志清也不想回去，於是轉到隆慶高等學堂攻讀，沒料到學期尚未告一段落，志清又捲起舖蓋回家來了。

「看樣子，要志清讀書是沒有指望的了。」他母親心裏明白，把媳婦責怪一頓之後，問道：「他是你的男人，他不肯讀書，不肯學買賣，頭先我以為是你把他留在家裏，可是也不像，他成天在外面胡鬧，整夜不回來，這樣下去怎麼得了，我滿以為把你接了過來你可以替我管管他，沒想到你們成親以後他變得更糟！」

毛氏媳婦哭泣着，這個忠厚的女孩子始終怨命。婆婆罵，丈夫打，她既不還手，也不還嘴，半響，她說道：「他一回家來，老沒好氣，說我不懂這，不懂那，將來一旦得發，說我這個死樣子怎麼拿得出去！有一天我問他，你書也不肯唸，婆婆在怪我，你還是好好唸書，將來才能有得發的日子。他說他才不幹這種傻事，他要帶兵，打仗、殺人、將來做大事！」

「帶兵？」蔣王氏心裏一動：「那乾脆讓他進武學堂得啦！」待兒子回來她便直截了當跟他說：「志清，娘想開了，娘不再讓你讀書，你乾脆進武學堂罷，將來做個武官，總比當流氓強。」聽說可以改進武學堂，蔣志清樂了，他以為武學堂裏根本不唸書，可以打打吵吵隨隨便便的，於是便進了「浙江武備學堂」。不料那學堂因為是武的，管教起來比文學堂還嚴厲，他受不了，不到半年又捲起鋪蓋回家了。

正當蔣王氏毫無辦法的時候，偏偏事有湊巧，袁世凱在保定辦了個軍官學校，派人到浙江去招生，說是待遇如何好法，出路如何「光明」。志清同他一幫朋友聽到以後真是喜出望外，他們其中有買賣失敗的小商人，有游手好閒的小流氓，有開山收徒的黑社會人物，形形色色，一共六十幾個人便去報了名。接着便回家打點衣物準備出發，高高興興毫無一點惜別的樣子。蔣王氏一把鼻涕一把眼淚要他寒暖飲食處處小心，毛氏媳婦為人老實，除了吞聲飲泣，一句話也說不出。蔣志清便洋洋得意，好像已經做了大官一樣，雇了頂轎子，到省裏集合去了。

當時對於當兵非常卑視，因為他們不過是幫着皇帝打窮人，何況同志清一起報名的大都是些「爛仔」，於是鄉人們指着他轎子的背影紛紛譏笑道：「這傢伙是沒有出息的！」正是：劣子平步欲升天，不管親人淚漣漣。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進軍校如魚得水 派留學東渡扶桑

書接上回，在下要表一表袁世凱其人。有人批評道：「袁世凱手裏的箭，一方面要射倒滿清朝廷，一方面要射倒革命。」這真是一針見血之談。當年辛亥革命，他用來射倒滿清的箭是革命，拿各種藉口和要求拖延時間，使革命擴大，迫使滿清政府不得不向他屈服；但當滿清要倒下的時候，他又趕快把它扶起，用作射倒革命的箭，他要求民軍同意君主立憲，對民軍打一下，拉一把，打的時候以拉爲目的，拉的時候以打爲威脅，幾個回合之下，終於迫使民軍接受他的和談建議，於是南京政府與滿清政府同時垮台，南北統一於袁世凱。

因此，袁世凱在事前舉辦保定軍官學校的目的，是不言可知了。表面上這是爲滿清朝廷保江山的武備學校，暗中袁世凱有他自己的打算，他要使這間學校畢業的學生成爲他的死黨，使他北洋軍閥的系統發揚光大。

「蔣志清！」軍校主持人個別談話時問道：「你是什麼地方人？有幾個兄弟？」

「浙江奉化，」蔣志清恭敬敬答道：「兄弟姊妹一共五個。」

「所以家裏肯讓你到北方來當兵哩！問你爲什麼來當兵？你們南方人好靜不好動，怎麼你倒願意當兵？」

「本來，」蔣志清一路上同人們商量過如何對答；早已胸有成竹，只聽他滔滔不絕地說道：

「本來我在讀書，因為感到讀書不能打洋鬼子，平亂黨，所以決定投筆從戎，効忠皇上。」

「瞧你志氣可不小哩！」那主持人也不便跟他細談，打量他一下，問道：「瞧你身體不大結實，倒像是個唸書的樣子，你唸過些什麼書呢？」

「不瞞老爺說，」蔣志清幌了幌辮子：「我讀書讀得不多，八歲讀大學中庸；九歲唸論語、孟子、禮記；十歲讀孝經，十一歲讀春秋、左傳；十二歲讀詩經，閒習古文辭，學作制藝；十三歲讀尚書；十四歲學易；十五歲學作策論；十六歲溫習左傳，圈點綱鑑；十七歲習英文算術；十八歲誦周秦諸子，說文解字及會文正公全集，尤愛讀孫子及研究性理之學。」

「那你還得了！」軍校主持人大驚：「你一肚子學問，去考狀元得啦，還進什麼軍校？」

「我說過，方今天下不寧，男兒志在四方，上馬殺賊，下馬草檄，大丈夫應該如此！」

「好小子，」那官兒頻頻點頭：「你有功名麼？」

「功名？」蔣志清心中暗笑：「我連童子試都沒考上哩！」嘴上却笑道：「功名，如草芥耳！」三言兩語，也就進了軍校。

那時的保定軍校叫做「陸軍部通國陸軍速成學堂」，課程和設備都非常差。蔣志清怕騎馬給摔斷了腿，怕放砲給震聾了耳朵，終於選擇了步兵科。打打野外，練練把式，因為這是個速成班，平常稀鬆，課程進展得很快，一年功夫，蔣志清便畢業了。

袁世凱當然不會放過這個「網羅天下英雄豪傑」的機會，這個速成軍校的校長和教官平時便不斷留心，在這批學生中挑選幾個，送到日本上學，好在將來派用場。蔣志清鑒貌辨色，能言善辯，而且非常服從，看見教官老遠就一個立正敬禮，同學們在背後批評譏笑哪一個教官，他便

偷偷告密，害得說話的同學挨了十大板屁股，還不知道是誰請的客，於是彼此猜忌，打鬥時聞，蔣志清便從中調解，充作好人。這麼着，事無巨細，同學們便把他當作知己，放假時出去遊玩，少不了請蔣志清大吃一頓；同時在教官面前，他又把同學間的事情源源本本報告一番，大大地贏得了校方的信任和賞識。

話說畢業前那幾天中，蔣志清便被教官叫到辦公室個別談話道：

「蔣志清，你們就要畢業了，這一年來有什麼感想？畢業之後，你準備幹什麼呢？」

「報告教官，」他眼觀鼻鼻觀心，恭恭敬敬答道：「這一年來在我是如魚得水，畢業後一切任憑恩師支配，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好小子！」教官暗暗點頭：「你知道學成武藝了，應該怎麼使用？」

「一切爲了皇上！」志清誠恐惶恐，幾乎要跪了下來。

「你錯了！」教官雙眼一瞪，隨即和顏悅色，拍拍他的肩膀道：「蔣志清，你該知道我們的學校是誰辦的？」

「袁大人！」

「是啊，算你的造化，你給袁大人看中啦，他根據我們的報告，要提拔你，重用你，你將來得好好報答袁大人才是！」

「那，」蔣志清滿心喜歡，滿身打戰，像做夢似的，結結巴巴半天，雙膝落地向教官跪拜道：「都是大人所賜，學生來世變牛變馬，也當圖報。」

「起來起來，」那教官把他扶起，笑道：「不用行這麼大禮，咱們以後是一家啦，當今咱們

袁大人，連皇上也得讓牠三分，好小子，好好幹罷，記着別忘記袁大人的大恩！咱們以後聽他指揮便是！」

「那我分發到那裏去呢？」

「你？」那教官哈哈一笑：「你好造化哩！袁大人要派你到東洋去深造，回來再派你帶兵，限你在半月之內動身！行麼？」

蔣志清一聽要派他到日本留學，咕咚一聲又跪下來謝過教官栽培，答話道：「從今以後，袁大人就是我的再生父母，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去日本的行期就請袁大人決定，學生在學校裏待命。」

「好小子！」那教官見他伶伶俐俐，不禁慨嘆道：「蔣志清，好自爲之啊！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方今天下大亂，正是袁大人大展宏圖的機會，咱們得好生跟着他才是！你想在出國之前回家看看麼？」他指指桌上兩包銀子：「這是袁大人賞你的旅費安家費，拿去罷！」

「不不，」蔣志清又叩頭謝過賞：「學生尙未成親，雖有慈母在堂，好在有兄弟姊妹在旁侍候，學生不回去了；再說迢迢萬里，一去一來又怕誤了行期，不必回去了。」

「好小子！」那教官點頭讚嘆，隨手拿起那兩包銀子往他懷裏一塞：「不管你回不回家，這是袁大人的賞賜，你一定得拿着。」蔣志清再屈屈膝謝過賞，一回頭便到大街買了一大堆吃的，入夜便去那教官臥室送禮，那教官見他如此「通達人情」，不禁眉開眼笑，要他一旁坐下，不免誇獎他幾句，鼓勵了一陣，不外是應該好好地爲袁世凱效勞等等。志清便問道：「這次到日本去的，還有其他同學麼？」

「你好造化哩！」教官吹了陣水烟，喝口巖茶：「本來這是個秘密，我不便同你細談。不過，我看你很懂事情，不妨同你說幾句：你要知道，袁大人這一批派到日本的學生，只有四個人，一個是你咯！還有兩個尙未決定，都是袁大人的心腹，還有一個是我的親戚，一共四人，只有你一個是以前沒有見過袁大人的，你說是不是造化？」

「謝恩！」蔣志清叩過頭，告辭回到臥室，免不了邀請幾個平時聽他指使的同學，出外吃喝玩樂，以誌慶賀，按下不提。

且說袁世凱派往日本學陸軍的四個學生，在一九〇七年（清光緒卅四年）自天津直航東京，立刻向東京振武堂報到。振武堂是日本陸軍預備學校，是專門爲中國人設立的，蔣志清在那個學校裏讀了兩年。

近百年來，日本是侵略中國最積極的國家之一，他特爲中國人創辦軍事學校，顯然不願意中國人在日本學到太多的東西，因此所有「西材實料」的功課，以及一切有關日本軍事秘密的玩意，中國學生是沒法得到的。蔣志清也不例外，他在日本所學到的僅僅是兩個字：「服從！」日本教官有一句話使他到死都不會忘記：一切都要遵從長官的命令，譬如有時讓他們跑步，跑得十分疲倦的時候，仍然要大聲責備他們「沒用！」竟把當兵者當作機器人哩！

振武堂的教官長岡外史和霜田藤次郎都是中國通，說得一口流利的京片子。他們知道蔣志清是袁世凱派來的，起先以爲他是個出類拔萃的人物，倒也謹慎慎提防着他，怕洩露了日本的軍事秘密。同時對他格外兇蠻，看他有什麼反應，不料蔣志清是這樣服從，幾乎到了左耳光挨打，又側過臉去讓人打右耳光的地步。

「袁世凱派來的人，不見得有什麼特殊才能和膽畧！」長岡外史在辦公室裏問霜田道：「你的印象如何？」

「同你一樣，」霜田微笑：「中國將來一定是糟糕透頂的，袁世凱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他派來的幹部却都是膿包！起先我以為蔣他們要刺探皇軍機密，嘿……」霜田啾哧一笑：「據密探的調查，蔣他們對下女的機密倒很感興趣！」

兩人大笑一陣。長岡問道：「我常常責打他們！密探們對於他們的反應，曾經聽說過麼？」

「有的，」霜田點頭：「尤其那個姓蔣的，他說我們這樣管教學生是對的，中國也有句古話，叫做治軍要嚴哩！瞧！姓蔣的已經穿過操場向這邊來了。」

「大概是告假，」長岡從場場米上站了起來，立在地圖下作研究狀，聽見敲門便厲聲喝道：「進來！」

「報告教官，」蔣志清雙手置膝，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立在門外說道：「今晚有事，學生想告假三小時。」

「什麼事！」長岡眼睛一瞪，抹一抹仁丹鬚：「又要找女人去了罷！」

「不不，」蔣志清聲音顫抖：「這次真有要緊事，學生有一個同鄉陳英士要我去，……」

「好罷！」長岡厲聲喝道：「今晚點名時還不回來，我要你住馬廄！」

「是！」蔣志清又是一個九十度鞠躬，剛轉過身去，後面暴雷似的一聲：「回來！」

「你們快畢業了，」長岡挺着個大肚子蹣跚到他面前：「你對於學校的教練方法有什麼意見？」

「報告教官，」蔣志清眉毛一揚：「好極了！學生回國以後，一定遵照教官的指示，使兵士

們服從要到盲從的程度，信仰要到迷信的程度。」

「好好！」長岡鼓着眼球笑了一笑：「這樣才不辜負了皇軍對你的一番訓練，好罷，去！」

「謝謝教官！」蔣志清又是一個九十度的鞠躬，正要轉過身子，背後又是暴雷般一聲吆喝：

「回來！」

這次是霜田籐次郎在叫他，邁開大步直衝到了他面前，把他上下打量一番，喝道：「進來！有話問你！」

「是！」蔣志清脫掉皮靴，恭恭敬敬盤膝坐在榻榻米上。霜田突然很溫和地問道：「你同陳英士是什麼關係？這個人是上海青紅幫的重要人物哩！聽說他很有辦法，你今天要去找他麼？你同他已經見過幾次面了？」

「報告教官，」蔣志清誠惶誠恐地答道：「陳英士是我的同鄉，他早已到了東京，我也不清楚他是個什麼樣的人，不過他對同鄉很幫忙，也很要朋友，所以我認識了他，今天是他找我去的。」

「哦，」霜田沉吟一會，說道：「蔣志清，我們管不着你在外面的活動。一切事在人爲，你好自爲之！去吧！」

「謝謝兩位恩師！」蔣志清急急忙忙穿上皮靴：「以後學生如有成就，都是恩師所賜，我姓蔣的水遠忘不了！」

當時在日本的同盟會很複雜，有孫中山、黃興、章太炎、陳英士等不同的派系。孫、黃、章等在日本的幹部根本瞧不起蔣志清，認爲這個留學生，不過是袁世凱浪費了民脂民膏，冤冤枉枉派錯了人。吃喝嫖賭，吹拍奉迎他樣樣精通，就缺少了一點革命者的氣質。有時也拍拍胸脯，伸

伸大拇指瞪眉瞪眼喊幾聲，或者爭辯得頭紅臉漲，同人家打成一團，但這些都跟革命無關；挾妓豪飲，亂叫亂唱也同革命無關，那都是一些流氓氣質，當時孫中山、黃興、章太炎等人以及幹部，都不想吸收他加入同盟會。

但陳英士對他非常欣賞，一來陳是浙江湖州人，同蔣算是同鄉；二來陳同蔣的脾氣、個性、素養、外型都差不多，再加上蔣是袁世凱所派的留學生，陳英士一心一意要網羅這個同鄉，於是便把他吸收進了同盟會。

光緒卅四年那年，孫中山在欽州進行第七次革命失敗，赴美籌餉，黃明堂等舉事於雲南河口，也未成功。同年光緒與西太后相繼病死，溥儀嗣位。宣統元年間，蔣志清已經在振武堂畢業，轉入日本高田野砲兵第十三聯隊實習，先充二等兵，再升爲上等兵，長岡外史對於這一個並沒有學會什麼軍事知識的蔣志清暗自好笑，可是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蔣還送給長岡四個大字，叫做「不負師教」哩！正是：將軍不負師教，學得殺人如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聽分析反對袁世凱 經介紹謁見孫中山

話說民元前二年（清宣統二年），蔣志清已更名爲蔣介石。追隨陳英士左右，對袁世凱不大有興趣了：「這老傢伙沒有多大出息。」他暗自思量：「清廷氣數將盡，我還要抱着老袁的大腿幹什麼？如今最出風頭的該算孫逸仙，陳英士是孫的幹部，又是我的同鄉，跟着他，大概沒有問題！」於是戰戰兢兢，替陳英士在東京送送消息，佈置佈置會場，把陳英士侍候得非常週到。有一天陳帶他到公園看過櫻花，找一家「支那料理」進餐，陳英士半臥在榻榻米上嘆口氣道：「小蔣，孫中山要從檀香山到東京來了，這一次不知他募捐的成績如何，要是沒有錢，我們的革命前途，可難說呢！」

「不要緊的，」蔣側過身子，讓侍女跪着遞上杯筷碗碟：「華僑都是愛國的，向華僑要錢，大概是沒有問題的。」陳英士雙目正注視着侍女豐腴的胳膊與隆起的胸脯，一時也沒有注意蔣說了些什麼，直到那侍女撇着個屁股一扭一扭出得門去，這才向蔣介石問道：「你說什麼？」

「啊，」蔣也把眼光從侍女的背影上收了過來，重述了一遍，陳英士點頭道：「你說得對，華僑一定會幫忙，我們的革命也一定會成功，西太后一死，滿清連個管家婆都沒有啦，更談不上什麼皇上。」

「袁世凱大概也成不了大事。」蔣介石試探問道。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合的。各位在日本，更要特別小心！我聽說有好多朋友出入於秦樓楚館，甚至還長了一身楊梅大瘡，有些地方不得已進去是不碍事的，但是你掉下坑去，不能自拔，傷身敗德，貽誤大事，這還成一個什麼革命家呢？」大家聽了鴉雀無聲，只見陳英士和蔣介石悄悄地低下頭來。

孫中山繼續演說道：「由於已往失敗的教訓，和實際鬥爭的經驗，我們要求革命勝利，非有力量的依靠是不可能的了。幫會結社是可以依靠的力量，我們在三合會，特別是哥老會與華僑留學生中有着良好的收穫，在新軍中有驚人的收穫，再加上以章太炎先生爲首的光復會，以黃興先生爲首的黃興會，以本人爲首的興中會都團結到同盟會來，同盟會已經形成了平民層代表分子和工人農民及一部份新士大夫推翻滿清統治的聯合組織，同盟會已經變成領導革命力量的有力政黨了！」

「別鼓掌，同志們！」孫中山一再制住了掌聲：「我們的革命任務是艱鉅的，我們的道路是艱難的，各位都知道爲什麼革命？爲了老百姓！可是，拿本人在興中會擬定的政綱來說，行麼？我們的政綱並不明確，而且帶着濃厚的改良主義色彩，只要求中國『富國強兵』，與歐美並駕齊驅，只要求政府施行改革，並沒有明確企圖以羣衆力量來推翻滿清，」他使勁把胳膊一揮：「這是不對的！」

「直到滿清進一步的腐敗與喪權辱國，」孫中山喝一口水，掏出手絹抹掉了鬍鬚上的水珠：「這才使我們覺醒過來，明確地向改良主義走向革命的方向，我們確定了三民主義的主張，」他掏出一張紙條，唸道：「這是我們同盟會宣言的口號：驅逐殘虐滿清政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這是六條黨綱：第一：推翻滿清政府！第二：建立共和國！第三：維持世界真正和

平！第四：主張土地國有！第五：主張中日兩國國民的聯合！第六：要求世界列邦贊成中國革命事業！」孫中山大聲疾呼：「同志們，我們革命黨人經過屢次失敗還有什麼可以慶祝的話，就是這個鬥爭方針是更具體了！」

風暴似的掌聲再起，孫中山熱淚盈眶，凝望着台下的黨人說道：「同志們，這個綱領對不對，行不行，現在還未可知。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我們必將根據這個精神進行鬥爭，並且在鬥爭中修改、補充我們的綱領，誰固步自封，不求上進，誰就不是革命黨人！」

深沉的沉默。屋外有醉酒的浪人在大聲歌唱，滲雜着女人的笑聲。半晌，孫中山讀着一張舊紙片道：「同志們，這是列寧在光緒卅四年八月間寫的文章，發表在『世界政治上的引火物』中，」他讀了一段：「他的結論說：在中國，反中世紀制度的革命運動也特別表現得厲害，固然，關於這個運動還不能做出確定的結論，但中國舊式的暴亂必然會進為有覺悟的民主運動！」孫中山雙目箭似的橫掃全場：「同志們！列寧對於中國革命的看法是正確的，我牢牢地記住他的話，相信他的話，並因此獲得無比的鼓勵與信心！」正說着忽然有人在緊張地打鬥，會場頓時鴉雀無聲。

原來敲門的也是一個同盟會會員，他特地給孫中山送封信來，行經會場附近，被醉酒的浪人追逐，因此不免慌張起來。孫中山讀罷向大家報告道：「這是陶成章同志的來信，陶同志和他的光復會會員在江浙一帶活動，出死入生，很有成績。他在信上說了一些最近的情況，並且，」他把信放進內衣口袋：「要我向各位問候，大家為革命而努力！」他加一句：「陶成章是一位最積極的同志！」

散會後陳英士他們還要同孫中山開會，蔣介石先回去了。這一晚對他是非常新鮮的，他很興奮，轉輾在場場米上，怎的也難入夢，他覺得今天突地懂了好多東西，但好像什麼也沒有懂。第二天中午時分，迷迷糊糊醒來便去找陳英士，在他房外等了半晌，有一個披頭散髮的日本女人揀着衣服，匆匆忙忙拉開紙門往外走，這才聽見陳英士在房裏叫他等一等，待他穿好衣服，一起到外面吃點心。

蔣介石看在眼裏，也不便打趣，便提出些問題問他，如什麼時候可以推翻清廷之類。陳英士的神色不大好看，喝了一杯茶，嘆口氣道：「孫中山說話沒邊際，是個書獃子，是一尊大砲，不過爲人正直，大家還算能擁護他罷了。昨天你該記得，他極力主張運用幫會勢力，可是他竟用陶成章，陶成章是個什麼東西？」陳英士緊皺眉頭：「他在江浙一帶那裏比得上我？可是因爲他也是个書獃子，也是尊大砲，於是孫中山對他特別重視，你沒聽他說麼？」陶成章是一位最積極的同志！哼！那我們算不算積極呢？」陳英士發過牢騷，馬上感到在蔣面前這樣說法有點不大妥當，迅即轉口道：「不過昨天晚上孫中山跟我說過，要我好好地進行幫會活動，這是我們推翻滿清的真本錢！」

「是不是指清紅幫？」蔣介石大感興趣：「我在奉化和軍校的時候，同他們已經有來往了，有難同當，有福同享，大家委實義氣。」

「那好極了！」陳英士非常高興：「你爲什麼不早說？我也是紅幫中的——」他舉起大拇指，朝四座看看，低聲道：「你老弟懂得其中規矩麼？」蔣介石搖搖頭說：「我只懂一些『海底』（暗語）。」陳英士便架起一條腿，像師傅授徒似的說道：「小蔣，你得了解其中情形，別

忘記這是我們革命黨推翻滿清的大本錢！你光知道三合會、哥老會、天地會、小刀會這些名稱是不够的。要知道三合會的主要活動地區是在廣東、福建一帶；哥老會的主要活動地區是在長江流域，勢力不小，不瞞你說，我就是江浙一帶的『大哥』！」（首領）

「啊，」蔣介石又驚喜，想立起來行禮，却給陳英士一把按住：「在這種地方，我們免禮了，可是除了革命的關係以外，我們今後還多了一個關係哩！」

從此以後，蔣介石對於秘密結社的興趣超過了同盟會。孫中山當時重視幫會勢力，因此也非常重視幫會首領陳英士；孫中山之所以如此，因為他知道哥老會、三合會的發展，是由於滿清政府對於漢族的壓迫所致，當時帶着民族獨立運動性質的秘密結社到處興起，他要把這股力量吸收過來，作為推翻滿清的革命力量，這種看法是對的，但如何把這股力量從質地上去提高，那是另一個問題，按下不表。

且說陳英士高高興興收了蔣介石這個徒弟，當孫中山尚未離開日本的時候，不免再帶他去見孫中山，在他面前把蔣誇獎一番。孫中山為人忠厚，只要是同盟會員，他都熱誠相待，見陳英士如此重視蔣介石，腦子裏也留下一個印象。但在蔣介石心目中，以為孫中山重視陳英士無非想利用幫會組織，把推翻滿清的革命意義更捉摸不到邊際了。

閑來無事，陳英士便把他在江浙一帶的幫會勢力描繪一遍。如何開香堂、收徒弟，說得蔣介石心裏癢癢地，恨不得回到中國，追隨這位「洪門大哥」，擺擺架子，顯顯威風。陳英士告訴他道：

「小蔣，你親眼看見的，孫中山對我們洪門是如此重視，試想革命成功以後，我們洪門弟兄

還得了麼？陶成章他們無論如何賣力，可是他們沒有洪門勢力，將來還立得住腳麼？」陳英士又講了一遍幫會組織，如數家珍，他說：「中國的秘密會社分清紅兩幫，紅幫是反清的，加入者都稱兄弟，首領稱『大哥』，像小刀會、哥老會都是，通稱『洪門』，相傳由鄭成功開創，仇視官廳，反清復明；清幫又叫做安清幫，起潮於清代運糧，供滿清朝廷運用。安清幫祖師相傳是翁、錢、潘三個兄弟，之後翁錢兩人都被潘所害，潘一個人獨攬糧運，發了大財，所以安清幫都是潘的徒子徒孫，潘字拆開變成『三番』，於是在長江以北安清幫又稱『三番』，參加的人講行輩，拜師父，譬如你拜我為師，你就是我的徒弟，師徒關係有如家庭間的父子，徒弟要絕對服從師父！」

「啊啊。」蔣介石肅然起敬，聽得津津有味。

「還有，」陳英士說道：「江湖規矩，做了某人徒弟，便不能再改，『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你要記得我們的規矩。」

「一定一定！」蔣介石大為高興，便奉陳英士若神明，對幫會組織的興趣超過了革命，以迄他的一生。正是：旁門左道豈無因，他的師父這等人。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充都督英士招兵

殺成章介石亡命

話分兩頭，且說宣統二年（民元前二年），蔣介石同孫中山在東京初次見面的那年，奉化有家信到達日本，說三月十八日那天，蔣錫侯生了一個兒子。蔣王氏抱孫心切，言下之意，希望他的三發子也生個兒子，她可以抱抱自己的孫子，但她那裏知道，她的三發子一身是病，已經喪失生殖能力了。

蔣錫侯的兒子後來就當作了蔣介石的兒子，取名經國。此事爲很多人所知道，但也有人表示懷疑，以爲一定有人不滿蔣介石，才造出來的謠言。孰不知蔣介石自己批准的「六十六年來蔣總統與中國大事年表」中記載得如此清楚：蔣廿一歲（光緒卅三年）入東京振武堂，廿五歲（宣統三年）才自日返滬，經國出世，正當蔣介石廿四歲那年。懷胎十月，這是個普通的常識，那末蔣經國是誰所生，已經找到鐵一般的事實了。

蔣王氏精明強幹，治家甚嚴；蔣毛氏忠厚老實，決不會同旁人生個仔，經國係蔣錫侯所生，殆成定論，不過這並無值得諷刺之處，如堅持經國係介石所生，而且還拾出「禮義廉恥」嚇唬人，那就令人有可笑之感了。

蔣經國出世那年，孫中山第九次革命失敗，廣州新軍舉義受挫。同年日本併吞朝鮮，置總督。翌年（宣統三年）三月廿九，黃興等舉義於廣州，未成，死七十二人，但革命形勢愈趨有

利，陳英士自日返滬，蔣介石跟着也到了上海。但他在國民黨初期，沒沒無聞，也談不上地位。

武昌起義後不及一個月，革命軍已佔有十餘省，滿清政權隨之瓦解。其中以陶成章的浙江革命黨團更有聲有色，不特攻下撫署，而且還活捉巡撫，建立不少功勞。陳英士心中暗恨，怕陶成章在江浙一帶掌握了領導權，可是也沒辦法，他那時已是江浙豪門的代表人，又是上海流氓組織的重要人物，有錢有勢，可是就沒有有一點革命功績。於是回到上海，組織了一支軍隊，自稱都督，企圖獨霸一面，同陶成章爭一日之短長，但陳英士滿身楊梅大瘡，因此人家都稱他「楊梅都督」。蔣介石回滬以後，同張羣、吳忠信投奔「楊梅都督」門下，號稱團長。當時陳英士的部下異常龐雜，五花八門，無所不包。都督府中「將軍」如毛，連共舞台的演員潘月樵、夏月潤、夏月珊兄弟都是「少將」階級。那時共舞台在城內九畝地，失火後才遷到法租界，在廢墟上重建的戲院改名「新舞台」。一直到民國十年前後，這三個「少將」還登台唱戲哩！

蔣介石不過是個團長，團之上是旅，當時的旅長却是來自海參威的「狗肉將軍」張宗昌，作爲「楊梅都督」、「狗肉將軍」麾下的蔣介石團長，在辛亥革命時代，無論從那裏數起來，也數不上他哩！

辛亥革命成功，上海獨立後，蔣介石在「楊梅都督」手下擔任第五團團長，駐防吳淞，編練滬軍。同年孫中山從法國回來，各省代表在南京開會，推舉孫中山爲臨時大總統。這本來是件使革命黨人高興的大事，但陳英士却例外，只見他愁眉不展，唉聲嘆氣，本來成天離不了女人，忽然杜門謝客，一反常態起來了。

蔣介石聞訊之後，便從吳淞到都督府去看他，問陳英士爲何悶悶不樂？

「你瞧！」陳英士指指桌上的一份文件，蔣介石還以為是孫中山對他有什麼責備，忙不迭把那文件拿起一看，只見上面一行端端正正的隸書，寫着「龍華會章程」五字，心裏明白，脫口而出道：「原來又是陶成章這個小子！」

「小蔣！」陳英士對這個廿五歲的團長憤憤說道：「你跟我也不是一天兩天了，我有多大實力，你該知道！」他拍拍胸脯，「全上海有誰不知道我陳英士的！陶成章是什麼東西！」他從太師椅上直蹦起來：「可是孫中山偏偏看中他！害得外面都知道陶成章是江浙一帶的革命首領，他媽的把我陳英士三個字往那裏放！」

「啊啊！」蔣介石把「龍華會章程」往桌上一攤，右手一指：「你瞧他口氣好大：『趕去滿洲韃子皇家！』好像辛亥革命是他一個人的功勞哩！難怪外面有人捧他，說他往來滬杭，經營北伐，看樣子孫中山給他迷住啦！」

「你再瞧後面，」陳英士把「龍華會章程」翻了幾頁，指着一行字道：「瞧！他媽的你說他放些什麼屁！」

「啊啊！」蔣介石一字一字唸道：「嘿！『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財產，也不准富豪們霸佔。』哼！」他放下章程搓搓手，「這不是反了？」

「是啊！」陳英士反背着手，焦急地往來踱着：「誰不知道我姓陳的良田無數，陶成章這幾條章程說說還可以，實行起來那怎麼得了？我們革命是爲了推翻滿清，他媽的他革命却革到老子頭上來啦！」陳英士使勁把烟蒂一摔，用馬靴狠狠踩了幾腳，雙手撐腰，向侍衛揮揮手：「到外面去！」然後親自把辦公室大門緊緊關住，回過頭來厲聲喝道：「蔣介石，你是不是我的心

腹？」

「怎麼，」蔣介石一驚，垂手答道：「怎麼問起這個來了，承蒙不棄。你介紹我參加了同盟會，你又是我們的洪門大哥，一日爲師，終身爲父，我牢牢記住……」

「你記住就好！」陳英士手指直指他的鼻子：「陶成章是我們的大禍害，有他沒有我，有我沒有他！非把他除了不成！我現在派你去把他幹掉！要一不帶人，二無見證，做得乾淨利落，雞犬不驚，事成之後，必有重賞，你有這個膽子麼？」

蔣介石立刻接受了陳英士的命令。

可是陶成章是個革命黨人，行蹤飄忽，一時到也難以下手，蔣介石難免心神不寧。蔣的師父黃金榮便勸他別着急，洩露出去反而誤事，答應他幫忙，一定讓他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旗開得勝，馬到成功。

提起黃金榮，真是赫赫有名。當時黃是法租界捕房的包探頭目，仗着法國人勢力，販土開賭，逼良爲娼，是第一名大流氓。但黃金榮既非洪門，又非清幫，照江湖規矩叫做「孔子」。「孔子」既不能開香堂收徒弟，又不能磕個頭收弟兄，只能收「門生」。蔣介石會向他投帖，算是黃金榮名下的「門生」。所以很多人說蔣同黃是師徒之誼。其實是錯誤的，蔣實在是黃的「門生」，按照江湖規矩，門生一旦得法，老師可以把帖子退還給他，就不算是門生了。蔣做了總司令之後，黃便把帖子照退，所以蔣既不肯說會拜在黃金榮門下爲門生，黃自然也不肯承認收過蔣爲門生，此是後話，表過不提。

却說事有湊巧，奔走滬杭的陶成章辛勞過度，竟病倒了。陳英士不消幾分鐘打聽，便知道陶

在法租界廣慈醫院養病，這一喜非同小可，同黃金榮打過招呼，便把蔣介石找來，鄭重吩咐道：「這真是天從人願，這小子不早不晚，恰巧在上海生病，又正好躺在法租界，你師父麻皮金榮可以幫個大忙！」陳英士哈哈大笑：「這叫做踏破草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去罷！」

蔣介石一聲不響，到法租界廣慈醫院前後左右裏裏外外打了個轉，找到了成章病房，明白了進出途徑。那正是宣統三年的深秋，入夜寒風蕭瑟，夜涼如水，廣慈醫院庭園岑寂，幾棵法國梧桐落葉簌簌，燈影黯淡，工友倚牆假寐，護士也在休息，值夜醫生尚未到巡房之際，忽地有一個黑影閃入院中，幽黯的燈影中只見來人頭戴毡帽，遮住眉毛，穿一件夾大衣，雙手入袋，迅速登樓，一直推開陶成章的病房房門，之後便聽見一聲槍響，全院震動，等到查出是陶成章遭了暗害，兇手早已逸去了。

兇手就是蔣介石！

對於一個積極的革命黨人之死，當時轟動一時，可是上海在陳英士統治之下，法租界探目頭子又是黃金榮，要說是能够抓到兇手，那才怪哩！

「蔣介石」三個字，從此便開始紀錄在歷史上了。之後有一個人為蔣寫傳記，對於這個政治暗殺會作了極其重要的評價，說：「這樣超脫的忠勇行為，正是領袖革命史，也是辛亥革命史的重要一頁！」列位看官，暗殺革命領袖陶成章，便是蔣介石在辛亥革命時特出的「功績」。蔣終算「不負師教」，把他的「武士道」師父、陳英士師父、黃金榮師父等所傳授的功夫都運用起來了。

暗殺了陶成章，蔣介石以為功勞甚大，可以在政治上一步登天，「抖」起來了。不料陳英士

目的只在拔除眼中釘，無意過早提拔蔣介石，尤其是陶案發生後懸賞緝兇，少不了一番官樣文章，他要蔣介石好好躲藏，免得露了馬脚，接着又派他暗殺了陶成章的左右手鄧汝成。陳英士那時有一個「地方協濟社」，專爲籌措經費之用，這是一個肥缺，一方面爲了給蔣一點甜頭，一方面要他安靜一陣，於是便讓蔣埋頭弄錢。

殺了人不用償命，而且還有大把銀子花用，蔣介石雖然沒有高升，感到有點委屈，但在物資上，可是大大地滿足了。同他的師兄師弟，出入秦樓楚館，飯店賭窟，倒也逍遙自在。一方面也在他師父處學得了不少「手法」，下面就是黃金榮的一件「得意傑作」。

且說黃金榮在法國租界做包探，專門幫助法國人敲中國人的竹槓，今天想出一種捐，明天又增加一項稅，後天又添一個什麼罰則，拿來孝敬他的上司。法租界的大小法國官員，萬里做官只爲財，黃金榮能够幫助他刮錢，黃金榮就變成了「好部下」，於是逐步高升，從一個普通探目到探長，再升爲督察長，黃金榮得到法國人的信任，耀武揚威，不在話下。但他光有法國人的後台還不够，他只能在法捕房的勢力範圍之內嚇嚇人，一般老百姓只要不違法、不違警，黃金榮還是奈何他們不得。爲了要建立更大的威信，黃金榮心生一計，有一天把他的徒弟找到跟前，分爲兩批，浩浩蕩蕩，先先後後，假裝不認識，都到戲院去看戲。再假裝一言不合，打將起來，打得茶壺亂飛，秩序大亂，台上連戲都演不下去。在那個時候，開戲院的都有「老頭子」作後台，否則休想維持得了，眼見台下打成一團，而且大幫人馬勢均力敵，決非普通觀衆打架，戲院老闆聞訊心裏雪亮，便請「老頭子」到場勸說，不料不管你是「大」字輩的老頭子，或者是「禮」字輩的老頭子，誰也喝不住，誰也沒有辦法。有人便建議，不妨找黃金榮來試試看，戲院老闆並不相信

黃金榮有此能耐，但實在無法可想，抱了死馬當作活馬醫的想法，託人把他請來了。

說也奇怪，只見黃金榮上得台上，大喝一聲，台下那兩幫人馬立即偃旗息鼓，鴉雀無聲，聽他安排。從此以後，黃金榮的「大亨」名望，超過了任何人，比全上海任何一個清紅幫的老頭子都「吃價」，（有面子）立刻成了一霸。

作爲黃金榮的門生，蔣介石把這幕當作了終身的座右銘：製造不同派系的矛盾，自己則控制了這個矛盾。

且說陶成章死後，陳英士在江浙一帶少了個對手，孫中山却少了個得力幹部。他悲痛憤怒，一定要陳英士把殺陶兇手抓到，明正典刑。

「你躲一躲，」陳英士跟蔣介石說：「孫中山不知是誰幹的，當然他也不會知道，可是外面有人說你同這件血案有關，萬一傳到孫中山耳朵裏，終不大好。」

「那就避避風頭罷。」蔣介石也有點慌：「上什麼地方呢？」

「反正不能躲在上海，回溪口也不妥，萬一你喝醉酒亂說一陣，真教我担心，你還是到日本去罷。」

「日本？」蔣介石心裏一跳：「那要花多少錢？再說，孫中山同日本人很熟，他……」

「錢不成問題，」陳英士沉吟一會：「除非你自首，孫中山怎樣知道是你把陶成章幹掉了？你又不是個大人物，日本人也不會抓你，像美國人抓我們革命黨一樣。」

「美國人抓我們革命黨？」蔣介石摸不着頭腦：「那是怎麼回事？」

「孫中山自己說的，」陳英士一面數錢一面答道：「那是光緒廿九年的事了，匯文書院（金

陵大學前身)校長福開森幫助清廷秘密捕捉鄭容和章炳麟他們。那還不算稀奇，孫中山自己去美國在華僑當中活動，美國政府不但不援助他，而且在保皇黨的挑動下，把孫中山在舊金山一上岸的木屋裏囚禁過三天。你沒有孫中山這麼大的名氣，保險日本人不會抓你。」

「那我們到底怎麼辦呢？」蔣介石眼望着陳英士手中白花花的銀子：「到底靠日本，還是靠英美？」

「你不用管！」陳英士把銀包往他手裏一塞：「你們年輕人跟着我沒有錯！管他日本也罷，美國也罷，他媽的反正有奶就是娘！可是有一點：我們同袁世凱絕對勢不兩立！你少管閑事，上日本乖乖地躲一陣，可別替我惹事！」

蔣介石謝過陳英士，便在民國元年春天，正當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宣佈共和，在在需用人手的那年，他一個人却東渡日本，避風頭去了。

蔣介石的逃亡生活非常安定，因為沒有人追他，但在情緒上是不安定的，因為美國反對孫中山，要捧袁世凱起來。當時美國的紐約論壇報，和紐約太陽報，都用了十分惡毒的詞句批評中國革命，說中國人「根本不配自己管理自己」、指孫中山是「惡毒的空想家」，說他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理想是「單純的狂想」和「荒謬絕倫」。但大捧袁世凱，說中國「非袁則亡」、「非袁不可」、「非袁不承認」。消息傳到日本，蔣介石有點摸不着頭腦。正是：竟把革命當押寶，未知哪頭有把握？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回上海兼充教練官 垮後台變成馬浪蕩

且說辛亥革命爆發以後，中國出現了兩種政治勢力，公開對立。其一，是孫中山爲代表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反清的革命勢力，另一就是袁世凱繼承滿清的反革命勢力，袁代表着地主和買辦階級。帝國主義者都在動腦筋，企圖在兩者之間，選擇一個對象，用爲繼續侵華的工具。在這期間，爭奪中國最烈的，該算是英、美與日本，在利用中國的手法上，也各有巧妙不同：日本是製造中國混亂，以便混水摸魚，因此對各種對立勢力，同時操縱；英、美則扶持最頑固的代表人物及其政府。

袁世凱的政治活動，主要是依靠英、美，美國尤有急起直追之勢，即以取得對華貸款權利而論，袁世凱死前，就已經有五個中美借款的合同了。民國元年八九月間，孫、袁在北京見面，有過一幕秘密談話，當時孫中山問袁世凱的聯美歷史（即美國利用袁世凱的歷史），袁世凱如此這般地說了一些，使孫即席嗟嘆，謂爲遠謀。所以，美國不但在輿論上打擊孫中山，在外交上，也始終拒絕同他領導的革命陣營，建立任何正式與非正式的外交關係。民前一年（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五日，民國臨時外交代表伍廷芳，即以「十八省中，已有十四省宣佈獨立，擁護共和」的充足理由，要求美國承認共和政府，美政府置之不理。十一月十一日，伍廷芳致電美駐京使館，請它轉達清廷，勸清室退位，美使拒絕轉達。十一月十八日，民軍在湖北辦理外交事務的王正廷，

再向美國駐漢口領事格林 (Rogers S. Greene) 作相同表示，也遭拒絕。不久漢陽失守，民軍請各國駐漢領事調停，以便與北軍進行交涉，或者允許民軍携械退出武昌，又被美國務卿批駁。之後，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七、十九兩日，南京臨時政府外交總長王寵惠先後向美政府請求承認，又兩次碰壁。

在財政上，美國拒絕支持孫中山，自然不在話下。爲了捧出袁世凱，美國駐華公使卡爾洪 (W. J. Calhoun) 正式向國務院建議，要發動第二次「八國聯軍」，平定孫中山的「騷亂」，來替袁世凱「維持秩序」。民國元年二月十三日，隆裕太后授權袁世凱組織政府的第二天，美公使却奉國務院之命通知袁世凱，說中國這才進入了「形成階段」，中國駐美公使今後可以行使職權。美參衆兩院又於同月廿九日通過「慶祝中國共和政府成立」的決議案，國務院也表示歡迎袁世凱「強有力的統治」。

逃亡在日本的蔣介石，那時他閒得無聊，在跟一個日本人學德文。同時替一家叫做「軍聲雜誌」的刊物打打雜。自從知道這些消息以後，知道孫中山在傷腦筋，關於陶成章的案子，時過境遷，大概不再追究了，於是浩然有歸志，想回上海看看，陳英士對「革命」是什麼態度？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在打聽一下政治行情，便在民國二年春回到上海。

可是陳英士也不想重用他，仍舊給他團長名義，但爲了使他多得一份收入，還派他兼任教練官。他再三叮囑：「千萬不要胡言亂語，別讓孫中山知道你跟陶成章案子有關係。錢不夠用，問我拿。」

蔣介石便在上海開始了嫖賭徵逐、花天酒地的生活。那時他的朋友有兩類，一類是陳英士的

姪子陳果夫、張靜江、和戴季陶等交易所的經紀人，經常出入交易所搶搶帽子，撈一把吃喝玩樂的本錢，不過蔣介石本錢有限，「頭寸」又小，只能跟在人家後面跑跑。另一批朋友是他的師父黃金榮，以及張嘯林、杜月笙、虞洽卿等一班人，那威風就大啦：私運軍火、製造偽鈔、販賣人口、逼良爲娼、包運鴉片、開設賭場、綁票暗殺……真是無所不爲。他這兩批朋友雖然一文一武，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依靠洋人的勢力。陳果夫、張靜江他們以江浙財閥爲靠山，給洋人充當掮客；黃金榮、虞洽卿等輩以黑社會組織爲資本，給洋人充當包探，都是巴結洋人，欺侮老百姓的買辦。週旋於這兩批朋友之間，蔣介石這種生活一直過了十年之久。

蔣介石兼任教練官以後，根本沒有功夫，也沒有興趣去做教練工作。爲了應付，頂多一個月出席一次會議什麼的，他自己可進了「交易所」和「黑社會組織」，在充當一個「入伍生」了。

正當那時候，（民國二年）袁世凱陰謀稱帝，江西、安徽、廣東、湖南、四川各省發動討袁，局勢非常混亂。江陰砲台在袁世凱的軍隊手裏，使革命軍受到嚴重的威脅，孫中山認爲一切落伍軍人，只要曉以大義，是可以說服的，要革命黨人多從這方面入手，俾便減少流血，增加革命軍的實力。陳英士於是想到一着棋子，他要派人到江陰去，運動江陰要塞砲台反對袁世凱獨立，但派誰去呢？他捉摸了半天才決定派楊虎出馬，可是又怕不頂事，想起他姪兒陳果夫常在他面前誇獎蔣介石的好處，便把他找來吩咐一番，要他跟着楊虎出發江陰，說服要塞司令。那時楊虎官階比他高，是他的上司。蔣介石明知這是件苦差使，但一想反正有上司楊虎頂着，自己負不了多大責任，於是一起上路。不料到達後不但沒有說服人家，差一點幾乎給袁軍抓住槍斃，楊蔣二人連忙逃命，從蘇北一路討飯奔回上海。不過以後有說起這件事，却只提楊虎而不提蔣介石，

就因爲以後的楊虎，反而變成了蔣介石的部下之故，其實蔣介石這件事倒是件好事，他的確做了一次無名英雄，在他一輩子的行爲中，除了那一次，再也沒有一件事是光明磊落的了。好者說好，壞者說壞，應該提出來對他表揚一番。

正當楊虎、蔣介石從江陰逃回上海那一年，上海北火車站發生了一件兇案，革命領袖宋教仁被袁世凱暗殺了。

革命黨人於是更處於劣勢，蔣介石連每月難得去一次的「教練」也不幹了。袁世凱爲了掩人耳目，命令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廳長應德閔緝兇。袁世凱以爲這個兇手將一輩子「緝」不住，指使槍殺宋教仁的是總統府秘書洪述祖，洪述祖却聽命於代理國務總理內務總長趙秉鈞，而趙秉鈞則是奉袁世凱之命而行。趙、洪兩人把可恥的暗殺佈置得一切順利，兇手也逃了，要把他抓到，實在非常困難。

不料程德全、應德閔二人，絕未想到袁世凱要他們緝兇不過是烟幕而已，他倆人於是假戲真做起來，宋教仁是個革命黨，殺他的兇手爲老百姓所恨，沒多久，那個兇手真的抓住了。而且在兇手家裏，還搜到兇手同趙秉鈞、洪述祖來往的電報以及其他證件。程、應二人一不做二不休，把那些證件也同時予以公佈，袁世凱於是大感狼狽，幾乎下不了台，羞怒之下，進一步毒死了趙秉鈞，洪述祖最後也就地正法。

這件事情使蔣介石涼了半截，原來見不得人的暗殺玩意兒，內中還包括這許多文章，明明是袁世凱殺人，但還要假裝緝兇；趙、洪二人明明是奉命殺人，但到頭來却不得善終，死於老袁之手。這樣說起來，萬一陳英士要殺蔣以滅絕陶成章案的活口，那他不就完了麼？蔣介石越想越害

怕，躲在堂子裏不敢露面。但對於暗殺這一套玩意兒，倒增加了不少經驗；而陳英士竟然沒有毒死他滅口，當然對他感到無限感激，於是對他的姪子果夫、立夫，便像兄弟似的親密，這是後話，表過不提。

面對着袁世凱的稱帝陰謀，配合上贛、粵、湘、皖、川各地的討袁運動，陳英士被推為駐滬討袁軍總司令。七月廿八日晚間，蔣介石奉命進攻江南製造局，可是這位團長兼教官並沒有一舉而攻克之，相反的給袁軍殺得棄甲曳兵，落荒而走。

緊接着，南京給袁軍攻下，二次革命宣告失敗。袁世凱迫國會選他做正式大總統，解散國民黨，大興黨獄，革命黨人紛紛逃亡，大部份到了日本。日本是蔣介石舊遊之地，他也跟着到了日本，期間又從東京回到溪口住了一陣，鬱鬱不得志。民國三年回到上海，那時孫中山組織中華革命黨，號召逃亡同志歸來，蔣介石正徬徨於十字街口，一個最大的消息傳來：歐戰爆發！大戰開始不久，日本以德國佔據青島為藉口，攻畧山東。美國即慫恿袁世凱向日本提議限制戰區，大為日本所反對，後來英法等国又示意中國參戰，日本仍多方攔阻，它生怕中國因參戰捲入國際活動，影響了它的侵畧。美國乘機大做軍火生意，直到一九一七年二月才宣佈加入這場混戰，同時希望把中國捲入大屠殺的血泊之中，使中國統治者取得戰後發言權的代價，作為幫同美國抵抗日本的幫手。雖然做法與日本不同，但動機完全一樣。袁世凱垮台以後，他所代表的各種黑暗勢力並未消除，日本很快利用了「北洋正統」的段祺瑞，美國則以繼承總統位子的黎元洪為對象。在一個短時間內，美國和日本在中國的鬥爭，又表現為黎元洪與段祺瑞的鬥爭，所有張勳「復辟」以及中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都是這個鬥爭的產物，其詳細情形因與本文無關，畧過不提。

且說蔣介石在這期間，大部份時間在上海做馬浪蕩（無所事事的意思），但他真的沒有事幹麼？那也不見得。

四十年以前的上海，不但目前在上海的中年人講不出來，在下那時雖已是個十五歲的大孩子，但時過境遷，上海究竟「壞」到如何地步，不能够一樁樁，一件件，為讀者細說分明了。不過這環境對於蔣介石的處世之道來說，套一句時髦話，倒有其「決定性」影響的，在下應該搜索枯腸，把那時候光怪陸離的十里洋場，來一個「X光」透視，從而也透視了蔣介石。

却說蔣介石是清幫中人，（清幫後訛稱為青幫，洪門被稱為紅幫。）清幫有一套切口（暗語）叫做「海底」，幫中人必須謹記爛熟。因為他們在本碼頭，同門中人誰都認識，當然用不着這玩意兒，但如果外出，便可用上了。對於這個吃飯本錢蔣介石真是背得滾瓜爛熟，給他馬浪蕩的生活解決了不少困難。原來開碼頭（從甲地到乙地）時欲得幫中人的援助，「盤海底」就是第一步手續，就像考職員先問姓名籍貫一樣。如果問答有了錯誤，非但事與願違，對方還會懷疑來者是個假冒門檻的「空子」（幫外人），那就事態嚴重，准教你吃一個三刀六洞。凡正式幫中人到達外碼頭，當然不知道誰是碼頭中人，又不便到處打聽，於是便到茶館裏坐下，只消將碗蓋取下，敲在碗的左面，蓋頂向外，盤底朝裏。如在酒店，只消將筷子橫放在酒杯外面，這叫做「掛牌」。「牌」既掛出，幫中人一見便會上前招呼，問道：「老大，（幫內尊稱）你可有門檻？」掛牌人必須恭恭敬敬起立回答：「不敢！是佔祖爺光靈。」那人再問：「貴前人是那一立？貴幫是什麼幫？」答：「在家子不敢言父，出外徒不敢言師，敝家姓陳名上江下山，是江淮四幫。」問到這裏，已知是「自家人」了。

對方又要問道：「老大頂那個字？」掛牌人如果是個「大」字輩，便答：「頭頂二十世，身背二十一世，腳踏二十二世。」至此雙方歸座。再問貴前人佔那一碼頭？現在那一碼頭？便照直說明。然後再將三幫九代報出。三幫是江淮四、嘉海衛、新五六；九代是自身前人和引見師傅道的三代。

到這裏，對方便須替掛牌人會鈔，還要招待食宿，給他零用川資，不過只限三天，第四天就不再招待了。

至於掛牌人還問人家，因賓主地位不同，就稍有改變。如問人家字輩，不能說「老大領那個字？」而須說「請教老大燒那路香？」答語也不說第幾世，而改爲「頭頂幾路香，腳踏幾路香，手燒幾路香」了。

還有一種尋釁的盤海底，譬如甲乙兩人同是清幫門檻，爲了女人或者錢財什麼的，大家過不去，欲待尋仇覓恨，可是又沒有機會。於是在相遇時借「盤海底」來一個「開場白」。譬如在茶樓酒肆兩人見了面，甲便上前問道：「敢問老大，貴幫有多少船？」乙聽了明知來者不善，但自己也不肯屈服，便答道：「一千九百九十支！」甲知道乙不肯領教，再問道：「貴幫船是什麼旗號？」乙答：「進京百脚旗，出京杏黃旗，初一十五龍鳳旗，船首四方大纛旗，船尾八面威風旗。」甲再問：「船有多少板？多少釘？」答：「板有七十二，謹按地斂數；釘有三十六，謹按天罡數。」甲開始冒火，追問道：「有釘無眼是什麼板？有眼無釘是什麼板？」乙答：「有釘無眼是跳板，有眼無釘是繃板。」甲不甘休，再問：「天上多少星？」乙答：「三萬六千星！」甲追問：「身有一條筋！」乙答：「剝掉皮膚尋！」甲再問：「一刀幾個洞？」乙到此必然大怒：

「一刀兩個洞，你有幾顆心？借來下酒吞，拳頭上來領！」

到此，也是甲乙二人，便打起來也！

萬一乙方自知不敵，抱定不吃眼前虧主意，甘願暫時屈服，那麼也可以求情討饒。如甲步步進逼，乙便起立，口稱：「不敢！兄弟初到貴地，一切全靠諸老大包容。兄弟或有脫節之處，請老大訴知敝家師。朝廷有法，江湖有禮，光棍不作虧心事，天下難藏十尺身。該責便責，該打便打，你我都是自家人，請老大息怒。直可以截，短可以接，兄弟初來漫到，老大先買一碗來奉敬老大！」說到這裏，便叫堂倌（伙計）泡上一碗鑲紅茶，雙手遞將過去：「待兄弟去請敝前人下老哥的氣。」這種做法叫做「打照呼」，若是甲還要苦苦相逼，在旁的幫中人，就要不答應了。上述不過是「海底」的一部份，在下非門檻中人，自難記得完整，比不上蔣姓「兄弟」，他可把海底比「步兵操典」還背得熟哩！正是，出外靠海底，不愁沒飯吃。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開香堂五花八門 吃硬飯三刀六洞

書接上回，在下交代蔣介石自民國二年陳英士垮台以後，足足放蕩了十年。期內他在上海混得最久，同時因為他是清幫中人，着實叨不少好處。開碼頭就是其中一例，不過開碼頭這個名詞，在這裏並不能當作強盜解釋。因為清幫到處碼頭上都有，並且有招待同幫的規矩，故幫中人到了不得已時，便到各處去走動，每到一處，「掛牌」一番，非但食宿不愁。臨走還有一筆繁川可以到手。這麼着，連走幾個碼頭，白花幾百塊大洋算是賺定的了。而開碼頭這玩意兒，也成了清幫徒的一項職業。

說起清幫徒的「職業」，港九「三合會」之類不能望其項背。清幫之中男女兼收，生活各各不同，但不外乎「軟相」「硬相」兩種。軟相之中又分爲「架相」「吃相」兩門，凡是做軟相的，即使失風下獄，也不致於被判死罪，故軟相又名「文差使」。

「架相」也者，就是引誘一班富紳巨賈子弟，先引誘他們入幫，然後帶他們到各處碼頭，與自家人會面，這個叫做「捧場面」。進一步，再用種種手段誘惑他們，使他們見到首領「身價」之高、「派頭」之大，起了羨慕之心，便乘機從重他們講堂收徒，使有錢人家的子弟，到頭來傾家蕩產而無怨，但那些吃架相飯的人，便可以大大地撈一筆了。

不但此也，吃架相飯還有下列幾種：拐賣小孩叫做「販石子」；販賣私鹽叫做「走沙子」；

販賣婦女叫做「開條子」；幹王六賭騙局的叫做「賭軟把」；之外還包括「開碼頭」。

表過「架相」，且說「吃相」：吃相這一門最普通的是「開門口」和「開香堂」兩種。凡是拐賣婦女，逼良爲娼，開設野雞堂子或是花烟間，這就名之曰「開門口」。

提到「開香堂」，那就話兒長了，且聽在下慢慢道來。

原來清幫的創立，還有一段神話。事屬無稽，看官們當然不會相信，姑且當作茶餘酒後的談助罷。據蔣介石的「清幫同志」說：前清乾隆年間，「苗蠻造反」，其時兵革初止，將士疲憊，再者「苗蠻」地僻人多，簡直沒有辦法可以征服。清廷便張掛皇榜，招覓能人前往「平蠻」，就有僧人羅祖揭了榜文，竟憑三寸之舌，把「苗蠻」說退，皇帝龍顏大悅，要賜羅祖封號，但羅祖不受，仍舊在邊陲破廟中打坐。於是就有翁、錢、潘三個結義兄弟聞訊前往邊疆，要拜羅祖爲師，羅祖不勝其煩，便悄悄地避居江南。那三個人直追到杭州武陵門外一座山前，才見他側身走進一個山洞。三人想跟蹤而入，可是說也奇怪，那山洞狹小異常，無法入內，至於羅祖如何進得去，把他們三個弄得如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於是相約廝守在洞外跪拜祈禱。

不久，忽地有一個小童出來傳話道：「你們既爲求道而來，今奉羅祖法諭，須跪到紅雪齊腰，茅根入膝，方有師徒之分。」在這個「神話」之中，那三人居然在洞外長跪，好幾天不飲不食。恰巧隆冬大雪，深可齊腰，地面的茅根和石子，也漸漸嵌入膝蓋中去，血流不止，竟把身旁的白雪染紅了。不用說，故事至此，羅祖也就收徒了。那三人便在山中學道，數月後羅祖命他們入京求取功名。三人到得京都，屈指一算竟已過了三十多年。清廷那時正想把陸地運糧改從運河輸送，遍貼黃榜，招聘運糧的人，他們便去揭了榜文，承辦下來，並且准許他們各招徒一千三百

廿六名，共帶糧船一千九百九十隻半。他們收徒是奉了欽命的，立下總幫，稱爲江淮四幫，因爲他們甘心幫助清廷，就稱清幫，後來以訛傳訛，却變成青幫了。其他有一些在下已經交代過，不再贅述。青幫起始時的荒唐掌故，大概如此，拆穿西洋鏡來說，清幫所以要編這一套，拾出一個「羅祖」來，無非爲了替清廷効忠，欺壓善良作一個幌子而已。

對於運糧立功的翁錢潘三人，清廷當然予以重用，非但可以公開收徒，而且也照軍功之例，得受武職。那三人就公立一堂，名叫潘安堂。各自收徒，分爲三房。翁是大房，潘是二房，錢是三房。入幫的人如拜姓翁的就算大房子孫，界限分明，不能相混。他們又奉羅祖爲祖師，訂下了「三堂」：翁佑堂、潘安堂、和錢保堂；「六部」，引見部、傳道部、掌布部、用印部、司禮部和監察部；「二十四字輩」：圓明心理、大通悟覺、普門開放、萬象依歸、羅祖真傳、佛法玄妙，每一輩用一字，和「族譜」相仿。迄目前爲止，圓明心理四輩已無人了，卽是身背二十一代的大字輩也剩下沒有幾個。（圓字輩之前還有十六輩分，今已失傳，合計換到「大」字是廿一代）傳到覺字爲止，普字輩還不多見。至於「十大幫規」，是：①不准欺師滅祖，②不准擾亂幫規，③不准藐視前人，④不准江湖亂道（洩露秘密），⑤不准扒灰放籠，⑥不准引水帶線，⑦不准奸盜邪淫，⑧須有福同享，⑨須有難同當，⑩須仁義禮智信。違者斬首，概不容情云云。

表過清幫的歷史和一般情形，言歸正傳。開香堂場面的戲劇化至於頂點。一個「老頭子」開香堂，至少收徒百十來名，每人拜師金以十元計，百人就有一千元（三十多年前的銀洋），遺筆款子由老頭子「袋袋平安」，其餘開香堂時飲食雜用等費，每人要負擔五、六元。列位看官，在難以數計的清幫中人間，只有蔣介石一個人，他當年所花的十幾塊錢，算是投資最少，而獲利最

多的人了！

清幫中人收徒，必須大開香堂，這是他們唯一的隆重典禮。而徒弟中出了個蔣介石，雖然清幫在之後並未變成「國幫」，清幫弟兄絕大多數也沒有沾他的光，但無論如何，不能不算是中國黑社會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紀錄了。

清幫徒弟中，又有兩個與眾不同的徒弟，是某一個老頭子初次和末次開香堂時，所收的第一個與最末一個人，這兩人叫做「開山門徒弟」與「關山門徒弟」，真是非同小可，可以代替老頭子執行各事事務，權力甚大。入幫的程序是：凡是「空子」（幫外人）想進門檻，必須先行覺得幫中人帶領，開明履歷，經引見師批准之後，再備了正式帖子去拜師。帖面上寫明「信守」二字，內面「敬拜某某老師門下」，（老師之名要抬頭）下面寫「自心情願」字樣。在師父名字之旁，要寫三代姓氏，末後署名某字輩門生某某謹具，旁邊寫「引見師某某押」，傳道師某某押，這三項好有一比，比作當年田契紙上的賣主與中保的具名一般，鄭重其事，可見一斑了。

開香堂地點大致都在僻靜的廟宇中，事先必須稟明老頭子，正中供定錢錢潘三位「主爺」的神位，（幫中稱師祖爲主爺）在上面掛起羅祖像，各點香燭一付，桌下又點五支香，兩頭都用紅紙包着，叫做包頭香。廟門外又設「陳四主爺神位」，也點一付香燭。「陳四」也者，據說是第一個進門檻的人，因爲犯了幫規，逐出山門，後人見他入幫最早，所以在開香堂時順水人情，給他一付香燭，但又因此公業已被逐，已非幫內之人，所以把他的神位設在山門之外。

開香堂大典時，凡是老頭子的前人，和一般同參兄弟，都要到場，名叫「趕香堂」。趕香堂的越多，老頭子面子越大。萬一開香堂時沒有人趕香堂，那個老頭子就倒了楣，不但人家瞧他不

起，連徒弟也見不得人了。

却說香堂中佈置妥當，候補的人挨次進入，便傳命緊閉山門。老頭子居中坐定，趕香堂的人分立兩旁。然後由引見師引領各「空子」到羅祖和翁潘錢三老爺神案前，各磕三個頭，才到老頭子面前也磕三個頭，再向六部各「部長」師父前同樣磕頭，同時在趕香堂的各人之前，也得磕上三個頭。總而言之，是逢人就磕頭好了，如果老頭子面子大，那趕香堂的人千百成羣，有些新徒弟竟磕過兩三千個頭的。磕這麼多的頭如果不暈倒者，這個徒弟的「道行」之深，也真堪驚人，但蔣介石當年磕過多少頭，清幫中人，已不復記憶矣。

徒弟們磕頭之後，引見師便命他們在簷下排成長龍。司香的執事就把桌下的包頭香劃開，分給衆人，拿在手裏，贊禮的人便高呼下跪，大家便黑壓壓跪了一地。這當兒另有執事端着一盆清水，要每一個人呷一口，叫做「淨口」。淨完口，老頭子便在上面厲聲問道：「你們是自願入幫，還是有人教你們入幫？」「入幫並沒有什麼好處，你們知道嗎？」「十大幫規要遵守，知道嗎？」等等。衆人便在下齊聲答道：「入幫自心情願，甘受約束，誓守幫規」等語，老頭子便再諄諄訓誨一番，在末尾說道：「如果違犯幫規，定須家法從事，辦得到麼？」衆徒弟也一一答應。之後，便由傳道師給各人分發一本小摺子，上面寫着三幫九代的名稱，以及各種「海底」盤答方法，這是他們幫中最重要的東西，徒弟們必須秘密珍藏，不能讓門外人閱看。至此，儀式也就完成了，衆人再向祖爺、老頭子各磕三個頭，分班侍立兩旁，老頭子便安排筵席，和趕香堂的各前人各兄弟，歡呼暢飲，趕香堂的人也要向老頭子道喜，然後入席。這一頓大擦，概由新進門檻的徒弟分攤，經此一場「演出」，「空子」也就變成幫中人了。

除了開香堂等花樣，另外還有收陋規和包討債等，也稱爲「吃相」，都是屬於「軟相」這一門的。

說到「硬相」，那真是三刀六洞，不離敲詐竊盜，擄人勒贖等這一套，因爲真刀真槍，萬一落網以後還可能被判砍頭，所以這個叫做「武差使」，然而比起它的「兄弟幫」紅幫來，清幫的「武差使」就差得遠了。可是清幫有一個特點，由於它有很多女徒弟，便另闢蹊徑，着重在以色列爲餌的騙局上。這些拿女爲餌的騙局，擇要言之，有拆梢、放白鴿、帶線行劫等幾種。所謂拆梢，包括「倒脫靴」、「仙人跳」這幾種玩意。放白鴿也者，是先和有錢的人結識，一旦同居，便席捲所有，私逃而去。「帶線行劫」却是件頗費功夫的勾當，也最難使人看破。她們調查了一些富戶之後，便在附近的薦頭行（薦人館）中報名坐等，逢到富戶人家僱女傭，便可以乘虛而入。如果那家人家「外強中乾」，她可以推辭不幹，藉故離去，仍舊回到薦人館中。一旦真的進入富家，第一步先看清出入門路，然後調查珍珠寶貝黃金白銀儲藏所在，把這些調查結果統統通知同黨，這叫做「獻地圖」，地圖一經獻出，不出三天五天，這家人家一定遭遇盜劫，而且遭批明火執仗的強盜，對這家人家的情形瞭如指掌，搶東西如探囊取物。

除了利用幫會力量，蔣介石從清幫中還學會了利用女人，數十年來，只要「賠了夫人不折兵」，他都無所謂了。

清幫能流傳數百年，主要是由於當時的環境適合他們成長，各級統治者甚至不少是幫會中人，但組織之精密，又構成了清幫歷久始衰的另一因素。

清幫中人最重「義氣」二字，「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成爲他們的金科玉律。任何碼頭都有一

自家人」，外來徒衆得以享用食宿盤川，腰無分文而到處可以不愁凍餒。如果碰到困難，無法解決，也可以請老頭子或先輩出面，一盅兩件，安然了事，這些都是便宜之處。萬一違背幫規，輕則「家法」對付，重則三刀六洞，秘密處死。那「家法」就是糧船上的舵柄，同「軍棍」差不多，打人極爲厲害，較「笞條」尤爲過之。有此軟、硬功夫，所以「空子」一入清幫，這一輩子甚難擺脫。

清幫的特點，就是有一副「義氣」的假面具，拍拍胸脯，便使人家甘心受他束縛，所以幫規中說要「仁義禮智信」。但從他們的所作所爲看來：做扒手、當對買賊（高買）、販豬仔（招集華工，販往歐美荒遠的地方充當苦工）、開條子（拐婦女）、販石子（拐賣小孩，又名淘砂子）混淘砂子（藏匿小孩，變相綁票）、冒名募捐、放印子錢（高利貸）開設各種各樣的賭檔、拆梢（又稱講斤頭，以色爲餌）、硬詐（又名裝準頭，平地起風波，硬要錢）、硬借（即擺丹老）、吃講茶、尋霸（逢年逢節向賭場、烟格等要錢）、拔人（類似綁票）、包開銷（店舖新張，老頭子代派酒錢）、倒棺材（用天地人和四張牌九騙人）三張撲克牌（同上）、男拆白、女拆白，以至殺人越貨，無所不爲。——如上所述，「仁義禮智信」一語，不知究何所指了。

虛張聲勢，裝腔嚇人；翻臉無情，栽賊害人；賣身投靠，仗勢凌人；不分皂白，胡亂殺人；這些都是這些流氓的特點，而這些流氓，却儼然以「江湖義俠」作比擬。孰不知封建社會中的所謂江湖義俠，却是講信用，打抱不平，與流氓完全不同。但封建統治階級常把兩者混淆起來，把反抗統治階級的叫做流氓地痞，把爲統治階級利用的稱做俠客義士，實際上恰巧相反。

列位看官，在下不敢誇耀熟悉當年上海流氓內幕，拉拉扯扯一大堆，無非介紹蔣介石當年在

其中打滾，練出了一手「好功夫」。衆所週知，「上海三閩人」是蔣的「老友記」，這幾個流氓頭子都靠着黑社會的勢力，成爲江浙財閥的人物。這種流氓組織是各帝國主義者在上海的經濟統治的支柱，同時又是政治的支柱，蔣介石經過他師父、「兄弟」的傳授，領畧了各種冒險的秘訣，而所有這種流氓組織及其活動的各種特點，也都由蔣所代表的大封建奴隸主義，與大洋行買辦的政治事業，集中表現出來。正是：有禍幾人享，有難億人當，「仁義禮智信」，簡直是荒唐！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寄人籬下飽受排擠 證券交易大搶帽子

話分兩頭，且說自從「楊梅都督」陳英士垮台後，樹倒猢猻散，蔣介石就在上海徹底做了個放蕩的人。叨光「上海三閩人」和幫會的勢力，倒也不愁吃穿。偶然興起，或者想打一仗「名震天下」，間也參加軍隊，可是他的軍隊紀律實在太壞，爲了酒色財氣，往往還沒有打到（不是打倒）敵人，自己內部却先打起來了。例如在民國五年，蔣奉命攻打江陰要塞，內部忽然叛變，殺得個狼狽而逃。同年有兩件事對他很有關係，一件是陳英士被刺，使蔣介石大爲傷心，也大爲灰心。另一件倒是椿喜事，十月六日那天，戴季陶在日本的姘婦生了個兒子，到後來這個混血兒便由蔣介石收養下來，取名「緯國」，這事情知道的人太多，表過不提。

且說民國七年間，蔣介石開碼頭開到廣東、福建。當過陳炯明和許崇智的幕僚和營長，後調參謀，也當過福建長樂縣的縣太爺；這都是當年粵軍的系統，他不是廣東人，滲不進去，升不起來，鬱鬱不得志。他所帶的隊伍又到處姦淫燒殺，雞犬不寧，可是老百姓的反感對他倒無所謂，粵軍系統內的排擠却使他憤恨莫名。有一次隨陳炯明部隊駐軍福州附近，他受不了這擠軋的冤氣，一個人跑到鼓山湧泉寺，住了一個多月，找到一個石匠，刻了塊「其介如石」的石碑，表達了他憤懣的心情；寄附粵軍籬下，一朝得志，必報此仇！「江浙意識」在這時深深地生了根。

打仗既不行，蔣介石浩然有歸志，回到上海以後，索性棄軍從商。聽說上海證券交易所經紀

人這門行當，非常吃香，便正式參加進去，報行情、寫行情、權充經紀人的助手。他這個飯碗是由徐青甫介紹的，所以蔣稱徐爲老師，其出典在此。不過當年的交易所，其設備與香港「海派」的什麼什麼金號比較起來，就差得遠了。舒舒服服的沙發固然沒有，汽水、咖啡、西餅、紙烟更談不上，冷氣電爐當更不用提，看官試想，香港炒金用的是「劃線小姐」，而當年蔣介石却在做「劃線先生」，難怪他「得發」以後，不准人家提到這回事了。

閒話少說，言歸正傳，蔣介石在上海跟着陳果夫、張靜江、戴季陶等人，在交易所「搶帽子」，嫖賭倒也不愁。「搶帽子」是個什麼玩意兒呢？原來「交易所」是個不費什麼本錢的買賣，看價格要漲，便先買進，再賣出；看價格要跌，便先賣出，再補進。看準了賺到漲跌的差額，萬一看錯，也不過蝕去了差額。不漲不跌，則貼去了交易所的手續費，買賣當場了結，不能拖到第二天。這種買賣，在交易所中，術語就叫做「搶帽子」。當時同蔣介石一起做交易所經紀這行「買賣」的，有張靜江、張弁羣兩堂兄弟，（張弁羣是張乃燕的父親）周佩箴、孫棣三、朱孔陽等，這些人是江浙的富豪。戴季陶、陳果夫同蔣另成一格，本錢甚少。此外尚有吳嘉謨、吳潔忱、王子新、王子恒、邱成鐸、張望徵等。因爲蔣介石本錢最少，有點不好意思，便記了一個假名叫做「蔣偉」。在這些有錢的朋友中間，尤其是在年齡較大的富豪面前，完全是以一個伙計的姿態出現的，見風駛舵，鑿貌辨色，甚至有一點清幫門中徒弟伺候老頭子的格式。譬如他們正在打麻將，其中有一個想解手，或者想起了一件什麼事要去，便向一旁站立的蔣介石叫道：

「阿偉，來替我！」那個被叫做「阿偉」的便一臉笑「奉命出戰」。等到人家回到牌局：

「阿偉！好哉！」（「好哉」意即「好啦！」在此作終結之意）

那個被叫做阿偉的，便恭恭敬敬起立，回到一旁作壁上觀，招呼烟茶點心，揩臉毛巾去也。直到民國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蔣介石連年大搶帽子，除了嫖賭所費，居然還剩了幾個錢。同時他長袖善舞，擅出主意，在交易所已經頗有地位了。於是在上海進行的商業投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套句老話來說，該說是「大展宏圖」的。

這裏是一張當年蔣介石他們的「恒泰號」合同原文：

「立合同契約

吳儂記 吳子記 吳吉記 孫棣記 王慎記 蔣偉記 小恒記 王樸記 吟香記 陳明記
邱成記 劉儼記 朱守記 張弁記 張瑩記 張靜記 張秉記

今因 意旨相同集合資本經營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之經紀人事緣立此契約以資信守議定條件如左：

一、牌號定名為恒泰號，經紀人由張秉三君出名。

一、營業範圍暫以代客買賣各種證券及棉紗二項為限。

一、資本總額計上海通用銀幣三萬五千元每股一千元。

一、占股數目計卅五股，吳儂記一股、吳子記三股、吳吉記一股、孫棣記二股、王慎記一股、王樸記一股、蔣偉記四股、小恒記二股、吟香記一股、陳明記一股、邱成記一股、劉儼記三股、朱守記一股、張靜記五股、張瑩記三股、張秉記四股。

一、本號股分得以現款七成有價證券三成充之，有價證券之種類及價格標準均照交易所規定之代用品為限。

一、本號股本現款以長年一分計息每於常會時分送各股東其餘有價證券利息由本號代收交還於各股東。

一、本號各股東不得以恒泰號之資本經營其他事業。

一、本號推定張秉三君爲經理。

一、本號辦事人員除代客經手買賣外自身不得做分文之買賣並經營其他類似之事業。

一、每年開股東會二次定陽曆一月十日七月十日由經理人召集之。

一、本號遇有擴充營業添加股本時應由經理人召集全體股東開臨時會議決定之。

一、各股東得委任代表出席於股東會議以持有股東之委託書爲限。

一、股東中如無意營業欲將所佔股份出讓時應儘先讓渡與原有各股東否則其受讓者須得全體

股東在半數以上之同意。

一、營業之盈虧按股勻派之。

一、營業損及資本總額之半數時應由經理人召集全體股東會議如欲繼續營業當加足資本之原

額。

一、營業之純益金每遇常會期作百份分派以二十分爲公積金以十份爲全體辦事人酬勞金以十

份爲經理人酬勞金餘數按股勻派。

一、前項公積金每二年分派一次總計十成開派股東及全體辦事人各得五成但辦事中途休業者

不得享受公積金之權利。

一、股東繳納資本時應有經理人出具收據載明現款數目及有價證券之種類數目股東如欲掉換

他種憑券時須將收據交納更換新據。

一、此契約成立於上海租界一式十八紙各執一紙外其他一紙保存於恒泰號內。

中華民國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立合同

吳儂記（印） 吳子記（印） 吳吉記（印） 孫棣記（印） 蔣偉記中正 王樸記（印）

小恒記（印） 王慎記（印） 吟香記（印） 陳明記（印） 邱成記（印） 劉儼記（印）

朱守記（印） 張弁記（印） 張靜記（印） 張瑩記（印） 張秉記（印）

在這些股東中，蔣偉記就是蔣介石，當時簽字是「中正」二字，只有他一個人特別，沒有蓋圖章，其餘股東一概有章。小恒記是戴季陶的化名，陳明記即陳果夫，吟香記即周佩箴，張靜記就是張靜江，張弁記是張弁葦，朱守記是朱孔陽，吳子記即吳家謨，吳吉記是吳潔忱，孫棣記是孫棣三，王樸記是王子新，王慎記即王子恒，邱成記即邱成鐸，張瑩記是張望徵。股東中以張家叔姪兄弟佔最多，共計十三股，佔全部資本三分之一強。「恒泰號」的大股東是張靜江，在下已經表過。原來張靜江不但在上海交易所中是個有名的投機家，而且是早期革命的投資家。他酷愛古董，同時也是個富裕的古玩商。不過這個古「玩」商還「玩」人，首先是資助陳英士，陳英士垮台後，蔣介石便取他的地位而代之，張靜江像撫摩一件古董似的撫摸着蔣介石的肩膀：

「阿偉，英士死了，這真是可惜！我滿望他將來飛黃騰達，朋友們也可以叨點光彩，唉！人死不能復生，你受他招呼最久，也不必過份傷感啦！你我都是英士的知己，我們可以繼續合作，我看你文武都來得，也見過世面，目前雖然不大順利，將來那豈可限量？怎麼樣？我們合作！」

「謝謝！」蔣介石緊皺雙眉，作傷感狀：「沒想到英士先生會這樣子，我非給他報仇不可！」

將來一旦出頭，我要替他造一個紀念塔，並且把他的名字做一條路名。」

「你有志氣，」張靜江掏出一個摺子，往蔣介石手裏一塞：「這是三千塊錢，你用來開開利市，將來得發，可不要忘記我們這班老朋友哪，哈哈！」

「不敢！不敢！」蔣介石滿心歡喜：「將來如有所成，莫非張先生所賜，我絕對忘不了！」他就拿這筆錢到交易所去做投機生意。得心應手，不到一年，居然剩了些錢。一方面投資「恒泰號」，一方面沉淪於嫖賭徵逐，天昏地黑，同一個長三堂子裏的「小大姐」名叫「阿寶」的打得火熱。蔣介石的結髮妻子毛氏當時曾在上海住過一陣，蔣變成濶佬之後，便把她趕回老家溪口去了。蔣的母親把媳婦送到上海具有深意，希望三發子能够養一個「真正的」孫子出來。不料毛氏不但沒有生得半個兒子，而且經常挨她的丈夫耳刮子。民國十六年間，據蔣經國給他母親（毛氏）的信上說道：

「他（指蔣介石，下同）只顧自己在外嫖賭吃着，不顧家裏妻兒饑寒。你（指毛氏）規勸他，得到的回答是非罵即打，我親眼看見你在樓梯上端被他一脚踢下，從樓上滾到樓下，跌得不省人事，他却揚長而去，可見他是殘忍沒有人性的，是典型的下流流氓！」

列位看官，此信是蔣經國當年親自寫的，絕不致「響壁虛造」。當年蔣介石所以如此，一來毛氏是鄉下女子，俗稱「黃臉婆」，在十里洋場「帶不出去」；而在秦樓楚館所碰到的，儘是些花枝招展，妖妖嬌嬌的娘兒們，蔣介石錢來得容易，玩女人也非常容易，於是把結髮妻當作眼中釘，可是這幾年花天酒地的日子不打緊，蔣介石上得山多終遇虎，他從此得了深入骨髓的梅毒，再同宋美齡結婚以後，更是「相得益彰」了。正是：十里洋場去淘金，十載放浪一身病。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逛審子指點門徑 長大瘡舉步維艱

書接上回，且說蔣介石十年放浪的生活中，摸熟了上海各種各樣的妓院門戶。自從洋槍大砲打開了中國的海禁，上海以孤塚荒郊，一變而為繁華之地，香迷十里，麗門六朝。楊柳靡靡，送出笙歌一派，枇杷門巷，圍來粉黛三千。比起北地煙花，秦淮風月，倒也別創一格。蔣介石回滬以後，跟着那一幫「搶帽子」朋友東轉西逛，張靜江、戴季陶等識途老馬，當然是義不容辭，充當嚮導。張靜江那時光正喪偶而無子，跛着一條腿，支着根手杖，整日價往裏鑽，他又是個古玩商，對於一些掌故，說來都有一套，只聽他向蔣介石感喟說道：

「嘉慶道光年間，上海還沒有妓女蹤跡，但在黃浦江中，巨舶游弋其間，明牕淨几，錦榻銀瓶，陳設非常華麗，猶似秦淮畫舫。之後捨舟登陸，集中在城裏虹橋，銀燈珠箔，比院笙歌，好不熱鬧！可是她們門戶之見甚深，蘇常兩幫如同冰炭，後來又滲入了揚州幫。於是有一些自以為身價甚高的老鴿，便搬到魚行橋南唐家弄，表示不跟她們『同流合污』。但不久南唐家弄又熱鬧起來，再搬到梅宣使弄。同治光緒年間，書寓集中在沈香閣一帶；長三妓院集中在四馬路東西蕃芳里；么二妓院集中在四馬路萃秀里。後來長三堂子再往西遷，從四馬路跑到馬廳，五馬路百花里、石路上的普慶里、同慶里，六馬路的吉慶坊、同春坊以及東西畫錦里等好幾個地方。四馬路西段俗稱胡家閘，那就更多。」張靜江不禁唏噓：「全變啦，那些地方都已改建，時髦人們後

來都到小花園、民和里、新樂會、三元坊、羣玉芳這些地方。清和坊在浙江路四馬路，新清和在五馬路湖北路，現在可又撤啦，花底滄桑，使我們這些前度劉郎，不禁有陵谷變遷之感了。」

「你恐怕還不清楚。」戴季陶不甘示弱，也向蔣介石拿出一套經驗之談：「走碼頭比不上你老弟，逛窯子我可見得多，除了雉妓煙女之外，你知道妓院的等級麼？」

「我只是胡跑一氣。」蔣介石乾笑笑：「倒要請老兄指教。」

「上海娼門分四種。」戴季陶伸出四根手指：「書寓是超等，姑娘如果不懂彈唱，不善說白，就不能列爲書寓，這一門的祖宗是朱素蘭。其次是長三，姑娘能唱的大約六七成，但都不會說白，門口只能夠寫上『某某寓』，不能自稱書寓。至於什麼叫長三呢？因爲陪酒收三元，夜度也收三元，於是叫做長三，但目前的長三都已改稱書寓，真正的書寓幾乎淘汰乾淨了。第三種是『二三』，陪酒收三元，夜度也收三元，它的等級介乎長三與公二之間，可是它的制度已經改變，與長三完全不同，『二三』之名，今天知道的人很少了。第四等是公二，裝濕乾（打茶圍之意）收一元，陪酒兩塊錢，所以叫做公二。」

「啊！」蔣介石聽見出神，跟着他們便跑。當年在上海作冶遊，叫堂差該是「初步手續」。但在蔣介石那個時候，沒有叫堂差這個名堂。必須在書場點戲，或者經過熟客介紹，才能結識，那時光的書場風氣甚盛，猶似若干年前遊戲場裏的羣芳會唱。其中以四馬路的「小廣寒」最爲著名。

蔣介石初到小廣寒，身上沒幾個錢，但張靜江、戴季陶、陳果夫他們搖搖擺擺，派頭一絡；他跟在背後，也就一步三搖，上得樓梯，揀個位子坐下，只聽得張靜江不耐煩：「幾個宿貨，唱

又唱得壞，長又長得醜，明明已經是時候，怎麼幾個名角還不來？」

「靜老。」戴季陶問道：「你是個老內行，娘兒們也就同古董差不多，哪裏有點痣，哪裏有塊斑，靜老可不可以開列名單，讓我們小兄弟有所選擇麼？」

大家正在哄笑，陳果夫指指樓窗下：「瞧，那一乘轎子是誰來啦？」衆人聞聲齊把腦袋探出窗外，只見一個雛妓下得轎來，纖纖十指往龜奴雙肩一搭，那龜奴把她往背上一揹，拾級如飛，一瞬眼便到了樓上，引起茶客們一陣私議。張靜江皺皺眉道：「小把戲，過不了癮，名角還不來，我們這一趟真費了功夫。」

「老爺！」茶房在一旁聽到，便把毛巾往肩上一甩，推一推瓜皮帽，堆下一臉笑道：「老爺要找誰？」

「不必了。」張靜江大刺刺擱起那條跛腿，打開鼻烟壺聞聞，半晌，大聲打了個噴嚏，接過手巾揩抹一番，指指蔣介石道：「今天，我們帶一位新朋友蔣老爺來，你們要好好招待。」

「只要蔣老爺吩咐。」茶房向蔣介石打躬道：「小的名叫阿四，以後請多賞光。」

蔣介石點點頭，低聲問陳果夫道：「怎麼娘兒們上樓，還要人揹？豈不笑死人了？」

「你有所不知。」陳果夫蓋上茶碗蓋：「這是名妓胡寶玉發明的，一下轎便要龜奴揹，無非是增加一分聲勢。不過，現在只限於雛妓，大一點的，不用這一套了。」

「這樣子有點像病人看郎中。」戴季陶哈哈笑道：「那麼大的娘兒們還要人揹，阿彌陀佛。」大家胡扯了一陣，還不見名角到場，張靜江便提議抽幾口福壽膏，提提神再說。當時四個八便移步烟榻，自有阿四在前開路，穿過大批茶桌，輪上烟榻，吞雲吐霧，閉目養神。蔣介石也對付

了幾口，精神大振，就是缺少女人。正發怔間，只見阿四把門簾一掀，低聲叫道：「各位老爺們，林黛玉姑娘來啦！」蔣介石眼睛一亮，忙從烟榻上爬將起來。列位看官，這個林黛玉並非紅樓夢中的主角，乃是清末海上「四大金剛」之一。久墮風塵，經歷悲慘，直到四十多歲，還要幹那勾當，可是年老色衰，不能叫座。聽說張靜江那幫人馬在小廣寒消遣，不免上前招呼一番。

「是你。」張靜江放下煙槍，喝口濃茶：「抽一口罷？剛到麼？」

「罪過罪過。」林黛玉把裙子一提，往榻上一坐，替衆人斟過一輪茶：「你們知道的，我已經戒了。可是睡不好，起得晚，你們來久啦。」

「聽說你在請和尚唸經，想仰仗菩薩保佑，把鴉片煙癮不戒自斷，可見效麼？」戴季陶問道：「如果見效，那佛法無邊，又多一證明了。」

「我身體也不大好，」陳果夫從煙榻上坐起來：「敢問你除了唸經，還有些什麼花招，竟真的把煙戒了？說來聽聽，我也可以請和尚唸經治病。」

「又開玩笑，」林黛玉裝着一臉笑：「老爺們怎麼會戒煙？福壽膏嘛，我是沒福份，有福，」林黛玉垂低了頭：「戒它幹嗎？」她岔開話題，向蔣介石點點頭：「這位初見，是剛到上海嗎？貴姓大名？你們爲什麼譏他怔着，不給他介紹一個……」

「是啊，」戴季陶躺在榻上，脫掉鞋子，隔着襪子在捏腳丫：「蔣老爺早就在上海了，我們也想把他介紹給你，可是他一聽是四大金剛，嚇得直搖手，他說他怕你把他，」戴季陶做了個猥褻的手勢：「噯，他吃不消！」

「嚼嚼嚼舌！」林黛玉向他瞪了一眼，問蔣道：「是麼？」

「是啊，」蔣介石這才開了腔：「怕金剛把我一口吞下了肚。」

「噲，」林黛玉掏出粉紅手絹，一抿嘴：「我還以為蔣老爺是個好人，原來老吃老做，也是個老行家哩！」

「這叫做來者不善，善者不來，」陳果夫提議道：「靜老，也沒有什麼好聽的，我們還是走罷。」

「急什麼？」張靜江下得煙榻，接過手巾，閉上眼睛聽了一會：「這個聲好熟，是誰在唱？」

「惜春老四家裏的翠芳老七。」阿四在旁答道：「她害了個把月嗓子，今天才登台。」

「是嘛，」張靜江睜開眼睛：「我說聲音好熟，可又想不起來。」他朝林黛玉點點頭：「我們聽戲啦，改天到你那裏去。」林黛玉明知生意沒有兜到，裝着笑臉謝道：「全仗張老爺關照，我就回去等着啦！」

「下一輩子罷！」張靜江待她走開，輕聲說道：「也不撒泡尿照照面孔，人家找姑娘，可不是找祖母來着！」一陣哄笑中一行魚貫回到書場。張靜江吩咐道：「阿四，我替蔣老爺點兩齣戲。」

「說罷向蔣介石道：「點完戲，我們就可以到翠芳老七那邊坐坐，以後你可以隨意過往，這兩齣戲每齣賞洋一元，算是我請客。也有人多至十齣二十齣的，愈多愈濶，不過我們不必做瘟生，兩齣够了。」蔣介石不斷點頭，眼瞪瞪望着台上的翠芳老七，差點流下水來。聽完戲，便跟着翠芳老七到惜春老四哪裏。戴季陶悄悄地对蔣說：「老弟，一切讓靜老打點，你少開口，免得人家當你是瘟生。靜老化錢，一向化在刀口上，決不多費一個銅錢，可是人家當他是財神，決不拿他當瘟生，你要學學。」

「我也懂得一點。」蔣介石不甘示弱。

「你過去玩的是野雞，」戴季陶做了一個鬼臉：「老弟，這中間差別可大哩！」蔣介石聽老戴說他玩野雞，面子上有點不大好看，頓時啞口無言。因為張靜江跋腿不便上樓，照例在樓下房間坐下。只聽見一個龜奴在門外叫道：

「先生，要不要碰和（打麻將）？」

「急什麼啦？」老鴉惜春老四和翠芳老七麻雀似的在他們面前跳來跳去，敬茶奉煙，忙個不休，蔣介石聽僕役稱她叫做先生，心頭納悶，便問身旁的陳果夫道：「怎麼她是先生？」

「是這樣的，」陳果夫同他耳語道：「書寓裏的姑娘，一般稱作先生，長三堂子的姑娘，就沒有這個『尊稱』了，叫做校書，但她的僕役爲了增加聲勢，背地裏還叫長三做先生。只有在實際場所裏稱呼她小姐。凡是在同一個宴會中，如果有一個先生與校書同時參加，那這個先生一定要離席避坐，以示區別，現在書寓不行時了，長三堂子於是一躍而爲先生，摒小姐之名而不用，只有野雞淌白、雞妓烟女承襲了小姐的稱呼。」

「你們咬耳朵！」翠芳老七笑吟吟走過來，一手搭在蔣介石的肩上，一縷香味直鑽鼻孔，使這個新嫖客幾乎暈迷過去，只聽她問道：「是不是我簡慢了蔣老爺？」

「是啊，」陳果夫裝着一本正經，「他說你沒有，沒有，」他站起來把嘴湊到她耳朵上，低聲地說了一句，順便在她耳根上吻了一下，翠芳老七捏起兩個粉拳擂鼓似的在陳果夫背上邊槌邊說道：「阿要死快哉！人家蔣老爺是新客人，那能……」，翠芳老七撒過一陣嬌，便把水果乾點招待客人，自有娘姨鋪開了烟具，張靜江戴季陶首先登榻，抽了一通，胡扯一陣，也就離去。出

得門來，蔣介石悄悄問道：「怎麼就這樣走了？」

「你想過夜麼？」張靜江反問道：「慢慢來，別着急，你越着急，人家越吊你胃口。」蔣介石又問道：「我們玩了半天，又吃又喝又抽鴉片，怎的沒看見有人付錢？」戴季陶一聽哈哈大笑道：「老弟你真是！我們在小廣寒捧過她一陣，點了戲，付過錢，打茶圍照例免費，你以為人家有錢擺闊麼？她們等着你去做花頭，你的錢源源付出去，好戲還在後頭哩！」蔣介石也不再問，搭訕着說：「真奇怪，明明是女的，却叫做先生。」於是在若干年後，蔣介石也要他的侍衛稱他做「先生」，據說就是這個原因云云。

過了幾天，蔣介石便單槍匹馬，徑自去找辜芳老七，沒有達到目的，也不見人家熱辣辣地迎他，心中老大沒趣。戴季陶窺破心事，便勸道：「老弟，這事情不可勉強，你別洩氣，自古道鴛兒愛鈔，姐兒愛俏，老弟台才認識她不久，連花頭都沒有做一個，怎麼能馬到成功？再說老弟台雖在壯年，但骨格瘦削，兩頰深陷，也談不上一個俏字，哈哈，慢慢來罷！」蔣介石便央求道：老戴，你是行家，我明天便去她那裏做花頭……」。

「花頭？」戴季陶端詳他一番，笑問道：「你是做碰和，還是做變叙？」

「這倒要你指點指點。」

「我說你急什麼？規矩都沒有弄懂，毛手毛腳不怕碰釘子，討沒趣麼？走！你請我吃點心，且聽我慢慢道來。」於是兩人出得交易所，上對面五芳齋一坐，戴季陶邊吃饅頭麵邊說道：「老弟，做花頭是一齣重頭戲，一個狎客要獻出真本事，便是做花頭，你以為打茶圍，白白地送你吃喝玩抽麼？你要碰和，就是邀請三朋五友，上她香闈打一兩次麻將，你可以不必備酒，由她

替你準備一桌和菜，以饗賓客，就行了，對她的龜奴娘姨，你也不必犒賞下脚。」

「那很省，」蔣介石喜道：「我明天就請你們去碰和。」

「不行。」戴季陶放下碗筷：「這樣不大漂亮，我們一幫朋友，該去雙叙才是。」

「雙叙？」

「就是在碰和之後，還有酒吃。和、酒雙全，謂之雙叙，你也費不了多少。昨天你在棉紗買賣上賺了不少回扣，你這小子也該請我們大吃一頓了。」

「好好。」蔣介石心中計算一會，老是覺得不合算，玩一個女人，要花這麼多錢，要花這麼多時間，乾脆不如打野鷄算了，於是放棄了上翠芳老七那裏去的念頭。半月之後，戴季陶他們老是不見他請客，而且連交易所也不來了，原來蔣介石急不及待，去玩野鷄害上了楊梅大瘡，正躺在家里養病。那時候既沒有特效藥，又沒有高明的花柳醫生，直把他急得沒辦法。濃血淋漓，舉步維艱，少賺了「帽子」錢不算，還給黃綠醫生敲走一大筆竹槓。而且餘毒未淨，深入骨髓，這且不提，更難堪的是翠芳老七向外揚言，說姓蔣的專門揩堂子的油，吃得幾回甜頭，便捨不得破鈔，再也不來了，把蔣介石氣得牙癢癢地，一定要設法報復。正是：女子倒不難養也，小人何其難養哉。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止付支票老四賠禮 大灌迷湯阿寶得寵

過得年來，蔣介石表面上已恢復健康，事前請教過幾個老嫖客，打定主意，一心一意要使翠芳老七栽個跟斗，平平胸中那口烏氣。於是特地在元宵節那天，單槍匹馬跑到她的家裏。列位看官，在那個時候，逢元宵節逛妓院，院中人必出菓盤相饗，叫做開菓盤，客人照例要付賞錢，所以除非是「相好」，亦不肯在那當兒去充瘟生的。翠芳老七看見蔣介石前來，心中不覺一怔，可是不敢得罪客人，笑哈哈問道：「今天什麼風吹來的喇？」

「我早想來了，」蔣介石不動聲色，高高興興答道：「一場病把我在床上拖了個把月。」

「張老爺說你生我的氣呢！」老七把雪亮的銀水烟筒往他手裏一遞：「才從福州運來的水烟，你嘗一口。」

「我有香煙，」蔣介石從懷裏掏出一隻十四K金的煙盒，把翠芳老七嚇了一跳，心中暗自想道：「人家都說這個姓蔣的依靠張家，頂多不過三百塊身價，原來還有那麼一個金烟盒，是個闊客哩！」老七正沉思間，門外一聲吆喝，簾子掀處，只見一個龜奴頭戴紅纓帽，身穿大棉袍，足登雙樑鞋，小腿綁帶，雙手高舉，端着一個盤子，裏面放着四色點心，像官場中的聽差一樣，鞠躬而進。把四色點心往蔣介石面前一放，另外一個龜奴同樣裝扮，遞上了一個果盤，這陣仗蔣介石聽是聽過，可沒見過。翠芳老七抿着嘴立在他身旁，看他如何應付，只見蔣介石先是一怔，立

刻從口袋裏摸出兩個重甸甸的紅包，往龜奴手中一塞：「好，好，拿去喝茶罷。」龜奴謝賞退出，翠芳老七倒不好意思地按住他肩膀道：「要你破費了。」

「沒什麼，」蔣介石絃外有音；「過節嘛，我事先早準備了，免得他們說我這個客人太小氣。」邊說又掏出幾個較小的紅包：「這每封兩元，是給娘姨的壓歲錢。」

「你真週到，」老七格格一笑：「誰說過你小氣來着，只因爲你好一陣不來了，難免叫人掂記，碰到熟人，不免打聽罷了。來，我給你唱一段玉蜻蜓，解解悶。」說着便去拿絃子。

「聊聊也罷，」蔣介石一伸手攔住了她；「我不懂，現在是民國朝代啦，瞧剛才兩個人的打扮，活像做戲。」

「是啊，」老七替他剝開一個蜜橘；「本來是要換換花樣，連皇帝都換了，我們這一套無奈想不起該換些什麼，也只好再讓他們戴一次紅纓帽了。」她把橘子遞到他嘴邊：「聽張老爺戴老爺他們說，你當年也是個革命黨人，爲什麼如今革命黨正鬧得熱烘烘，你反而在上海做生意呢？」

「這個，」蔣介石一聽心裏煩，一不小心，竟把一顆橘子核咽了下去，半晌才答道：「爲了你嘛，有你，還革什麼命哪！」翠芳老七明知還是假話，可是眉開眼笑往他身旁一坐：「唷，你可把我折死了。」兩人正調笑間，娘姨在外叫道：「先生，你來一來。」

「對不起，」翠芳老七拍拍他的肩膀：「你坐會兒，我去去就來。」蔣介石明知妓院中又來了客人，老七是給老鴇叫去「打樣」了，只好等着。正等得無聊，門簾一動，老七笑吟吟回來說道：「今天你也別回去吃飯了，我請你吃私菜。」蔣介石心裏一動，他知道吃私菜是妓女在節邊

對相好的一種表示。原來當年長三堂子中，要考一考哪位姑娘是熱門，哪位姑娘是冷門，在「吃私菜」這個節目中百無一失。院中的規矩是由大師務做好四個菜，恭恭敬敬送給先生，而先生便給他犒賞幾塊錢，同時邀請她的相好共食，沒問題，她這筆犒賞當然就由那個相好代付了，於是妓女們如果找不到客人吃私菜，其難堪處猶如奇恥大辱，但如交情不深，也不願向客人啓口。如今老七竟留老蔣吃私菜，無非是一種測驗，看看這個客人到底是怎麼回事，不料蔣介石一口答應，當晚便大吃了一頓，試探老七並無下文，也只得掃興而返。

然而老七也不高興，因為蔣介石大吃了一頓。原來吃私菜是不能狼吞虎咽的，客人畧一動箸，便告撤席。菜肴豐滿如故，由厨司畧加點綴，依然一桌完整的私菜，讓先生再請其他客人「表演」一番，既可斂錢，又可見好於客人。蔣介石大吃一頓之後，這桌私菜也就報銷，於是老蔣在老七的心目中，又多了一層「誤會」。同時那天老七不肯留甦，達到真箇銷魂，也使蔣介石對她多了一層「誤會」。

話說當年長三堂子，叫堂差可以不必現惠，擺酒菜也可記賬，到節邊才結算清楚，蔣介石偶然想起，計上心來。他三天兩頭拉着張、戴、陳幾個人上老七那裏胡混，嘻嘻哈哈，大吃大玩。流光如矢，一瞬間便到了中秋節。蔣介石便在局票上註明「隨帶局賬」四字，讓惜春老四的娘姨把局賬帶來，作付款狀，他便在酒樓同一幫朋友等候，一忽兒鶯鶯燕燕，七七八八來了一大堆，張、戴、陳諸人各自忙着招呼相好，蔣介石大刺刺坐在太師椅上，同翠芳老七畧一點頭，便伸手向娘姨要過局賬，只見片上幾行字寫道：

「蔣大人台鑒 承賜菜局洋五百七十五元正 照收謝謝 節後祈望光降爲荷 翠芳老七叩」

「我沒有帶現款，」蔣介石把紙片往袋裏一塞，掏出張空白支票，填了「五百八十元」一行字，交給娘姨道：「明天，去銀行取罷。」老七同娘姨當場道謝，不在話下。而當夜再由蔣作東，在翠芳老七寓中「雙叙」一番。客走人散，獨獨蔣不肯告辭，意欲滅燭留髡。那時光在堂子住夜，叫做「落相好，」並不須納費，完全看平日那嫖客是否豪富輕財而定。但蔣介石顯然差一點，一鈔「僧」都不够堂子裏的「標準」。翠芳老七娘姨會意，便一再入內，先生長先生短的叫個不休，意在逐客。蔣介石心中有數，藉着三分酒意，說是要「借乾舖」。原來當時上海旅館並不發達，堂子爲便利夜深而不能回家的狎客，特地設備了一些床舖。但嫖客每假借乾舖之名，明修棧道，暗渡陳倉，還省了一筆下腳錢。老七見來意不善，只得婉拒道：「你也該知道，我們是賣嘴不賣身的，再說工部局禁止我們留客，實在對不起了。」

「你真的……」蔣介石氣得冒火，拂袖而去，臨走冷笑道：「從此以後，我不再來找你，你也別來找我！」翠芳老七聽了好笑，心想道：「我來找你？沒那麼多功夫！」嘴上不免敷衍一番，可是蔣介石已經出了大門。第二天堂子裏的人拿着蔣介石那張支票，前往銀行取款，不料銀行裏冷水冰答道：「這張支票，客戶已經通知停止付現，他說他遺失了。」

老七和堂子裏的一干人等，對這件事當然異常憤懣。開堂子有青紅幫作後合，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不怕你嫖客不付錢，可是幫中人再一打聽，原來這個嫖客是門檻中人，而且背後還牽出了張靜江這一班「權威人士，」硬幹是不行的了，於是向碼頭上的老大哥下令，命惜春老四設酒賠禮，大家「叫開，」（講和）一場風波，也就告一段落。按下不提。但從此以後，蔣介石的「嫖經」顯然躍進了一步，長三堂子確比野鷄「有味，」出賣皮肉的不幸女人有的是，並不在乎

翠芳老七一個人，出過一口氣，爭回了面子，也就算了。張靜江他們又在另一個場合擺下花酒，爲蔣介石介紹「先生」。

正是元宵節過後沒多久，交易所一幫「搶帽子」朋友在酒樓飛箋招妓，景象熱烈，只見一個個姑娘扶着一個個「先生」上得樓來，戴季陶隨陳果夫便在旁邊指指點點道：「這是小老虎，前年花國總統競選時的狀元哩！」

「這個是黨語樓的火爐老二，花選時候的榜眼！」

「諾，探花來啦！黑棗子老七。」

「瞧那一羣，湯團老四，蛋炒飯老六，她倆都是雲蘭芳家人物。」

「瞧這個沙利文麵包！」陳果夫拍拍正在發怔的蔣介石：「她的綽號最傳神，你瞧她一對大奶子。」

這個羣芳大會真是花團錦簇，眼花繚亂。尤其「先生」們的綽號，真使蔣介石應接不暇，只見這邊廂在叫「豆芽菜搖蕩鼓」，那邊廂在呼「絲絨像生」，一忽兒有人在尖聲怪叫：「小剪刀，小剪刀！」「大蘋果」、「小蘋果」、「青皮甘蔗」、「荸薺」、「白果」……最後，有人在叫「愈鳳賓」，這個使蔣介石莫明其妙。愈鳳賓是個名醫，是個男人，來者却是嬌滴滴的一個姑娘，身旁那個俏大姐出落得尤其迷人。蔣介石當下便問，原來這個「愈鳳賓」同那位名醫愈鳳賓長得一模一樣，便得到了這個別緻的花名。

「她也是惜春老四家的，是老四的養女。」張靜江對愈鳳賓似乎甚有興趣，當下召來陪坐了，而蔣介石却中意這個俏大姐。因爲蔣介石逛堂子的「身價」自己明白，要真刀真槍刀刀見

血，（血，在當時上海人口中，是「鱗」的代名詞，猶似香港人口中的「水」。）那是可能的，找這個俏大姐，大概用不了多少錢。於是一副猴極相，當下介紹過了，知道她的名字叫阿寶。

照規矩，大姐是不陪客的，但只要張靜江一句話，大姐也就「平地升官」，做了信人。阿寶便挨着蔣介石坐下，斟酒挾菜，猜拳行令，打情罵俏，開篇京腔，免不了熱鬧一番。可也特別，蔣介石對阿寶饒涎欲滴，阿寶對這個嫖客也曲意奉迎，與翠芳老七大不相同。蔣介石還以為阿寶多情，孰不知他止付支票一事，已經傳遍了長三堂子，如今阿寶竟碰到這個人物，豈有不盡情應付之理？當夜蔣介石便跟着打茶圍，自有一幫朋友跟去熱鬧了一陣。

阿寶已不再是大姐了，如此半月，有一晚蔣介石賴着不走。「蔣老爺，」阿寶見客人盡散，便挪動椅子挨着蔣介石坐下。把一盆炭火撥得直冒火舌，娘姨再端上細點宵夜，邊吃水果邊談心。蔣介石樂不可支，挽着她道：「早碰到你，我就，」他咽下去半截話，改口道：「你真惹人疼愛，長得那麼漂亮。」

「你，」阿寶嬌嗔道：「規矩點。」接着她嘆口氣，絃外有音：「像我們吃這碗七簋飯的人，還得老爺們包涵點兒。」

「七簋飯？」蔣介石笑道：「此話怎解？」

「你不懂？」阿寶抿嘴一笑：「不是裝優罷？我看你樣樣都懂。」

「你說說看。」

「好罷，」阿寶邊用火鉗撥火邊說：「誰說堂子飯好吃呢？這碗飯一點都不好吃。表面上飲食

起居，好像很舒服，實際上招待客人，有時候連小便的功夫都沒有，也沒有功夫吃飯，這叫做餓。有時候呢，却又吃得肚子裏裝不下，可是你還得吃一點，這叫做飽餓。近來人心不好，姊妹淘出堂差常遭暗算，我們都在提心吊膽，這叫做嚇餓。有時候兩個客人一齊來，都不肯走，兩隻白板對餓，我們八面玲瓏敷衍，還怕拆穿了西洋鏡，這叫做急餓。」正說到這裏，娘姨在門外叫道：「先生：你出來一忽兒。」蔣介石暗自好笑，莫非還有一隻「白板」來了麼？

但阿寶不多一會便蹣手蹣腳回到房間。看見蔣介石正坐在火盆旁邊俯首沉思，便把雙手蒙住了他的眼睛也不說話，盡是笑。

「你回來啦？」蔣介石把火鉗一擡，反手抱住了她的腰部：「怎麼一忽兒就回來啦？那邊有一隻白板要同我對餓麼？」

「不，」阿寶嘆哂一笑，放開手挨着他坐下，「討厭死了，一天來三遍，」她扭動腰肢：「人家不麼！」

「誰？」

「不告訴你。」

「你說，我決不吃醋。」

「你們男人，」阿寶媚笑：「嘴上說得好聽，心裏恨得要命！」

「到底是誰？」

「你一定要知道麼？」阿寶笑道：「那我就說啦！老鳳祥的小開。」

「他，」蔣介石一撇嘴：「乳臭未乾，也敢到這裏胡混來啦！」

「我不歡喜這個人，」阿寶依偎着他：「你好，我那天一見你，便……」

「我問你，」蔣介石把她摟在懷裏：「剛才你說的七煞飯，你只講過餓煞、飽煞、嚇煞、急煞，還有三個是什麼煞？」

「這有什麼好聽的，」阿寶嬌嗔道：「你愛聽，那只好講。」她夾了塊木炭放在盆子裏：「你知道的，我們的客人可以分爲兩種，萬一要好的客人『跳槽』，不要好的客人却三天兩頭廝混不清，我們怎能不恨？這就叫做恨煞。出堂差是我們的『公事』，越是紅，越是忙，紅信人一天到晚在出堂差，這叫做忙煞。但是一忽兒出到東，一忽兒出到西，雖然有一頂轎，或者有一輛包車，但是一天到晚奔波不定，真跑煞人了。」

「所以叫做跑煞，」蔣介石接嘴道：「是不是？」

阿寶點點頭：「所以啦，這就叫做七煞。」

「我何嘗不是在吃一口七煞飯？」蔣介石笑道：「來不及吃點心便上交易所，想吃東西沒有空，餓煞；大老闆請客，你吃飽了也得吃，飽煞；拿着款子怕搶，嚇煞；行情不準怕虧本，急煞；錯過機會，放着白花的銀子拿不着，恨煞；週旋顧主之間，拍板報行情忙不過來，忙煞；出得交易所到處奔波，找關係，應酬，跑煞！瞧，我們不是一樣的七煞麼？」

「你真會說，」阿寶緊緊地依偎着他：「我同你，怎麼能比呢？你在天上，我在泥裏！」說罷只聽見滋的一聲，兩顆眼淚掉落在炭火盆裏。正是：你也七煞，我也七煞，一對寶貝，不必對煞。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覓金屋介石藏美 付銀紙阿寶贖身

書接上回。却說阿寶知道蔣介石這個嫖客得罪不得，便使勁侍候，大灌迷湯。長三堂子的信人另有一套工夫，玩慣野雞的蔣介石可沒見過，大開眼界，滿身酥軟。

且說日月如梭，光陰如箭，一眨眼已是中秋時分。藕大如船，餅圓如月，娼門中人紛紛忙著進場。那時光操神女生涯的，有先生與阿姐之別，「先生」進場，照例由老鴇派人往迎，叫做「接先生」，那個被接的先生，在節前已經考慮到下半年的出處，接洽妥當，便在私寓或假旅館嚴裝以待，等到妓院派車來接，便手拿芸香和安息香上得車子，到門口有一串鞭砲在歡迎她。蔣介石那天便到阿寶房裏賺熱鬧。只聽見鞭炮聲起，一個熟悉的鵝蛋臉下了車子，早有龜奴在門口點燃一把火把，那新來的先生便跨過火把，直闖進來，蔣介石脫口叫道：

「老三！」

「噓！」阿寶聞聲失色，把蔣介石一把拉回房裏：「你別跟她打招呼，必須行過禮，喝過茶，然後大家才可以交談，否則不吉利，以後多口舌，你千萬不能同她說話。」

「有這麼規矩，」蔣介石頭先以為她喝醋，經她一說，才知道是那麼回事。便躲在門簾後面向客廳張望。只見老三已經立在室中大方桌前，鴉母惜春老四高燒蠟炬，舉室通明。老三把手裏的香往桌上爐中一插，行過禮，退而就座。娘姨端上香茗，老三也不推讓，呷了一口，放下茶

碗，這才透口氣同情春老四共話家常。

「你們的規矩哪，」蔣介石也退回房裏：「真不少。」

「這叫做行有規矩。」阿寶問道：「你同老三，也是老朋友了吧？她看見你在我這裏，不會酸溜溜麼？」

「那裏，」蔣介石捧她一把：「酸溜溜的是你自己，人家剛進門，便……」

「你，」阿寶不樂：「你才猴急，人家一進門，你就張口亂叫，幸虧她沒聽見，否則一開口，她在這裏，這一碗飯也別想吃得舒服。」

「我跟她無冤無仇，」蔣介石忙道：「我不知道她轉到你們這裏來，又不懂得規矩，所以叫了她一聲。她同我也沒有什麼交情，跟張老爺、陳老爺、戴老爺到她以前那個地方打過幾次茶圍，沒想到她上這裏來了。」

「命嘛！」阿寶凄然說道：「今天我在這裏，明年說不定轉到別家去，湊巧你也在那裏，難保你不在別人面前數說我的過去，不過你不會脫口而出，叫我的名字了，因為你已懂得規矩。」說着說着，感喟身世，不禁又掉落兩滴眼淚。

蔣介石忽地叫道：「你別哭，我把你接出去，你願意麼？」阿寶一怔，朝這個嫖客打量半晌，反問道：「你又來開玩笑罷了？」

「誰開你的玩笑？」蔣介石把她摟在懷裏，低聲說道：「自從碰到你，我真是茶飯無心，輾轉失眠，把你接出去，我們就成天守在一起，……」

「你有太太，阿寶把胸前那雙手一推：「你接我出去，萬一弄到雞犬不寧，又得怪我不吉

利。」

「沒有的事！」蔣介石哈哈一笑：「我對這個黃臉婆，早就不耐煩了！沒辦法，我母親要她從鄉下出來，同我住在一起，你別提她啦，一提我就有氣！前天我從你這裏回家，已經是後半夜了，她在守門，問我上哪裏去啦，又是柴米油鹽啦，我一氣，給她一個耳光，她咕咚咕咚從樓上直滾到樓下，幸好沒有跌傷，她也沒敢哭出聲來。」

「嗚，」阿寶在心底裏打個寒噤，淡淡地問道：「那我跟你以後，難免也給你一巴掌從樓上打到樓下。」

「那怎麼會？」蔣介石摟住她使勁吻着，「你怎麼能同她比？你怎麼能同她比？你怎麼能同她比？」

「那你說的是真心話了？」

「真的，絕對是真的！我敢發誓！」

「發誓？」阿寶淡淡一笑，把一片嫩藕往他嘴裏一塞：「客人賭咒，就好有一比。」

「比什麼？」

「不告訴你。」

「你說嘛！」蔣介石央求道：「你不說，我，……」

「好吧，」阿寶抿嘴一笑，「比作狗跟毛坑罰咒，說是再也不吃屎了，可是一轉眼又……」

「你這小鬼！」蔣介石一把抱起她來，阿寶慌得在半空中舞動着兩只粉腿，雙手緊緊地抱住了他的頸子……

半晌，只聽見蔣介石問道：「張靜老想要個兒子，準備把俞鳳賓娶過去，你知道了。我呢？我也想你接出去。你的身價，該還給老關多少錢？」

「俞鳳賓不是小先生。」阿寶答道：「是包給這裏的，論一個節令計算，每一個節期，借春老四便給她二百六十塊，其餘的統統與她無干。我的情形不同，因為沒有多久之前，我只是俞鳳賓的大姐。」她接着問：「你是真話還是開玩笑？」

「當然是真的。」蔣介石起立穿衣：「我就問問張老爺他們去，看看裏面還有些什麼過門，別讓你們老鴛敵竹槓。同時，我再去看看房子，你說，你願意住在什麼地方？」說着說着，蔣介石慢慢回過身子坐下。想着，想着，然後惡狠狠拾起頭來，目光可怖，阿寶從心底裏又打了寒噤。

半晌，蔣介石咬緊嘴唇。問道：「我是決定把你接出去了，你說實話，除了我，你是否還有其他相好？我們應該事先交代清楚，省得你過門以後，背地裏還偷偷摸摸，惹人笑話。」

「沒有的事。」阿寶答道：「自從我們相識，你成天在我房裏，幾時見過我還留過其他的客人？老鳳祥小開僅穿來打過幾次茶圍，見我冷淡，也不再來。」

「好罷。」蔣介石點點頭：「那末，我們就一言爲定了，我此刻去找房子，揀個日子接你，可是。」他一再叮囑：「過門以後，可不能隨便走動，你答應的咯？」

阿寶點點頭，茫然望着他的背影下得樓去，不知怎的，便伏在被褥上哭起來，鴛母還以爲她喜歡過份，進來冷冷地問道：「那個姓蔣的，什麼時候接你出去，恭喜啦！瞧你喜歡得！」阿寶抹抹眼淚：「也沒有什麼喜歡不喜歡，你答應他，就是這麼回事，誰知道這種客人，哪一天不高

興，便要請你走路！不答應他呢？誰不知道姓蔣的腳踏青紅兩幫。翠芳老七那一回支票止付的事，情誰都知道，好，你不答應他，明天叫幾個瘟三等在門口，說好點抽你一頭屎，說壞點灑你一臉消錫水，……」阿寶抽抽咽咽又哭了一陣，鴛母見嫖客還沒付出定銀，也懶得理會，一扭身便走了。

那邊廂蔣介石正在交易所裏，向張靜江、戴季陶、陳果夫他們討教關於贖身的過門，聽各人說其中並無特別過門，也就放心。

「金屋藏嬌，」陳果夫笑道：「恭喜你們兩位啊，就不知道老兄打算在哪一處找房子？」

「那還用說？」戴季陶踱到他們跟前，「街上的小孩子們在唱着一個童謠，叫做：『盆裏蘭花盆裏青，姘頭要軋蘇州人，蘇州阿姐有良心，房子要借拉篤篤跑馬廐，』那你就借在馬霍路得啦！」

「同你們在一起，」蔣介石一笑：「我們在交易所共事，討個小，房子還借在一撮，好巧！」

「現在旅店慢慢多起來了，」張靜江揷嘴道：「看樣子旅館比借房子簡單，起居飲食，招待使喚，都比借房子合算，我們何不開個房間？」

「開房間不大好，」蔣介石搔搔頸子：「外面把玩女人叫做開房間，現在我們討小，不找旅館好。」

「隨便你罷，」陳果夫歪着隻眼珠：「反正還是你的事，你愛怎麼辦就怎麼辦，我們又不能代勞！」

「你這傢伙！」蔣介石抓起一塊菓皮，往陳果夫頭上丟去。轉身向張靜江要了點錢，便匆匆跳

上包車，飛似的向馬霍路奔去，當夜分別找到了房子，到傢具店裏買了一套講究的床鋪桌椅。坐在交易所的包車上讓車夫沿着跑馬廳拉了一圈，不禁讚嘆道：「小房子要借在跑馬廳，」此話真有道理，原來這裏空氣新鮮，環境幽靜，左右都是有錢人家，與平民區和鬧市不能同日而語，平時走慣看慣，倒不覺得，如今自己租了小房子，那味道可不同哩！

閒話休長，却說張、蔣二人選了個吉日，把兩女人都接過來了，就在新房擺酒。

「說到借小房子，靜老可真是我們的老前輩。」陳果夫暢飲一杯，指指張靜江道：「當年兄弟我，也是請他做的參謀總長。」

「這個，」張靜江一笑：「還是那一套，所謂小房子也者，相地務求其幽，房間則不必求其大，佈置務求其精，設備可不必求其多，旅館也不錯。」他幌動腦袋：「中有情侶，玳瑁雙棲，可以談風月，可以叙幽情，不以房子之小，而稍減個中之樂趣……」他說到這裏，只見戴季陶、陳果夫兩人腦袋也跟着他一齊搖動，三人一起唸下去道：「是蓋武帝之金屋，襄王之陽台也！是以劉郎之家，不嫌其陋，情侶之居，更何諱於小哉！」

「噲！」幾個女客相顧而笑：「今天我們這裏打翻了醋瓶，好不酸溜溜酸煞人也。」

「誰打翻了醋缸？」陳果夫笑道：「今天是你們的好日子，誰敢同介石喝醋，我們不把他揍個稀爛才怪！」他幾句話把大家逗得笑了一陣，只聽得張靜江低沉地問道：「一切手續都辦妥了？」

蔣介石點點頭，低聲說：「惜春老四還算客氣。」

「她不敢獅子大開口，」戴季陶從鼻孔裏哼了一聲：「上海灘！輪得到她？」

「那末，」張靜江放下酒杯：「她的名字該從花名冊上抹掉了，今後也得有個名字，你給她起好了麼？」

「陳潔如。」蔣介石低聲說：「耳東陳，清潔的潔，如意的如。」

「不，」陳果夫拿着根象牙筷往酒杯裏一蘸，在桌面上寫了三個大字：『如夫人』，是如夫人的如。」

大家一陣哄笑，術堂裏送過來打更的小鑼聲，張靜江同俞鳳賓告辭，大家一窩蜂跟着離去。戴季陶打趣道：「好啦，你今天喜事，我們大家也辦喜事去啦，半夜三更，如果有什麼事，站在院子裏叫我們一聲，我們一定聽得到。」

「該打！」蔣介石捶了他一拳，同陳潔如送過客人，返回就寢，按下不提。

且說自從阿寶從良之後，蔣介石在交易所裏的「帽子」「搶」得還算順當。他更以為陳潔如有着「幫夫運」。替他帶來了財富，百般寵愛，不在話下，可憐那個元配夫人，十天八天不見而是常事，挨打挨罵却有份。正是：只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七回

豪賭必輸蔣介石破產 擺酒賴債虞洽卿撐腰

却說蔣介石同陳潔如同居以後，正趕上交易所生意興隆，同時他對於投機的奧妙，了解得非常透澈，在重重疊疊的證券起落當中，僅僅一年功夫，（自民國八年到九年）竟賺了一百萬塊錢。

鈔票、銀洋、女人、美酒、……在蔣介石手中飛舞，他狂笑着，脫下長衫，換上西裝；遷出小房子，搬進大洋房；交易所的半舊人力車也不坐了，買了輛嶄新雪亮的包車，叮叮噹噹招搖過市。張靜江誇獎他道：「你真是後生可畏！當年我不過給你三千塊，如今你有了百多萬！交易所買賣本身是個大賭博，你有眼光，有魄力，好好地幹罷！」

「以前是我們帶你，」陳果夫讚嘆道：「現在，該你帶我們啦！無論搶帽子，逛窯子，你都比我們高一着，不枉我叔父當年一番苦心，他真有眼光。」

提到陳英士，蔣介石悵然道：「如果他活着，那多好，他可以看到……」

陳英士的小老婆也是堂子中人，芳名「樂琴」。陳英士死後下堂而去，重張麗幟，人呼「都督夫人」。後來又嫁給盛杏生之子盛老五。她與陳英士生下的兒子陳駙夫，後在笕橋航空學校練習飛行時跌死了。這些都是閒話，按下不提。却說戴季陶聞言嘆口氣道：「人生如夢，吾佛慈悲，想開點，小蔣，帶我們打茶圍去罷！」

「一定一定，」蔣介石從不推辭：「不過我得去望望老頭子，他今天生日，得送禮去。」黃金榮家裏賓客如雲，從早到晚，從誕辰前夕到第三天，家裏擺着流水席。普通客人拜過壽星，根本到不了黃金榮身旁，已往蔣介石也是如此，現在有了身價，可不同了。

「要你破費，」黃金榮凸着個大肚皮，立起身來，還過禮，一臉橫肉上面點點麻子在相互牽動，他指指牌局上幾個客人：「介石來了。」一陣椅子響處，張嘯林、杜月笙、虞洽卿按着桌子站了起來：「來，來，來，我讓你，我讓你。」

「不不，」蔣介石行過禮，把他們三個一個個按在太師椅上：「不敢當，不敢當，我還有事，磕過頭，就要回去。」

「不吃壽酒麼？回頭還有潘月樵、夏月潤、夏月珊的精采表演。」

「唉啊，」蔣介石邊瞧他們打牌邊說：「有一筆大生意，店裏要我代表出面活動，回頭我一定會趕來喝壽酒的。」

「那就好。」黃金榮他們也不再強留，大家坐在椅上同他點點頭，看他匆匆離去。

「這是個人材，」虞洽卿洗好牌，接過熱手巾擦了把臉：「他的底細我全知道，熬到今天，真不容易。」

「阿德哥都說好，那沒有錯，」張嘯林抽煙一支接一支：「我看他文武全材，」他低聲：「還是個革命黨哩！」

「以後，我們同他也該多往來往來，」杜月笙咳嗽着，喝過一口巖茶：「有些地方，他出面我們光鮮，也虧得金榮阿哥和陳英士張靜江有眼光，老早就看中了他。」

「當時我也有此意，」虞洽卿檢起一張白板，推下三張白板，開過槓：「後來知道他是金榮阿哥的門生，我非常眼紅。」大家七嘴八舌，爭着讚揚一番，把麻皮金榮樂得直打哈哈。

且說上海交易所這項玩意兒，純然是買空賣空，投機造謠，欺騙暗算，誘惑、冒險、殘酷、要流氓……總而言之，爲了自己發財，不惜多少萬人傾家蕩產，這個是慘酷無比的大賭場。

蔣介石在交易所做經紀，全副精力投注在這個大賭場中的時候，正是中國共產黨與孫中山領導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前夜。孫中山、伍廷芳、唐紹儀等人通電重開廣州政務會議，反革命政學系岑春煊下台，蘇聯向我國政府聲明根本放棄前俄政府與中國訂立的一切條約，很多現象使革命黨人充滿了信心與希望——除了蔣介石，蔣介石只對「搶帽子」充滿了信心與希望。

「聽說孫中山要你去廣東？」虞洽卿問道：「孫中山看樣子有辦法哩！阿偉，你去了之後，將來可別忘記我們這批老朋友。」

「誰說的？」蔣介石挺挺腰幹：「你說我去不去？」

「去才是傻瓜！」戴季陶說：「革命有多少進賬？交易所有多少進賬？我不相信革命會比搶帽子強。」

「行行出狀元咯！」黃金榮道：「阿偉多聰明？說文是文，說武是武，交易所裏吃得開，政府當中兜得轉，連孫中山都要請他去，嘿！」他撫摸着大肚子：「嘿！」

「並不是孫中山要我去，」蔣介石說道：「是他手下的人，也是我們的留日同學，他來信說歡迎我去廣東，剛才果夫聽見了，但是沒有弄清楚，孫中山並沒有信給我，就是給我，我也不會去，革命？」他笑笑：「值多少錢一斤？」

鈔票、銀洋、女人、美酒……在蔣介石手中急劇飛舞。他狂笑着，因為他已發橫財；他狂笑着，因為他儼然富翁；他狂笑着，因為芸芸衆生是那麽優，包括孫中山以及「革命」在內，一頁轟轟烈烈慷慨激昂的革命，還不如交易行一場偷偷摸摸勾心鬥角的賭博。……他狂笑着，投機、贏錢；贏錢、投機……一如輪盤賭中那個轉動如飛的輪盤，永無休止。

然而豪賭必輸，轉動如飛的輪盤賭戛然而止！民國十年間，這項生意經的全盛時代如曇花一現，上海交易所發生了不景氣風潮，「恒泰號」也消失在這個風暴之中。張靜江、戴季陶、陳果夫等虧空了一百多萬，債台高築，上海站不住了，蔣介石並不例外，也破了產，還負債三千元。他們奔走相告，一籌莫展，「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誰都沒有了主意。更糟糕的是，青紅幫竟放下臉來，代替債主向他們的弟兄們「包討賬」，不償欠款，決不甘休。

張靜江、戴季陶、陳果夫等明知在上海無法立足，決定另打主意，到廣東去參加「革命」。行前張靜江還給蔣介石設法找到三千塊錢，要他還債。原來交易所不景氣是事實，「恒泰號」的倒閉也是事實。但張靜江股份佔到全部的三分之一以上，早已在事先轉移了一筆資金，讓其他的股東全軍盡墨，而自己還在人前裝瘋哭窮。但他「厚愛」於蔣，於是偷偷地給了他一筆錢。另外張靜江還替他寫了一封信給孫中山。

「你自己打主意，」張靜江把介紹信給他：「這是一封給孫中山的信，我向他推薦你，說你在軍事方面也許比商場有辦法，只要你安排妥當，隨便什麼時候可去廣東找他。」

「我灰心得很，」蔣介石答道：「經過這次打擊，大海茫茫，我真是意態蕭條，很想回到溪口，上雪竇寺出家去了。」

「胡說，」張靜江匆匆說道：「我們就要走，一切由你自己斟酌，交易所也罷，革命也罷，反正一樣是賭博，只要其中有一樣順順利利，還不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麼？」

「好罷。」蔣介石只覺得天昏地轉，茶飯無心。他戰慄着，逃是逃不掉的，只好跑到黃金榮那邊哭訴。黃金榮嘆口氣道：「你放心罷，你的債務我雖然不能代償，你那條命我可以替你保全。別怕，照樣到交易所去。多賠點笑臉，別讓人家說你沒有種，出了事，便躲着不見面，你以後還要在上海灘露面。」

「謝謝你。」蔣介石心想，上海灘上還輪得到我麼？這個跟斗摔得實在太重了。他失去了精緻的洋房，失去了嶄新的包車，失去了筆挺的西裝，失去了歡樂和生趣。懷着張靜江給他的三千塊錢，到交易所去還債。幸好那些「包討債」的流氓都受過師父的吩咐：「不許傷害他，」所以也沒有挨打。可是三千塊錢如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有幾個債主便把蔣介石圍在中間，指手劃脚痛罵，有幾個還動手動脚：

「拍！」一個嘴巴。

「拍！」又一個嘴巴。

「別打別打，」流氓們做好做歹，把這位師兄假裝逐出門外，勸開了事。蔣介石雙手捧着熱辣辣的兩個臉頰，失魂落魄回到小房子，只見破舊的門口停着一輛半新不舊的包車，他心一怔：「我偷偷地搬到這裏，難道還有人知道，追上門來討債麼？」他不敢馬上進房，蹣手蹣腳上得樓去，只見房門虛掩，陳潔如在裏面吃吃笑道：「別動手動脚，給人瞧見了不成話！」

「哦，」是個生疏的中年人口音，「誰不知道你已經是蔣太太，可是你先生沒辦法，破了

產，還是跟了我罷！」蔣介石一聽放了心，原來此人不是爲討債而來，可是心灰意懶，也不闖進房去。顛巍巍上得天台，雙腿軟弱，倚在牆垣上悵然遙望，只見十里洋場，華燈初上，炊烟四起，黃梅季節的鬱悶天氣，使他呼吸都感困難。人羣車輛像螞蟻爬行，中間夾着拉得飛快的嶄新包車，用乾電池裝置的兩隻車燈一閃而過，車上的鈴子叮噠地響。

「是那個信人出堂差了？」蔣介石喃喃說道：「去罷，不管你是老五或者老三，反正我蔣介石是不會再寫條子的了。」他向着昏黯的夜空：「我破產啦！老天，我破產啦，還挨了耳光！」他頹然伏在牆垣上，使勁捶捶腦袋：「完啦！上海灘？上海坍！」他乾笑着：「我玩够了人，人家也把我耍得好苦！以前老聽說張三破產跳樓，李四失敗跳海，難道今天要輪到我姓蔣的？」他倏地倒退幾步，心臟劇跳着，「跨過短牆，便是地下，地下……粉身碎骨哪！」蔣介石戰慄着，戰慄着，癱軟在天台上。

「忍住罷。」半晌，蔣介石摸索着爬了起來，「反正我是空手而來的，如今雖然又空了手，垮了台，還有將來，將來，」他扶着樓梯的扶手下樓：「將來……」

在房門口，他停止了，那一對男女還在說話：「他真的不知道，」是陳潔如的聲音：「我也始終沒有跟他說，在我以前的客人之中，有你這麼一個人！我說只不過有一個老鳳祥的小開。」

「現在不用怕了，」還是那個陌生的男子口音：「現在你可以當面告訴他：你破產啦！還借什麼小房子？老娘要跟有錢人去了，跟我大名鼎鼎的孟醫生！」

「不怕醜！」陳潔如吃吃笑道：「快點走，他今天出去張羅還債，整整一天，就快回來。」接着房裏牀鋪桌椅一陣亂響，蔣介石急忙忙倒退一旁，躲到樓梯暗角處，只見一個高大的身影提

着一隻藥箱出得房來，陳潔如在後推了他一下說了聲：「以後不許再來。」便把門兒關上。那男的湊着門縫低聲說道：「你有病嘛，你的病只有我能醫，我那能不來？」邊說邊下樓去。蔣介石聽見門外那包車喇叭「波波」地響了兩下，知道他走遠了，這才推開房門，天昏地轉，往床上一躺。

「還好罷？」陳潔如把床頭那盞洋油燈擱開，不讓蔣介石看見床上凌亂情形：「今天債主沒一個上門：大概我們搬來這個地方，他們沒法找到。」

「債主沒有找上門來，」蔣介石淡淡答道：「醫生可不找自來，看樣子，我們無論往哪裏搬，這個醫生是躲不掉了！」

「你說什麼！」陳潔如暗吃一驚：「什麼醫生？」

「過來！」蔣介石倏地從床上爬起，一轉眼便到達了陳潔如面前，不待她轉過臉來，兩巴掌已經打了過去，打得陳潔如一屁股倒在地板上，樓下正在吃飯，灰塵撒滿了菜裏飯裏。於是樓下在罵，樓上也在罵。蔣介石在債主面前是懦夫，在陳潔如面前却是英雄。罵了半天，陳潔如一個勁兒哭。「你同這個瘟醫生怎樣認識的？」蔣介石手持鷄毛帚，劈劈拍拍打擊着流粧台：「說！不說？我今天打死了你！好哇！什麼老鳳祥小開，原來藏着個瘟醫生！」

陳潔如知道什麼都瞞不住了，抹抹鼻涕眼淚說道：「你也不必這樣對我，你替我贖身嫁給你，可沒有賣給你！人家是個醫生，因為看病，老早就認識了他，可是自從跟了你，幾時見我同他往來過？這次他聽說你破了產，特地好心好意來看看。你倒吃起醋來啦，你要打死我，好罷，」陳潔如撲過去：「你殺了我罷！誰不知道你姓蔣的腳踏青紅兩幫，上海灘上殺個人，也不過好像宰了一隻雞！」

聽見陳潔如撲過來，蔣介石反而手足無措，把雞毛帚一掉，冷笑道：「好男不跟女鬥，你瘋你的去吧，我要出去找人，不跟你一般見識。」他走到房門口：「可是我警告你，那瘟醫生如果再來，我要他白刀子進，紅刀子出！」說罷嘍的一聲使勁拉上房門，踉踉蹌蹌下得樓去。時已入夜，小衙堂裏燈搖幌，圍無一人。蔣介石摸摸口袋，竟無分文，暗叫不妙，反身回到房裏。陳潔如還在床上哭着，他也不驚動她，東翻西翻找到了幾個零錢，上黃金榮那邊討救兵去了。

對於這個門生的遭遇，黃金榮淡然置之。在他眼睛裏，爬起來，跌下去；跌下去，又爬起來的例子太多了。蔣介石發財時大筆銀洋孝敬他，如今失意，他只要通知手下不傷害他，也已够了。可是虞洽卿的看法就不同：「金榮阿哥，阿偉這一次，跟斗栽得不輕，聽說他日子過得很苦。」

「別信他那張嘴，阿德哥。」黃金榮道：「你想，賺過百幾萬，還有錢住洋房，接姨子。如今垮下來，過日子是不成問題的，你別替他着急。真正要跳樓的人，不是他同張靜江，是到交易所去上當的那批瘟生！」

「無論如何，」虞洽卿有他的打算：「對於阿偉，我總覺得你應該另眼看待，人家孫中山那邊都來過信，要他去革命哩。金榮阿哥，我有個辦法，就說奉你之命，把阿偉夫婦接到我家裏去避避風頭。」

「好罷，」黃金榮無可無不可：「告訴他，叫他小心些。我通知徒弟們不傷害他，可是債主還放不過他，聽說他挨了好幾下耳光，哈哈。」

蔣介石聽說虞洽卿要他兩口子到他家裏住，便立刻搬了過去：「瞧。」他向陳潔如瞪瞪眼：「阿德哥聽說我景況不好，要我們住到他家裏去，怎麼樣，你以為我這一跤再也爬不起來了罷？」

哼！

蔣介石搬進了虞洽卿家裏，一幌已經一個多月。寄人籬下，終非善策，尤其張靜江、戴季陶、陳立夫他們已經離開上海，債主們便釘着蔣介石要錢，使他整天躲在虞家不敢露面，長吁短嘆。有一天接到溪口家信，蔣介石以爲是元配在他母親面前告了一狀，他母親來信斥罵一番，要不又是家裏催錢，他也懶得打開。可是悶得實在無聊，姑且拆開瞧瞧，這一瞧只見蔣介石嚎淘大哭起來，原來他母親死了。

「怎麼啦？」陳潔如正陪着虞家的人在玩麻將，聞聲一推牌便趕回房裏，蔣介石也沒答腔，把信拿在手裏一揚，又悶頭大哭起來。陳潔如不免勸慰一陣，蔣介石却在心裏好笑：「這下子可找到藉口啦，回家奔喪，什麼人欠欠人，去你媽的！」但他嘴上可哭得更傷心。當下給黃金榮留了一封信，匆忙打點一番，把陳潔如留在虞家，問虞洽卿要了一點盤纏，一個人便回到溪口去了。

對於他母親之死，蔣介石的情緒是很難表達的。與其說他同她是母子關係，毋寧說他同她是下屬與上司間的「提拔」關係。如果王媽當年不逃荒，逃荒並不逃到開封，逃到開封以後也就不就僱於蔣家；就僱於蔣家後不答應改嫁給他，那末，蔣介石的歷史該重寫了。他今天可能是一個沒沒無聞的莊稼漢，雖然莊稼漢並非見不得人的行業，但蔣介石顯然願意做官，而且是大官。於是在他眼中的母親，變成了一個「提拔」他的恩人、上司，而他是一個下屬。

之後建「蔣母墓」，把「蔣母」的史跡大事渲染，處處證明了這個下屬對上司的報恩之情，而絲毫沒有母子之情。如果有母子的感情在內，蔣介石不至於忘記了他的父親，即使「肅庵公」並非親父。結果把「蔣母墓」孤零零地表揚出來，如果說他是那個時代中的「孝子」，那就大有

擾問了。

破產以後的蔣介石，又遭遇到母親病逝，這個打擊是大的。債款未清，大難茫茫，他寫信給幾個朋友求助，不是說「慈親已逝，萬念俱灰，」就是說「廬墓終身，」一輩子不願回到上海灘了，這個冒險家挨了重重的一棍，失去了信心。

「你回來！」虞洽卿在上海寫信催他：「別忘記你太太在我家裏住，別忘記孫中山在廣東很得勢，別忘記你口袋裏還有張靜江的介紹信。……」

「去試試罷。」蔣介石自己考慮着：「了不起又是碰釘子，了不起同現在一個樣，有什麼關係？」於是這個宣稱「廬墓終身」的孝子，又風塵僕僕於火車中了。虞洽卿見他回到上海，不禁大喜，重重地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阿偉，附耳過來！」一陣囁咕之後，只見蔣介石笑出聲來。那時光蔣介石的債主們聽說他回鄉奔喪，正發愁欠款是否有着落，又聽說他回上海來了，彼此不免商量一番，如何在青紅幫裏講好關係，別讓「包討賬」的流氓們，不但討不了賬，反而替蔣介石做了保鏢。

正在那個時候，債主們却接到了蔣介石的請柬，地點借在虞洽卿家裏。

「有辦法了。」債主們相互道賀：「這筆錢可以收回來了，蔣介石再沒有錢，阿德哥不能看着他丟臉，這筆錢大概是阿德哥借給他的，要不，怎麼還請我們上他家喝酒？」

「是啊，上海灘上，誰不知道阿德哥那幾下子？」

.....

可是，事實却把債主們的希望擊得粉碎，他們在虞家寬敞的大廳中，看到了一桌豐富的酒席，

看到了笑瞇瞇的虞洽卿，看到了惡狠狠的黃金榮，看到了青衫白鞋戴重孝的蔣介石。酒過三巡，只見蔣介石聲音顫抖，端着個酒杯站起來向大家點點頭：「各位，兄弟今天把你們請來，心裏說不出的光榮與難過。光榮呢？你們都賞光了，你們是我的債主，不因爲欠債未清贖不起我，你們都來了，使我很光榮，請乾一杯！」蔣介石一飲而盡，把杯子重重地往桌上一放：

「難過呢？」他抹抹嘴：「一來家母棄養，兄弟剛剛奔喪歸來，原來想廬墓終生，不問世事，無奈虞先生黃先生函電催促，說是廣東要兄弟馬上就去，兄弟也只得節哀順變，移孝作忠，再有難過的，就是欠下各位的債款，到今天悉索敝賦，羅掘俱窮，還是無法清償，各位！」蔣介石雙手抱拳，向大家一拱手：「兄弟此番到得廣東，如果叨光得發，將來一定加倍賠償，萬一時運不濟，」蔣介石聲調嗚咽：「那就，那就來生做牛做馬，結草啣環，報答各位！」說罷一屁股坐下發怔。

債主們竊竊私議，只見虞洽卿、黃金榮四目如箭，向每一債主臉上射去，大家也就啞口無言，悶頭吃喝。半晌只見蔣介石重復起立，說道：「各位，如今廣東的局勢，真是大有可爲！各位都知道，俄國變成了蘇聯，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大極了，偉大極了！我們的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完全贊成蘇聯的做法，對蘇聯非常嚮慕，他還同蘇聯發生了關係，這麼一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眼看就要成功了。兄弟此去，不敢說旗開得勝，馬到成功，但是從這個形勢來看，兄弟此去是十拿九穩，對於各位的欠債，一定加倍奉還機會的！兄弟此刻連行裝都來不及準備，今晚就要連夜出發了！」正是：離開這賭場，到達那賭場，革命與投機，兩者竟一樣。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無官可做黯然回春申
有機便投黃夜上兵艦

却說蔣介石在民國十年到得廣州，廣州國會正在召開非常會議，選舉孫中山爲非常大總統。那時光國內打得一團糟，孫中山忙得不可開交，對於蔣介石的投奔，他只匆匆忙忙談了幾句：「你今年幾歲了？」

「三十五歲。」蔣介石恭恭敬敬答道。

「陳英士死了以後，你做了些什麼？」孫中山放下張靜江的介紹信：「做生意是不容易的，你學的是軍事，現在國家正需要人材，你還是回到軍隊裏來罷！」孫中山長太息：「可惜英士他們死得早，如果今天活着，他們可以幫我做點事，我現在人手太缺。」

「是的，」蔣介石作感傷狀：「英士先生真是……」心中却非常高興：「這下子做官可沒問題了！」

但孫中山半晌沒開口，忙着翻閱案頭公文，蔣介石在旁等候好久，沉不住氣，開口問道：「那末請問大總統，我應該到那部門去工作？」

「啊啊，」孫中山一手按在文件上，霎幾下眼睛：「這樣罷，一時我也想不起來，你搬進總統府，跟我一陣再說。」

蔣介石於是高高興興做了孫中山的侍衛，靜待京官外放；可是好幾天還沒有消息，他心裏雖

然着急，但一想絕對不會一輩子幹侍衛官這一行的，也就忍耐着侍候孫中山來。憑着他心眼兒機靈，倒也侍候週到，掛着根盒子砲追隨左右，沒犯過什麼差錯。且說那年八月間，蘇聯代表馬林到達廣州，同孫中山暢談大局，使蔣介石感到非常新鮮。他在日本待過幾年，在上海居住也很久，所見所聞，不是日本槍砲如何了得，中國要割地求和，就是英美軍艦如何厲害，中國要賠償道歉。但蘇聯却自己取銷了帝俄對華所訂的不平等條約，還派出代表訪問孫中山。蔣介石一旁站立，只聽見孫中山興奮的聲調，通過了翻譯向馬林說道：「謝謝蘇聯朋友的關心和對我們的幫助！」孫中山攤攤手：「你們，同美國和日本比起來，使我們中國人的感慨太多了。」

「總統太客氣。」馬林挪動他高大的軀幹，彎腰爲禮。

「這是事實，」孫中山把肘子支在沙發上，五根手指在太陽穴輕輕敲擊：「從去年民國九年起，在直皖兩系的軍閥混戰中，美國就在支持直系頭子曹錕和吳佩孚。當時美國在巴黎和會失敗以後，想找機會對日本報復，直系軍閥已經取得河北、江蘇、河南、湖北、江西等省地盤，實力逐漸壯大，同日本走狗皖系段祺瑞發生了尖銳的衝突，雙方便在七月間打起來了。日本幫助了安福系，美國幫助了直系，美日雙方都很賣力！」孫中山苦笑：「帝國主義在國際上爭奪中國的公開鬥爭，是和它們在中國國內幕後支持軍閥的戰爭互爲表裏的！」

「你們中國，是個了不起的國家！」馬林笑笑：「美國和日本可能在一個短期間裏使你們不安寧，但是，憑你們中國人的智慧和勇敢，一定可以獨立自由，康樂富強。」

「謝謝。」孫中山舉手一揚：「遠景，是美麗的，蘇聯十月革命成功以後，你不知道給了我門多大信心和鼓勵？問題是自動，」他皺皺眉：「目前，同中國搗蛋的情形是非常明顯！日本，

很快地扶持了一個新興的奉系張作霖勢力，以代替皖系的作用；美國呢？正利用直系與日本對峙，迷信武力統一的吳佩孚，很適合美國在中國擴張實力的口味哩！」

「是麼？」馬林低聲問道。

「我們有憑據！」孫中山不安地起立，雙手攏在背後，大步躡着，蔣介石瞧見他十根指頭在相互牽動。驀地孫中山站在馬林面前，激動地說：「駐在北京的美國使館向美國政府報告，說吳佩孚有全國最好的軍隊！說吳佩孚比張作霖還得人心！美國使館還說：假如他趕走了徐世昌，而讓黎元洪補充了總統的任期，那末對南方各省談判統一困難可以消除！你說：這成什麼話！」

「孫大總統，」馬林長長地透一口氣，兩道濃濃的眉毛緊緊皺着：「這些現象，此時此地，是不可避免的。但我早就說過，這只是暫時的現象，未來的中國一定康樂富強，毫無問題。十月革命以後，我們蘇聯人民具有密切結合的高度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深刻地認識到被壓迫民族的利益是和我們的利益完全一致的，嚶，完全一致的！對於孫大總統領導下的中國革命，作爲一個朋友，我們有兩點意見。」

「好極了！」蔣介石看見孫中山挪動身子，更挨近了馬林。

「首先，要進行中國革命，非好好的政黨不可，這個政黨必須能聯同各個階層，尤其是工農大眾。其次，要有建立革命武裝的核心，要辦軍官學校，培養革命幹部！」

「好極好極！」孫中山伸過手去，隔着茶几同馬林緊緊握着，握着。孫中山陷入沉思的境界，半晌，才見他一躍而起，拉着馬林更望外走：「我們到外面走走。」他伸出手來，阻止蔣介石跟隨：「我們就在院子裏，有人來，你請他們在這裏等一等。」

「是！」蔣介石目送高大的馬林與扎實的孫中山步出走廊，走入花園，翻譯員緊緊跟在後面，不時伸出手來做姿勢，院子裏送過來陣陣桂花香味，也送過來孫中山與馬林兩人爽朗的笑聲，一陣又一陣。

「美國、日本、皖系、直系……」蔣介石思索着，思索着，倚在大沙發上假寐，那些字樣逐漸消失，有兩個大字矗立在他面前：「蘇聯！」但他的心頭異常混亂與矛盾。

孫中山高高興興接受了馬林的建議，可是馬林並沒有帶來軍隊替孫中山打擊直皖軍閥。而直皖軍閥背後，却有美國和日本做靠山。

「萬一將來直皖成功，孫中山不是要垮台麼？他一垮台，我……。」蔣介石覺得非常為難，同時孫中山又不提起發表他做官的事情，成天掛着根盒子砲做大總統的侍衛，慢慢地感到沒有興趣，於是隨便找一個藉口，回到上海看「行情」，靜待時局發展去了。

直到第二年（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那天，一個驚人的消息到達上海，說陳炯明叛變，砲轟總統府，孫中山避到了永豐艦上，那時候蔣介石正在上海無聊透頂，聞訊靈機一動：「機會來了，孫中山處境危險，可是國內各方面條件都對他有利的，陳炯明鬥不過他，我姓蔣的在上海處境糟透，沒有絲毫希望，如果在孫中山患難之中再追隨着他，那他脫險之後……。」

「這是很危險的，」陳潔如勸他：「機會還有的是，你早不去，遲不去，偏偏在這個時候去，我看……。」

「你真是婦人之見，」蔣介石不悅：「你以為我此去一定活不成麼？反正到處沒辦法，碰碰運氣，至少比呆在上海孵豆芽強！何況大總統坐的是大兵艦，陳炯明又沒有船，怕什麼？」說罷

就在當夜兼程出發。

蔣介石到達廣州，只見一片砲火。找到衛戍總司令魏邦平，下得小船到達孫中山的座艦，孫中山倒是一怔：「沒想到你來啦！」

「是的，」蔣介石慷慨激昂：「知道總統有危險，所以不避艱難，星夜來奔，追隨左右。」

「好罷。」孫中山同幹部們在艦上集會，蔣介石便到後艙聊天，探聽事變經過。

「誰也沒想到，」一個軍官說道：「陳炯明的花樣真多，可是孫大總統的胆子也不小。十五日那天大總統就接到一個報告，說粵軍將領接到陳炯明惠州來電，指示各將領圍攻總統府，佔領各行政機關，派兵進駐韶關。他們還在白雲山總指揮處開會，決定在十五日當夜十點鐘有所行動，要大總統避開，可是大總統不相信。晚上十二點，林直勉秘書同林樹巍參軍先後前來報告，請總統趕快避開，總統還不肯走，他說我把我自己在廣州的警衛軍都開到了韶關，我對陳炯明總算坦白得可以了，在這個情況之下陳炯明如再要來這一手，那只好由他了。說罷總統便去睡覺，可是各方電話紛紛打來，請總統趕快避開，他還不信。直到深夜兩點，只聽見四處軍號凌厲，自遠而近，嘿，叛軍真的來了！」

「大總統聽見軍號，才知道陳炯明真的要動手，於是便命令警隊警備防禦！」那軍官打個呵欠：「到三點鐘，林秘書他們又來請他躲避，說陳炯明這次備足現款二十萬，作為謀殺孫中山的賞金，如果諸事順利，並准各營兵丁大放假三天！」

「大放假？」蔣介石問道：「是不是會國藩的帶兵辦法，『大索三日』讓他們姦淫燒殺，放三天特別假？這下子可厲害得很哩！」

「可不，」那軍官驚異道：「老蔣對會國落這一套可有研究哩！」

「老趙，」有人不耐道：「你講下去。」

「後來，」被叫做老趙的一頓：「大家見總統不肯出走，便幾個人上去把他一挾，非要他走不可，於是大總統便給我們扶出總統府。可是，那時光大街小巷都有了哨崗，沒辦法自由通行，林秘書他們被叛軍步哨盤問過好幾次，終算通過了，大總統又不便同我們一起走，怕被人認出來。後來他就一個人走，走啊走的，走到了財政廳門前，嘿，大隊叛軍由東而來，大家都沒法再跑了。」

「他們發現了他沒有！」

「怎麼沒有！」老趙淡淡一笑：「孫大總統眼看躲不掉，好傢伙，他乾脆擠到叛軍隊伍裏，好在他穿着普通的軍裝，人家還以為是他們的同事，也沒有查問。一直走到永漢馬路出口，總統往路邊一閃，奔到長堤，到達海珠的海軍總司令部，便同海軍溫司令下得楚豫軍艦，召集各艦艦長，聽！」一陣砲聲中老趙笑道：「揍他媽的！」

「後來怎麼啦？」蔣介石問道：「粵軍這樣不濟事？」

「可兇哪！」老趙問同僚要了一枝烟，珍貴地抽着：「後來，當晚三點鐘，廣州的交通都斷了，各機關也給叛軍佔領，粵軍第二師洪兆麟部的湘軍向總統府展開了拂曉攻擊，五十多個衛士，在觀音山粵秀樓附近，同叛軍打到正午十二點，叛軍死傷三百多，還是沒辦法。叛軍旅長李雲復急啦，那小子見衝鋒無效，又怕大總統逃掉，就用速射砲對準總統府射擊，再用煤油燒燬了從粵秀樓到總統府的棧橋，杜絕出路，一定要把孫總統葬身火窟才甘心！」

「他媽的！」有人在罵。

「孫夫人呢？」蔣介石急問：「她！」

「她差點給機槍打死！」老趙透了口氣：「衛士們彈盡援絕，便向叛軍繳械，雙方言明：一經繳械，對方就不准再施射擊。」

「孫夫人好險！」老趙再透口氣：「雙方講好以後，對方馬上變卦，衛士同黃副官馬副官衛護孫夫人離開總統府，叛軍馬上開槍掃射，死掉多少人！叛軍老是不見總統出來，於是進內搜索，才知道總統早已離開。……」正說到這裏，艦上突地一陣騷動，原來是外交總長伍廷芳、衛戍總司令魏邦平上永豐艦來了。蔣介石跟着大家進入會議室，前後左右站立戒備。商量了一會，只見孫中山聲色俱厲，指着魏邦平說道：「魏司令！你就回去，把隊伍集中在大沙頭，策應海軍，向叛軍進攻！恢復陸上防地！」

「是！」魏邦平離坐起立，向孫中山敬個禮，便下了小汽艇。

「伍總長，」孫中山站起來：「今天，我要親自率領艦隊，擊破叛軍！否則中外人士以爲我已經喪失力量，而且也不知道我在什麼地方。如果躲在艦上，潛伏黃埔，不盡職守，僅僅爲我個人避難偷生着想，中外人士都會笑話我們的。」

「是的，總統。」伍廷芳告辭：「我就回去，通告各個駐粵領事，請他們嚴守中立。」

伍廷芳衰老的身影離開永豐艦，孫中山扶着桌子目送着他，蔣介石一個箭步竄出甲板，扶着伍廷芳步下掛梯鑽進汽艇。回到艦上，只見孫中山全副戎裝，各艦艦長立在他面前，大家低着頭袋在對錶。

「出發！」孫中山抬起頭來，大步走向甲板。艦長們行過禮，紛紛歸艦，只聽見一聲砲響，艦隊徐徐開動。蔣介石隨孫中山爬上指揮塔，孫中山手持望遠鏡，興奮地前後左右邊看邊說道：「永豐、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廣玉、寶璧，噸位雖不大，但對付陳炯明，綽綽有餘了。」

「是的，總統，」蔣介石在旁附和：「風大，總統還是回到辦公室去罷。」說着便把他扶下艦橋。

面對着航海圖，孫中山沉着地用紅鉛筆在圖上加註着記號。永豐艦長不時來電話報告：「報告總統，駛出黃埔了。」

「報告總統，車歪砲台已經駛過。」

「報告總統，前面就是白鵝潭。」

「射擊！」孫中山掛上電話，跟着走上甲板，命令道：「向大沙頭！向白雲山！向沙河！向觀音山！向五層樓！向叛軍！射擊！」

砲聲震撼着河流，震撼着艦身，遠處白烟迷漫，火舌飛舞，山谷中響起巨雷似的回聲。叛軍一顆砲彈落在永豐艦船舷旁，水柱激到半空中，蔣介石心臟劇跳，雙腿酸軟，拉着孫中山的胳膊勸道：「報告總統，敵人發現目標，趕快進去！」

「讓開！」孫中山掙脫他那隻手，大聲傳令艦長道：「繼續射擊！狠狠打擊敵人！」

艦隊猛烈攻擊着目標，叛軍顯然沒有料到這一着，抵抗漸告微弱，終於岑寂。艦上的砲彈掠過長空，在潰逃的叛軍中爆裂，再沒有還擊，孫中山的攻勢勝利了。然而，孫中山却憤怒起來，艦隊不能登陸！

「魏邦平！」他抓起電話機叫道：「魏邦平！你的隊伍到那裏去了！」

「總統，」蔣介石跟着急起來：「這是個多好的機會！我們海軍用砲把他轟散，陸軍在岸上一舉而殲滅之，那多痛快！可惜魏司令沒有發動起來。」

「嗯。」孫中山睜了一眼蔣介石，也不說話。他走上甲板，直奔指揮塔，望遠鏡裏叛兵變成潰兵，棄械而遁，可是前面無堵擊，後面也沒有追兵，潰兵們得以集合，又成了叛兵。

「魏邦平！」孫中山仰首嘆息，緊皺眉頭，匆匆下得艦橋，下令各艦駛向中流砥柱砲台，轉返黃埔。黃埔空氣顯得非常特別，人們在三三兩兩交頭接耳，不聞歡呼聲，也沒有什麼動靜。孫中山猜測其中一定有问题，通知艦長們小心。沒多久果然有人來報告，說陳炯明派人來活動海軍叛變，只要解決孫中山，陳炯明賞洋二十萬。

「總統，」蔣介石關上房門：「我看還是小心一點的好，別讓叛軍的人乘機進來……」

「你說是有人要向我行刺嗎？」孫中山揮揮手：「把門打開！我相信海軍不比湘軍，不會給陳炯明收買的！二十萬塊錢出賣自己靈魂，在我的同志中沒有這種傻瓜！疑心太多，反而同自己人有了距離，我不願意這樣子。」

「是的。」蔣介石心裏一跳，趕忙把房門拉開，正好外交總長伍廷芳夤夜趕來，報告說收到陳炯明一個電報，措辭荒謬，要孫中山下野。「我沒有覆他。」伍廷芳說：「我不想覆他。」

「用事實答覆他！」孫中山坐下來，親自寫信：「我要告訴前敵李總長、許軍長、朱總司令、彭總司令、黃司令、李司令、梁師長，要他們迅速趕回廣州，平定叛亂。我們堅守待援，以圖海陸夾擊，殲此叛逆，以彰法典！」

「希望廖仲愷這位財政次長，快點歸來，」伍廷芳邁開衰老的步伐告辭：「我感到很吃力，老了，仲愷正壯年，可以幫您很多忙。」

「革命者是沒有年齡限制的，」孫中山想送他下汽艇：「我們大家保重，中國前途絕對光明！」可是電話又把他拉住，伍廷芳也回頭來聽聽有什麼消息。

「廖仲愷給叛軍扣留了。」孫中山頹然坐下：「他是十五日那天，接到陳炯明的電報要他去惠州商議要事，剛到石龍就給扣留，還用鍊銬重刑，解到了兵工廠。」孫中山臉上肌肉痛苦地抽搐着，使蔣介石深深感覺到：廖仲愷是孫中山最器重的人物。

不利於海軍的消息接連傳來：陳炯明在魚珠砲台和牛山砲台增強火力，黃埔海軍受到了嚴重的監視。

廣州從十六日那天起，叛軍便開始搶掠擄殺，白晝姦淫，肆無忌憚。東關一帶居民，有被搶過二十多次的紀錄，一個女孩子，被輪姦至五六次之多。……

二十日那天，叛軍進駐韶州城，馬上展開了搶劫，廖仲愷被扣後也無消息，孫中山陷於無比的情怒與焦急之中。

二十萬銀洋購買孫中山生命的陰謀，又在醞釀之中。

「溫司令，」蔣介石找到海軍司令：「今日之計，只有軟來，硬功是不行的，你身為海軍司令，一方面應該發動海軍官長士兵，推出代表，前來永豐座艦，向大總統宣誓効忠，讓他寬寬心；另一方面，你應該同叛軍接洽停戰，這場仗打不下去了。我們是在船上，攻擊得不到陸軍的配合，退守有魚珠和牛山砲台的監視，這樣僵持下去，不但總統處境更危，我們也……」

「你說要投降麼？」溫樹德冷冷地問道。

「不不，」蔣介石解釋：「不是投降，是同他們商議停戰辦法，如果成功，便化干戈爲玉帛；如果失敗，他們把我們也奈何不得，他門沒有海軍。」

「讓我同總統商量商量。」溫樹德便把這意見轉達孫中山。

「假如他們還有良心，」孫中山沉吟半晌，說道：「應該知道他們所做的，完全是禽獸行爲，荼毒生靈，蔑視長官，這種行爲絕對得不到支持！與其將來引頸就戮，不如及早回頭。」孫中山長嘆一聲：「我看是談不成的，不過在不卑躬屈膝的情形之下開導他們一次，也未嘗不可以。」

「那我就去了！」溫樹德得到許可，便率領永翔同安二艦駛入省河，前往談判。晚風送涼，夕陽如血，孫中山立在艦橋上目送兩艦。蔣介石說道：「溫司令聽到我的建議時還有顧慮，我說這樣有什麼可怕，人家沒有海軍，要他們派人上軍艦來談判，成功失敗都可以一試。」

「你的建議雖然不妨試試，但是不會有什麼成就，人家正處於優勢，停戰是不可能的。」

當夜溫樹德回艦，報告談判失敗。孫中山只是點點頭，告訴他別驚慌：「剛才得到消息，各處義軍並起，在我們黃埔附近，就有徐樹榮、李天德、李安邦各司令表示態度，願意討賊；他們集中了一千多勁旅，使我們軍威大振，你沒有聽見艦上久已沉寂的軍樂，又在演奏起來了麼？」

可是激昂的軍樂在第二天却奏出了哀歌，原來，外交總長伍廷芳逝世了。正是：破船偏遇打頭風，當時難爲大總統。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孫中山堅守黃埔 某秘書解剖叛徒

話說伍廷芳逝世消息傳來，孫中山涕泣不能自仰。第二天「士密西報」訪員到永豐艦訪問，孫中山悲哀之色，猶未稍減。他告訴那個訪員：「陳炯明指使他的部下叛變是十五日，今天二十四，已經快十天了。總統是國會議員所選舉出來的，所以我對國會議員，負有非常重大的責任。目前我在軍中，我應該照常行使職權，如果我放棄職權，那是不對的。即使要我辭職，也應該向選舉我為總統的議會正式辭職，現在我堅守待援，亦惟守法盡職，對我國會與國家，負有完全責任而已！」

「國會、議員、選舉、總統。」蔣介石在一旁聽得分明，記在心頭。

「請你告訴世人，」孫中山繼續說道：「假如我輕棄職守，偷生苟安，那是自背初衷。從此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其將何以立國？我又何必推翻滿清，創造民國，枉費這三十年來慘淡經營的精神呢？」

西報記者告辭後，外面傳過來一陣鼓噪，孫中山向蔣介石說道：「你去看看，什麼事！」

「是溫司令又來了，」蔣介石回來報告：「海圻號兵艦士兵聽說他曾經同叛軍議和，恐怕不利於總統，所以不讓他回到艦上，他們正在吵。」

「我去看看，」孫中山大步到達甲板，向停泊在旁邊的海圻艦瞧了一遍，派人傳話道：「溫

司令同叛軍商談，是得到我許可的，大家不必誤會。」

溫樹德雖然回到了艦上，叛軍的陰謀却使海軍官兵間彼此有着顧忌：「誰是被陳炯明收買的人呢？」「那一個艦長將要發動叛變？」

「殺！」蔣介石建議道：「總統，先下手為強啊！」

「不！」孫中山皺眉道：「我深信我的同志們，他們不會這樣優。即使殺了我一個人，中國革命也不會停止的！但是如果我先殺自己人，那，那，」他直搖手：「不可以！絕對不可以！」

「報告總統，」電話在響：「民軍收受陳炯明的錢，將要聯絡河南叛軍，進襲我黃埔海軍。」

「報告總統，海軍高級官長，已經私下同叛軍議和，據說將成事實。還聽說陳炯明派吳禮和為代表，已經到達肇和兵艦，同該艦長接洽妥貼。」

「報告總統，海軍陸戰隊司令孫祥夫已被叛軍收買，他將趕走長洲要塞司令馬伯麟而代之，……」

「報告總統，包辦海軍投降叛軍，聽說是敗類何某，他接受了好大一筆賄賂！」

「不不，」孫中山向每一個報訊的人解釋：「不可能，不可能，你們不要上當，中了挑撥離間之計，別忘了戒備！」

面對着叛軍的陰謀，幾天來孫中山一方面命令海軍司令溫樹德特別戒備，一方面在長洲要塞敷設地雷。蔣介石却另出主意，他讓各艦長前來座艦，向孫中山表示服從決心，聲明擁戴總統；並命海軍士兵全體入黨，填寫誓約，表示效忠。「這樣子對他們有了約束，不致於給叛軍收

買。」蔣介石向孫中山報告：「現在，所有海軍士兵，都是國民黨的黨員了。」

「這樣做，我們只做了一小部份。」孫中山在甲板上用望遠鏡四處探望，只見碧海藍天，白雲黃沙，赭山綠樹，紅旗灰艦，周圍是一片沉寂，他透口氣，放下望遠鏡踱回辦公室：「形式上要士兵宣誓、入黨，這不是一件難事，可是要士兵們了解爲什麼入黨，並且要每一個黨員了解『黨』是怎麼回事？黨員該怎麼做？做些什麼？在這方面，那我們做得實在太少了！」

「是的。」蔣介石感到不安。

「剛才我觀察了半天地形，也看了半天風景，又聽你說海軍士兵們全成了黨員，我心裏就有很多感慨。有句老話說：『牡丹雖好，全仗綠葉扶持。』我們的大好河山也一樣，河山雖好，沒有革命黨的努力也是不行的，否則還不是人爲刀俎，我爲魚肉？陳炯明同我相處十多年，今天他做出了什麼事情？從這裏可以看出，我們革命黨人中間，還有很多人的腦子是非常糊塗的。蘇聯朋友馬林向我建議，要聯合工農大衆，培養革命幹部，我越想越有道理，非要徹底去做不可！命令士兵入黨，絕對不是好辦法，因爲不能解決問題。」

「是的。」蔣介石直抹汗。

「報告總統，」侍衛入室：「溫司令帶着一個客人來了。」

「請他們進來。」

客人叫做鍾煌可，拿着陳炯明的親筆信要求和解，孫中山見信上寫得分明：「大總統鈞鑒：國事至此，痛心何極！烟雖下野，萬難辭咎，自十六日奉到鈞諭，而省變已作，挽救無及矣！連日焦思苦慮，不得其道而行，惟念十年患難相從，此心未敢絲毫有負鈞座。不圖兵柄現已解除，

而事變之來，仍集一身，處境至此，也云苦矣！現惟懇請開示一途，俾得遵行，庶北征部隊至免相戕，保全人道，以召天和，國難方殷，此後圖報，爲日正長也。專此即請鈞安。陳炯明敬啓。

六月二十九日晚。」

「我沒有什麼可以說的！」孫中山讀罷來信，往桌一擲：「陳炯明對我，只可言悔過自首，不可以說求和！」

「內中一定有陰謀！」待來客告退後，孫中山喃喃自語，還沒坐下幾分鐘，衛戍總司令魏邦平跟着求見，問道：「大總統准不准我調解？」

「調解？」孫中山指指椅子，「你請坐，魏師長。」他喝了一口水，右手微顫，顯露出他內心的激動。半晌，只聽見孫中山沉毅的聲音道：「魏師長，魏司令，十七日那天海軍出擊，你隨戰部隊袖手旁觀，貽誤戎機，該怎麼辦！」

魏邦平一怔，黃豆大的汗珠沿着他寬闊的海軍帽直往頸子裏流：「報告總統，」他聲調顫抖，「那，那天，實在，實在配合不上，總統知道，交通情形很糟，到處是叛兵，我罪該萬死，但是此心耿耿，總統千萬別聽信謠言。」

「我不聽任何謠言，你請坐！」孫中山反剪雙手，大步在他面前踱着：「邦平，我們談的是純粹戰術問題，我並沒有懷疑你其他問題。那天你配合不上，今天你又來調解，說明了你對這場戰爭沒有信心。」

「不不，總統，」魏邦平直挺挺站起來：「我完全是好意。」

「我知道！」孫中山也直挺挺立在他面前：「邦平，宋代之亡，尙有文陸，明代之亡，也有

史可法，我們之間，如無文天祥其人，如何對得起無數死難同志？我願意你仔細看看陸秀夫的歷史，我願做文天祥第二！」

「是的，是的，」魏邦平直抹汗：「總統休息，我回去了。」

「希望你打定主意，」孫中山伸過手去，同他握着：「軍閥一定要打倒，貪官污吏一定要去，革命一定會成功！我孫某一個人安危談不上，願我們大家珍重！」

「總統，」參軍李章達領了三個客人進來：「浙江代表鄧同志，貴州代表李同志來了，還有一位是陳炯明的一位秘書，他最近憤而辭職，寫了一封長信，託一位朋友面陳總統。」

「大家請坐，」孫中山同三個客人握過手，從李參軍手裏接過那封長信，馬上拆開，邊看邊說道：「這位同志真是難能可貴，他身為陳炯明的幹部，並且正在陳炯明把我逼得非常艱苦的時候，却看出了陳炯明淪落的前途！他信上報告陳炯明近日致葉舉各電，謀害益急，並且痛斥陳炯明詐偽的行爲。他說：陳炯明人格破產，良心掃地盡矣！彼之贊成文化運動，提倡社會主義，以及主張今日之聯省自治者，無非迎合人心，利用潮流，以求達到其個人之權利與虛名而已。究其實在，彼對於文化與社會各問題，固未嘗徹底研究，毫無心得，即其對於三民主義，至今尙在懷疑誹謗之中，吾昔日以陳炯明爲中國之新民，孰知其乃比頑固守舊之不如者。蓋其人爲一多忌好疑，苟且儉安之人，故無論對於何事，無不懷疑參半，所以其所言所行，無一不偽！以其凡事無澈底覺悟，故有此根本錯誤，倒行逆施之結果。即如其阻碍北伐，陰謀盤踞者，也不過利用中國苟且儉安之人，以破壞此根本解決之大舉，其亦誤於偽之一字而已！」

「好極了！」孫中山拍案而起，把那封信往李章達手中遞過去：「李參軍，這真是一針見血

之談，請你把這封信傳給大家看看。」

叛軍謀襲長洲要塞，賄買海軍的陰謀越來越明顯，有人建議移動艦隊。孫中山召集各艦長開會商討：「聽說大家贊成把艦隊開到西江，我們來研究研究，還是移動好呢？還是堅守黃埔，鎮定慎重好呢？」

艦長們只表示贊成移動，但無有力的理由。

「我想，」孫中山沉毅地說：「我們還是鎮定慎重的好的，處境危險，大家知道，可是移到西江，也不大好。」

「爲什麼呢？因爲不但西江水淺，而且各艦移去後，僅留三大艦在黃埔，海軍力量便分散而力弱，萬一大艦真的被叛軍收買，那末我們將來更難取勝。」

「其次，大本營一旦離開黃埔，長洲要塞必失，廣州附近水陸險要盡入叛軍範圍之內，牽制更難，賊酋將更囂張！」

「第三：我移駐西江，面積的確大了一些，活動雖易，但黃埔是廣州咽喉，且有長洲要塞，其重要性非西江可比。而且我駐在黃埔，廣州雖失，猶易恢復，威望仍在，如果轉移西江，那末地勢偏僻，無以繫中外之望。」

「第四：海軍如往西江，重來省河不易，如果北伐軍回粵，水陸夾擊就不易奏效。」

「第五：移駐西江，放棄長洲天然要塞，去另謀陸上根據地，但能否佔領，尙未可知！而且西江各部陸軍態度不明，能否爲我所用？也未可知！如果陸上毫無根據，陸軍又不奉命，那海軍又將如何？勢必孤立無援，反而誤事！」

「有此五害，我的意見是動不如靜！」孫中山用紅鉛筆在地圖上虛劃了一道弧線：「還不如堅守黃埔，等待北伐軍回來，準備水陸夾擊省城！」他再將鉛筆端指指日曆：「今天，已經七月二日了，我相信大軍已在回粵途中！」

「我贊成大總統的意見，」參軍李章達發言：「目前形勢，的確是動不如靜。」

「是的。」秘書林直勉附議。

「是的。」海軍司令溫樹德也舉起右手：「我放棄移向西江的打算。」

艦長們都沒有其他意見，一致贊成堅守，相繼辭退。

「溫司令，」孫中山留住了他：「你同叛軍談和，其中停戰日期是七月三號，就是明天了，你將如何處理？」

「看樣子，停戰是不可能的了，」溫樹德眼睛瞞着地板：「反正他們也奈何我們不得，讓它去罷。」

「但我們要戒備，」孫中山皺眉：「要叛軍講道義、守信用，這是一件難事。溫司令，請你下令，準備迎擊。」孫中山堅定地慢慢站起來：「甚至準備出擊，我們不能老是挨打！」

兵艦上隨即響起號角，悲壯激昂，嚇得迴旋在旗桅旁的鷗鳥，嘩喇喇振翅遠颺。

汪精衛、古應芬兩人，在七月三日到達座艦督調，孫中山要他們早點回去：「根據情報，今天叛軍可能惹事生非，你們趁時間還早，先走吧。」

「報告總統，」黃昏時果然有了動靜，海圻艦長首先來報告：「剛才接到魚珠砲台叛軍的通知，說要我們知照海軍司令，限艦隊在今夜十二時前退出黃埔。」

「如果不退呢？」孫中山沉着地問道。

「他們說那就進攻！」

「我知道了。」孫中山點點頭，踱到甲板上，拿起望遠鏡細細端詳，忽地有幾條小艇箭似的迎面駛來，夕陽裏白浪翻飛，歌聲激昂，蔣介石忙說道：「總統，還是回裏面去吧。形勢很緊張。萬一那個，還不如撤出黃埔，比較安全。」

「那就更不安全了。」孫中山繼續用望遠鏡察看，笑道：「你來看看，這是我們自己人，叛軍決沒有這種膽量。」

小艇靠近座艦，一個個海軍攀上甲板，排成一列，推出個代表向孫中山行過敬禮，大聲說道：「報告總統，聽說魚珠砲台給我們下了哀的美敦書，要我們在今夜十二時之前撤退，那怎麼可以！我們是海圻海琛和幾條艦上的代表，請求大總統下令攻擊魚珠砲台，我們先發制人！」

「你們有這個信心麼？」

「有！」代表們一齊舉手，大聲答覆。

「好！」孫中山嚴肅地點點頭：「你們回去，待命進攻！」說罷反身回到辦公室，下令道：「海軍向魚珠牛山各砲台射擊！海軍陸戰隊，各司司令部陸軍由海軍掩護過江，同時進攻魚珠牛山！」

馬達雷鳴，號角相聞，浪花四濺，旗幟飄揚，一艘艘兵艦出發了。經過座艦時，士兵向立在艦橋上的孫中山揮手喝采，夕陽下只看見點點白制服在甲板上移動，黑黝黝的砲身在打轉，孫中山雙目模糊，淚水奪眶而出，他掏出手絹擦了擦望遠鏡上的玻片，一直目送艦隊在水平線上消失。

預期的砲聲沒有傳來，却接到了叛軍求和的消息，同時海軍司令溫樹德也來電話勸阻：「我們適可而止，反正這次攻擊解決不了問題，叛軍既已怯餒，請大總統收回攻擊令。」

停止攻擊令立刻傳到前線，兵艦又一艘艘返防。可是有三條大艦，將要投降，圍逼的傳說越來越多，謠言紛起，風聲鶴唳，人心驚惶，到達頂點。到七月五日那天，陳炯明又派鍾惺可來求和，還帶了一大批食品，說是「勞軍」。鍾惺可吞吞吐吐也講不清什麼，坐了一會，得不到結論，也就走了。

「把他帶來的慰勞品擲到水裏去！」有人憤然提議。

「不，」有人反對：「我們給困在黃埔，也好久沒打牙祭了，陳炯明既送來酒肉，吃他的又何妨！」

「他在裏面一定放了毒藥！」蔣介石說：「還是請示請示總統再說罷。」

一句話提醒了大家，便問孫中山如何處理。孫中山聽取了各人的意見笑道：「大家既想打牙祭，就拿去吃罷。擲在水裏是表示不接受陳炯明的贈禮，未嘗不是一個有志氣的舉動，但遲了一步，如果要鍾惺可帶走這批東西，那倒是合適的。」孫中山沉思一會：「現在我們既然收了，丟掉它未免暴殄天物，還是給太家打牙祭罷。至於有沒有毒藥，我想是不會的。一來，我們不是傻瓜；二來，這些東西都是在廣州買的，包裝得很好，上面也有商標標頭，要鍾惺可臨時放進毒藥，似乎大不可能。」孫中山站起來道：「最主要的一點在這裏：陳炯明這次叛變沒有成功，已經下不了台，天下人都笑他，罵他，所以他幾次三番要派人來求和，如果他竟敢毒死我，那他今後做人更無顏面，在這一點上我相信他不會這麼笨。」

「讓我嚐一嚐。」孫中山命令侍衛打開一罐酒，倒在杯子裏喝了一口。再切下一塊熟肉，吃了兩口，然後揮揮手，指指甲板上小山似的禮物：「給我分發各艦犒賞士兵，不必給我留下！」

看見孫中山嘗試過了，蔣介石這才放下心來，跟着跑到永豐艦艦長室裏，大吃大喝了一頓。

「艦長！」蔣介石瞥見一架照相機：「裏面有底片嗎？」

「當然有。」永豐艦長反問：「你想照相麼？」

「我不想一個人照，」蔣介石藉着三分酒意：「想同大總統合照一張，留個紀念。」說罷便央求他立刻去攝影。

蔣介石先向孫中山報告：「報告總統，剛才我們在吃總統的犒賞，大家對總統的恩賜非常感謝。我尤其願意追隨總統一輩子，艦長也說總統偉大，願意給您照一個相作為紀念，——他已經在外面等了。」

「他已經在等？」孫中山雲了雲眼睛，放下毛筆起立：「好罷，他既然在等着，我應該去照張相。」

蔣介石喜上眉梢，忙不迭搬出一把椅子，讓孫中山坐定，便立在他的身旁，一手撐腰，照了一張相片，喜得他一夜沒有闔上眼睛。待照片洗好，那簡直一天看三十遍，拿出來給每個熟人說道：「瞧！我蔣某是孫大總統最親信的人！」正是：相片到手心歡喜，從此身價平地起。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蔣介石苦思登龍術
孫中山脫險到香港

書接上回，却說蔣介石把他同孫中山合照的相片大量洗印，分贈友好，覺得這樣做還不够顯出他同大總統的關係。整日價追隨孫中山左右，孫中山一天到晚想着如何對付叛軍，安定人心；蔣介石却一天到晚捉摸着如何抓住時機，平步升天，他想到了「土密西報」，想到了訪員，想到了報紙，……「有了！」蔣介石終於想到一個辦法：「我把孫中山這次蒙難紀錄下來，請他自己寫一篇敘，請張靜江題幾個字，把它大量出版，不就顯得我與衆不同，天下人都知道我蔣介石了麼？」

「林秘書會不會走在我前頭，或者怪我搶了他的生意？」蔣介石暗自思量：「他是秘書，紀錄這件事，是他同張秘書的事，不過他們正忙着公文，大概不會想到這一着。還有李參軍，他會不會比我先動手呢？——不會不會，他也在忙着公事，絕對不會想到把這件事情紀錄下來。……」那一晚蔣介石睡得很甜。第二天天還沒亮，他便提早起床，磨墨展紙開了一個頭，可是怎麼也寫不下去。正在發怔間，房門突地推開，孫中山探進一個頭來：「你這麼早，就起身了麼？該多睡會兒。」

「報告總統，」蔣介石一個立正：「總統這麼早都已起床，我們更應該早點起來了。」
「年紀大的人，睡眠時間不多。」孫中山跨進房門，見桌子上鋪着紙筆，笑道：「難得你一

清早就在用功。」

「不不，」蔣介石滿臉發熱，尷尬地答道：「報告總統，這一次，大總統實在太偉大了，我雖然不會寫文章，可是願意把這一次的經過原原本本紀錄下來，使天下人知道陳炯明的卑鄙，大總統的偉大，……」

「哦，」孫中山俯下身子往桌上一看，只見紙上寫着「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一行字：「這個就是題目了？」

「是的，」蔣介石直跳。

「你願意寫，就寫罷。」孫中山跨出房門：「不過，直到現在為止，我們還在險境之中，如果忙不過來，把這份工作不妨留在以後再說。」

軍艦上的號兵在練習，陸地上的號兵在練習，曙色中一片蒼涼悲壯的軍號聲，孫中山躡上甲板，在黑暗中縱目四望，只見一艘艘兵艦小島似的凸出在水面上，燈火輝煌，人影憧憧，淒幽的軍號聲中，遠處偶或傳來幾聲槍響。

「總統！」蔣介石低聲說道：「回艙裏去吧。」

孫中山沒有作聲。

「總統，」蔣介石再低聲說道：「回艙去吧，外面冷，別傷了風。」

孫中山仍然沒有作聲。

使孫中山擔憂的問題越來越多，而孫中山望眼欲穿的北伐軍却毫無消息。到七月八日那天，軍長徐宗知才從南雄寄信來，說北伐軍各路人馬，已經集中南雄，朱培德總司令所率滇軍努力奮

戰的消息，使孫中山獲得一些安慰。可是就在同一天晚上，海圻、海琛和肇和三大艦果然升火起錨，駛離黃埔，爲叛軍收買過去了。

「李參軍，」孫中山問道：「我們的處境更加危險，敵人以為我的坐艦在黃埔，三大艦移開後黃埔各艦便暴露在他們魚珠砲台之下，無所掩護。黃埔後方的海心崗平日水深只有六尺，各艦不能通過，我的坐艦即使不爲魚珠砲台所燬，也必爲他封鎖，除了海心崗這條路之外，你還有什麼意見嗎？」

「最好，當然是從海心崗撤退，」李參軍低聲說：「叛軍以為我們前有砲台，後無退路，其實海心崗的水位並非固定六尺的。……」

「你趕快去測量，」孫中山低聲說道：「馬上！」

李參軍回來報告：「水深十五尺半！」

「出發！」孫中山立刻下令：「由黃埔上游，經海心崗，駛往新造村附近，掩護長洲要塞，力守長沙要塞！」

「海心崗過不去！」艦長們驚愕道：「如果艦隊被陷在海心崗，那情形是難以想像的！」

「沒有問題！」孫中山首先領頭出發，各艦果然順利通過，大家透過一口氣來。不料第二天（七月九日）叛軍老羞成怒，魚珠砲台鐘景棠部渡河襲擊長洲，要塞司令馬伯麟部開槍迎擊，戰爭進行時，沒想到海軍陸戰隊孫祥夫部會掛起了白旗投降了叛軍，反戈相向，引敵登陸，長洲要塞失之頃刻。

蔣介石正發愁這下子可沒命了，眼瞪瞪望着孫中山，只見他皺緊眉頭，在地圖上審視半響，

外面槍砲聲震天價響，似乎根本沒有聽到似的。

「進攻車歪砲台！」孫中山回過身來：「駛進省海去，立刻傳命！」

「總統，」官長們反對道：「車歪砲台形勢險隘，砲台密佈，攻克不易，通過更難！還不如把艦隊移到西江。」

「不能這樣做，」孫中山沉着答道：「從這裏出動西江，必須經過牛山魚珠叛軍砲台，跑掉的三大艦已在沙路港口監視我們，這兩道關口都不易衝過，我決定攻取車歪！」

各艦緊急準備突襲，到十日黎明前兩點鐘，還沒有出發的訊號，孫中山着急起來，吩咐蔣介石道：「你去看看，是不是準備好了？」

「總統，」蔣介石回來報告道：「我到各艦上去轉了一圈，艦長們在徬徨無措，進退莫決。他們說叛軍在車歪砲台周圍，佈置得很周密，我們要攻取，把握是非常少的。」

「哦。」孫中山沉思良久，耳聽村鷄啼明，目迎朝陽東升，但艦隊對出擊尚無動靜，時間飛快逝去，掛鐘上兩根針已經指在九點三十分。

「永豐艦打前鋒！」孫中山下令道：「楚豫、豫章、寶玉、寶璧一起走，從海心崗開到三山江口，向車歪砲台叛軍陣地發砲射擊！」

永豐座艦，一馬當先，其他軍艦也就一艘艘跟着出擊。孫中山兀立艦橋上，突地發現豫章艦開足馬力超越了座艦，艦長歐陽格在對面大聲說道：「總統，豫章艦願意打前鋒，今天是有我無賊，有賊無我！總統艦不必走在前頭，讓我們保護您！」

到連車歪砲台附近，叛軍砲彈雨點般落將下來，艦隊通過時都受了傷，幸虧歐陽格奮勇攻

擊，分散了岸上集中的火力，但永豐艦上也被擊中六顆砲彈，死傷甚大。孫中山在房裏踱着，不時透過玻璃窗注視周圍情勢，蔣介石找了個角落躲避，在震耳欲聾的密集砲火中，癡癡地不知在想些什麼。

「總統，」永豐馮艦長推門而進：「您受驚了！我們已經進入省河白鷺潭，敵人的野砲據情報足足準備了兩個營，但現在已經射擊不到了。」

「趕快把傷員好好處理，」孫中山冷靜地吩咐道：「我的安全問題，不必擔心。」

「總統，」馮艦長又來報告道：「永翔、同安兩艦來了，我們的實力已經增強。」

「總統，」參軍李章達進入：「廣州夏稅務司同一個外國人來看您。」

「孫先生，」夏稅務司一開口就問：「你是不是到這裏來避難？」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孫中山用沉着的聲音反問道：「這裏是中國的領土，我當然可以由往來，什麼叫做避難？你這個問題令人不解！」

「啊啊！」夏稅務司挪動一下身子：「孫先生，白鵝潭是通商港口，接近沙面，萬一發生戰事，恐怕牽涉外國兵艦，引起交涉，不如請孫先生離開廣東，俾可自由通商，不致發生事端。」

「夏稅務司，」孫中山微笑道：「這又是什麼意思？這句話不是你應該講的，我生平不怕暴力，不畏強權，決不受無理干涉！」

廣州稅務司恐嚇孫中山那天是七月十日，一個月之後，八月十日清晨六時，孫中山歷盡艱險，終於到達香港了。

蔣介石在「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中紀錄這一個月的經過說：海軍總長湯廷光願意負責調

解，可是以雙方敵體相視，被孫中山拒絕了這番「好意」。水上警察廳所轄之廣亨廣貞兩艦來歸，在車歪砲台與叛軍對抗不敵，退向江門。洪兆麟又派陳家鼎來見孫中山，願作調人，但無結果。風浪甚大，人心的波動也大，北伐軍回粵之說，只聽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傳聞北伐軍飛機經過韶關在馬壩河頭等處拋擲炸彈，可是叛軍的飛機也翱翔於坐艦之上，偵察海軍形勢。前方消息忽勝忽敗，捉摸不定。永豐艦附近發現了叛軍的水雷，距離美國兵艦很近，幸爆炸力不大，雖發不中，却使省河內的英美日各國兵艦感到威脅，各國領事羣向叛軍提出抗議。反對在省河放雷。可是一方面反對，一方面接二連三的向永豐放射。有一天在芳村附近抓到一個叫做徐直的叛軍，供稱是奉偽江防司令周天祿之命前來偵察形勢，放射魚雷。而且叛軍已經買到五個魚雷，重金聘請某國海軍軍官包辦施放，並且透露了圖襲海軍的陰謀。

在驚濤駭浪之中，程潛、居正兩人前往永豐艦，請求孫中山遷地爲良。北伐軍回粵始終沒有確實消息，陳炯明的毒計一個接着一個，海軍士兵又分派分系，重視鄉土觀念，戰鬥時固協力奮戰，平時却吵個不休。孫中山還得分出一部份時間分頭勸解，八月九日那天，某顧問前來報告說：望眼欲穿的北伐軍，不特不能返粵解危，而且贛南失陷，南雄不保，前方背腹受敵，大局危殆，大總統株守省河，有損無益。

「徐宗知的捷報幾乎害了我！」孫中山長嘆息：「事既如此，我決定離粵赴滬。某顧問平時不肯輕易分析戰情的，我相信他的報告。」

英國領事願意派摩漢號砲艦護送孫中山到香港，再在港轉搭俄國皇后號郵船自港去滬，孫中山便在九日下午三點率幕僚離開永豐艦。炎陽如火，孫中山冷靜地吩咐道：「李參軍，林秘書，

「他把一疊文件遞過去：「艦隊善後事宜，委託你們兩位代為辦妥，海軍士兵，請代發一個月恩餉。願我們分頭努力！」

「是的。」李章達、林直勉兩人，目送孫中山一行轉向摩漢號砲艦。

摩漢砲艦四點鐘自廣州出發，七點鐘出虎門要塞，孫中山向幕僚們說道：「自從六月十六那天上得兵艦，今天八月九日，已經快五十六天功夫了，真沒有想到，我們居然還能脫險；一息尚存，此志不懈，希望我們大家努力！」

「總統，」蔣介石吞吞吐吐：「我紀錄的『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記到今天爲止了。」

「到上海再給我看罷。」孫中山顯然很興奮，但興奮之中却呈現着無限思慮，他一忽兒慷慨悲歌，一忽兒默然沉思，一忽兒拿起筆來迅速地寫些什麼，一忽兒同幕僚暢談大局、外交等事。

「你要紀錄，」孫中山向蔣介石點點頭：「我不知道你怎麼記，但現在我這一段談話希望你清清楚楚寫下來。」

「是的。」蔣介石忙把紙筆準備妥當，只見孫中山雙手互握，向幕僚們說道：「在省河裏我們看見了英美法日各國軍艦，因而引起了我一些感想：美國、英國、法國，他們都各有特點，且不說它。談到今日中國的外交，以國土鄰接，關係密切言之，則莫如蘇維埃聯邦共和國。至於國際地位言之，其與中國利害相同，毫無侵畧顧忌，而又能提携互助，策建兩國利益者，那該算是德國了。可惜國人不明俄德真相，以爲德國大戰失敗，不足齒列，沒想到他固有的人才與學問，確可以幫助我們發展實業！還有，」他抹抹汗喝了口水，蔣介石忙把搖頭電風扇挪動一下，對準了他。孫中山繼續說道：「那是非常可笑的，有些人以爲蘇聯共產黨非常恐怖，但不一究其事

實。記得三年之前，日本參謀部有一個參謀在上海訪問我，問我是否贊成俄國的無政府主義？我答覆他說：俄國列寧政府組織完備，是一個堂堂正正的政府，怎麼能說它是無政府主義呢？這位參謀聽後竟不能作答。」孫中山嘆息道：「今天中國人士對俄國的恐怖心和以前差不多，說它是無政府主義，說它是過激派，胡說八道，我不知道這些先生們是否知道，俄國究竟在地球上那個方向？」

幕僚們發出嘩笑，蔣介石繼續紀錄着：「讓我今天把這個謎揭開。」孫中山站了起來，邊踱步邊說：「人家譏諷俄國，並且在中國人心目中撒下仇恨俄國的種子，爲什麼呢？因爲有些國家不能在東亞發展它的侵略主義，有一個強大的俄國之後，他們在東亞的侵略日子一天天靠不住了，而又忌人同他締交親善，於是捏造了這一套恐怖的宣傳，真正的恐怖倒不是俄國。」

「總統。」蔣介石起立：「有一個問題：這次總統脫險，就有機會發表關於對俄國的意見了。旁的我不知道，馬林以前同總統說的話我聽得清楚，蘇聯真是個真心真意幫忙的好朋友。」

「是的，」孫中山點頭：「我當然盡力而爲，大家也要重視這個問題，中國外交本非自主，向落人後，而又不去研究其利害得失所在，這是可悲的現象。以後我們絕對不能盲從他國，以致爲人利用。」

「兩點鐘了，」有人「唔」了一聲：「總統該休息。」

孫中山這一覺睡得很安寧，五十多天來，每天生活在驚濤駭浪之中，終算平安離了險境。曠曠中突地被輪上的汽笛驚醒，蔣介石進來報告道：「總統，到香港了。現在只有六點鐘。您願意上街走一走麼？」

孫中山搖搖頭，整理妥當便轉搭「俄國皇后號」郵船。同香港政府派來的職員交談一回，便在艙裏伏案疾書，一直到十二點鐘，郵船開始向上海行駛。

「孫先生，」船主前來訪問，手裏拿了一張電報：「知道孫先生在我們船上，這是俄國皇后號的光榮！」船主把電報遞過去：「這是廣州英國領事發出的無線電報。」

「謝謝，」孫中山接過細看，原來是廣州英領事的通報，上面說到白鵝潭海軍情形，和英方如何保護人員離粵赴港的事情。孫中山沉吟一會，向船主說道：「謝謝你們的照料，我有一個給廣州英國領事道謝的電報，也想請貴郵船代為轉達。」

船主辭去後，孫中山便繼續寫他的宣言大旨，對聯省自治與分縣自治二者有甚為詳盡的說明。到八月十三日晚上，船主在餐廳歡送孫中山一行：「孫先生，明天一早，便到吳淞口了，僅為孫先生的健康，中國的前途乾杯！」

「孫先生，」船主感嘆道：「從無線電中收聽到上海的消息，知道上海的各團體代表，已經在岸上歡迎你好幾天，他們風雨無阻，鵠立江岸，明天船一靠岸，那情形可熱鬧哩！」

孫中山謙虛道謝，蔣介石却在一旁暗自思量：「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這一下子可出版了！這次跟着孫中山「蒙難」，真是孤注一擲，名利俱收，明天回到上海，那份威風可不用提啦！陳潔如何處理呢？得發以後，再讓這個婊子做夫人究竟不大體面，還有，溪口的元配又如何處理呢？蔣介石心事越想越多，反而睡不安寧了。正是：人家蒙難他得福，名利雙雙已在握。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廿一回

孫中山改組國民黨 蔣介石訪問莫斯科

却說孫中山一行在八月十四日上午到達吳淞，安抵上海。各團體代表數千人在碼頭歡迎，當天下午，孫中山便召集同志討論問題，並在第二天發表護法總統宣言。蔣介石到得上海，一來孫中山不再需要這一個並非侍衛官當他的衛士，二來蔣介石自己也感到，揹着根盒子砲做人家的保鏢，雖然這個人是孫中山，但面子上也似乎不大光鮮，於是樂得在外逍遙，酒店戲院，秦樓楚館，他不愁沒有伴兒。

而且，無論在張靜江、戴季陶、陳果夫這一幫朋友眼中，或在黃金榮、虞洽卿、杜月笙這幫「師友」心目中，蔣介石顯然變成了英雄，沒有人敢向他要債，只有問他錢够不够花。

「你說的那本『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打鐵趁熱，趕快讓孫中山過過目，拿去出版罷！」張靜江再三叮囑道：「此書一出，天下人都知道蔣介石三個字了！」

「他很忙，」蔣介石皺眉道：「一天到晚，不是開會就是寫文章。再說他們商量國家大事，也不會把我放在心上，我正愁沒有機會……。」

「你給我罷，」張靜江伸出手去：「我先替你看一遍，或許裏面有不大妥當的地方，別讓這一個老頭子生氣。無論如何把它出版，他寫一篇序是沒有問題的，我還有點面子。」

幾經修改，這本「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終於在民國十一年出版了，封面上第一行是「蔣介

「石紀錄」五個字，左邊由張靜江歪歪斜斜簽了個名：「張人傑題」，還印上一顆朱紅的印鑑。第一篇孫中山親筆作序那幾頁還做了電版。同年十一月，承印這本冊子的棋盤街民智書局還發行了再版。

「銷路不錯！」虞洽卿向張靜江道：「介石從今以後，恐怕要與孫中山齊名了！」

「哈哈！」張靜江大笑：「這都是兄弟的手法，我把初版一起買光，由介石同我分送國內外朋友，不管認識不認識，寄一本去再說。」張靜江一本正經說道：「阿德哥，介石一旦得發，我們都可以叨光，而這本小冊子，正是他前途的奠基石！」

「啊啊！」不但虞洽卿他們同時讚嘆，環繞在孫中山週圍的人們也對蒋介石發生了好感：「大總統說過，已經死亡的先烈們都是革命功臣，他將永遠記憶，並且照料他的遺族。蔣介石是陳英士提拔出來的，陳英士又正是『革命功臣』，而蔣介石同陳英士又是同鄉，這一次他又跟着大總統逃難，聽說大總統對於蔣介石，印象深得很哩！」

但蔣介石在他脫險後，對孫中山却幫不上什麼忙，乾脆同陳潔如離開上海。九月間養痾天童，十月間遨遊太湖，悠哉遊哉，儼然以一個「革命功臣」的姿態，到處跑碼頭，受孝敬，享起清福來了。

有一天在太湖萬頃堂上，皓月當空，瀟瀟蕩蕩，絲竹之聲既輟，友儕相率告辭。蔣介石藉着三分酒意，問陳潔如道：「想當年交易所失敗，有一個做醫生的混賬王八蛋到家裏來找你，口口聲聲要接你過去，這個傢伙現在還來找你嗎？」

「提這個人幹什麼？」陳潔如心中暗吃一驚：「自你走後，我就守在家裏，根本沒有出門，

宰相肚裏好撐船，你現在已經大富大貴，犯不着同這班人嘔氣。」

「你到說得風涼，」蔣介石敞開領口，把雙腿往桌上一擱：「大丈夫難免妻不賢子不孝，可是這口氣我實在難消！」

「算啦，」陳潔如給他扣上領口：「別着了涼，夜深啦，瞧太湖的風多勁，睡去罷。」邊說邊去扶他。

「慢着！」蔣介石把她胳膊一推，「在我離開上海那一段日子裏，你聽到什麼沒有？」

「他們都伸起大拇指，說你真有眼光！」陳潔如邊把桔子往他嘴裏塞，邊用手放在他嘴邊承他吐出的桔核：「再吃一點，解解酒。哦，每一次到張靜老那邊拿家用，他總是誇獎你說，阿偉有辦法，我老早看出他來了。這一次他敢跟孫中山逃上永豐艦，哈，他將來還了得！這一寶他可押個正着！後來阿德哥也三天兩頭給我送錢送東西來，麻皮金榮也不時派人來問長問短。唉啊，真不得了，張靜老還說：陳英士真是有眼光，在日本就很賞識你，可惜他死得太早，不能看見你的成功了。」

「還有呢？」蔣介石滿身舒服。

「張靜老還說：阿偉真行！你們看！孫中山是傾向俄國的，這一次在永豐艦上，免不了同阿偉談起俄國的種種好處，阿偉回來以後，也要口口聲聲說俄國長俄國短了。」

「還有嗎？」蔣介石飄飄然。

「戴季陶、陳果夫他們後悔不迭，說早知道孫中山蒙難死不了，他們也要跟你一起走上永豐艦了，現在只有你一個人出足風頭，比孫中山還英雄呢！」

「哈哈！」蔣介石真的醉了，只見他放下雙腿，怪叫一聲，撲着陳潔如便往房間裏跑。萬傾堂上燈光晦暗，秋風從七十二個山峰，從三萬六千頃湖面，低沉地掠過，發出長長的嘆息。

直到民國十二年一月廿六日，蔣介石的遊蕩生活又告一段落，因為那一天孫中山同蘇聯代表越飛在上海聯合發表了宣言，孫中山準備回到廣州。成立革命政府，幕僚隨從人等，都在打點行李，準備出發。

「同志們，」孫中山行前召集一次會議：「我們又要到廣州去了，這一次，我們有了蘇聯朋友的幫助，一切都走上正軌，同以前的情形大不相同了！」

「你們中間，或許有人會懷疑，蘇聯是不是真的幫忙？外面對蘇聯的謾謗，對中蘇友誼的挑撥，有很多謠言。我想說明一點也就够了，各位大多跟我在永豐艦上待過，在這近兩個月時間中，我們親眼目睹各國的兵艦在我們的河流裏自由出入，對永豐艦却一點兒幫助都沒有！不但沒有幫助，還把水雷賣給叛軍，想殺死我！他們艦上的魚雷專家，還接受聘請替叛軍設計放雷，唯恐我們不死！同志們，」孫中山問：「各位會在這些兵艦中間，看見過掛蘇聯國旗的船嗎？」

「沒有！」孫中山憤慨的聲音：「沒有，蘇聯革命一成功，馬上自動廢除了對華的不平等條約，並且兄弟似的給我們非常具體、切實的建議，甚到派出專門人材幫助中國革命，絕對不要任何不公平的權利。同志們，你們想想，作爲一個革命者，對蘇聯這種純潔的友誼你們還會胡思亂想，甚至反而聽信謠言麼？這些謠言的製造所，正是從掛着各種各樣旗幟的兵艦上播發出來的，他們的旗幟雖然不同，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不願意看見一個和平統一的中國出現！」

國民黨人懷着興奮、新奇的心情回到廣州，孫中山設立了大本營，復任大元帥，組織了國民

黨軍事委員會，蔣介石被任命為委員之一。當時在孫中山周圍的人材是汪精衛、胡漢民、廖仲凱三人。廖是深深體會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而且參與機要的人；胡却是右派；汪是一個動搖的軟骨頭動物，蔣介石早就知道廖仲凱的分量，在他面前表現得特別積極，再加上已往許多因素，孫中山與廖仲凱決定派蔣介石去蘇聯，觀摹人家的優點。回來以後可以幫助廖仲凱。

孫中山爲了要求多多培養革命幹部，又派張繼同行。臨走之前，免不了鼓勵一番，於是蔣、張二人在民國十二年七月間，從廣州回上海，出發莫斯科。

蔣介石在上海的「師友」們瘋狂地歡迎和歡送他，整天在秦樓楚館消磨日子，連陳潔如都容易見到他。大財主、大商人、大「師父」，把他們未來的日子寄託在蔣介石身上：「快點回來啊，你一上台，我們的日子過得更好了。」

八月間，蔣介石同張繼到達了莫斯科。

鮮艷瑰麗的莫斯科，緊張興奮的蘇聯人，寬廣樸素的高爾基大街，蟻莊高聳的克里姆林塔尖，多采多姿的各種歌劇場與戲院，矗立雲霄的聖巴塞爾教堂的穹窿，銀白色的河流，和諧的手風琴，……

蔣介石對這些沒什麼印象，他只對一個山頭有興趣，那個山頭拿破崙曾經到過。

「沙皇的軍隊當時撤退了，」陪同蔣介石參觀的蘇聯朋友告訴他：「那是一八一二年九月二日的事了，我軍源源由莫斯科開拔，莫斯科老百姓也隨軍離城，當夜法將木來的騎兵部隊進城，可是什麼都沒有了。那天晚上曾經燒起一把大火，整整六天沒有停止，狂燒得日夜不分，法國兵

還乘火打劫哩！

「拿破崙還下令炸毀克里姆林宮，可是雨水把地雷引火線打濕了，他沒有成功，」蘇聯朋友笑笑：「當時炸毀了我們也不在乎，我們會建築起更好的。」

「拿破崙上這個山頭幹嗎？」蔣介石問道。

「他不過是看看形勢，」那朋友說：「已被艱苦的長征、饑餓、寒冷所削弱的拿破崙士氣低落的部隊，竟想在莫斯科簽訂和平條約，想保持一點『面子』。但他倒底垮了，俄羅斯人這一次愛國的、正義的戰爭，擊敗了這個歷史上最強大的侵略者之一：拿破崙！」

「聽說他是這個樣子站立着的」蔣介石雙手交叉，面向前方，挺起腰幹，皺着眉頭：「是嗎？」

「是的，」蘇聯朋友大笑：「你做得很像。不過今天的蘇聯任何侵略者都沒有胆量敢來挑釁了，昨日今朝，大不相同了！我唸一首大詩人萊蒙托夫的詩給你聽聽，他是描寫當年戰鬥的緊張和俄國兵士們英勇精神的：

「那一天，敵人正確知道了

我們俄羅斯兵士們戰鬥的方法：

猛烈的肉搏，

馬和人一齊倒下，

還有那雷鳴似的大砲轟打；

我們的胸懷在顫震，

我們的土地也在顛覆，

於是黑暗降臨在山地間，平原上，

但我們的戰鬥，還要繼續進行。……」

「很好很好，」蔣介石根本聽不進去，笑道：「你們的兵士打得很好，把拿破崙都打垮了，我們回去吧。」

「不再玩玩嗎？」

「不了，我還要去看訪一位先生，」蔣介石答道：「托洛斯基。」

「托洛斯基？」那蘇聯朋友驚詫道，「你找他幹什麼？」

「談談天，」蔣介石笑笑：「他對我很好，經常同我聊到深更半夜的。」

「假如你到蘇聯來的目的是爲了參考蘇聯的優點，」那朋友沉吟道：「那末在托洛斯基的恩惠裏，你將得到相反的東西。列寧說過：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底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因此，社會主義最初在不多的，甚至在一個單個的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都是可能的。這個國家中，已經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一經剝奪資本家並在本國內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就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對立起來，就這樣地吸引別國被壓迫階級到自己的方面來……。」

「呵……」蔣介石打呵欠，看看錶。

「列寧這個學說，引起了托洛斯基的猛烈攻擊，」蘇聯朋友給蔣介石找妥車子，送他上車：「他和他的同派人，說了半天，竟否認社會主義能在蘇聯獲得勝利的觀點，你現在要去找他，應該明瞭這一點：就是托洛斯基反對列寧的不平衡發展律的觀點，同托洛斯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

同不信任無產階級和中農羣衆能建立鞏固聯盟的觀點，同不信任建設着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有量、有創造才幹的觀點，是有最密切聯繫的！」

「我才不相信列寧和史達林會成功！」托洛茨基接待蔣介石道：「我才不相信五年計劃會成功！今年四月間，他們舉行了第二次黨代表大會，決議中罵我企圖將新經濟政策曲解爲放棄社會主義陣地，說我是要使俄國再去做資本主義的奴隸，說我同布哈林提出的意見是賣國的投降的主義，蔣先生，」托洛茨基讓茶進酒：「我是不在乎的，我懂得忍耐與活動！我會忍耐，也會活動！」

「忍耐！活動！」蔣介石大感興趣：「是的，托洛茨基先生，這十年來，我個人已經極盡忍耐與活動之能事了。」

「以後你還得忍耐與活動，」托洛茨基教導他道：「據我所知，一個以鮑羅廷和加侖將軍爲首的軍事顧問團，將在今年冬天到達你們中國，幫助孫中山進行革命。在他們尚未到達之前，巴夫羅夫將軍將要先去廣州，蔣先生，」托洛茨基一臉關心的樣子：「你是中國的人才，有希望的人才，中國是個弱國，孫中山革命過程中的困難一定很多，假如你一旦登台，那你就應該記得我的贈言：忍耐與活動！」

「一定一定，」蔣介石說：「你的教言使我非常重視，而且據我的經驗，這還是一個人成功立業的要素，什麼革命不革命，忍耐與活動才是極其重要的！」

「好極好極！」托洛茨基大笑，舉起酒盅：「喝一杯！」

「蔣先生，」托洛茨基問道：「你來這裏有三個月了罷？」

「是的。」

「還有要逗留多久呢？」

「頂多三個月，一共半年。」

「列寧，你打算拜訪他嗎？」

「他病着，我就是想去看他，恐怕醫生也不准他會客。」

「哦。」托洛茨基使勁抽煙，再問道：「史達林，你也準備去看他麼？」

「他很忙，」蔣介石搖搖頭：「聽說列寧遇刺後，史達林肩膀上增加了千鈞重担，他忙得

很。」

「那你不打算去看他們了？」

蔣介石點頭。

「不去看他們也好，」托洛茨基笑笑：「他們這一套，我是不相信的，但我現在沒有機會，

只好忍耐，一旦機會來到，那我就……」

「你就活動開啦！」蔣介石接嘴道。

托洛茨基與蔣介石相對大笑。

「而且我的忍耐也不是白白的忍耐，」托洛茨基放低聲音：「在我背後，在我周圍，我有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比列寧史達林還有辦法，他們是強國中的強國，卓越的政治家中間的優秀者，他們將永遠同列寧史達林為敵，支持我！」

「他們是誰？」蔣介石低聲問道。

「你別問，反正你也明白。」托洛茨基向寬敞的大廳掃視一眼：「我是知道你的，蔣先生，你是中國江浙財團的保護人與代表人，你當然反對共產主義這種革命，這種革命不但使財主們受到束縛，甚至毫無好處。而且得罪了幾個強國，你試想，革命不久的蘇聯，以及內戰打得火熱的中國，要把政權交給工農大眾，對內既沒有辦法，對外又打不過人家，這種革命，失敗就跟在他們背後，……」

「那我們怎麼辦？」蔣介石迷惘地問道。

「很簡單，」托洛茨基變了幾下眼珠：「我正在忍耐中求活動，並且已展開了活動。你呢？你可以化裝一個積極的革命份子，提出的主張比孫中山、比共產黨員還左，還積極，還動人！但是你一旦上了台……」托洛茨基大笑：「聰明的蔣先生，你當然該知道，你是南中國財團的保護人與代表人哩！」

「你真是了不起！」蔣介石恭恭敬敬告辭：「以後我還要來拜訪你，你指點我做人的道理，指點了我成功立業的要素，太好了，太好了！」

「把中國國民黨併到蘇聯共產黨的組織中去！」之後蔣介石在蘇聯表現得特別「左傾」，得意地喊出了這個牛頭不對馬咀的口號。走馬看花半年整，在民國十三年二月間，便從蘇聯歸國了。正是：在蘇半年何所獲，但知忍耐與活動。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廿二回

無功受祿出長軍校 有利可圖捲土重來

蔣介石回到了熱熱鬧鬧、轟轟烈烈的廣州。

「你們回來了，」孫中山愉快地同蔣介石、張繼握手：「我們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文件，你們讀過了麼？」

「那是本黨重要的文獻，」蔣介石恭恭敬敬地答道：「從今以後，本黨前途不可限量！」

「呵！」孫中山端詳蔣介石半晌：「倒底上蘇聯去了半年，談吐就不同了。不過，你是否明白，本黨得以改組，最重要的條件是什麼？」

「蘇聯朋友熱誠的幫助！」蔣介石脫口而出。

「嗯，」孫中山搓搓手：「一點不錯。我在大會開會詞上說：『是本黨把先進的革命國家，和後進的革命國家，在革命未成功之前，已成功之後所得的種種革命方法，來參考比較，細心斟酌，才決定的。』介石，你當然很清楚，我所指的革命先進國家，就是你離開不久的地方：蘇聯！我們的組織方法，也就是蘇聯共產黨的組織方法。」孫中山興奮地指指案頭小山似的一堆文件：「除下蘇聯的熱誠幫助，還有中國共產黨員，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員，也參加到國民黨來了，這是改變國民黨原來性質，成爲民主革命聯盟的決定因素！」

「是的，」蔣介石讚嘆：「共產黨人的熱誠真教人感動，我們在蘇聯，只要說願上那裏參

觀 那裏便會派人來招待我們，擔任翻譯的朋友說得唇蔽舌焦，唯恐我們的問題答覆得不够清楚。」但他隱瞞了同託洛茨基的密切往返。

「事實勝於雄辯，」孫中山微微嘆息一聲：「你們出國之前，還記得本黨還有一些同志，聽信了人家的謠言與挑撥，在我面前攻擊蘇聯，如今怎樣呢？各個強國對中國革命真肯幫助的還不是蘇聯麼？去年冬天，鮑羅廷，加倫將軍都到了這裏，鮑羅廷現在是我們的政治顧問。加倫將軍未到之前，巴夫羅夫將軍已奉派先到這裏，」孫中山眼眶潤濕：「這位年輕有爲的蘇聯朋友，爲了幫助中國革命，却犧牲在我們中國……」

「他死了？」蔣介石作驚嘆狀：「死在什麼地方？」

「石龍。」

「爲什麼？」

「去年十一月間，他同我在一起，參加反擊陳炯明進攻廣州的戰爭。」

「可惜可惜，」蔣介石一個勁兒嘆息：「蘇聯朋友這樣幫助我們，這種國際主義的精神委實可佩，我有一個建議，……」

「你說。」孫中山點頭。

「我建議國民黨加入第三國際，成爲共產國際支部之一。」

「你這個建議，」孫中山皺皺眉：「我一時也無從答覆你。不過你應該知道，本黨在改組之前，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內部組織鬆懈，又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現在已經改組成爲包括各個革命階級，並以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新三民主義，作爲中國革命鬥爭綱領的民主革命聯

盟，在改革的過程中，自始至終得到蘇聯的重大幫助，我們這個決定，也是我同鮑羅廷多次商議的結果，你所建議的，有機會我再同你細談罷。你剛回來，到各處去看看，蘇聯的辦法都是好的，但中國的風土人情，萬事要參酌實地情形，才能事半功倍，不可性急。」

蔣介石在心裏裏暗笑，孫中山把他當成一個異常積極的革命黨人了：「好罷，」他並不到各處去參觀却到處探聽人事情形，「讓我打聽打聽行市，瞭解瞭解行情再說。」

「真糟糕哪！」國民黨黨員馮自由告訴他：「老弟，現在我們這些老同志，都快要回家抱孩子，孵豆芽去啦！」

「不是說剛剛改組，大家很興奮麼？」蔣介石故意反問道：「你這種看法又是這麼回事？」

「老弟有所不知，」馮自由長嘆一聲：「我們上館子喝一盅去罷，算是替你老弟接風。」

「當然我請你，」蔣介石暗喜：「你是老大哥了。」說着兩人便找到一個飯館，揀個位坐下。

「現在，」馮自由喝一口蒸酒：「你大概看見了吧？我們改組以後，明顯地分出了左右兩派。他媽的左派擁護孫大炮那個三大政策。我們右派却主張反蘇反共反工農，我甚至公開反對，聽說孫中山不高興。」馮自由再乾一杯挾筷菜，抹抹嘴：「我們當然不承認什麼左派右派，國民黨就是國民黨，是不是？萬一這種說法叫順了嘴，孫中山又堅決偏袒左派，那我們右派的人不是永世不得出頭了麼？所以鄒魯謝持便硬說左右派是鮑羅廷製造出來的，唉，」馮自由把桌一拍：「伙計，再來半斤蒸酒！」他轉過臉來：「老弟，鄒魯謝持方法雖妙，可是人家不相信，他媽的！但是左派也不簡單，廖仲凱、宋慶齡、何香凝、鄧演達、柳亞子他們是不折不扣的左派，可

是宋子文、汪精衛、甘乃光、陳公博他們就不同了，他們同你我一樣，都有一個好身家，都有一批富貴朋友，說要聯俄聯共扶助工農，豈不是教人噁心？」

「如今誰是左派的？」蔣介石伸出一根拇指。

「廖仲凱！」馮自由吐一口濃痰：「這小子簡直是第二個孫中山，他總攬財政民政，以大本營財政部長兼廣東省長又兼廣東省財政廳長。」

「右派呢？」蔣介石再問。

「胡漢民，」馮自由又喝了一杯：「他是辛亥革命以後民國二年反袁時期的廣東都督，說資格，嘿！可不小！」

「資格老，可是，」蔣介石心中有數，嘴上却勸道：「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馬馬虎虎算啦。老話說：端人碗，受人管；又說：在人簽下過，不怕你不低頭，我們又何必在這個時候同他們爭？」

馮自由發過牢騷，又喝得酩酊大醉，蔣介石會過賬，把他安頓一邊，自去繼續「打聽行情」，按下不提。過了幾個月，馮自由等已被堅決主張改革國民黨孫的中山明令開除黨籍，蔣介石再也不敢去找馮自由了。

「誰反對共產黨，誰就是反革命！」蔣介石大聲疾呼，在會場，在辦公室，在茶樓酒店，甚至秦樓楚館：「誰反對共產黨，誰就是反革命！」

「我們決定辦一個革命的軍事學校！」有一天孫中山把他找去：「檢討我們已往每次革命失敗的教訓，要依靠軍閥隊伍來革命是不行的。進行革命，必須要有革命的武裝，我們考慮很久，

決定按照蘇聯赤衛軍的組織，成立陸軍軍官學校，」孫中山興奮地說道：「這是前年蘇聯代表馬林的建議，一直擱到現在，到今天居然能夠實現，太好了。」

「太好了。」蔣介石附和。

「我們想派你做黃埔軍校校長！」

「啊！」蔣介石乍聞之下，不知如何是好。

「你可以試試，」孫中山笑道：「大家多研究，多幫助你。你是英士介紹給我的。在永豐艦上你也表現了對黨的忠誠。再說你履歷表上還寫着在日本學過軍事，我想你可以勝任的。」

「實在，」蔣介石驚喜參半：「我沒有經驗。」

「別怕，」孫中山從卷宗裏抽出一張名單：「有這麼多好朋友幫着我們，你怕辦不好麼？」

瞧：黨代表廖仲凱、校長蔣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來、軍事顧問鮑羅廷、教務主任加俞、教官鄧演達、譚代英、聶榮臻。」

「恐怕他們會笑話我，」蔣介石信心毫無：「我看還是另外派一位同志擔任校長吧。」

「你不要推辭了，」孫中山坐下來：「這是你的一個獻身革命的機會。我現在批一張條子，要他們撥五百支專造毛瑟槍給你，交給學生受訓。」

「什麼時候成立？」

「六月十六開學，」孫中山望望日曆：「你自己去召集一個會議，我也參加。」

在黃埔軍校籌備會上，大家對這個學校寄與莫大的希望。窗外石榴花開，石榴綻出鮮紅的果實來，反映着室內熱烈的情緒，大家都希望軍校能收穫革命的果實。

「同志們，」孫中山輕快地說道：「軍校快開學了，我們一定要把它辦好，否則對不起蘇聯朋友的一番熱誠。改組國民黨，成立黃埔軍校，這不過是蘇聯朋友幫助我們革命政府的一部份，在其他方面的幫助那更多了。就以軍事機關和軍隊工作的蘇聯顧問來說，在數量上遠遠超過了黃埔軍校。大家知道鮑羅廷和加侖將軍分居政治軍事方面的重要地位以外，羅蘭將軍將擔任我們的參謀長兼總司令部顧問；拉德哥維區將軍將擔任我們的兵工廠顧問；西爾哥耶夫將軍將擔任我們的航空顧問；哥列尼將軍將擔任我們的海軍顧問，而且，」孫中山掏出一張紙片：「爲了使我們的北伐大軍馬到成功，我們在八個軍中聘請了八位蘇聯朋友，作爲我們的顧問：第一軍首席顧問萬爾培伯特，軍長何應欽；第二軍首席顧問傑卜羅斯基，軍長譚延闓；第三軍顧問馬赤利克，軍長朱培德；第四軍顧問帕羅，軍長李濟深；第五軍顧問萊林，軍長李福林；第六軍顧問波列盛科，軍長程潛；第七軍顧問茲金，軍長李宗仁；第八軍顧問奧尼依奇，軍長唐生智。」

「同志們！」孫中山興奮地說道：「要把每一個蘇聯朋友的名字，以及他們在每一個部門工作的情形來向各位報告，是不可能的，他們來幫忙的人真多，他們的熱誠太使人感動，他們對中國革命的幫助無法估計！」

蔣介石跟着大家歡呼，也跟着大家離開會場，每一個人的臉上帶着興奮的笑容。蔣介石懷着一肚子的疙瘩：「這個軍校辦成功，那還得了。萬一局勢變過來，我是校長，豈不是代人受過麼？」

軍校一開學，蔣介石的煩惱更多了，學生只有四百六十名，孫中山批給軍校的粵造毛瑟槍五百枝，結果只領到了三十枝，只好勉強交給衛兵守衛，教官們來問：「學生上操拿什麼呢？」

「拿木棍代替。」蔣介石皺緊眉頭：「要錢沒有錢，要槍械沒有槍械，經費又沒有着落，我這個校長不想幹了。」

「蔣同志，」黨代表廖仲愷聞訊來勸他：「困難是有的，我們慢慢來。」

「哼！」蔣介石在心裏罵人，却堆下一臉笑，「請坐，黨代表，當心，那是一把破椅子。」

「革命本來是件艱苦的工作，」廖仲愷毫不介意：「蔣同志以爲一把破椅子會使訪問你的朋友感到寒酸，在我却以爲更能襯托出你的艱苦精神。現在還有很多同志，連睡覺都睡在地上哩！」

「好說好說，」蔣介石心裏老大不滿意，不得不笑問道：「黨代表找我，有什麼事麼？」

「沒有什麼，」廖仲愷誠懇地說道：「我順便來告訴蔣同志，外面有些對我們不滿的議論。」

對於政策的不滿，那我們沒有辦法，因爲我們正進行革命，少數人受委屈也只好不去計較。但這些議論却是批評我們幹部的，說革命政府之中，有少數高級幹部還在外邊狂嫖濫賭，這樣就不大好，孫先生也很生氣，要我通知每一個負責同志，留心這個問題。」

「囑囑，」蔣介石臉一紅，滿口答應：「如果發現，我一定通知。」

第二天由蔣和廖簽署一個通告，大意是要大家約束行爲，不要使革命黨人的人格受到玷污。蔣還召集了軍校中連、營、團的黨代表講話道：「黨代表制是黃埔軍校內部組織最特殊的一點，黨代表的權力是與本校長並行的，一切命令與法規，都要由黨代表副署，才交本校長執行；沒有黨代表副署的命令與法規完全無效，這個制度將來還要推行到各級軍隊中去，這個制度保證了軍校與軍隊真正能成爲黨的工具，本校長對這個制度非常贊成，常以爲寧可無軍隊，不可無黨代表！今天本校長同廖代表所公佈的命令是要各位約束行爲，不可以在外胡鬧，影響了革命黨的人

名譽！」

可是這種嚴格的紀律，作爲校長的蔣介石，却一天天吃不消了。軍校又窮，黨代表的權力又與他並行，蔣介石無法暢欲所爲。學校一天天向上，蔣介石的顧慮也一天天增加：「軍校辦好了，這批學生對我個人毫無幫助，他們去革命，對我個人也毫無好處，革命成功，我既不能大吃大喝，狂嫖濫賭，又不能麥克麥克，變成財主，萬一局勢又變呢？他媽的倒楣的却是我！」

軍校開學沒半個月，蔣介石決定不受這個拘束，不向孫中山辭職也不讓黨代表副署，他憤然私自遣散了教員，聲明學校不辦了。

在蔣介石「師友」們驚訝的眼光中，蔣介石在上海寫信給孫中山和廖仲愷：「介石對軍校一職毫無興趣！」

「你怎麼搞的？」張靜江大驚：「黃埔軍校在我們手裏是一張王牌，你爲什麼不懂其中奧妙呢？我說你爲什麼不鑿不響回到上海，原來嘔氣！」

「不是嘔氣！」蔣介石氣沖沖繼續給孫中山廖仲愷寫信。

「嘩！」陳果夫叫道：「他說反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哩！」

「啊！」戴季陶也嚷道「介石竟在孫中山面前罵蘇聯是『凱撒之帝國』，罵中國共產黨是『俄奴』，罵孫中山他們革命是『依阿諛諛之徒』，靜老，你勸勸，這可不開玩笑。」

「你在寫什麼？」張靜江拐着條腿過去邊看邊唸道：「人人應視我如孩提，而待我以至誠，也即人人曲諒我暴戾，體貼我愚拙，……這是寫給誰的？」

「給胡漢民，汪精衛。」蔣介石頭也不抬，自管寫信。囁嚅道：「如果像陳英士那樣對我，

就好了，孫中山廖仲凱太不顧面子，生活苦，學校窮……」

「你別寫了，」張靜江勸道：「軍校是我們一張王牌，你真儂，竟會不幹！」

「我沒有權，」蔣介石擱筆：「他們要我專心辦軍校，不讓我過問軍事與政治，我沒有興趣！」邊說氣沖沖拿了幾封信便衝出去交給當差發了。張靜江、戴季陶、陳果夫幾個不待說話把蔣介石拖到堂子裏，邊閒聊邊等他平平氣。經不住娘兒們幾下子，蔣介石已經心平氣和，笑容滿面；再經不住張靜江他們翻覆解釋，蔣介石對這次拂袖而去，已經大爲後悔，完全同意張靜江他們的看法了。

「那怎麼辦？」蔣介石着急起來。

「你還是回軍校去，」張靜江老謀深算，微微一笑，安慰他道：「讓我寫信給孫中山，說你年少氣盛，大家馬馬虎虎算了，反正他也需要用人，你給他的印象也不壞。以後可要小心點哪，嘔氣是不行的，小不忍則亂大謀，他們聯俄聯共扶助共農，你也跟着幹好啦，有什麼關係？日子還長，機會多哩！」

沒幾天，孫中山的回信果然來了，說蔣介石知道改過，他還歡迎他到廣東去，蔣介石便根據張靜江的意思又寫了封覆信：「中正如果回粵，焉能專心辦學，而不過問軍事政治？」張靜江便在一旁打邊鼓，代他請求孫中山，要求給蔣介石大權與鉅款，並且說他已勸蔣回粵，同孫中山傾腹一談。

在張靜江他們惋惜與鼓勵之下，蔣介石自己也想通了：「軍校，那是一個重要的東西，我竟然拂袖而去，未免太儂了！」於是在炎陽下又回到了廣州。正是：忽來忽去究爲何，抓緊軍校好處多。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廿三回

組學會建立小派系 平陳逆戴上大帽子

却說蔣介石回到廣州，滿以為軍校經過他這次解散，已經闔無一人了。不料孫中山請他一起上車到得軍校，竟然還在上課。周恩來、鄧演達、譚代英、聶榮臻諸人正忙得不亦樂乎。教室內傳出雄壯的軍歌，操場上送來威武的吆喝，黑板上描繪着軍事地圖，沙盤裏陳列着山川河流，軍校比他離開之前還要熱鬧，還要有生氣。

「集合，」孫中山把蔣介石一拉，走向操場：「我有個好消息要向大家公佈。」

「是不是宣佈我回來了呢？」蔣介石正在思索，孫中山已經開口：

「同學們，你們要什麼沒什麼，現在可不愁了！蘇聯幫助我們的船隻就到！」

春雷似的一陣歡呼打斷了孫中山的說話，學生們喜得恨不得一腳踩一個窟窿，拍手打掌，興高采烈。蔣介石不免有點兒失望：「他們不是爲了我回來才高興得那樣子。」只聽見學生們又在嚷道：「好啦！這下子咱們革命可有傢伙啦！」「我的天，蘇聯船什麼時候到哪？我頸子都望長啦！」

眼望着這個場面，蔣介石不由打了個冷戰：「看樣子，他們進行革命，是要堅持到底了！」

「不怕！」蔣介石耳邊響起張靜江他們的臨別贈言：「騎驢看唱本，走着瞧，可不能沉不住氣，因小失大！」

「忍耐！活動！」蔣介石耳邊又響起托洛茨基沙啞的笑聲：「蔣先生，你是個聰明人，你懂得……」

「同志們！」第二天蔣介石便向學生訓話道：「我因為無法維持學校，所以悄然引退，又因為蘇聯的熱誠幫助而回來了。蘇聯這樣幫助，證實了孫大元帥三大政策的正確！帝國主義和軍閥是不會幫助我們建立革命武裝的，所以，誰反對三大政策，無論你如何信仰三民主義，也是假的，也是個假革命，我們羣起而攻之！」

「對啊！」學生們熱烈鼓掌，以為這個悄然而去，悄然而來的校長，已經悔悟前非，力自振作了。蔣介石接着在「黃埔校刊」上用這個意見寫了一篇文章，更使學生們感到這個校長，恍惚是個新校長，不再像已往那樣軟綿綿，一點不積極了。

「你們別以為我跟在孫中山後面瞎嚷嚷，」蔣介石把何應欽領到房子裏，上了門，鄭重囑咐道：「你們跟着軍閥隊伍亂闖，也得不到什麼東西，乾脆跟着我好了，反正我也需要人。」

「那太好了，一何應欽欠欠身子：「我找你好幾次，苦於沒有機會，這一次可找到門徑，有進身之路了。」

「你還得替我多找幾個人：」蔣介石望窗外：「可是要能幹，光吃飯的我不要！」

「你放心，」何應欽拍胸脯道：「我們在軍隊裏待得很久，對於各地風土人情，人事上的來龍去脈，大都看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如何做，當然悉聽吩咐，赴湯蹈火，我們這些兄弟們在所不辭！」邊說邊掏出烟捲，遞一支給他。

「我不抽，」蔣介石謝道：「以前我抽得太多，一天要抽兩罐，當然不是一個人抽，後來參

加幫會，禁用煙酒，這跟北方的『在理』差不多，起先很不習慣，後來有了病，醫生檢查說我最好不抽煙不喝酒，所以兩個原因加在一起，我現在不抽煙了。」

「你真有辦法，」何應欽誇獎道：「人家黨政軍各界吃得開，你還加一個『幫』，黨政軍幫路路皆通，以後可得多多幫忙，提拔提拔。」

「那是後話，」蔣介石皺眉道：「現在我們且不提這套，先談革命。革命，現在是最時髦的，知道麼？現在軍校學生要組織軍事青年大同盟，那是廖仲凱搞的把戲，我身為校長，他是黨代表，權力和我一般高，我沒有辦法，我也組織一個東西，可是沒有人，所以，你們最好早一點來。」

「你預備組織什麼大同盟呢？」何應欽正問着，操場上嘹亮的軍號響起，蔣介石一看錶：「我先走罷，我還有一個會，在會上我將提出建議，要求校方增聘胡漢民、戴季陶兩位作教官，來對抗他們的那一夥；同時，」蔣介石放低聲音：「我準備組織一個『孫文主義學會』，希望你以後能參加。你就走吧，我要去開會。」

望着何應欽的背影消失在大門口，蔣介石挺一挺胸進入會議室，這個會議對他愉快的，因為通過了聘請胡漢民與戴季陶到黃埔教書的議案。

「這還不夠」蔣介石一方面着手準備成立「孫文主義學會，」一方面由胡漢民戴季陶在學生中間散佈有利於蔣的言論，同時選擇一個機會，把何應欽拉到黃埔，擔任了教育長的職務。

黃埔學生們是很少知道校長有心事的，一批批革命幹部培養出來，抹馬厲兵，只待出發。民國十三年十月初，蘇聯運到黃埔的槍械就有八千多支，孫中山利用這批槍枝，鎮壓了商團叛變。

同年冬天直奉再戰後曹錕去職，段祺瑞爲臨時執政，孫中山應邀北上，由胡漢民代理大元帥職務，陳炯明便趁機在東江叛變，企圖推翻廣東革命政府。蔣介石一想這次機會可不能錯過了，武器有人幫助，軍校學生戰志旺盛，對付陳炯明絕對有把握，於是組織了東征軍，派何應欽、譚延闓爲學生軍團長，準備出擊。

「恐怕不中用罷？」何應欽担心道：「我們這邊，都是毛頭小伙子，陳炯明那頭，儘是老油子哩！」

「這不怕，」蔣介石沉吟道：「薛仁貴征東，這是一齣人人知道的好戲，我姓蔣的這一次征東，只要一成功，天下人便知道有蔣介石這個人了！」

「所以我說應該有把握才好。」何應欽顯然對蔣不大有信心：「別弄糟了，連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

「不會的，不會的，」蔣介石大笑：「我有把握！」

民國十四年一月間，「孫文主義學會」正式在黃埔軍校成立。這是一個以蔣介石個人爲出發點的「學會」，表面上是談談孫中山在民國十三年演講的三民主義，顯得非常積極；其實在黃埔軍校中準備他個人的力量：「這是第一顆棋子！」蔣介石私下對何應欽、戴季陶他們說：「現在，看我第二顆棋子！」

十四年二月間，蔣介石認爲有把握的東征出發了。憑什麼沒有把握呢？廖仲愷看見他這樣積極討伐陳炯明，非常高興，幫他把黃埔軍官學校的學生編成了兩個團。「東征部隊是堅強無敵的！」廖仲愷爲蔣介石送行：「反革命的陳炯明一定失敗，祝你勝利歸來！」

「我們一定幫助你，」蘇聯朋友看見平時不大振作的軍校校長突地發奮起來，便組織了一個顧問團，隨蔣出發，指導戰畧計劃：「只要對中國革命有利，對中國人民有利，我們應該同你共患難的。」於是顧問團的出發更提高了士氣。學生們雀躍歡呼：「蘇聯朋友如此熱誠，我們還有什麼可怕的？好幾個將軍的官階，都比校長高得多，他們還不計危險，隨軍出征呢！」

然而比蔣介石經驗豐富得不知多少倍的蘇聯西曼諾夫海軍上將，陸軍羅加覺夫將軍等七名將級軍官，五名上校級軍官，一名中校級軍官，和五名上尉級軍官，他們却願同士兵生活在一起。

「你瞧，」蔣介石興高采烈，跟團長何應欽說：「在我們兩團學生軍中，可以說全部是革命的青年，其中還有許多是共產黨員或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打陳炯明會有問題麼？打勝了，是我蔣介石征東成功，打敗了呢？」蔣介石大笑：「跟我毫無關係，那是共產黨不爭氣！」

東江農民熱烈地歡迎東征軍，沿途或插青天白日旗，或插農會旗，擺茶擺水，要求平均地權。共產黨人澎湃發動了東江農民，起來反抗陳炯明，這消息使蔣介石大為開心。

東征軍一方面有以共產黨人澎湃為首的農民援助，一方面有蘇聯顧問團的穩重設計，再加上黃埔學生的奮勇作戰，獲得了大勝利。

「這個勝利是校長創造的！」

「蔣介石征東成功了！」——這種說法通過了「孫文主義學會」，通過了蔣介石的師友們，迅速傳遍了中國。蔣介石狂笑着，自己給自己戴上了這頂大帽子，他「成功」了。

「我還得下第三顆棋子！」蔣介石不動聲色，周旋在廣東政府左右兩派之中，見機行事。同年三月十二日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一切對內對外的國家大事還輪不到蔣介石頭上，他焦急地

等待着。

「只要把軍校抓在手裏，你一定有前途！」張靜江他們安慰他道：「目前局勢還未安定，你好自爲之，待機而行，切忌輕舉妄動。」

同年五月中旬，蔣介石的機會來了。

却說孫中山先生逝世後，代理大本營大元帥職務的胡漢民即爲軍事政治上的領袖（當時韶關還有一個大本營，專責指揮討伐曹吳北上部隊，由譚延闓代理大元帥。）大本營所轄部隊計有粵軍徐宗知，湘軍譚延闓，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豫軍樊鍾秀等部，其中以滇軍陣容龐大，兵精糧足，武器也好；豫軍在粵贛邊區實力殆盡，川軍總司令龍克武，贛軍總司令李烈鈞只剩下個空名。迎接孫中山回粵，驅逐陳炯明出廣州的的就是滇桂軍的功勞，於是楊希閔，劉震寰恃功而驕，蠢蠢欲動，竟想叛變起來了。

那是五月間的事，蔣介石正率領學生軍作第二次的東征，忽地接到了胡漢民的電召，要他的學生軍趕快回去，同時命粵軍也星夜趕回廣州。

「我們要格外小心，」何應欽說：「滇桂軍實力龐大，比陳炯明厲害得多，小心我們的本錢！」

「是啊，」蔣介石也猶豫不決：「按理說呢，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們可以不回去。可是萬一滇桂軍得勢，那你也完了。」

經過再三考慮，蔣介石的學生軍終於回去了，胡漢民一見大喜，慰問蔣介石道：「你來得正好，楊希閔劉震寰目空一切，這本來是誰都知道的，孫中山一死，他們更目中無人，益發拔扈，

「胡漢民聲音發抖：『大家主張下令討伐，先發制人，不然談不上革命，革命無法進行。我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家力量也不小，化干戈爲玉帛，那是再好沒有的，於是由大本營嚴令他們接受約束，不得胡來，你說楊希閔接令後跟我怎麼說？他竟敢說：請代帥先下令攻打三日，然後我再還手！』胡漢民說到這裏，氣得直抖。」

蔣介石心裏也在發抖，問道：「代帥的意見究竟如何呢？打？還是不打？」

胡漢民半晌沒有開腔，反背着手煩躁地踱了幾步，回過頭來長嘆一聲道：「我看，還是和平的好，殺人一萬，自傷八千，這一仗打起來沒把握。何況滇桂軍同我……」

「那末代帥下令東征軍回來，這……」蔣介石困惑地問道。

「這是廖仲凱他們的意思，」胡漢民眉頭緊皺：「你既然回來了，替大元帥府壯壯膽也好。」蔣介石迷惘地告辭回去，心想左右兩派鬥爭得如此尖銳，可不要夾在中間，平白無故犧牲了實力。夜來無事，同何應欽在長堤玩了個够，兩人乘車回營，只見長堤邊一撮撮人羣集結着似，乎有人在演講，蔣介石他們穿着的是便裝，兩人悄悄地下了車，往人叢中擠去。只見昏黯的路燈下，有幾個年輕人在慷慨激昂地演說道：

「……我們是廣九鐵路工人，希望國家強盛，希望老百姓日子過得好。可是目前廣州城裏，有那一點可以保證，說滇桂軍可以給我們老百姓帶來好日子呢？他們勒索！他們販毒！他們開賭！他們無惡不作！滇桂軍的軍官沒有一個不是腐敗透頂的，他們營長以上都刮飽了民脂民膏，每個都有十幾萬，幾十萬的，各位同胞，這種軍閥不打倒，還有什麼天理國法……」

聽衆們起着轟動。

「同胞們，」另一個年輕人接下去道：「可是還有人不願意討伐滇桂軍，還有人怕滇桂軍，爲什麼呢？因爲有些大官們，同楊希閔劉震寰還有交情！」

人叢中有人喊打。

「一定要打的！」鐵路工人答覆道：「革命並不是爲幾個軍閥升官發財，革命是要使老百姓人人安居樂業，我們一定要動手！可是這兩天因爲政府態度軟弱，黃埔學生回來以後還不動手，竟讓這批軍官帶着金銀財寶逃到香港，逃到澳門，逃到沙面租界去了！」那青年憤慨地叫道：「這樣子還不打，等滇桂軍全部逃走之後，也不必打了！」

人叢中迸出叫聲與罵聲，在長堤附近此呼彼應。何應欽拉着蔣介石便走，兩人回到車上，蔣介石忍不住大笑道：「這下子可又有好戲了！如果動手，這一次又是十拿九穩！」

「不，」何應欽低聲提醒他：「我們也得看着代帥的態度再說，他不下令，我們何必拼命？」正說着附近一聲槍響，蔣介石連忙躍下車子。附近立即陷入混亂狀態之中，原來是滇桂軍動手捕殺廣九鐵路工人，蔣介石同何應欽從小路悄悄回到營裏：「管它呢，無論那一方面吃虧，對我都有好處。」

討伐楊劉的命令經過左派力爭，終於頒發到了蔣介石手中。他滿以爲這一仗打得很慘，不料只有一天半功夫，滇桂軍就全部瓦解了。黃埔學生和鐵路工人的熱血，染紅了蔣介石紗帽上的頂子。

「這一次我可以出頭了！」他滿懷自信，一方面加強「孫文主義學會」的活動，一方面準備組織一個更爲秘密的團體，同時向他的師友們發出信件，要求代爲物色人材，不管是文是武，只

要有點特長，反對共黨，便把他拉過來。

「我担任什麼呢？」蔣介石也不無顧忌：「討伐楊劉是我的功勞，可是除了滇桂軍，還有粵軍徐宗知，他的實力比我強得多哩！」

「是啊，」何應欽瞅了他一眼：「亂世造英雄，完全要看機會。除了徐宗知，胡漢民的勢力在廣東根深蒂固，廖仲凱又深得人心，精明強幹，哪？」

一聽到廖仲凱三個字，蔣介石大為掃興。除了孫中山，這是個唯一使他畏懼的人了。他只好搭訕着問道：「這一次，大本營是廢定的了，成立國民政府，大概也不會再有變化，你在外面東打聽，西打聽，究竟誰的呼聲最高？」

「主席這把椅子不會輪到你，」何應欽半開玩笑半作真，霎一霎眼睛：「當然不會輪到我，不過胡漢民也沒有希望。聽說大家主張要根據討伐楊劉是否堅決為標準，因為不討伐，就根本沒有成立國民政府的可能。」

「該是廖仲凱了？蔣介石憤憤地說。」

「也不，」何應欽笑笑：「你別怕，廖仲凱果然是認為最理想的，但是如果他出任主席，勢將引起胡派的不滿，弄不好，豈不是要破裂麼？」

「那誰有希望呢？」蔣介石他們猜測着，等待着，結果從來不做官的汪精衛被抬了出來，作為緩衝左右兩派的一個中間人。

蔣介石從盼望到失望，從失望到憤怒：「他媽的瞧不起人！」國民革命名單中，每一個字似乎都在向他嘲笑：「主席汪兆銘、外交部長胡漢民、財政部長廖仲凱、軍事部長譚延闓、建設部

長孫科、廣州市長伍朝樞。」那張中央黨部的名單裏也找不到蔣介石三個字：「組織部長譚平山、宣傳部長毛澤東、青年部長鄭魯、工人部長廖仲凱、農民部長林祖涵、婦女部長何香凝、海外部長林森。」蔣介石越看越生氣，擦的一聲把兩張名單撕得粉碎，從椅子上直蹦起來，狠狠地說道：「我要殺人！」但立刻又癱軟在椅中喃喃說道：「忍耐，活動；活動，忍耐……」正是：記住忍耐與活動，且看狗熊變英雄。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兩面手法蔣經國赴蘇聯 一箭三鵬廖仲愷遭毒手

却說蔣介石忍耐了一陣，也就打起精神，做他的黃埔校長，慷慨激昂，說了許多「革命」的話，爲了爭取左派對他的好感，也特別顯得「左傾」。

「同學們！」蔣介石在民國十四年八月間對黃埔第二期學生演講道：「我記得在民國十三年六月間在這裏講過：『如果我們做校長的有違反紀律、背叛主義的時候，至少也得隨地槍斃！』這句話我今天再重覆一遍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我們是革命軍人，革命軍人的任務是什麼？是打倒敵人！敵人是誰？帝國主義就是我們中國革命黨的唯一敵人，而尤其爲我們軍官學校唯一的敵人。望各位以後要認明自己的敵人，努力和它決死一戰，那末，我相信我們的革命，不過三年就可以成功！」

蔣介石的演說，贏得了學生熱烈的掌聲。

民國十四年九月卅日，蔣介石在黃埔特別黨部第三屆執行委員會選舉大會演說道：「同志們，從前我們黨裏是沒有組織和訓練的，所以一點力量都沒有。自從總理相信俄國組黨的方法以後，才仿效他們的方法，來改組我們中國國民黨。……從前我們國民黨是關着門來革命的，一般黨員都倚老賣老，自己既不能革命，又不許別人加入來革命。……前年適好俄國代表鮑羅廷同志來到廣州，見了總理，總理才大下決心容納各階級的革命分子加入，尤其是對於農工團體更加注

重。……」

蔣介石的演說又贏得了熱烈的掌聲。

「同志們！」同年十一月七日，蔣介石在汕頭東征軍總指揮部宴會席上演講道：「今天我們所以能在汕頭與各位同志開這樣的聯歡盛會，原因在什麼地方？爲什麼去年和前年不來，恰恰今年才成立了國民黨革命軍，就能完全克服潮梅，來到汕頭？這種迅速的進步，可以說完全是從我們總理實行中俄聯合的一點成效。……蘇俄同志不來指導我們革命的方法，恐怕國民黨革命軍至今還不能產生。我們今天能夠消滅叛逆，達到這個目的，大半可說是蘇俄同志本其民族的精神，實際的實力與其革命的使命，起來以至誠與本黨合作，幫助我們中國的效力。」酒過一巡，蔣介石又說道：「我們實行總理遺囑，不是在形式上的，若要真正的實行遺囑，要真正的革命成功，一定要照俄國的方法去做，才是總理真正的信徒。」

「我們接受先進國同志們的指導，就是實行總理的遺囑。我們總理遺囑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句大家不要輕忽過去了！」

蔣介石的演說又贏得了熱烈的掌聲。

除了在演講詞中充滿了革命的論調，在鮑羅廷、廖仲愷之前，蔣介石還表現得特別左傾：「把國民黨合併到蘇聯共產黨，那就好了。」

「不能這樣做的，」廖仲愷微笑道：「只要我們努力，始終照着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去做，中國前途，會跟蘇聯一樣好的。」

「蔣校長最近看了很多書，」鮑羅廷讓他坐下：「最近幾次演講精采得很哩！」

「哦哦。」蔣介石心裏好笑：「我看的是曾文正公家書和三國演義！」忽地在他充塞了三國志裏權術思想的頭腦裏面，想起了一個「遣子入質」，爭取蘇聯好感，博取鮑羅廷信任的主意，趁着鮑廖二人在談別的，他在旁考慮道：「經國已經十幾歲了，把他送到蘇聯，蘇聯朋友一定會好生照顧，還省了我一份開支。他是我的兒子，弄好了，將來他可以幫大忙，弄不好呢？他媽的反正也不是我自己養的！」

「顧問，」蔣介石吞吞吐吐。問道：「你們真是了不起，我們也不知道怎樣感謝才好！我有一個兒子，叫做蔣經國，今年已經十五歲了，身體蠻好，我，想請你把他保送到蘇聯去上學，你說……」

「你？」廖仲愷一驚：「你放心麼？十幾歲的小孩子。」

「有什麼不放心的，」蔣介石挺一挺胸：「我去過蘇聯，蘇聯朋友對我們實在太好，學校的設備、管理，尤其是想思上的教育，嚶嚶，實在不能比……」

「你太太放心麼？」鮑羅廷問道：「你的孩子以前出過遠門麼？」

「沒有，」蔣介石作決心狀：「不過那沒有關係，人是鍛鍊出來的，尤其是一個革命軍人的兒子，萬里求學也不算遠，何況到蘇聯去？我在日本呆過很久，可是不敢把孩子送到東京去。」

「你有什麼意見？」鮑羅廷問廖仲愷。

「沒有，」廖仲愷慨嘆道：「蔣校長能這樣做，蔣太太也不反對，真使人感動。」

「好說好說，」蔣介石見鮑羅廷並不反對，大喜過望，站起來握着鮑羅廷的手懇求道：「顧問，就這樣，請你保送，一言爲定啦！我就寫信叫人把孩子送來。」

鮑羅廷邊笑邊點頭。

「顧問，」蔣介石跨出門檻，回過頭來：「你今天就寫信罷？是不是莫斯科？我把孩子交給你啦！我這個革命軍人半路出家，讓我的兒子去做科班出身，唉啊！」他弦外有音：「將來再有人在背地裏說我革命不徹底，我可振振有詞啦；瞧！我把兒子都送到蘇聯，難道我的革命竟是假的不成？」

蔣經國果然被保送到莫斯科讀書去了，對於這個只有十五歲的優小子，蔣介石免不了叮囑一番，同時要他有機會便去拜訪托洛茨基伯伯或者他的朋友，學一點做人處世的道理，於是父子暫告分手，按下再表。且說蔣介石急於出人頭地，攫奪大權，眼見國民政府和中央黨部中沒有他的份兒，心裏不免又氣又急，同他的黨羽幾經商量，反覆研究，認爲不把廖仲愷除去，蔣介石將無出頭之日。

「除去了廖仲愷，局面一定混亂，混水摸魚，這道理不是很簡單嗎？」蔣介石告訴他的黨羽：「目前的情形，誰都知道廖仲愷是擎天一柱，把他解決，是我們一大收穫！」

「胡漢民的勢力也不得了，如果解決了廖仲愷，我們可以設法把這件案子往胡漢民頭上一載，就說是他幹的！他同廖仲愷冤家對頭，說是胡殺了廖，天下人也會深信不疑，信以爲真。」

「徐宗知的粵軍也傷腦筋，廖仲愷一死，順便也解決了這個問題，我們可以一口咬定，說是胡、徐二人聯合起來幹掉了廖仲愷，徐是有實力的，人家也會深信不疑，而我們……」

蔣介石的說話被笑聲所淹沒，幾個人起先是吃吃地笑着，終於縱聲大笑：「一箭三鵰啊！」「再乾一杯！」「我們的校長要出人頭地啦！」「有福同享啊！」蔣介石用一餐豐富的酒席，結

束了這個「籌備會」。

緊接着，蔣介石用一顆陰險的子彈，結束了唯一可以約束他的廖仲愷。

民國十四年八月廿一日，廖仲愷遇刺逝世的噩耗震撼着中國。第一個撫棺痛哭的不是別人，却是蔣介石，只見他大哭大叫，如喪考妣，口口聲聲要「替廖仲愷報仇！」並且召集軍校學生演講道：「廖黨代表是革命的擎天柱，反動派竟敢刺死他，真是罪大惡極！就是把全廣州的人殺掉一半，也不能抵償還筆血債！」甚至要學生遊行，却被汪精衛制住了。汪精衛把他找來道：「蔣校長義憤填膺，不愧是我們軍校的校長，你想爲廖先生報仇的精神如此激烈，那個兇手一定逃不掉的！」

「是的。」蔣介石心裏好笑：「主席對於廖黨代表之死，將採取什麼步驟，需要我効勞麼？」

汪精衛沉吟一會：「我想同徐宗知成立一個處理廖案的特別委員會，用來防止叛變和緝捕兇手。」

「主席，」蔣介石四顧無人，低聲說道：「徐宗知？恐怕靠不住罷，這傢伙一輩子喜歡兩個『孔』，一個是烟槍，另一個是女人，叫他幹什麼都不行，把事情弄糟倒有他的分，我看這麼一件重大的事情，似乎不必叫他參加。」

「徐軍長是這樣的麼？」汪精衛其實也風聞一些關於徐宗知的傳說，但因為徐是粵軍統帥，自己又怕得罪左右兩方，也就不聞不問，此刻聽見蔣介石這樣說，忍不住要問個清楚：「兩個『孔』，啊哈，你在那哪兒聽到的？」

「說來話長，」蔣介石故意嘆息一聲：「想當年陳炯明、楊希閔、劉震寰要攻擊他，我曾經增援，幫過他不少忙，因此他還願意同我拜把子，做個換帖弟兄。按理說，我不應該在主席面前說他的壞話。」

「沒有關係，你說。」

「這個人啊！」蔣介石又嘆口氣：「他帶兵有個怪脾氣，最主要的是他的小廚房。他每次開拔，總是帶一個大師傅，替他做一個心愛菜：芽菜！前年他打敗仗時，對方衝進司令部，他的床鋪竟然是溫熱的，倒使對方大吃一驚，以為徐宗知指揮若定，嘿！」蔣介石聳肩一笑：「那知道這個熱被窩是女人和烟燈兩個『孔』暖熱的，他抽烟抽得帶勁，寧可逃慢些，……」

「哦，……」汪精衛沉吟半晌：「蔣同志，我明白了，這樣罷，這個特別委員會中，本來我是想同徐宗知負責的，這樣說來，你也參加一份罷，算是我們三個人出任特別委員，負責鎮壓叛變與緝兇，你看如何？」

「主席吩咐，這是義不容辭的。」蔣介石緊鎖雙眉，哀戚地告辭道：「不過無論如何，廖黨代表是不能死而復活了。」

「出發！」蔣介石回到軍校，臂纏黑紗，召集學生，呼天搶地大叫道：「出發！把胡漢民、徐宗知二人的公署包圍起來！據報他們是與謀殺本校黨代表有關的！包圍他們！同學們！是誰殺死了我們的黨代表！我們向他要他償命！」

「走啊！」學生們哀慟地扭頭就走，忽聽得蔣介石大喝一聲：「且慢，你們過一小時後才走，等我的電話，我先出去看看，萬一胡徐二人聽到風聲，預先警戒，那不是因為血案，又要鬧

出血案來麼？」

「打就打！」學生們哀慟地呼叫着：「我們也不活了；誰殺死我們的黨代表，我們就同他拚！」

「我是校長！」蔣介石把面孔一板：「軍人以服從爲天職，你們不許胡來！」說罷便鑽進車子，開到城裏找到了胡漢民告急道：「壞啦！你趕快躲一躲，避避風頭罷！」

「是不是有人說是我刺死了廖仲愷？」胡漢民驚慌地問。

「可不！」蔣介石拉着他便跑，「你躲到我公館裏去罷，現在，只有我家裏算是最保險，其他地方你無論如何不能露面，剛才我接到消息，說將有隊伍來圍困你的公署，——走啊，你還等什麼？」

胡漢民還以爲蔣介石好心照顧，一方面運道冤枉，一方面禁不住慌張起來，馬馬虎虎打點一番，便跟着他避進了他的公館，蔣介石再三囑咐他不可外出，另派專人「保護」。安排妥當，便與匆匆趕到徐宗知那邊廂，却見他戒備森嚴，知道不能輕率從事，便堆下一臉笑問道：「外面風聲很緊，老兄聽到麼？」

「沒有，」徐宗知不免着急：「你聽到什麼沒有？」

「我特地來告訴你，」蔣介石放低聲音：「外面盛傳廖仲愷之死，與胡漢民有關係，同時，也……」

「難道，」徐宗知鼓起勇氣：「同時也和我有關係不成？」

「啊啊，」蔣介石故作慌張：「大概你也有所耳聞了。是這樣的，外面是傳說你的嫌疑不

輕。據說你的軍長魏邦平也參與其事，唉，魏邦平，他直接……」

「你別說了。」徐宗知心亂如麻：「你是特別委員的委員，你倒說說看，這件事……」

「我沒辦法，」蔣介石作莫奈何狀：「已往，我們兩人合作得很好，我也盡力幫過你的忙，不過這一次，實在，實在是，」蔣介石長嘆一聲：「我人微言輕，幾位大員們都對你發生誤會，我就沒有辦法了。」

「他們都說是我？」

「可不？」蔣介石一臉同情狀：「當今是左派的天下，他們說是紅，我沒有辦法說是白。」

「那你給我出主意，」徐宗知繞室打轉：「我究竟如何是好！」

「你不嫌我太直率麼？」蔣介石飲起笑容，把帽子往頭上一戴：「換了旁人，是不會這樣直言相告的，我看還是請老兄下野罷，再拖下去，對你，囉，囉，到那時候連我都很難說話啦！」

徐宗知還在發怔，蔣介石乾笑了一聲便走了。他趕到黃埔學生的行列中，跟着叫嚷了一陣，然後向汪精衛報告道：「這一次廖黨代表被刺，真相已經查出來了。」

汪精衛他們驚愕着，想不到這個校長如此能幹：「說！誰幹的！」

「大家都知道，」蔣介石嘆息着：「平時胡漢民徐宗知兩人對廖先生是非常不滿意的，我就從這個線索上去調查，果然有了線索。原來這件事情是胡漢民的弟弟胡毅生，與孫中山先生當年的秘書林直勉等主使的，徐宗知的部下魏邦平軍長等直接參與，於是就，就……」

國民政府和一般人民都爲這件事憤怒着，結果胡漢民被逼出洋，徐宗知逃亡上海，蔣介石奉命鎮壓，開始向徐宗知的部下繳械，開始把胡漢民的左右逮捕，捉的捉，逃的逃，殺的殺，雞飛

狗跳，只剩下蔣介石一個人在暗中哈哈大笑。

徐宗知逃亡上海後，粵軍軍長以下十七名高級將領，接到了蔣介石的開會通知。將領們明知這此去兇多吉少，但一想徐宗知已經跑了，粵軍也已全部繳械，蔣介石羽毛未豐，帶兵便得有人，這個會議大概是重新編制，去參加不致有什麼意外。同時四週軍校學生戒備森嚴，「抓軍閥，爲廖仲愷復仇」的呼聲響徹雲霄，萬一逃不掉，給逮住以後反而糟糕，於是都硬着頭皮去開會了。

蔣介石用監獄歡迎他們，十七名粵軍將領終於被騙了進去。然後向「處理廖案特別委員會」會上報告：「兇手全部抓住，候命行刑！」

「蔣同志，」宣傳部長毛澤東、組織部長譚平山，他們都反對道：「根據你上次的報告，說刺廖案的主使人是胡徐二人，現在胡漢民已出洋，徐宗知也已逃亡，爲首的既然都已走開，那十七名粵軍將領又何必把他們槍決？直接謀殺廖同志的兇手，不可能十七個人一齊來，何況又是十七個將領？還不是按照法律手續，該辦的辦，該放的放，願意留在革命軍隊服務的便歡迎他們一齊革命。不過，蔣同志這樣嚴厲地鎮壓反革命，這種精神是值得欣賞的。」

蔣介石起先聽說有人反對，心裏老大不高興，後來聽說在誇獎他嚴厲鎮壓右派，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立臨趁風轉舵答道：「鎮壓反革命是軍人的天職，各位的誇獎使我慚愧。粵軍將領的處理問題，本人一定遵照大家的意思去做，該辦則辦，該放則放，願去則去，願留則留。」這個會雖然是沉痛的，大家爲損失了的廖仲愷而悲憤填膺，但蔣介石却特別開心，因爲國府中人，認爲他如此嚴厲鎮壓反革命，蔣介石是個好人。

「我是個好人！」蔣介石離開會場，再也忍不住哈哈大笑，他直奔監獄，看見十七名粵軍將領在木柵中席地而臥，陰暗潮濕，臭氣直沖，有幾個拿一塊斷磚碎瓦枕頭，看見蔣介石來，一個個在眼睛裏迸射着憤怒的光芒。蔣介石不由得心裏打了個冷戰：「我把他們騙來，還能把他們放了麼？」於是向牢頭禁子大喝一聲道：「把他們枕着的破磚爛瓦拿走，你知道嗎？他們是軍長團長，軍長團長還愁沒有繡花枕頭嗎？」眼看着粵軍將領連磚瓦枕頭都繳了械，蔣介石才冷笑幾聲，揚長而去。

當夜，十七個將領被裝進了十七個麻布袋，被拖到不知名的地方，被埋在不知名的地方。

「我把這些將領釋放了。」蔣介石向國府報告，免不了贏來一陣贊揚。

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收穫，事後蔣介石還抹着汗：「殺了廖仲愷，趕跑了胡漢民，併吞了徐宗知，我居然一躍而為廣東最大的實力派了，哈哈！」正是：一箭射三鵠，本領好不好？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廿五回

攫大權改編革命軍 起殺機計騙李之龍

却說刺廖案以後，蔣介石目的達到，趾高氣揚，就以他爲中心，改編了國民革命軍。把黃埔學生軍擴充爲第一軍，自任軍長，何應欽副之；把湘軍改編爲第二軍，譚延闓任軍長，魯滌平副之；滇軍改編爲第三軍，朱培德任軍長；粵軍爲第四軍，李濟琛任軍長；第五軍派李福林任軍長；程潛所部湘軍在討伐南路鄧本股勝利後改編第六軍；蔣介石任軍事總監，統轄各軍，於是就變成國民黨的軍事領袖了。

「光有軍隊不夠，」蔣介石事先向他的黨羽表示：「我必須要把你們組織一個實力充足的秘密團體。譬如說廣東將領對我的態度如何？到底擁護不擁護？我不能鑽到他們心裏去；譬如說共產黨，真是教人傷腦筋，他們那一套真教我擔心，這樣幹下去，中國人只知道共產黨好，沒有人跟我走了，所以如何去調查共產黨的策畧，調查廣東將領的忠奸，我要一個有系統的認識，你們分頭設辦法，冒充左傾參加共產黨那更好，花多少錢有我負責！」

可是第一個消息傳來，却並不是廣東將領有什麼異動，或者共產黨對蔣有什麼不利，而是國民黨的右派在廣東受到打擊後，跑到北京另起爐灶去了。

「聽說這批人爲數不少，」蔣介石到汪精衛面前探聽口風：「聽說謝持、鄒魯、居正，石青陽、林森、戴季陶、葉楚傖、邵元冲、沈定一、吳稚暉、覃振、傅汝霖、茅祖權他們都參加了。」

「一共十四個。」汪精衛嘆口氣：「其實都是老黨員，何必這樣子呢？據說他們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孫中山靈前擅自舉行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並在上海另立中央，有人名之曰『西山會議派』，他們這樣搞法，會弄出個什麼名堂才怪！」

「他們人數也不够。」蔣介石勸道：「主席也不必傷腦筋，本黨第一屆中執委有二十四名，參加西山會議的不過八個人，其餘兩人是中監委，四人是候補執監委，這齣對台戲是唱不成的。」

「到將來再談罷。」汪精衛苦笑：「明年一月間，本黨要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我一定會談到這件事的。」

蔣介石回去思量好久，覺得手裏握着兵權，還不是萬全之計，這與陳炯明、楊希閔、劉震寰他們有什麼不同？一旦垮台，便落荒而走，再也拾不起頭來。西山會議派在上海另起爐灶，無論如何對他是不利的，其實這批人倒還是他真正的朋友，不像左派那樣南轅北轍，一輩子合不起來。「教他們對我瞭解。」蔣介石想：「要他們擁護我姓蔣的！」想來想去，他想到了在上海有勢力的張靜江，想到了上海的報紙，想到了一個叫做陳布雷的還未見過面的朋友。

「輿論很重要。」張靜江和虞洽卿的聲音一再在蔣介石耳邊響起：「你手裏抓着一張報紙，比掌握一個師還有用哩！而且養一師人你要花多少糧草？辦一張報節省得多。報館裏的人可以到外面敲敲竹槓，找點外快，他們樂於接受我們的津貼，替我們說幾句好話。」

「那末你物色到多少人材呢？」蔣介石寫信去問。

「有那麼幾個，」張靜江回答他道：「中華新報的主筆張季鸞，商報的總經理李徵五、協理徐朗西、編輯陳布雷、潘公展，還有國聞週報的胡政之，……人數倒不少，不過同他們交情有深

有淺，各人的脾氣有好有壞，大體上都還够朋友。其中尤其是署名畏壘的陳布雷，最使我同處冷卿賞識，你身邊要槍桿的倒不少，要筆桿的一個都沒有……」

蔣介石於是想到了輿論，想到了陳布雷，趁邵力子銜黨命自穗去滬，實請上海報界說明革命局勢，打擊西山會議派之便，悄悄地託他帶一張親筆簽名的相片給陳布雷：「拜託了，」蔣介石對邵力子說：「這一次你去上海，一定可以碰到頂頂大名的陳畏壘，他是我尙未見面的好朋友，請你把我的親筆簽名的相片轉送給他，就說蔣某人對他很欽佩，希望他筆下留情，爲國民革命軍多說幾句好話。一切心照不宣。」

「校長，」邵力子皺皺眉頭，哈哈大笑：「你真有點娘們腔，送手帕送照片這一手也來得。你那個夫人那邊，要不要我再替你帶一張相片去呢？」邵力子指指他的口袋：「瞧裏面滿滿的，你一定沖晒了好幾打……」

蔣介石一手按住口袋，哭喪着臉道：「你別開玩笑啦，可別提這個女人，我真是有口難言，不能提，不能提！」

「現在只能提到革命問題，」蔣介石囑咐他的黨羽：「一切反對共產黨的論調都不應該出之於口，形之於筆，我們要忍耐，在忍耐中活動！」

「同學們！」蔣介石果然在民國十四年九月十三日向黃埔學生講演道：「共產黨主張澈底革命，加入了國民黨，實在能替國民黨求進步、求發展！」

「你怎麼能這樣講！」回到辦公室，何應欽表示反對道：「太過火了，我們的態度也應該有

個限度！」

「你不懂，」蔣介石呵呵笑道：「說共產黨好，在目前，有意想不到的功效，你瞧着罷！」蔣介石說的不錯，十月間國共合作的革命軍隊，在省港革命工人和東江革命農民協助之下，再一次舉行東征，依靠共產黨員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以及蘇聯顧問的戰畧計劃，肅清了陳明的勢力。

「是不是？」事後蔣介石反問何應欽：「你看見了罷？沒有共產黨拼命行麼？」

何應欽強笑道：「算我佩服你！」

「同志們！」蔣介石同年十一月七日又在汕頭演講道：「革命先進的蘇俄來指導我們中國革命，我們世界革命中的中國革命黨員，實在是願意接受的，而且是應該接受的！」

被人認為進步的蔣介石，在民國十五年一月間參加了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次多票被選為中央委員。會議中議決以紀律制裁西山會議派，謝特、鄒魯兩人開除黨籍。戴季陶、吳稚暉兩人雖列名通電，但並未出席會議，仍當選為執監委員，其餘十人限期一月，向國民黨中央表明悔過，否則喪失黨籍。

「季陶差一點完了，」蔣介石抹着汗：「要不是我力爭，唉！」他嘆一口氣：「左派也太兇了，中央黨部書記長劉芬，宣傳部長毛澤東，組織部長譚平山，都是共產黨員，連各部秘書也是共產黨員！」

「你也不含糊，」何應欽冷冷地對他說：「你也有辦法，陳公博、甘乃光、戴季陶，都當選了中委，這都是你的力量哩！」

「可是真氣人哪！」蔣介石眉頭緊皺：「我提名陳果夫、王柏齡這些朋友當中委候選人，給他們否決了。」

「算啦，」何應欽表面上擁護他，心底裏着實不佩服：「有什麼希罕？你他媽的時來運轉！」嘴上却答道：「算啦，慢慢來，你提名戴季陶居然通過，已經不容易啦！」

「我極力主張，非選他不可！」蔣介石換上便衣：「果夫和柏齡是我們的好朋友，這一次沒選上，我終要給他們想辦法！」他跨出門檻：「走罷！散散心去！他媽的共產黨，看我終有一天收拾他！恨不得馬上動手，我有兵！」

「不能着急，」何應欽和其他的朋友們在酒樓裏勸他：「還得利用省港罷工的工人和東江農民們來統一廣東！」

「不能着急，」蔣介石的師友們在嚶子裏一再勸阻：「還得利用共產黨來製造我們的資本！」

「不能着急，」蔣介石的師友們在函件中又勸阻他道：「還得利用蘇聯的軍火哩，你別毛手毛脚，斷了財路！」

「不能着急，」蔣介石的師友們在任何地方再度勸阻他道：「當前共產黨的力量，老百姓的革命力量，可不能低估哩！」

「我已經下令，」蔣介石答覆他們：「要孫文主義學會計劃遊行示威，專向共產黨挑畔！」

「不行不行！」蔣介石的師友又勸他道：「共黨在粵，炙手可熱！你試高瞻全局，恐怕不願宜開火！」

「真的真的。」蔣介石再進一步瞭解了週圍的形勢，嚇得一身冷汗，馬上收回了挑畔的命令，還把孫文學會的首領戴季陶假罵一頓道：「你這個總理的不肖之徒啊！儘搞些莫明其妙的名堂！」

「我忍不住了！」蔣介石在三月十八日，北洋軍閥段祺瑞在北京屠殺一陣之後，殺心大起，只見他小公館裏燈光輝煌，澈夜不滅，他同黨羽們在通宵密商「妙計」。

民國十五年三月廿日，離開北京「三一八」慘案只有兩天。廣州正沸騰着復仇與北伐的悲憤情緒，那天早晨細雨霏霏，增加了肅穆低沉的氣氛。大約是黎明前三四點鐘，泥濘的長街上出現了黑黝黝的武裝隊伍，越秀南路惠州會館立即陷入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被團團圍住，糾察隊立被繳械，罷工委員會主席蘇兆徵翻牆脫身，鄧中夏、李森被監視在內。另一支人馬出發大東路，國民政府顧問鮑羅廷在中央黨部對面的公館也給包圍。此外左鄰東較場，斜對面通黃花崗白雲山的大道，以及紅花崗附近統統軍警密佈，形勢十分嚴重。

「報告校長」，蔣介石案頭電話在響：「我是第一軍特務營營長，一切都順利。」

「要抓的人都抓到了麼？」蔣介石興奮地問道。

「都抓到了。」特務營長報告道，「軍校政治部主任，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已經抓到了，全體黨代表也抓到了，一共八十多名，已經送到黃埔軍校圍場裏去了。」

「兵工廠佔領了沒有？」

「佔領了。」

「蘇俄教授和顧問呢？」

「統統扣留了。」

「好，」蔣介石大爲高興：「不過這樣還不够，我命令你繼續逮捕，至少維持三天功夫！」蔣介石擱下聽筒，臉上掠過一絲譎笑，親自搖了個電話給海軍局長李之龍：「你是李局長嗎？……是啊，我就是，現在這裏有人陰謀異動，希望你來鎮壓，把中山艦開到黃埔來！」

「我馬上來！」當時的共產黨員、海軍局長李之龍竟一點也不警惕，義憤填膺地號召爲保衛革命，親自率領中山艦立刻去了。

李之龍得到的是繳械和扣押，爲「保衛革命」的許多共產黨員，同時被繳械和扣押。

「我們是奉命而來的，」李之龍憤怒地掙扎：「這搞的是什麼鬼！」拳打腳踢和關閉，代替了蔣介石的答覆。

蔣介石立刻作了一個報告：「本月十八日酉刻，忽有海軍局所轄中山艦，駛抵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向教育長鄧演達聲稱，係奉校長命令調遣該艦，特來守候等語。其時本校長因公在省，得此項報告深以爲異，因事前並無調遣該艦之命令，中間並無傳聞之誤。而該艦升火露械，經一晝夜，及十九日之深夜開回省城，無故升火達旦，中正恐其擾亂之舉，爲黨國計，不得不施行迅速之處置，一面命海軍學校副校長歐陽格暫行權理艦長事宜，並將該代理局長李之龍（兼海軍局政治部主任）扣留嚴訊，一面派出軍隊於廣州附近，以防不測……。」

當時汪精衛正在病中，聽說蔣介石擅自動刀槍，氣得直拍床沿：「我這個主席不要做了，我這個主席不要做了！」

「主席，」蔣介石把那份書面報告遞了過去：「您瞧瞧，我這一手要得真够漂亮，這叫做先

下手爲強，慢下手遭殃！現在我的特務營仍在戒嚴之中，還在繼續肅清之中，主席有什麼吩咐麼？」其實汪精衛也已在監視之中。

「嗯，」汪精衛倒抽一口冷氣，心想你的軍隊還在戒嚴搜索，如果我不贊成，一來木已成舟，二來弄不好引火燒身，誰能擔保姓蔣的，不把我這個沒有兵權的主席也從床上一把抓去呢？汪精衛只得嘆口氣道：「事已至此，也沒話說了。不過共產黨他們會甘心麼？你事前最好同我說一聲，萬一有什麼變化，我可以負責。」

「不必擔憂了，主席。」蔣介石忍不住格格笑出聲來：「我已經看準了共產黨沒有辦法，蛇無頭而不得行，現在幾個共產黨高級人員，大部份已經扣留，我的部隊又在警戒，絕對不會使主席爲難。至於事先同主席商量，」蔣介石面孔一沉：「我記得曾經在主席面前說過，我要待機而動，鎮壓那批共產黨徒，我清清楚楚記得，主席並沒有反對，所以，所以，嘿嘿！……」

「好罷，」汪精衛嘆口氣：「我正病着，萬事由蔣校長看着辦好了。」

「解散黃埔青年軍人聯合會！」蔣介石回到學校，對左派正式施行壓力：「凡是隸籍共產黨的學生，一概到特別黨部登記！」

「是不是太露了一點？」何應欽說：「把左派搞得太慘了！」

「怕什麼？」蔣介石一扭頭：「我還有一着：解散孫文主義學會！怎麼樣？終算公平了吧？」

「那是我們自己的組織，」蔣的黨羽表示意見：「解散之後，我們玩兒什麼？」

「組織黃埔同學會！」蔣介石胸有成竹：「什麼青年軍人，什麼孫文主義，我一概不要！凡是共產黨籍的黨政人員，一概給我退伍！」

「他們不肯走呢？」

「抓！再不，殺！」

廣東，落在蔣介石手裏了。

廣東，不再屬於國民政府主席、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革命軍總黨代表汪精衛統治之下了。

廣東，擁有軍政實力，為革命出死入生的中國共產黨人，被蔣介石壓下來了。

毛澤東憤怒地提出了意見：「同志們，對蔣介石的反叛行為，我們必須加以反擊！」

「不，」陳獨秀淡淡一笑：「不！」

「爲什麼不？」毛澤東沉着地反問道：「難道要等蔣介石把共產黨人全部捉盡殺絕之後，我們再來反擊麼？那已經太晚了！幾年來爲革命所流的鮮血，就這樣白白地葬送了麼？」

「你們不清楚，」陳獨秀故意長嘆一聲：「就在我們的周圍，密佈着蔣介石的軍隊和密探，他如今是得勢了，我們同他鬥，我想是沒有好處的，……」

「這是機會主義者的看法，」毛澤東還是不同意：「我們革命是爲了老百姓，不是造成一兩個軍閥，這道理非常簡單。誰要是違反了老百姓的利益，革命是不會成功的！誰要是害怕犧牲，屈服在新軍閥的淫威之下，那他嘴裏雖然還在鼓吹什麼革命，但那是空的！自救欺人的！」

會議不歡而散。陳獨秀願意同蔣介石妥協衆多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始進入更艱難困苦的路程。

「我們的成績不錯！」蔣介石事後犒勞他的部下，縱聲大笑，他拿起一本叫做「嚮導」的中共周刊：「瞧，連共產黨都服服貼貼，陳獨秀和高語罕，在他們的刊物上發表文章，表明一貫擁

護推崇我蔣某人的態度哩！」蔣介石翻了一翻：「陳獨秀說要忍耐，」他嘆哂一笑，「忍耐？這是我的人處世之道，想不到他也學會了！」

「乾杯！」王柏齡、潘佑強、賀衷寒高高站起：「爲我們黃埔同學會會長前程無量而乾杯！」

「爲我這個反革命份子乾杯！」黃埔同學會秘書會擠擠眼睛：「共產黨把我恨死了！罵我是反——革——命！」

一陣大笑之後，同學會組織部長楊引之高呼道：「同學們，我們的校長真不可限量，他在北伐誓師之前，一件增強他軍事基礎最後統一的工作完成了！」

眼看着部下們歡笑跳躍，蔣介石忍不住叫道：「同學們，還有值得高興的事哩！外國朋友們在香港彼此恭賀、歡笑、高呼萬歲，說從此以後，不怕中國有共產黨同他們搗蛋了！」

「中山艦事變，把我們變好了，」賀衷寒大叫道：「校長，今天我們大家都很高興，敢問校長，中山艦事變到底是怎麼回事？是那樣的突如其來。」

「這個，」蔣介石微笑道：「待我死後，你們看我的日記罷，目前，我不準備宣佈。」

宴會在狂歡後結束，「黃埔季刊」一卷三期在之後出版，蔣介石的心腹王柏齡對中山艦事件有這麼一段記載：「當中詳細，惟鄙人與蔣先生知道，未得蔣先生許可，我固不敢披露，而蔣先生對學生訓話，也謂如要明瞭此回事變真相，等我死後，看我的日記。於是可以判斷這次事件性質之重大，絕不是宣傳爲中山艦者可比。中山艦云者煙幕也，非歷史也，而收效之總樞，我敢說是孫文主義學會。」正是：開口閉口，孫文主義，「孫文主義」？豈有此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廿六回

八面觀音上台來 顧家祠堂把門關

書接上回。却說緊跟着民國十五年三月廿日「中山艦事件」之後，五月十五日，在蔣介石佈置下，召開了國民黨二中全會。在這個會議中，蔣介石提出了「整理黨務案」，非通過不可！

「是不是要聽聽各方面的反映呢？」汪精衛軟弱地近於央求：「茲事體大，影響所及，恐怕，恐怕，……」

「沒有什麼顧慮！」蔣介石在鼻孔裏笑笑：「對於黨政大權，我決定要逐漸設法收回。主席是不是對蘇俄有顧慮？這一點我早已冷眼觀察好幾年，蘇俄幫助我們打軍閥，幫助我們革命是真的，今年他們第一次交給主席四十五萬盧布，作為編練新軍的費用，又從海參威運來一批價值五十六萬四千盧布的子彈，年底還有十五架飛機要運來，去年還運來八千枝槍械，……」

「你知道就好，」汪精衛苦笑道：「人家這樣幫助我們，你還該記得中山先生還借過蘇俄一千萬元，成立了中央銀行，他們既然這樣幫忙，……」

「主席，」蔣介石起立道：「就因為我知道蘇俄不會派兵來打我，所以我決定制裁共產黨，制裁了共產黨，我照樣可以革命，蘇俄的目的是幫助我們革命，其他問題，」蔣介石戴上軍帽，揚揚手：「他沒有辦法，我有辦法！」

「校長！」汪精衛追進一步。

「主席！」蔣介石一個敬禮：「我走了！」

「你！」汪精衛目送他背影走出門去，回頭一拳打在桌上：「我這個主席不幹了！我這個主席不幹了！」

動搖、軟弱的汪精衛，還是在他主持下，通過了蔣介石所提的「整理黨務案」。

「從此以後，共產黨人不能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的部長！」蔣介石興高采烈，着手組織班底：「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長改名秘書長！」

「誰幹？」蔣的黨羽爭先恐後打聽行情。

「葉楚傖！叫吳玉章下來。」

「他有何德何能？」蔣的黨羽紛紛爭奪，表示不滿：「憑歷史，我……」

「你們有所不知，」蔣介石悄悄說道，「楚傖曾立下一個大功，『五卅運動』鬧得得一塌胡塗，要不是楚傖向上海英巡捕房告密，那個厲害的共產黨員劉華便不會給抓住槍斃，共產黨在上海鬧得還要兇。」他繼續宣佈：「組織部長陳果夫！叫譚平山下來！」

「他有何德何能？」蔣的黨羽又感失望：「論追隨校長年代，我們……」

「你們有所不知，」蔣皺眉道：「果夫是我當年在交易所的老搭檔了，」蔣介石感覺不妥，立刻改口道：「你們既然反對，那組織部長我來負責，由果夫代理罷！」他繼續說道：「宣傳部顧孟餘，叫毛澤東下來！」

「他有何德何能？」蔣的黨羽又紛表不滿：「顧孟餘一向捧住段祺瑞的，誰不知道段祺瑞是個什麼東西？」

「你們少囉嗦！」蔣介石不樂：「段祺瑞有什麼不好？」他乾咳一聲：「青年部長，甘乃光該下台了。」

「誰替他？」黨羽們精神一振：「誰？」

「丁維汾！」蔣介石接着笑道：「再增加一個軍人部。」

「誰當部長？」黨羽們急着問道。

「除了我，還有誰！」蔣介石橫掃一眼：「會擴情，你來做軍人部秘書長！這個軍人部哪，職權可不小，它既能管理軍隊中的特別黨部，又能委派各級黨代表！」

「工人部長胡漢民！」

蔣介石的黨羽交頭接耳：「沒有幾個位置了。」

「農民部長甘乃光！」

「婦女部長何香凝！」

「不行不行，」黨羽們鼓噪道：「她這個人左得可以！」

「我們沒有女的，」蔣介石揮揮手：「只好請她當部長，以後找到合適的女人再替她，反正一個婦女部不會有什麼名堂。」

「商民部長王法勤！」蔣介石把名單閣上，打個呵欠道：「差不多了。」

沒有登上部長位子的黨羽紛紛口出怨言：「校長，怎麼內中很多西山會議派，不怕人家說閑話嗎？」

「我才不怕！」蔣介石冷冷答道：「誰敢不滿意？」

「葉楚傖邵元冲這幾個西山會議派，並沒有表示悔過，按照二全大會決議，是已經喪失了國民黨員資格的，爲什麼又……」

「還有什麼關係？」蔣介石皺眉頭：「你們吵什麼？」

「還有陳果夫，」黨羽們唧噥着道：「他是監察委員，照例不能擔任中執會負責工作，這對於紀律黨章都有牴觸。」

「還有什麼關係？」蔣介石煩躁地蹬蹬脚：「你們還要挑我的毛病，將來局面統一，好差使有的是，反正不會少了你們任何一個！」

黨羽們這才定了心，按下不提。

却說蔣介石在二中全會中自任中執會中監會的主席，使許多老頭子看不上眼，既不服氣，又常抬槓，蔣介石自覺沒趣：「太性急了。」他自己暗笑，便把張靜江推出去代理。

「你蠻好嘛！」張靜江滿心喜歡，癩了一條腿走上主席台：「想當年我們大家賞識你，你到底有辦法，哈哈！可是我當主席，那行麼，你識大家推我上台。」

「靜老有什麼不行？」蔣介石使個眼色：「這是大家推你的，反正有我在，你當我當還不是一樣？再說我又當了一個有權顧問軍隊黨務的委員會主席，忙着佈置削減共產黨的勢力，唉，累死了。」

蔣介石的確很累，他用了幾乎一個通宵的功夫，同黨羽們擬訂了五項「防共步驟」。滿屋子烟霧騰騰，酒氣冲天，春寒料峭，蔣介石不由得加了件衣服，嘆口氣道：「我手下雖然有的是槍，身邊却缺少一枝有勁的筆，瞞擬訂這幾條玩意兒竟化上這麼多人腦筋這麼多時間，太不經濟

了。擴情，你再讀一遍，大家注意，還有什麼漏洞沒有？」

黨羽們不好意思地彼此望望，只聽見會擴情乾咳一聲，立起來高聲唸道：「防共步驟：一、共產黨員在各級黨部不得佔委員的三分之一以上；二、共產黨員不得任中央黨部各部長；三、共產黨員入黨，應向國民黨報告黨籍；四、國民黨員不得加入共產黨；五、國民黨推舉代表與共產黨組聯席會議，將共產黨員的加入國民黨者製成名冊，提出於國民黨代表。」

「我補充，」賀衷寒起立：「軍隊中共產黨員應退出第一軍！」

「你簡直是脫褲子放屁，」蔣介石長長地一個呵欠：「早已做到了，毋需多此一舉，留下字句，讓人家說我小氣。」

「校長對共產黨還是太寬大了，」陳果夫發表意見：「乾脆言明共產黨員不得在各級黨部担任委員！」

「那太小氣了，」蔣介石搖手：「你有所不知，我們對共產黨，還有利用的地方，不能做得太絕，這道理你以後就明白。」

「不大可能罷？」葉楚傖搖頭：「鮑羅廷都給我們趕跑，要讓共產黨幫我們北伐，恐怕不大可能了，今天誰不知道實權在我們手裏，趕光共產黨，也無所謂！」

「你這個腦筋，」蔣介石皺眉：「怎麼想不通？共產黨對我們沒興趣，對革命、對北伐可有興趣，那不就行了嗎？我就把鮑羅廷請回來，陪個不是，保證大家一團和氣！鮑羅廷一回來，共產黨還有什麼問題？讓他們替我們打衝鋒，有人肯替死你還不樂意，簡直是胡塗蟲！」

黨羽們笑了，蔣介石這一句罵得他們非常舒服，大家忙不迭哈腰弓背連連鼓掌，表示對蔣介

石的計謀萬分佩服，五體投地。蔣介石第二天果然寫了封信，派專人邀請被迫走的鮑羅廷回來。信中寒暄之後，慷慨激昂，莫明其妙地說道：「中俄合作與世界革命需統一指揮，務盼即日返穗，同商大計，繼續合作。」

另一方面，顧孟餘接收中央宣傳部時可鬧得滿城風雨。原來孫中山在世時曾下過手諭，說凡屬中央各部人員，非有過失是不能輕易撤換的。顧孟餘可顧不了這個，只見他走馬上任之日，就把所有職員一起趕跑淨乾。上自秘書沈雁冰，下迄僕役阿三阿四，統統調個精光。這下子不打緊，丁維汾接收青年部長時也如法炮製，全部任用了私人。於是當時顧孟餘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被人稱爲「顧家祠堂」，也有人稱整個中央黨部叫做「蔣家祠堂」，那幾塊「神主牌」，沒料到竟是國民黨全部官僚化的開山祖宗哩！

二中全會後，假左派汪精衛深感大勢已去，無法控制局面。中山艦事件驚人的政變中，竟然未能預聞，而且自己還在監視之列，這一氣非同小可，憤而辭職，五月間，便啓程到法國，欣賞巴黎鐵塔、法國女人去了。

「不送不送！」蔣介石哈哈大笑：「算你走得漂亮，可是誰替你這個角色呢？」

「校長你來！」黃埔同學會中有人湊熱鬧。

「不行不行，」蔣介石連忙搖手：「等那幾個死老頭子進了棺材，我再當國民政府主席不遲。現在，」他思索良久：「得找一個無所謂的老傢伙才好。噯，有了，讓譚延闓過過癮罷，反正他是個有名的好好先生，外號叫做『八面觀音』哩！可是這個觀音只能拜我，我可不會去拜他！」

於是譚延闓除了「八面觀音」的銜頭之外，還多了個名堂，叫做「國民政府代理主席。」可是在二中全会鬧得雞飛狗跳的當兒，半中間却少了個柳亞子。柳亞子是個中央監察委員，同時又兼江蘇省黨部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他邀了幾個知心朋友在廣州吃過一頓飯，藉着三分酒意，就在飯館裏拍桌子痛罵道：「我瞧不起姓蔣的那副專橫無理的臉孔，我也不滿意共產黨人對蔣之石這種樣子遷就忍耐，套句廣東話，簡直離了譜！這種革命老子沒辦法，回家抱孩子去！」於是柳亞子一氣之下，只開了兩天會便中途退出，回到上海家裏杜門謝客，足足有三四個月沒踏出大門一步，連江蘇省黨部也不到。

「這是傻瓜！」蔣介石哈哈大笑：「只要有位子，我不怕沒人派，讓柳亞子自己放棄權利算啦！」只見他面孔一板：「可是對外不許亂說一通，不管柳亞子是不是共產黨，只要他有一股子牛勁替我革命，我都歡迎！」

「你這樣做很對！」張靜江誇讚他道：「目前，絕對不能讓共產黨太下不了台，你知道我們江浙勢力在廣東並不鞏固！而且我們還要利用工農的力量，蘇俄的幫助，在中國創造一個新的局面，還要北伐哩！」

「對的。」蔣介石在五月以後，暫時停止了對左派的「制裁」，回過頭來大叫大喊。只聽見他在全體黨代表大會上演講道：「如要殺共產黨，無異是自殺！」只聽見他在對高級政治訓練班訓詞中說道：「C P（共產黨）分子退出了軍隊，如果永遠不加入進去，終會使軍隊減少力量！」只聽見他在第三次勞動大會上演講道：「工農能來革命，這個革命才能成功，我們此時惟有更加鞏固工農兵的聯合陣線！」蔣介石更不怕肉麻，大聲疾呼：「中國革命必須受第三國際指導！」

反共聞名的戴季陶在廣州待蘇聯顧問鮑羅廷回穗以後，竟稱鮑羅廷叫做「尙父」，嘿！蔣介石及其師友們，一忽兒又「左」起來了。正是：開口叫「尙父」，肉麻當有趣！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七回

吳鐵城引咎辭職 譚延闓編組伏役

却說戴季陶稱呼鮑羅廷爲「尙父」，遣使蔣介石非常高興，把他找來，兩人作一次深談道：「老戴，我決定發表你出任中山大學校長。」

「不行罷，」戴季陶道：「那簡直是諷刺，你在不久之前，還當衆說我是『總理的不肖徒』哩。現在要我出任紀念孫大砲的學校，那，那，……………」

「過去的過去了，」蔣介石大笑：「其實那時候我再把你罵得慘一點，更能使左派叫好，問題是說話太粗，也不太好。現在不同了，你把鮑羅廷哄得一怔一怔的，左一聲『尙父』，右一聲『尙父』，雖然廣東人說法是叫做『肉酸』，但我們的目的達到了，我們在容共！聯俄！讓左派沒話說。」

「靜老昨天在吃晚飯時跟我講過，」戴季陶湊過頭去：「我們對右派也得有個處置，譬如說伍朝樞，古應芬，吳鐵城他們，既非我們的同系人物，又對我們江浙勢力大有妨礙。更糟糕的是，這些人物反共色彩過濃，似乎恨不得馬上來一個國共分裂，還怎麼可以？共產黨真的給趕跑了，誰來替我們北伐？」

「老戴，」蔣介石喝口茶，輕輕一笑：「這本來是我的意思，我早同靜老商量過，靜老也以爲我的顧慮很對。這批人既不機巧，也無權術，更談不上適合我們的策畧，」他加重語氣：「我

要想法！」

「把他們弄下來，還有意想不到的好處！」戴季陶摸出枝雪茄，點燃了火：「可以迷惑人們的視聽，讓人家對我們捉摸不定。」

「是的，」蔣介石揚揚眉毛：「讓他們以為我在左右之間的態度好像不可捉摸，又可以便利我們自己在各種政治位置上與組織上的獨佔，免得旁人動手動腳，插手插腳。你看得很對！」蔣介石大笑：「不愧是中山大學的校長！」

「說到中大，」戴季陶忍住了笑：「人家以為我去當校長，一定是研究孫大砲的三大政策，不料我們是佈置反對孫大砲的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的教育，這一手，高明得不得了！」

兩人相對大笑，笑得戴季陶直咳嗽：「別笑死了，」蔣介石拍拍他的背：「留着條命，我們還要北伐，還要統一大局，還有好戲在後頭哩……」

那邊廂廣州市警察局長吳鐵城在氣得發抖：「丟那媽！說我管理不力，說廣州總罷工是一種搗亂，說罷工糾察隊和工人都是過激份子，說我維持治安沒辦法，沒辦法？我姓吳的不幹了！」於是便寫了個辭呈：「我引咎辭職好了，看誰來替我，你姓蔣的總不能再兼警察局長，有油水也不會讓你一個人吞得精光！」

吳鐵城的猜測落了空，維持廣州治安的「實權」，結果真的由蔣介石一手包辦了。不過他知道廣州的警察不一定聽他的話，却派出大批武裝軍隊在廣州幾條大街日夜巡邏，表面上是協助警察辦事，暗地裏他已經控制了廣州的「治安」，監視了罷工糾察隊的行動。

民國十五年六月，南中國的氣候特別炎熱，革命的熱潮也在沸騰澎湃。長達十六個月的大罷

工，遊行流血的「五卅」運動，更推動了廣東的革命化，並準備了全國的大革命。共產黨人在工人、農民以及北伐軍的政治工作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活動，號召推翻以北京為中心的封建統治，這熱情一如炎夏寒暑表上的水銀柱，昇到了最高度。

「我看我們得小心，」張靜江夤夜找到蔣介石，滿頭大汗：「外面對北伐的熱情太高。高，對我們是好的，可是，」張靜江邊抹汗：「人們對共產黨的擁護却使我感到害怕。」

蔣介石要汽水要手巾，要水果，要把電風扇對準了張靜江，讓僕役們忙了一陣。這才低聲說道：「靜老看的很對，可是我們不怕！」

「我們軍隊裏儘是他們的人哩！」

「靜老有所不知，」蔣介石把香蕉皮一摔：「第一軍解決以後，問題簡單得多了，中山艦事件以後，共產黨根本熱鬧不起來。」

「這個我明白，」張靜江皺眉：「不過共產黨內部的意見也不一致，陳獨秀雖然跟了我們走，其他黨員都在反對，據說尤其是毛澤東……！」

「靜老你放心，」蔣介石大刺刺搖動着二郎腿：「今天共產黨是陳獨秀在領導，陳獨秀並不一定姓毛，我們對於毛澤東的反對只當沒有聽見，那是他們內部的事情，是麼？陳獨秀領導共產黨，對我們當然有利的。靜老大概知道，他對於共產黨在北伐軍的工作並沒有使我們担心的方針，也沒有掌握軍隊，最後真正由共產黨員掌握的軍隊很少很少，北伐軍實權大多數在我手裏！」蔣介石緊緊捏住拳頭：「這個權力的獲得，嘿！靜老，你該知道，我花了多少心血！當年在交易所裏搶帽子，也沒有像這樣子，連吃奶的氣力都用上了。」

張靜江大笑：「那怎麼能比？我反而覺得對付共產黨，同對付交易所那一幫人比較起來，還是共產黨容易對付。」

蔣介石跟着也笑出聲來：「那倒是的，那倒是的，共產黨單純，不比交易所那幫人。」

「明天，」張靜江瞥一眼日曆：「六月六號了，你們軍事委員會開會，有什麼重要議案？我先聽聽」。

「事情倒不少，」蔣介石打個呵欠，「主要的是準備北伐，要推一個北伐軍總司令，其他如海陸空司令，還有一大堆亂七八糟的負責人。」

「有什麼困難麼？」張靜江問道。

「那還有什麼困難？」蔣介石失笑：「我是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委員長任命委員做北伐軍總司令，還有誰敢不服氣？」

「不是這個意思，」張靜江癱着一條腿準備告辭，邊走邊說：「中共對你有什麼……」

「中共對我只有好處，」蔣介石遞給他一根拐杖：「五天之前，馳援唐生智的葉挺獨立團到達安仁，佔領攸縣，打垮敵人兩個團，穩定了湖南戰局，鞏固了北伐的基礎，你說對我們有多大好處？說實話，沒有葉挺四天之前的捷報，明天那個會我還得延期，看看風頭再說哩！」

「你行！」張靜江慨嘆一聲，兩人又相對大笑一陣，這才分手，各自就寢。第二天一清早，蔣介石喜孜孜趕到軍校，在升旗禮上向學生訓話道：

「……我們中國的軍人還有一種最大的毛病，就是只知盲從官長，不知國家是什麼？主義是什麼？……比方我們自己的父親做錯了事，同我們主義違反，我們也應該反對他，革他的命！……」

：你們在這個學校就學，校長固然是蔣中正，但是你們切不可想，我就是蔣中正的學生，蔣中正就是我的先生；更不可想，我們做學生的，就要聽先生的命令。如果你要這樣存心，完全用私人感情來作革命，那你們的革命一定不能成功，而且，」蔣介石加重語氣：「你們的人格也掃地了！」

學生們歡呼着，爲這位校長的高論感動着。眼望着校旗在晨風中飄揚，學生在晨曦下鼓掌，蔣介石心頭陡地一動：「可不能說得太好，他們將來真的來革我的命，那不是糟了？」於是蔣介石繼續說下去道：

「同學們，你們已經是黃埔第四期的學生了，這是本校最值得記念的一期，因爲正在你們這一期，北伐就快開始了！北伐一開始，大家便要當兵、帶兵。假使要我帶兵，將來環境一變，或者是思想隨着變更，不期然而然的變成了一個軍閥，也未可知，到那時候，你們對我的領導有什麼感想呢？」學生們正在發怔，爲這位校長前言不對後語而發怔的時候，驀地聽見蔣介石大喝一聲道：「服從爲軍人天職！完了！」說罷便驅車軍事委員會。

「會議開始！」但這個會很快結束，產生了一個龐大的蔣介石：「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出任北伐軍總司令。凡國民政府下之陸、海、空各軍悉歸其管轄；他如政治訓練部、參謀部、軍需處、海軍局、航空局、以及兵工廠等機關，均直屬於總司令部。國民政府下各省的民政、財政都受總司令指揮；各省各軍的首長，統歸總司令任免！」

却說蔣介石自己委任自己，掌握了那麼多大權，自有人冷言熱語，表示不滿。其中廣東大資產階級伍朝樞、古應芬等人，剛剛受過蔣的打擊，吳鐵城的警察局長又丟了紗帽，那一幫人暗中

反對尤烈。消息傳來，蔣介石便同張靜江、戴季陶、何應欽諸人密商對策。

「兵權在握，我們是不怕的！」蔣介石說：「只不過這是廣東，讓他們哇啦哇啦吵下去，到底有點礙手碍腳，真他媽的！」

「此事容易解決，」張靜江淡淡一笑，指指何應欽道：「敬之，這一回要看你的了。」

「我？」何應欽心底裏其實也並不佩服蔣介石：「我有什麼辦法？難道……」

「不是要你領兵去打，」張靜江哈哈大笑：「動刀動槍，也得看看地方！敬之，附耳過來！」何應欽當真湊過頭去，蔣介石看他們倆交頭接耳，竊竊私議，不禁笑道：「靜老，你賣的什麼藥？」

「還不是從你葫蘆裏拿出來的，」張靜江笑道：「還是你昨晚上的辦法。」他們向何應欽揮手，看他出得門去，張靜江板着臉低聲說道：「敬之這個人，你可要小心，他腦後雖然無反骨，可是我總覺得，他神色之間，總有點使人不大放心的樣子。」

「靜老看得對，」蔣介石滿不在乎：「敬之的毛病就在此，他口服心不服，以為我姓蔣的今天成就，也不過時來運轉，說不定碰個湊巧，他還要比我有辦法哩！可是我幾下子要得比他漂亮，他也只得乖乖聽話。說起他的好處呢，一來同日本人的關係不在我之下，二來他口才不錯，說話蠻有條理，這個人我是要用的，萬一他竟敢膽大妄為，」蔣介石眉毛一揚：「靜老該知道，我也不是好欺侮的！」

「你明白就好了，」張靜江嘆口氣：「人才呢，是不容易操縱的，奴才呢，光聽話不會辦事。我看以後，我們還是多用點奴才，少用些人才罷。」

「目前，」蔣介石沉吟：「說人才，共產黨人倒都是人才，不過我真怕，他們真有幾手。說奴才呢，目前北伐結果還不得而知，還得多用人才，將來再說罷。何應欽目前翻不過我如來佛的掌心，他會替我賣命的。」

不出蔣的所料，何應欽果然替他奔走於各軍之間，運動各軍長通電擁蔣。電報登出來，名字一大串，使伍朝樞他們倒抽了一口冷氣，不敢再反對蔣介石了。

蔣介石眼見一切順利，便命廣州商會籌借軍費五十萬銀洋。出發之前，把看守後方的任務，軍事交給第四軍長李濟深，黨務交給張靜江，政治交給譚延闓，正在洋洋得意，準備出發，忽地眉頭一皺，想起一件麻煩事來。

原來蔣介石擔心着廣東的工人：「我們北伐去了，雖然可以命令共產黨打前站，但後方有那麼多工人。而且這些工人在大罷工中又有着龐大的力量，豈非後顧之憂？」蔣介石找到了譚延闓：「你替我想個辦法，把他們組織起來，就說北伐軍要四千名伏役，隨軍出發，急如星火，要工會迅速組織起來，」他低聲道：「免得在廣東出亂子。」

譚延闓笑道：「總司令來遲一步！」

「什麼？」蔣介石大驚：「工會表示不幹麼？」

「不，」譚延闓拱拱手道：「總司令真是洪福齊天，你不放心工會，工會却早已在進行組織宣傳隊、衛生隊、擔架隊，什麼什麼隊，足足發動了三千多人，大概離四千名也差不多了。他們要跟隨北伐軍出發，沿途喚起民衆，幫助軍隊……」

「那就好了，」蔣介石心花怒放：「不過你就奉命行事，說是編組伏役，不給他們什麼宣傳

名義，省得麻煩。」

譚延闓一揖到地，蔣介石揚長而去。那邊廂蘇聯顧問爲了幫助孫中山打倒軍閥，一秉初志，成日價在廣州開會商討戰畧計劃。蔣介石與冲趕去参加，只見黑壓壓坐滿了大廳：政治顧問鮑羅廷，軍事顧問加倫將軍，參謀長兼總司令部顧問羅蘭，兵工廠顧問拉德哥維區，航空顧問西爾哥耶夫，海軍顧問哥列尼。第一軍首席顧問葛爾培伯特，第二軍首席顧問傑卜羅斯基，第三軍顧問馬赤利克，第四軍顧問帕羅，第五軍顧問華林，第六軍顧問波列盛科，第七軍顧問茲金，第八軍顧問奧尼依奇嚴肅地分兩排坐着。雙方行禮之後，蔣介石笑吟吟講道：「……去年貴國十月革命節那天，本人在汕頭說過，本黨不改組，蘇俄同志不來指導我們革命的方法，恐怕國民革命軍至今還不能產生。外面謠言雖多，蓄意中傷，但無損於中國的革命。希望各位對本黨的努力，仍然與總理在日一樣，以親愛的精神，以同志的資格，有事大家互相討論，求得真理，誰的主張有道理，就實行誰的主張，並沒有一些勉強或遷就的事情。事實上蘇俄同志並非處於指揮地位。我常跟旁人說，俄國同志要到中國來攬權竊柄是事實上做不到的，如果他個人有侵畧的野心，不待我們中國人去攻擊他，他們國內的黨員和民衆也自然會反對他的，所以我們對於俄國同志，只怕他不肯負責任，而不怕他來攬權竊柄！」

蘇聯顧問們報以掌聲。

「各位」，蔣介石說下去道：「現在，北伐就要開始了，希望各位仍然與總理在日一樣，對本黨的革命予以幫助，一切謠言，中傷，無損於中蘇人民的虔誠熱情！」

蘇聯顧問們報以熱烈的掌聲。

鮑羅廷正想講話，蔣介石已經接下去道：「本人對於蘇俄朋友的幫忙，真是感激得很，簡直感激得無以形容！別提黃埔軍校創立之時，深得貴國的援助，學生所用槍械，大部份也由貴國接濟，從海參威派船運到黃埔，說到經費罷，去年，軍校創立後的第二年，貴國會一次撥交黃埔十萬盧布，作為黃埔軍校的維持費，我記得在同一通知上，貴國又告訴加侖將軍，只要黃埔軍校提出具體的預算數字，貴國政府可以根據實際需要，源源撥給，這真使我感激莫名。」他掏出準備好了的紙條：「尤其是去年，貴國會一次交給我們四十五萬盧布，作為編制新軍的費用！記得前年十月初，貴國運到黃埔的槍械就有八千枝，中山先生就利用這批武器鎮壓了商團叛變。去年運來的一批軍火中，僅子彈一項就價值五十六萬四千盧布。今年，」蔣介石精神大振：「爲了幫助我們北伐，貴國用記帳方式援助我們的槍械分四批運到廣州，第一批有日本造來福槍四千支，子彈四百萬發、軍刀一千把；第二批有蘇俄造來福槍九千支，子彈三百萬發；第三批有機關槍四十挺，彈帶四千個，大砲十二門，砲彈一千發；第四批有蘇俄造來福槍五千支，子彈五百萬發，機關槍五十挺，大砲十二門。」蔣介石眉毛一揚：「還有明年，今年給我們的十五架飛機就可以交齊，此外，還有價值一百十幾萬盧布的軍械援助，這些數字只是零星的，極不完全的材料，」蔣介石大聲說道：「但已經充分說明了，貴國是如何在積極援助中國的革命！」蔣介石驕地一個立正，馬靴後跟上兩枚馬刺「乒」地一聲響，深深地面向兩排蘇聯顧問一個七十五度的鞠躬，只見椅子一陣響動，全體蘇聯顧問慌忙起立還禮，蔣介石聲音顫抖，雙目潤濕：「各位，請接受本人十二萬分虔誠的敬意！並且請把本人的敬意與感激轉達貴國政府：拿去年五月間上海的五卅運動爲例，美國和日本完全站在一起，他們一面把它在上海的海軍陸戰隊掃數加入，日英軍隊屠殺中

國徒手羣衆，一方面美國的新共和周報就主張以英、法、美、日聯軍二十萬直攻北京而佔據之，徐圖瓜分辦法，這種在美日均勢下想瓜分中國的形勢到今天依然仍在，而多災多難的中國人民，只想到貴國純潔、有力的幫助！本人可以保證，我中國同胞世代將忘不了貴國的幫助！

蘇聯顧問感動地沉默着，蔣介石乘機離場，一出大門，禁不住從心底裏笑出聲來。正是：眞正北伐是傻瓜，看我變成新軍閥。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廿八回

蔣介石北伐要權術 獨立團出兵建奇功

話分兩頭。却說民國十五年間，中國人民大革命的北伐戰爭開始：「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掃除封建勢力！」激昂悲壯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一般人只看到了日英在中國的活動，沒料到美國在中國的活動，比日英還兇。眼見北伐開始，美國爭奪中國的花樣也就有了變化。那時光日本因為奉系地盤擴大，想組織一個八省三特別區的北京政府，造成最少是獨佔北方的局面。英國則單獨扶持吳佩孚再起，希望以此鞏固長江流域利益。在這個情況下，美國拿定主意，自己且不出手，讓北軍軍與英日勢力直接衝突，如果直奉戰勝，則達到借英日之手，消滅中國革命的目的，同時也可藉戰爭把直奉軍力削弱，然後另圖對付英日辦法。如果革命軍一直向北發展，則又達到利用革命軍驅逐英日勢力的功效，然後再從革命軍陣營中尋找一個上層份子或集團，使之叛離革命，背叛人民，作為美國在中國新的代理人來霸佔中國。因之美國在中國大革命暴風雨中，最初除了一度同意北京軍閥政府的請求，打算與各國重開關稅會議，為北京政府籌措一筆戰費外，並沒有進行更多的破壞活動。

言歸正傳，却說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廣州炎陽高照，人心熱情鼎沸，在蘇聯顧問團所建議的週密的北伐戰策計劃下，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旌旗耀日，槍枝如林，士氣蓬勃，戰馬嘶鳴。蔣介石舉目望去，只見黃埔大操場上密密麻麻排滿了隊伍，心中好不得意。他大叫打倒吳

佩孚，聯合孫傳芳，暫放張作霖。按照步驟，分兵三路：一路直撲湖南，一路突襲福建，一路出擊江西。蔣介石自己有一個教導師，係在北伐前抽調了分散在各軍的黃埔一二期學生組織而成，是他的親信嫡系精兵，由王柏齡任師長，北伐時作爲總預備隊。北伐打前鋒的隊伍却既非何應欽，也非國民黨軍人，而是共產黨員最多的第四軍。這支隊伍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威名遠揚，好生了得！這支部隊出名的原因，第一是許多戰士、幹部都是共產黨員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第二是其中一個獨立團是共產黨員葉挺所率領的，受命打前鋒之後，一路上真是浩浩蕩蕩，所向披靡。再加上這時湖南農民運動正在搞得熱火朝天，對於北伐進軍幫助極大。汀泗橋、賀勝橋兩仗大戰，直殺得號稱十省聯軍總司令的吳佩孚棄甲曳兵，落荒而走。

「打得好哇！」全國人民歡呼歌舞：「北伐軍打得好啊！」

「真打得好哇！」蔣介石心中暗自得意：「打勝了，是我領導的！打敗了，或者有重大傷亡，倒楣的是共產黨！」

然而葉挺的獨立團並沒有倒楣，他所向無敵，打得北洋軍闕抱頭鼠竄，使整個第四軍得了「鐵軍」的稱號。那時第四軍由副軍長陳其鈺率領，張發奎、陳銘樞兩師，及葉挺一個團。另外李宗仁率領的第七軍，也一樣同第四軍一樣打前鋒，北洋軍闕還不知道這是蔣介石要的把戲，真正打硬仗的地方看不到一個「正牌黨軍」，於是流傳着一句話道：「還沒有碰到蔣某人的正牌黨軍，已經如此厲害，不知正牌黨軍狠到如何地步？」

七月初，葉挺獨立團一開始便建立奇功。省港罷工工人的宣傳隊、衛生隊隨軍出征，湖南工農羣衆熱烈歡迎，農民自衛軍還直接參加戰鬥，萍株路工人也自動驅走軍閥部隊。泗汾戰鬥，葉挺

獨立團擊潰頑敵二千餘，首先佔領醴陵。李宗仁也利用平江農民協會的組織，由農民自衛軍解決了吳佩孚一團人，攻擊了長樂街，間道進攻岳陽。七月中旬，在毛澤東組織下的湖南農民，幫助北伐軍迅速破敵於永豐、衡山、湘鄉，十二日佔領長沙。

正因為粵漢路上兩湖戰場是吳佩孚主力所在，勢須動員羣衆力量，才能克敵致勝，因此蔣介石就利用中共打硬仗。想達到利用北伐，消除一切反蔣勢力的目的。他認為北伐並非真正挖去一切軍閥的勢力，解散其軍閥軍隊與政權，乃在於消除一切反蔣勢力，還要把他們收納過來，壯大自己的聲勢，於是一到湖南，便首先收容了唐生智，改變爲第八軍。

佔領長沙後，蔣介石慷慨激昂地發出一個「出師宣言」說：「吳賊（指吳佩孚）所資爲號召者，厥爲『討赤』。夫『討赤』乃帝國主義用以對抗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破壞世界革命聯合陣線之口號也。『赤』爲何義？蘇俄之赤黨與赤軍，以赤幟表示其羣衆之赤血，換得白國家獨立自由之代價也。解放人類之痛苦，保障人民之利益，以民衆爲基礎，而推翻其帝制之其黨，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實行廢除不平等條約，而全世界十二萬萬五千萬人類謀解放者也。帝國主義口中之赤化者，實則革命之民衆化耳。政府爲民衆化之政府，軍隊爲民衆化之軍隊，以民衆化之國民革命軍，擁護多數被壓迫之人類，即使云『赤』何嫌何疑？充吳賊之意，舉凡愛國者皆『赤』之，爲求中國自由平等者皆『赤』之反對軍閥及帝國主義者皆『赤』之，充義至盡，則舉吾四萬萬愛國之同胞皆『赤』之，吳賊甘爲帝國主義走狗，願與民衆爲仇讎，其口吻固應如是，然吾愛國同胞，則非揭破吳賊之陰謀，聲討吳賊之罪惡，不足廓其煽惑人民之工具也。」

「你說得真痛快！」葉挺不勝慨嘆。

「是麼？」蔣介石心裏暗笑。

「真是痛快！」葉挺重覆一遍：「痛快極了！蔣總司令該聽見很多人說過，北方軍閥和一切反動派在帝國主義教唆之下，他們反革命的名義不是『反赤』，就是『討赤』，如今你在『出師宣言』裏痛快淋漓說得明白，擁護多數被壓迫之人類，即使云赤，何嫌何疑？充吳賊之意，舉凡愛國者皆赤之，爲求中國自由平等者皆赤之……」

「好好。」蔣介石不安地搓搓手。急忙岔開話題道：「你看我們的北伐，得花多少時間？」

「那倒不能估計，」葉挺微笑：「不過獲得勝利是毫無問題的，內有民衆歡迎，外有蘇聯幫助，仁者之師，所向無敵，獨立團和友軍所以捷報頻傳，主要的是這個！拿吳佩孚的槍械人數來說，這一點或許他比我們還多。」葉挺告辭：「總司令的出師宣言太好了，下午獨立團又將出發，總司令的出師宣言使士氣更爲奮發，我保證不辱使命！」

「我聽說中共中央今天有一個第五次對時局的宣言，」蔣介石起立送他，邊走邊問道：「已經發出了麼？說些什麼？」

「我還沒有看過，」葉挺戴上軍帽：「聽說是號召各階級革命民衆鞏固革命的聯合戰線，推翻國內軍閥與帝國主義，與總司令的出師宣言完全一致！」葉挺伸出手去同蔣介石握着：「這是中華民族的大喜訊！我們緊密團結，努力北伐，中國，是快翻身了！」

蔣介石目送葉挺大着步離去，恍惚看見他的獨立團在大着步走向敵人的心臟，禁不住呵呵大笑：「好罷！我等着你們的捷報！」

捷報果然如雪片飛來，各地的響應尤其如火如荼。漢陽兵工廠工人反對吳佩孚，實行了總罷

工，各地農民紛紛起來打擊軍閥，而葉挺的獨立團更其了得，首先攻入湖南的是獨立團，在汀泗橋、賀勝橋激戰中打垮吳佩孚主力的是獨立團，攻取武昌的先鋒隊還是獨立團。蔣介石不免有所顧忌，命令開入江西的總預備隊好生作戰，別讓天下人光看到只有共產黨人和左派在奮勇作戰。

事實的答覆却非常殘酷，蔣介石的嫡系精兵，以王柏齡為師長的總預備隊（教導師）剛到韶關便出岔子，營長竟無一人宿於營房，大家四出作樂，王柏齡急電請示：「不得了了！幸虧沒有碰到敵人，否則不能想像，如不設法，沒法打仗！」

蔣介石暴跳如雷，可是也沒辦法。原來國民革命軍從連起各級都有黨代表制，軍官所發命令必須黨代表連署始發生效力，三月廿日事變以後，爲了取悅於黃埔學生，蔣介石取消了第一軍及教導師中的營連黨代表制，於是那些營連長就可以毫無忌憚地自由活動，毫無拘束了。

「果夫！」蔣介石連忙打電話：「趕快選派共產黨員到總預備隊去！」

陳果夫莫名其妙：「去幹什麼？我們不是決定把共產黨排擠出去麼？」

「去恢復第一軍和教導師的營連黨代表！你必須選派共產黨員，尅日赴韶關報到，不是共產黨沒有用場，千萬不要派錯人了！」

「共產黨？不行哪！」陳果夫還是反對：「好不容易把他們趕跑，你怎麼又要……」

「局勢緊急！」蔣介石有點生氣：「只有共產黨可以挽回，你無論如何照計行事，有我負責！」

「將來……」陳果夫還是不放心。

「將來？將來看我的！」蔣介石憤然攔上電話。第二天陳果夫果然報告：「已經派共產黨員

黃夜北上，恢復營連黨代表去了。」

但是已經遲了。教導師紀律廢弛，臻於極點，黨代表表面上恢復，實際上軍官們不受拘束，相反地在兵士面前譏謗黨代表：「他們是共產黨，弄不好槍斃幾個，總司令不會責怪！我們教導師是御林軍！」

黨代表們忍辱負重，在「御林軍」裏飽受白眼，默默地跟着王柏齡開拔江西。江西有孫傳芳的第四師駐紮，師長謝鴻勳聽說是蔣介石的御林軍來了，不由得心慌起來：「葉挺不是御林軍，已經好生了得，現在來了御林軍，我們必須拼命，抵擋一陣再說！」

謝鴻勳抱着個必死之心，沒料到「御林軍」光看不中吃，一經接觸，全軍覆沒！孫傳芳部隊喜出望外，追奔逐北。可憐幾位營連黨代表就不明不白悲憤殉難。王柏齡僅以身免，教導師由蔣介石派任的黨代表繆斌逃得也不慢，兩人一口氣奔向總司令部，面無人色。

「我不怪你們，」蔣介石反而安慰他倆道：「你們運氣不好，吃了敗仗。勝敗乃兵家常事，以後小心點兒好了！」接着要軍需拿出三千塊大洋往王柏齡面前一擱：「柏齡，你當然知道，這一次你們這樣做法，按照北伐軍紀律，你們兩人是該槍斃的！」他嘆口氣道：「可是，我下得了這個命令麼？」倏地蔣介石面孔一沉：「拿去！柏齡，三千塊錢夠你使用，到日本避避風頭去罷！」

眼望着王柏齡千恩萬謝，抱着三千塊龍洋走出大門，繆斌悄悄地問道：「那我，是不是？」
「你留着！」蔣介石反剪着手踱了幾步：「外面有什麼風聲，我會替你擔當。你可以跟旁人說，教導師的失敗應該由師長王柏齡負責，反正王柏齡已經到日本去了，你不用怕！我也不會處

分你。」

「那我……」

「你升官罷，」蔣介石笑笑一聲：「我派你升任第一軍副黨代表，黨代表本由汪精衛兼着，反正他幹不了，你替我好生照料！」

繆斌沒料到因禍得福，喜孜孜謝過蔣介石，便到第一軍走馬上任去了。作爲蔣介石「御林軍」的第一軍，兩個師已經被王柏齡輸光，另外還有三個師，由軍長何應欽率領，原在東江留守。何應欽看見繆斌到來，不禁皺眉道：「小道士，你一來，我可倒楣啦！」

「爲什麼？」繆斌裝作不懂：「別叫我小道士，怪難聽的。」

「你在柏齡那邊法術失靈，又要來害我麼？」原來繆斌原名丕承，其父是無錫南城門口的老道士，因此人家都叫他小道士。以後會鑽進宋美齡的夾袋，紅過一陣，抗戰開始後就「榮任」日寇羽翼下的「新民會會長」，做漢奸的資格比汪精衛還老，此是後話，按下再表。却說繆斌向何應欽嘆息道：「眼看着共產黨的隊伍越打越有勁，他媽的王柏齡……」

「你也有責任。」何應欽瞪瞪眼：「你是柏齡那邊的黨代表，教導師全軍覆沒，你也脫不了關係！再遭樣子搞下去，北伐軍的戰功簿上，我們連立足之地都沒有，還談得上什麼趕走共產黨？」

「黨代表有屁用場！」繆斌發牢騷道：「帶兵的不在乎，反而在暗中罵道：你們賣什麼膏藥？給老子過不去，怕不在背後幹掉了你！敬之，聽說共產黨那邊，黨代表可真硬朗，難怪蔣老總要果夫派了一批共產黨到韶關擔任營連黨代表，可是已經不行了。」

「小道士，」何應欽輕蔑地挖苦他道：「那你去獨立團去好啦！」

「那，那，」繆斌苦笑：「別開玩笑。」

繆斌當然跟着蔣介石走的，九月間何應欽那三個師奉命進攻福建。十月九日進入閩省邊界永定縣城，恰巧十六日那天浙江省長夏超宣佈獨立，孫傳芳急調駐閩的周蔭人部隊入浙進攻夏超，十一月間，何應欽繆斌就兵不血刃，乘虛進兵福州。十二月浙江孫傳芳的師長周鳳岐投向革命軍，何應欽又率部進入衢州。周鳳岐的隊伍改編爲第廿六軍，何應欽就帶着第一軍和廿六軍前進桐廬，一路上學生、農民、店員、手工業工人以爲蔣介石的北伐軍都是好的，紛紛自動起來替第一軍偵察敵情，燒茶做飯。可是沒料到第一軍同第四軍完全不同，何應欽也並不等於葉挺、繆斌的黨代表更是胡扯蛋，當孫傳芳的孟昭月部向北伐軍猛撲時，何應欽被殺得連招架都談不上了，口氣敗退到衢州。消息傳來，蔣介石大叫一聲：「這可壞了，再打下去，我的嫡系部隊可要垮乾了！」於是立即下令在浙境行動的部隊集中衢州，候命進止，不得妄動。於是在所有北伐軍中間，蔣介石的嫡系部隊第一軍得到八個大字的按語：「聞砲即跑，再戰必敗！」因此在全國民衆革命的高潮中，蔣介石的嫡系部隊第一軍表現得很糟，他的黨羽爲這事情着急：「總司令，我們自己的隊伍，不能再到火線去了，得保存實力。」

「你們不用怕，」蔣介石胸有成竹：「北伐軍是全面的，第一軍受我指揮，其他各軍還不是一樣聽我命令？共產黨打得愈好，對我們的幫助也愈大，這中間當然有很多微妙問題，你們不用管，我自然會應付！爲今之計，如何把軍閥隊伍收編過來，作爲我們自己的隊伍，這倒是一件大事，別讓共產黨叨了便宜！」九月三月那天，蔣介石命令鎮守廣州的第四軍軍長李濟深：「你也

該出發了，向江西進攻，由你任總司令。」

李濟深出師之日，葉挺的北伐軍已經直搗武昌城下，萬縣又發生英艦向城內開砲，擊斃軍民五六千人，傷者無數的「萬縣慘案」，使北伐部隊悲憤填膺，作戰更爲奮勇。九月六日孫傳芳發表通電，說革命軍如果進攻江西，誓將與之週旋，九月六日孫傳芳再發出最後通牒，限蔣介石二十四小時內，把他派去進攻江西的部隊撤退，退出湖南。李濟深部下認爲笑話，振臂高呼：「幹掉孫傳芳！」兵兵兵便打起來了。

那邊廂蔣介石倒着了急，九月八日便向孫傳芳送出覆文，願担保向國民政府薦任孫傳芳爲蘇浙皖贛閩五省聯軍總司令。儘管蔣介石同孫傳芳在搞不清楚，北伐軍士氣銳利，進攻江西那幾路人馬，九月十日佔領贛北修水、銅鼓及贛西萍水、袁州。九月二十日第三第六兩軍襲擊南昌，工人學生和警備隊作內應，南昌迅速佔領，但到二十四日那天因爲孫傳芳部反攻，復又退出。十月三日第七軍由湖北攻入德安，高安方面革命軍又進逼南昌。十月十四日第八軍進攻武穴，二十七日，第四軍從武漢方面分兵以第十師入西江助戰，十一月四日攻下九江，八日再克南昌。

「行了！」蔣介石哈哈一笑，放下捷報，拿出孫傳芳的一個求和電報，當即發出兩個電報，命駐在江西的北伐軍暫時停止在西江的戰爭，一方面派出專人，到高安去同孫傳芳的代表商談和平條件。

同北洋軍閥有密切關係的政學系客黃郛張羣，同各個帝國主義打過交道的王正廷，那時都兼負江浙大老闆的使命，相繼出入於蔣介石的幕府。他們都精通中國封建統治術，成天在研究對付左派的大計；眼看着蔣介石同孫傳芳要舉行和平談判，不免讚揚恭賀一番，按下不提。

於是：蔣介石收編軍閥部隊政策又一次見諸實施，北伐軍由八個軍擴充至四十個軍，但北伐軍原來的素質，已告喪失殆盡。

在同一時期中，李濟深出師江西固然順利，九月七日進攻湖北的葉挺等北伐隊伍也已佔領漢陽，渡江直取漢口。漢陽兵工廠工人爲了響應革命軍，曾經罷工，但漢陽爲北伐軍佔領後，全體工人們立即復工，爲革命軍製造軍械。吳佩孚逃向孝感，武昌由劉玉春率部頑抗。九月十日福建方面也燃起了革命的烽火，而最使人心振奮的一件事，是馮玉祥從蘇聯回國，在蘇聯顧問團與中共黨員鄧小平、蕭明等幫助下，誓師五原，就任國民聯軍總司令職，發表宣言，誓師入陝，宣佈全軍加入國民黨。

九月十七日，由漢口北上的北伐軍，與河南國民軍樊鍾秀部聯合進攻武勝關，信陽又發生倒戈反吳事，吳佩孚從信陽逃到了鄭州。

革命戰爭是如此有利，蔣介石也掌握了軍隊，但他自己明白，打勝仗的部隊幾乎輪不到他的嫡系部隊。第一軍是這樣糟糕，使他原來控制國民黨中央的佈置，發生了變化。

九月十九到廿五日的七天中，國民黨執監委員會聯席會議在共產黨員吳玉章等主持下開會。這七天日子，蔣介石如坐針氈，感到比七個月還要長久，只見該會決議了下列幾項重要議案：

提高黨內民主，反對獨裁！

發展工農運動！

實行二五減租！

這都是使蔣介石頭痛的。而更尖銳的是，廣州國民黨中央在十一月間決定遷都武漢；在這關

頭，蔣介石決定有所行動了。

「千萬搬不得！」張靜江、黃郛、張羣等連連搖手：「這一搬，天下是共產黨的了！北伐軍中他們打得好，他們得人心，武漢的民衆運動又非常蓬勃，葉挺的獨立團已升了第二十五師，他又在担任衛戍工作，這個遷都決定對他們有利，對我們一場胡塗！」

「那我們如何應付？」

只見蔣介石他們密商一陣之後，第二天鄧演達、張發奎便奉命乘飛機到廣州去，轉達蔣的意思道：「遷都是要遷的，但蔣的意思堅持搬到南昌，催促政府向華中移動，因為蔣總司令要親自重新安排黨政，希望你們所有黨政人員均過南昌。」鄧演達嘆息着說：「看樣子不簡單，蔣的原意本想打下南京以後再建都的，因為恐怕武漢被左派包圍，所以不許你們先去武漢，顧慮可真不少……。」

「我們堅決主張遷都武漢！」廣州國民黨中央憤慨地表示：「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不是總司令部的附屬品！」

「時機成熟了！」蔣介石命令戴季陶到日本去：「你把我們的計劃同東京商量商量！就說我接受莫英日的撐腰，解決共產黨問題！」正是：政府當作裝飾品，萬事由我總司令。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廿九回

馮玉祥訪問蘇聯 西北軍誓師五原

話分兩頭。這部書說到這裏，理該表一表業已逝世的馮玉祥將軍。在有些人眼中看來，馮玉祥的爲人是「叛變」，是「倒戈」，是「反覆無常」，但事實果真如此麼？中國歷史學者翦伯贊說得好：「就因爲他沒有做保皇黨，沒有做軍閥，沒有做賣國的漢奸，沒有做蔣介石的幫兇，沒有做美國的洋奴，而是一步一步在向前走，於是在另外一些人看來，馮玉祥的爲人是「叛變」，是「倒戈」，是「反覆無常」了。」

却說民國十三年馮玉祥聯合胡景翼、孫岳組織國民軍，馮爲國民軍第一軍，駐察、綏；胡爲第二軍，駐河南；孫爲第三軍，駐陝西。十月間起兵反對直系軍閥吳佩孚，並消滅了直系在華北的勢力，北方便成了奉軍和馮玉祥的地區。可是因爲馮玉祥傾向革命，奉系便竭力排擠他。而且還聯合直系殘餘勢力和山西軍閥閻錫山，共同攻擊國民軍。日本、美英法各國都支持奉直系軍閥的行動。於是馮玉祥的國民軍在軍閥與帝國主義的聯合壓迫下，於民國十五年初從北京退向西北地區。

誠如幫助孫中山革命一樣，蘇聯對於削弱和推翻帝國主義的革命勢力，連當時的蔣介石在內，無不加以贊助。張作霖、吳佩孚、閻錫山等都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而援助馮玉祥國民軍，反對奉、直、晉系軍閥，必然會削弱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統治勢力，於是從民國十四年起，馮

玉祥便得到了蘇聯積極的援助。

十四年四月間，蘇聯軍事顧問團到達國民軍中，馮玉祥熱誠地歡迎他們。北國天氣，春來也遲，朔風野大，灰沙飛揚。馮玉祥率領高級軍官，同蘇聯顧問團分賓主坐下。寒暄既畢，穿着蘇聯士兵棉制服的馮玉祥起立致歡迎詞。之後便召開了一連串的軍事會議。

蘇聯顧問人數很多，其中重要的有烏斯馬諾夫，他是馮玉祥的顧問，國民軍參謀長西爾哥耶夫，方振武軍顧問安鐵爾斯，弓富魁軍顧問諾加，其他還有喀爾偏科、西林、馬歷諾等。喀爾偏科曾任蘇聯顧問團代理團長。

「各位，」馮玉祥報告道：「我們國民軍第一軍的實力共有五萬人，槍支不敷，只有四萬五千支。」

「國民軍第一軍必須改編的，」烏斯馬諾夫表示意見：「如要成爲反對張作霖的主要武力，不但改編，並且要加以作戰技術的訓練。」

「對極了！」馮玉祥趕緊問道：「顧問準備怎樣入手？」

「這是片刻不容緩的工作，」烏斯馬諾夫誠懇地說道：「爲了使短期內有大批軍事幹部起來擔任改編和教練的工作，我們必須建立軍事學校，如騎兵、砲兵、軍事交通、偵察、機關槍等，都應該開辦學校。」

馮玉祥爽朗地大笑着：「對！我說咱們的弟兄，懂得的東西實在太少啦！」

接着馮玉祥興奮地在蘇聯顧問團幫助之下開設學校，從民國十四年六月到十月間，短短的五個月中，騎兵、砲兵、軍事交通、偵察和機關槍學校畢業出來的學生達六百一十人。蘇聯顧問担

任軍事教官的職務，不但國民軍第一軍，在國民二軍、三軍中，也設立了軍事訓練團。

十五年五月三日，馮玉祥決定訪問蘇聯。行前在外蒙古的首都庫倫，聽說三月廿日蔣介石在廣州抓了不少人，大家都摸不清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不是蔣介石幹的，」有人不相信：「孫中山先生死後，蔣介石曾對黃埔學生一再講過：『總理雖然死了，但總理的政洽顧問鮑羅廷先生在這裏，就同總理活着一樣，我們校裏無論校長、教員、學生，都要誠心誠意服從鮑羅廷顧問，如同服從總理一樣。』並且他還要學生舉起手來宣誓，要內外如一的服從，現在廣州抓人，恐怕不是他幹的罷？」

「可惜交通不便，」馮玉祥悵望着滿天灰沙：「我們管不得這麼多了，蘇聯顧問說過，大家只要一心一意革命，使中國人不做奴隸，那末他將永遠得到老百姓擁護；如果投機倒把，就是得意一時，也不過一時而已，不會永遠如此的。我們只要問自己，打倒軍閥的工作做得够不够，蔣介石抓人的事情現在還搞不清楚，暫時不管它罷！」

「之洞、鳴鐘，」馮玉祥在出發蘇聯途中特別電告他國民軍的高級將領說：「兄等與喀爾偏科共處，此事甚為難得。喀爾偏科顧問不僅為才智之政治家，且富於組黨之經驗，望兄等以師禮事之。」

「總司令放心好了，」張之洞、李鳴鐘把回信寄到莫斯科：「職等自喀爾偏科等顧問處獲教甚多，不敢云忘！盼早日歸來，指揮出擊！」

「國民軍士氣毫無問題的。」馮玉祥到達莫斯科後向蘇聯朋友說道：「並且因為貴國的幫助，士兵們還受到了新式作戰技術的訓練，打倒軍閥並沒有困難，可是只有一樣，缺乏武器。貴

國會經給孫中山先生和現在的黃埔軍校校長大量武器幫助，他們也就用貴國所幫助的武器在進行北伐，一路打得很好，國民黨也準備加入革命黨的軍隊，首先在準備打倒張作霖，我這回是想問貴國借武器來的。」

「對中國老百姓有利的事情，我們高興做！」蘇聯朋友一口答應道：「武器是拿來打軍閥的，打倒軍閥，老百姓才有好日子過，這個忙一定幫。」

馮玉祥道謝過，便回到招待所草擬需要武器的名稱、數量，及其分配情形，這是一幅美好的遠景，使他興奮得整夜鬧不上眼。

駐在庫倫的國民一軍、二、三軍代表們，也興奮得連睡覺都鬧不上眼。一批批軍火由蘇聯運到庫倫，三軍代表們又分別把它領回，壯大了革命軍的聲勢。第一批，國民軍第一軍得到軍火援助有三吋口徑大砲廿四門，砲彈二百四十萬發，機關槍九十挺，步槍二萬六千支，子彈二千一百萬發，軍刀一千把，飛機三架。

第二軍得到軍火援助有步槍三千五百支，子彈四百萬發，機關槍四十挺。

第三軍得到軍火援助有步槍三千支，子彈三百萬發，機關槍五十二挺，大砲十二門，砲彈八千發，迫擊砲十八門，砲彈一千八百發。

其中有一批軍火，包括步槍五千支，子彈一千五百萬發，在十五年二月六日由蘇輪奧列格號從海參威運到大沽口，因為被張作霖巡防船封鎖，不能起卸，原船折回。根據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五日馮玉祥在莫斯科所立的借據，這兩年中蘇聯援助國民軍的軍火，已達步槍三萬一千五百支，子彈五千一百萬發，機關槍二百七十二挺，砲六十門，砲彈五萬八千發，軍刀五千把，飛機十

架。除了軍火，蘇聯又供給軍用物資，十五年八月四日撥交馮玉祥鐵甲機車八輛，汽油三千七百五十普特，飛機油七百五十普特。

「蘇聯的幫助使人感動，我無以形容！」馮玉祥回到國民軍中後向他的高級將領說：「還有一個小小例子，譬如我們在平地泉的騎兵學校，蘇聯就一次幫助幫助了我們五萬元，作為購買馬匹和添置教具之用。這些例子說明了只有蘇聯是幫助中國革命，其他美日各國都在幫助軍閥！」於是，國民軍號角齊鳴，大軍出征，敵愾同仇，五原誓師。在奉直督系軍閥嚴重壓迫下的馮玉祥部隊，隨着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以及蘇聯人力物力的援助，也從困守的地位轉入到進攻。不但解除了吳佩孚爪牙圍攻西安、包圍蘭州的威脅，並且採取了攻勢，從潼關出兵，進攻河南。而在實際戰鬥中，蘇聯顧問不僅在政治上軍事上擔任指導工作，像在北伐軍中那樣；而且如十四年十二月間國民軍進攻天津李景林的戰役，蘇聯顧問團員十八人還參加了火線戰鬥，使西北軍士氣大振，軍閥們望風披靡。

十六年間馮玉祥部隊駐紮西安，忽地有一個客人遠迢迢從廣州來訪他，拿出唐生智的親筆信，原來是唐生智派來的代表。那客人開門見山，寒暄過後便單刀直入道：「總司令，唐先生要我來看您，商量件重要的事。唐先生的意思是：張作霖吳佩孚是舊軍閥，我們大家要打倒他！但蔣介石是個徹頭徹尾的新軍閥，我們也要打倒他！馮先生對這個看法有什麼意見？」

「我跟你到外面走走。」馮玉祥在粗布制服腰間加上根小皮帶，戴上頂舊軍帽，也不帶侍從或衛兵，兩個人便從皇城步向大街。夕陽如血，鴉羣聒噪，東一撮，西一撮，至少有幾千隻，撲簌簌東飛西跳，也不避人，倒把那客人看得呆了：「總司令，西安這麼多烏鴉！」

「這是慈禧太后的八十萬禁衛軍哩！」馮玉祥哈哈大笑：「慈禧逃難，那一陣子，就住在這裏，她沒見過上千上萬的老瓜，就賞他一個禁衛軍的名堂。老太婆閒得沒法，苦中作樂，其實這八十萬禁衛軍只會吃人的莊稼，就像這個老太婆一樣！」

兩人大笑一陣，出得皇城，便到小飯館檢個桌子坐下，待跑堂的沖過茶，馮玉祥低聲說道：「你剛才講的，我也有同感，姓蔣的是那麼回事。問題在這裏了，這時候正在北伐，如果咱們裏頭不一致，捉對兒打起來，那對張作霖吳佩孚這批傢伙，眼瞪瞪打不下去了。」

「不不，」客人瘦弱的右手按住馮玉祥粗大的左手，不慌不忙，抑揚頓挫地說道：「總司令，張作霖他們那些舊軍閥太腐敗，容易打，一打就垮；可是像蔣介石這種新軍閥，會拿三民主義來騙人，這倒不容易打了，」客人以拳擊桌：「唐老總的意思，要打，現在就打！不能在北伐以後再打！」

「你們有這個決心？」

客人點點頭：「我們希望及時動手，問題要看馮老總的了。唐老總說，這是件大事，要我同你當面聆教。」

「這個，」馮玉祥撫摸着下頰，皺眉道：「這的確是件大事，我的問題在這裏：西安被圍八個月，餓死三萬人，才把吳佩孚的劉鎮華部隊趕出潼關。國民二、三兩軍非常疲乏，國民一軍也人困馬乏，自從南口敗仗之後，行軍幾千里，人員馬匹器械急待補充，這是我的實力方面。至於敵人，吳佩孚在河南鞏縣兵工廠，張作霖的軍隊在河南信陽，如果瞧見革命的隊伍自己先打起來了，那他們的機會也就來了，這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希望你轉達唐老總。」

「馮老總見過蔣介石麼？」客人問道。

「沒有。」馮玉祥搖搖頭。向跑堂的要過一碟柿餅，兩人邊吃邊談道：「我第一次聽人說起蔣介石，是十四年間中山先生在永豐艦蒙難之後。當時就有人說，有一個姓蔣的小子從上海趕到艦上，就比中山先生的兒子還要那個，成天跟着中山先生。有一天陳炯明派一個小伙子去投炸彈，給船上抓到了，廣州有一個孫中山的外國朋友去找他道：『聽說你抓到一個小刺客，那是一個不懂事的小伙子，他父親同我認識，知道我們很熟，希望我來保他。你是中國的大人物，度量應當寬大，把這個小伙子放了罷！』」

「孫中山放了他沒有？」客人問。

「放是放了，」馮玉祥咧咧嘴：「中山先生下了手諭，可是這個小伙子還給蔣扣着，臨到孫中山離開永豐艦的時候，蔣介石就把他槍斃了。」

「孫中山的外國朋友知不知道？」客人問道。

「當然知道，他到處說孫中山說話不算數，可不知道孫中山却代人受過。」

客人嘆息一聲。

「第二次聽到人家說起蔣介石，」馮玉祥咽下一口柿餅：「是在十五年春天，那時我們在外蒙古，聽說蔣介石在廣州大抓人！那年五月間我在莫斯科，聽人家說蔣介石也會去過莫斯科，說起話來非常革命，比誰都左。可是廣州『三月廿日事變』發生以後，莫斯科的蘇聯朋友和中國朋友大家都摸不着頭腦，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會把這麼多人趕跑的趕跑，下牢的下牢。」

客人又嘆息一聲，隨手檢起一個柿餅，喝口濃茶。

「十五年九月裏，」馮玉祥目光投向天空：「我聽說蔣介石帶着兵由廣東到湖南，不久就到湖北。一些從北平來的朋友們到包頭五原來看我，說革命軍同國民軍是一致的，大家都要打倒軍閥，取消不平等條約的，那時光我在五原誓師，消息斷絕，就靠着一些不怕死的同志，傳達一些南方和上海的消息。」

「他們對蔣介石怎麼看法呢？」客人問道。

「你知道，」馮玉祥把茶杯稍傾，在桌面上倒了一些水，用指頭劃着道：「五原在綏遠的西邊，察哈爾、北京、河北省都是張作霖的部隊；湖北、湖南、陝西都是吳佩孚的軍隊，這時候從五原到上海和長江南岸，電報和郵政都不通，全靠人送。因此我對於蔣介石的認識就不大清楚。光知道他是一個趨炎附勢的傢伙，一忽兒左，一忽兒右，他認為怎樣合適便怎樣做，並無一定之規，滿沒準兒！」

「還有其他的麼？」

「大概如此了。」馮玉祥抓抓頭皮：「我聽你說。」

「真是說來話長。」那客人乾笑一聲，便打開了話匣子，只聽他滔滔不絕，一連說了三天兩夜，這才算告一段落。內容不外乎蔣介石如何專制，如何獨裁，而他所講的，儘是些結結實實的例子。

「怎麼樣？」那客人透過氣來，笑問道：「馮老總是否考慮，有所行動？」

「請轉告唐老總，」馮玉祥握着他的手：「我的意思是大敵當前，得先打正面之敵，不可自己殺起來。」

「那我走了。」客人失望地繞道湖北賦歸，臨走給馮玉祥留了一封信：「……蔣介石這個獨裁者，此時不把他打倒，將來他會把你打倒！」

這幾句話使馮祥玉思慮良久。但眼見蘇聯顧問在國民軍和北伐軍中爲中國革命埋頭工作，馮玉祥也不再顧到這個問題，率師挺進，奮勇戰鬥，把軍閥隊伍打得個落花流水。

同年（十六年）鄭州會師，馮玉祥碰見了很多國民黨的朋友，其中有譚延闓、徐謙、唐生智等，很多人在他面前激烈地表示反對蔣介石獨裁。

「這回好了」，唐生智同馮玉祥單獨密談：「上次我派我的朋友來找你，他失望地回去，我也失望到今天！」唐生智拍拍胸脯：「今天我們打人家，不保險明天人家不打我們，你願意嗎？」

「你說是蔣介石？」

「不錯！」唐生智聲色俱厲：「你以爲我們這樣就算得是革命嗎？現在的天下，眼看着給老蔣一手抓去了，我們再幫他打幾仗，他的地位越穩固，大家也就更糟！老馮，我們幹罷！」

「你真是不死心，」馮玉祥笑道：「事實真是這樣麼？」

「你看你！」唐生智不悅：「我難道還能騙你！你沒見過蔣介石，我們見過！不但見過，而且相處很久，對於這個王八旦，我真是恨透了！」

「爲什麼呢？」

「他獨裁！」唐生智憤然答道：「比哪一個都狠！你以爲他真要拯人民於水火？見他媽的鬼！他現在是拼命抓機會，找機會，一旦上台，我們就先完啦！你不知這個傢伙多狠毒，說上十天

十夜也說不完，總而言之，我不甘願跟他革他媽的什麼命！」

馮玉祥思索着半晌，勸他道：「老唐，總而言之，張作霖在北邊，吳佩孚上四川，我們不能忘記敵人，自己打自己，總是……」

「你還是這一套！」唐生智不悅而去。鄭州會師時國民黨反對蔣介石的特別多，知道馮玉祥的態度後都憤然離去，唐生智他們本來預備多住幾天才走，却提早掛起車子不別而行。馮玉祥急急忙忙趕到車站，忽忽忙忙說了兩三句話，火車已經疾馳而去了。

馮玉祥悵然若失，這心情到連河南兵工廠後更爲迷惘。他的老友劉伯堅同他在一起，請鄧演達向兵工廠的工人演講。

「各位，」馮玉祥介紹道：「鄧先生是第一集團軍的政治部長，大家都知道第一集團軍總司令是蔣介石兼的。他們北伐打得好，鄧先生尤其是個了不起的軍事、政治家，現在請他跟我們說說北伐的經驗與教訓，使我們對革命有更清楚的認識。」

鄧演達一開口，便把馮玉祥怔住了，只聽見他沉着地向工人演講道：「同志們，今天我講的，或許要使你們驚訝。我固然是蔣介石那一軍的政治部長，但對於蔣介石，我愈來愈發覺，他不是我們理想的領導人。有人罵他獨裁，有人說他胡來，你們距離較遠，或許不清楚，甚或不相信，但我是有根據可以證實這些說法的。」鄧演達揮揮拳，大聲說道：「一點不錯，他在胡來！他口口聲聲奉行總理遺教，其實，不折不扣是孫中山先生的叛徒！他野心大得怕人，手段卑劣萬分，我們打倒張作霖吳佩孚這批舊軍閥之後，眼看着新軍閥又快上台，並且已經上了台，我們能忍受麼？……」

鄧演達說得很多，很詳細，使馮玉祥大為驚訝，他輕輕地向坐在旁邊的劉伯堅道：「這是怎麼回事？我同鄧先生初次見面，老蔣我還沒見過，怎的從廣東來的人都這樣說，內容如何，我不清楚。」

「他沒說錯，」劉伯堅低聲答道：「蔣介石是這樣子的。回頭他講完之後，你不妨同他多聊忽兒。」

在刺目的汽油燈下，馮玉祥同鄧演達促膝長談，軍號嗚咽，戰馬嘶鳴，工人們在上夜課，兵工廠寂然無聲。馮玉祥嘆口氣道：「你們如果所說的都是對的，老蔣這傢伙未免太下流了。」

「可惜你沒有見過，」鄧演達不斷吸煙：「見過還不算，還得同他相處一陣，然後才能對他有深刻的認識。」

「難怪唐生智他們把他恨得牙癢癢的。」馮玉祥笑道。

「恨他的人雖多，但目的並不一致，」鄧演達目光炯炯，扳着手指頭說道：「馮老總，我們恨他，因為他背叛了孫中山先生的政策，李宗仁白崇禧閻錫山他們恨他，因為他併吞了他們的實力和利益，目的大不相同的。」

「李宗仁參加革命也是假的麼？」馮玉祥驚訝地問道。

「我們先看事實，」鄧演達皺皺眉：「十三年李、白、黃推倒了陸榮廷沈鴻英那些綠林軍閥，口號喊得漂亮，但廣西農民連起碼最低要求的二五減租，低利減息政策都得不到，你說李白黃他們是真正革命嗎？第四軍軍長李濟深保薦李宗仁當第七軍軍長，白崇禧當參謀長，黃紹雉當廣西軍事督辦，意義是對的，讓各省有實力的人都起來參加革命；可是李白他們正在醞釀培植勢

力，至少獨霸一方。去年我在廣州碰到白崇禧，他代表廣西同鮑羅廷商談參加北伐，口口聲聲到處說鮑羅廷是東方革命聖人，說得朋友們都肉麻，你說這種存心，是誠心誠意革命嗎？」

馮玉祥沒有答話，在思索着什麼，屋子裏光聽見汽油燈在斯斯作響。正是？口口聲聲說革命，軍閥眼中無人民。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軍事北伐親共容共 政治南伐反共滅共

却說那邊廂馮玉祥的西北軍在奮勇出擊。這邊北伐軍的總司令部却出了亂子。十二月中旬，國民黨中央終於遷都武漢，在南昌的蔣介石聞訊大怒，拍檯拍櫃，跳脚大罵：「娘希匹！我決不賣賬，你們搬你們的好了，我一定要遷都南昌！兵在我手裏，看你們怎樣辦！」於是他下令道：「扣留到贛中委，不使到漢！來一個抓一個，來兩個抓一雙！」

這真是個罕有新聞，一個總司令，竟扣留了國民政府和黨中央的大員，於是外國新聞記者便發出了消息：「蔣介石扣留中央政府於南昌，」一時沸沸揚揚，鬧得個滿天星斗。

全中國的老百姓在痛罵蔣介石。

「你做得好！」可是也有人誇獎他的，虞洽卿特從上海趕到南昌找他：「你做得真漂亮！」

「阿德哥！」蔣介石正在悶悶不樂：「你來得好，娘希匹這批小赤佬一定要搬到武漢，給我抓住不少！」

「抓得好！」虞洽卿笑吟吟坐定：「你似乎在生氣哩！」

「可不，」蔣介石把他拉到他的小公館，清清靜靜，兩人密談道：「阿德哥，我這樣做法，你可聽到什麼沒有？」

「有有，」虞洽卿笑道：「你知道，我是和蘭銀行的買辦，又是上海英租界的華董，我所接

觸的英國人、英國人、日本人，統統說你能幹，到底同共產黨鬧翻了。」

「我還派季陶到日本去過，」蔣介石說：「還沒有回信，如果沒有人撐腰，這件事情有點糟糕。阿德哥知道，我只跟日本人熟。」

「不用了，」虞洽卿拍拍他的肩膀：「我就爲這件事來找你的，阿威，你真是平地一聲雷，眼看着要大大地得發啦！我告訴你，」他放低聲音：「這一次來，美、英、日、以及我們江浙兩省的大財團，知道你跟我熟，要我同你講講斤頭，只要你肯反共滅共，你一到上海南京，少不了要向你表示表示……」

「真的麼？」

「誰騙你！」

「多少？」

「你瞧你還是當年在交易所裏那副急相，」虞洽卿哈哈大笑：「阿威，這是一樁大生意，六千萬元哩！」

「六千萬？」蔣介石眼前湧現出一座金山銀山：「六千萬，」他倒在沙發裏喃喃說道：「六千萬，你做保？」

「當然，」虞洽卿笑咪咪走過去：「我是跑不掉的，將來你大富大貴，可別忘記我這個阿德哥哪！」

「你真開玩笑，」蔣介石喜歡得不知如何是好，「阿德哥，這樁買賣就這樣成交啦！」
「我倒覺得奇怪了，」蔣介石請虞洽卿一個人吃飯，破例喝了幾杯酒，面紅耳熱，喜孜孜問

道：「阿德哥，爲什麼美英日各方和江浙閻佬會看中我呢？像我一樣的人，還不少哩！」

「你怎的客氣起來了，」虞洽卿低聲笑道：「老實說，孫中山的革命只能革到適可而止，如果眞的革下去，那連你我的命都要革掉，是不是？哈哈！所以我們在上海看你北伐，心裏也眞有點嘀咕。尤其在長沙發出的北伐宣言，把吳佩孚固然罵得狗血噴頭，可把我們也看到心驚肉跳，他們都說這下子可慘啦，我們的希望寄託在蔣介石身上，如今蔣介石也跟着共產黨走，要來革我們的命了。……」

「你，……」蔣介石想有所解釋。

「聽我說，」虞洽卿拍腿大笑：「我就跟他們講，還有什麼可以担心的，姓蔣的不來這一手，共產黨就不會拼命。黃埔軍校是共產黨搞起來的，北伐的軍火是俄國幫助的，北伐軍的前鋒是共產黨担任的，如果蔣介石不說好聽的，反而在北伐一開始就露出反共馬脚，那中國還能統一麼？……」

「好啊！阿德哥！」蔣介石大樂：「乾一杯！」

「知阿威者，惟我老虞而已！」虞洽卿抹抹嘴：「他們起先還不信，我說你們大可放心，我跟姓蔣的非泛泛之交，當年交易所裏大顯身手，這跟革命有什麼不同？姓蔣的會變共產黨，那才不算是交易所的好手哩！」

「是啊，蔣介石透口氣：「這眞跟交易所一樣，你不放出空氣，共產黨怎會買進？等你一買進，嘿！我就不客氣啦！」

虞洽卿大笑，突地面孔一板：「阿威，現在，你也該停板了，我們也該結一結賬，不能再跟

在他們屁股後面嚷什麼革命了！」

「反對遷都武漢，還不够證明麼？」

「當然，」虞洽卿正色道：「要不，六千萬塊銀洋，怎會乖乖地送上門來？他們的確已經看出，你這一次是賺够了本，要有所作爲了，以前爲了軍事上的北伐，你假裝親共容共，這一點他們都能瞭解，所以今後在政治上，我們就應該進行南伐，條件是反共滅共，毫無還價！」

「那當然，」蔣介石再問道：「爲什麼他們選中了我？」

「這還待解說？」虞洽卿笑道：「這一場國共合作的革命，眼看就要接近全面勝利，英美日各國、北洋軍閥、大老闆、大地主，大家在用盡方法破壞它，這個你清楚。可是那些舊軍閥不中用，沒法跟你的北伐軍打，而且你們的革命軍，也不是外面力量可以擊潰的，於是大家商量了很久，結果認爲只有從內部來破壞它：誰有這個資格從北伐軍內部去執行這個任務呢？哈哈……」

「所以他們就找到我了？」蔣介石接下去，可是把面孔一板：「我還有點不同的意見。」

「你還有什麼意見？」虞洽卿愕然問道：「六千萬，剛才不是講好了麼？」

「不是這個，」蔣介石在案頭翻了半天，翻出了一疊紙張，唸道：「阿德哥，你聽聽，這是美國從十一年直奉第一次戰爭到十三年第二次戰爭，對直系軍閥大規模軍火供應數字，這個消息來源絕對可靠：美國還給直系的軍火價值三百二十八萬美元，又步槍一萬支，子彈二百萬發，機關槍二百五十挺。此外，美國人博治亞在洛陽替直系設飛行機械廠，又與齊燮元作導准借款，籌措軍費。在戰爭中，以美國船隻供給直系往廈門、天津等地送軍火，又以砲艦在長沙幫助直系爪牙趙恒惕打退譚延闓。直系軍事力量表面上的強大，增加了美國利用曹吳軍閥統一中國的決心，

……十二年六月間，美公使又向國務院報告，說直系計劃的第一步是成立新內閣，顏惠慶任國務總理，顧維鈞任外長；第二步逼走黎元洪；第三步顏內閣代行總統職務；第四步選曹錕爲總統。……十三年，美國務卿許士曾在倫敦與英國訂立一個密約，由英國在南方指使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等以商團軍驅逐孫中山出廣東，美國在北方發動從江（江蘇直系齊燮元）浙（浙江與奉系有聯系的盧永祥）戰爭開始的新的直奉戰爭，企圖以此全面結束日本勢力，建立一個美國直系『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上述情形，是一九一七年美日爭奪中國霸權以來，美國努力所達到的高潮。……」

「噫，」虞洽卿聽呆了：「你這是幹嗎？難道還想同美國算老賬不成？你要知道，這筆六千萬款子裏，美國分攤得可不少哩！」

「誰跟他算老賬？」蔣介石閣上卷宗：「阿德哥，我向你唸這些報告，是要你明瞭，美國在支撐軍閥……。」

「蘇俄不是也在供給你們北伐軍軍火？」虞洽卿忿忿不平。

「哦，」蔣介石抹抹小鬍子：「阿德哥差矣！蘇俄是在支撐打到軍閥的北伐軍，北伐軍是全國老百姓擁護的，軍閥呢？那就不同了，所以誰再支撐軍閥，眞是最不會打算盤的傻瓜，支撐我就沒有問題，蘇俄知道我姓蔣的變了卦，可是生米已成熟飯，來不及啦！」他把臉一沉：「阿德哥，你去跟美國人說，大丈夫一言爲定，六千萬駟馬難追！可是對於北方軍閥，再不能偷偷摸摸接濟他了！」

「我保證！」虞洽卿透一口氣：「我以爲你的不同意見是什麼，原來是這個，這個當然沒問

題。美國人也不是傻瓜，只要你答應了，他絕對不會三心兩意，另外再拾出個菩薩來燒香的。」

「而且，」蔣介石道：「對於軍閥，我還要同他們妥協，用他們的力量來參加反共！」

「好哇！」虞洽卿從椅子裏直蹦起來。

「你有興趣上廬山玩玩麼？」蔣介石岔開話題：「阿德哥，真是，自從分手以後，行動大受約束，偷偷摸摸，不痛不快，難得你老遠來到，我陪你幾天。」

「以後日子長得很，」虞洽卿連忙搖手：「天氣又冷，上廬山有點吃不消。再說人家在上海眼巴巴等我回訊，明天我就該走了。」

「不多留一天麼？」蔣介石接着問道：「阿德哥，好久好久，我要你同靜江介紹一個得力的撰稿人，老是沒有下文！」

「你不提我倒忘了，」虞洽卿拉着他胳膊：「你領我走一走，參觀參觀你的總司令部。」於是兩人邊走邊談，虞洽卿輕輕說道：「我同靜老替你物色到了兩個人，都是好手。」

「一個夠了，兩個有點麻煩。」蔣介石指指一間大廳：「這是西花廳，咯，前面那一間，就是總參議張羣住的，他對門那一間，現在黃膺白住着。譚組安、李協和、朱益之、陳公博、郭沫若、鄧演達他們，有的時候在這幾間客房就攔，不過他們常常出差。對了，你要同他們見見面嗎？」

「不必了，」虞洽卿一眼背後的侍衛：「我這次任務重大，最好少幾個人知道。剛才我跟你說的那兩個人，你到底什麼時候讓他們來總部報到？」

「這個，」蔣介石停留在一棵大榆樹前，沉吟半晌，反問道：「他們是誰？」

「一個叫陳布雷，一個叫做潘公展。」

「哦。」

「你認識麼？」

「不，」蔣介石把虞洽卿帶到房裏，「我聽說過，靜老也推薦過，前年我還託邵力子帶給他們每人一張照片。」

「布雷對你，真是，」虞洽卿嘆息道：「那種忠心耿耿，真是難以形容。這個人也真有幾手，商報的社評主要是他寫的，寫得好極了，傅筱菴常常跟我說，葉譽虎一再誇獎布雷，說全國報界中，主持社論之人才不可多得，其論識周匝、文字雅俊者，在北惟顏旨微，在南惟陳長壘而已！」

「阿德哥，」蔣介石抹抹光溜溜的下巴：「替我寫文章，不同於寫社評，這一點你該……」
「我知道，」虞洽卿脫下大氅，準備睡覺：「所以這次要布雷同公展一起來，由你當面考試，自行決定，不過大體上講，我想這兩人中必有一人合你的意思，布雷的希望更高。」

「他們什麼時候來？」

「待我回去以後，就可以動身了。」

正說着，忽地侍衛長報告道：「總司令，有兩個日本人求見，他們拿着戴季陶的介紹信。」
蔣介石同虞洽卿愕然相顧。

「日本人？」虞洽卿問道：「他們找你幹嗎？時間這麼晚了，夤夜來訪，必有蹊蹺，你要小心。」

「不礙事，」蔣介石整一整衣履：「你沒有聽說嗎？他們還拿着季陶的介紹信。你睡罷，我去會客。」邊說邊讓侍衛長先去照料來客，十分鐘之後，蔣介石出現在會客室裏。

「把門關了，任何人我不見。」

侍衛們遵命退出，輕輕地把門閂上。

沙發裏兩個中等身材的日本人老早就哈着腰在等着，雙手遞給他戴季陶的親筆書，蔣介石擺擺手示意客人坐下，仔細察看戴季陶的介紹信。

「哪位是永見大佐？」

「小生就是。」一個留着仁丹鬚的欠了欠身。

「你是松室孝良大佐了。」

「是的是的。」另一個也點頭爲禮。

「戴先生要你們來看我，歡迎得很。」

「我們早已到了，因爲白天不方便，所以……。」

「不客氣不客氣，」蔣介石問道：「戴先生在東京會到了永見俊德參謀長？」

「是的是的。」

「參謀長有什麼意見呢？」

「嗯，」永見畧一思索：「敝國軍部的意思，同貴總司令如出一轍，也覺得這個時候國共再不分家，那貴國全面革命成功，便指日可待了。可是貴國民黨不會有什麼好處，敝國、英國、米國、法國、義大利、德意志，一切外國在華勢力將遭覆滅，其中以敝國的處境更慘！因此，敝

軍部焦急萬狀，正在同英米各國商量對策，不料閣下派來敵國的代表戴季陶先生及時到達，敵參謀長大喜過望，認爲閣下到底是個大人物。深切瞭解國共合作對貴總司令不會有什麼好處，對革命也不會有什麼好處，將來貴國人民一體擁護共產黨，那簡直不能想像！所以敵參謀長萬分同意閣下的意見，願意同閣下共同防共，中日提携。敵參謀長還一再強調，說閣下這次斷然處置，這使他畢生難忘，認爲這是他生平難忘事件。」

「貴參謀長的盛意，我已經從戴季陶先生那邊聽說過了，」蔣介石呷一口茶：「中日共同防共的具體辦法，不久之後也可以商洽了，不知道兩位今夜到訪，有些什麼高見？」

「好說好說，」松室孝良咳一聲嗽：「敵參謀長的意思，東亞問題最好是中日共同解決，英米各國到底是非黃種人。中國古話說得好，『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目前有一個計劃是各國共同協助閣下反共滅共，敵參謀長的意思是：目前不妨這樣做，不過一待把共黨斬盡殺絕，希望把英米勢力逐漸排除，偌大一個東亞，希望只有貴我兩國可以得到利益。」

「好好，」蔣介石笑道：「貴參謀長的意思，同我也差不多，不過這是件大事，不是三言兩語，三天兩天可以有頭緒的。請兩位回去告訴貴參謀長，說我謝謝他的盛意，中日兩家，共同防共，將來密切合作的機會，正所謂來日方長呢！」

「敢問閣下，」永見大佐倏地起立：「對敵參謀長所建議的，閣下有何高見？」

「你說的是？」

「排除英米在華勢力！」

「我同意！」蔣介石點點頭：「不過要靜待機會，不能操之過急。閣下試想，我們剛剛聯合

起來，對付共黨，馬上就要對付英米，哈哈，這不是駝子跌跟斗，兩頭不着實嗎？」

「閣下所見極是！」兩個大佐肅然起敬，欣然告辭：「閣下，我們明天就取道上海，回敝國覆命去了。閣下深思遠慮，靜中有動，難怪敵參謀長口口聲聲，說閣下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才！我們告辭了，以後貴我雙方如何聯絡？……」

「以後，」蔣介石起立送客：「以後就由戴季陶、張岳軍幾位先生同貴國接頭好了。」

送走客人，蔣介石一身輕鬆，六千萬到手之外，日本又同他另有默契，他恨不得縱聲大笑。經過侍衛室，聽見書聲朗朗，有一個侍衛官在燈下唸道：「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這孔子的教訓蔣介石以前也唸過，但今天聽來，顯然別有風味，異常親切。免不了進入侍衛室，向那個侍衛嘉獎一番，然後再到虞洽卿房裏扯上一陣。從民國春秋一直扯到了花國春秋，虞洽卿感喟道：「阿威，你還記得樂琴罷？」

「那怎會忘記，她是英士討的小，還生了一個兒子，英士死後，她下堂而去，你知道她的近況麼？」

「唉！」虞洽卿嘆口氣，「真是江山好改，本性難移，英士死後，她會重張艷幟，還要我們去捧場，大家都管她叫做都督夫人，鬧得滿天星斗，英士地下有知。……」

「現在她還……」

「又嫁了。」

「嫁給誰？」

「盛杏生的第五個兒子。」

「啊，盛老五。那麼樂琴生下的兒子呢？」

「英士家人領回去了，學名叫做陳駙夫，」虞洽卿連聲嘆息：「可是不學好，交上一批酒肉朋友，打打吵吵，一天到晚喜歡開汽車，說是將來要開飛機呢！」

「我應該照呼陳駙夫，」蔣介石也嘆氣道：「他父親是我恩人，我應該……」突地他放低聲音問道：「阿德哥，你實說，潔如到底怎樣了，閑話我聽得不少。」

「潔如？」虞洽卿慌忙從床上坐了起來，抓過大氅往肩上一披：「她也沒有什麼，你聽到了什麼消息？」

「反正我同她也到此爲止了，」蔣介石把椅子移到他床前：「不過總要解決一下，」了百了，否則拖下去，難免貽人口實。譬如說，有人告訴我，」蔣介石狠狠說道：「娘希匹！」說這奧婊子不守婦道，在外面亂搞，而且還把我的名字抬出來壯她的聲勢，」蔣介石以拳擊床：「娘希匹我要派人把她宰了，息心頭之恨！」

「不必不必，」虞洽卿忙不迭搖手：「俗語說得好，大丈夫難免妻不賢子不孝，何況潔如也不是你的結髮。她在上海不守婦道，我們也聽到，怕你生氣，所以也沒有跟你說。反正將來你給她一筆錢算了，何必同這種人計較，你說是麼？」

「我是恨那個醫生。」

「醫生？」虞洽卿不解，「張靜江的小老婆酷似名醫俞鳳賓，她的外號也叫做俞鳳賓，難道老俞……」

「不，」蔣介石失笑：「俞鳳賓，我說的不是張靜老的小老婆，她還是我同潔如認識的介紹

人，我誤會她幹嗎？我說的醫生是個不折不扣的走方郎中，他不是俞鳳賓，是潔如的相好，曾經給我撞見過。」蔣介石咬牙切齒：「將來我不把這個傢伙去掉才怪！」

「阿威，」虞洽卿笑道：「宰相肚裏好撐船，你何必同他吃醋，你得學學哈T，這一個大財主，他發財不是偶然的，真有他一套！」

「哈T？」蔣介石一怔：「他又有什麼掌故？」

「你聽我說，」虞洽卿打個呵欠：「有一天晚上哈T到……」他想了想：「也記不起第幾個姨太太房裏去，只見房門緊閉，哈T心知有異，側耳傾聽，只聽見，哈哈！」虞洽卿尖笑一聲：「你知道他有何表情？他不但不捉姦，還回到客廳裏告訴他的朋友，說第幾個姨太太在房裏同一個毛頭小伙子幹得好事。他的朋友倒爲他不平，說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待我們打將進去，把奸夫淫婦雙雙抓住，你道哈T怎麼說？」

蔣介石搖搖頭。

「哈T反而勸朋友不要胡來，他說他年老力衰，姨太太如狼如虎，現在有這麼一個毛頭小伙子做他的替死鬼，理該歡迎才是，哪能去捉姦？」

蔣介石聽得也笑了起來：「這傢伙涵養功夫真好！」

「阿威，」虞洽卿勸道：「這不是涵養功夫好，是另外一功，只要有錢有勢，女人嘛，你想……」虞洽卿邊說邊大笑：「有什麼關係。」

半晌，蔣介石似有所悟，也哈哈大笑起來。正是：何謂知恥？何謂無恥？道理簡單，你知我知。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卅一回

陳布雷投奔南昌 孫傳芳逃離上海

却說民國十五年小除夕，蔣介石決定反共滅共之後，便着手組織核心反共團體。又怕南昌人多嘴快，漏了風聲，便冒着大雪上廬山秘密策劃，以段錫朋、周利生、程天放爲首的「A B團」反共組織，在短短三五天功夫中，便草草形成了。

「你們好好兒幹！」蔣介石興奮萬狀，口沫橫飛：「如今我們不但有更多的軍隊，而且化敵爲友，各地軍閥也同心同德，協力反共！不但在中國內部，而且美日各國也已同我們聯合起來，共同反共！國內國外都贊成我姓蔣的，還有什麼說的麼？不過你們也不能輕舉妄動，沒有我的命令，千萬不可亂來。目前反共的具體行動，首先是在江西開刀！譬如說南昌國民黨市黨部，到今天還在擁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豈不是反了！譬如說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這傢伙不賣我的賬，豈不是反了！其次，聽說四川也鬧得很兇，劉湘已經答應聽我的命令，可是我老不放心，必須派人去幫着他，看着他才行。旁的省分也應該有人去的，你們都應該準備了：留一部份人在江西，派幾批人到四川各地，我今天離開牯嶺，你們多商量幾天下山不遲。」

蔣介石出得海會寺，只見崇山峻嶺，白皚皚一片大雪。附近不時傳來劈劈拍拍鞭炮聲，他問道：「放鞭炮幹麼？」

「報告總司令，」侍衛官替他披上大氅：「今天是年初四，老百姓賀新年。」

「啊，」蔣介石失笑：「真是，連過年都忘記了。」邊說邊坐進轎子，一口氣直下好漢坡，到達蓮花洞，換汽車回到總部。却見張靜江已經在客廳裏等着他，身旁站了兩個陌生人，一個矮而微胖，一個瘦而畧高。張靜江見他進來，扶着拐杖顛巍巍起立道：

「好啊！過年都找不到你，你忙成這樣子。我這個年過得才乏味，阿德哥要趕回上海，你却要攀登廬山，正一肚子悶，恰好布雷同公展來啦。」

「歡迎歡迎。」蔣介石待他倆行過禮，畧一端詳，只見潘公展舉止閃縮，油頭滑臉，心想這個人可不能留在身邊；再看看陳布雷，陳布雷長着一個橄欖頭，頭髮蓬鬆，嘴癩唇翹，一臉老太婆相，心想這倒像個安份角色，難怪阿德哥說陳布雷做我的秘書比較合適了。蔣介石大刺刺同張靜江並排坐着，讓他們在椅子裏坐下，待勤務兵敬過茶烟果盤，蔣介石笑嘻嘻問道：「陳先生的大名可真有勁，布雷！哈哈。」

「他的名字好有趣！」張靜江大笑：「布雷，你說，你的名字怎樣來的？」

陳布雷滿臉緋紅，忸怩半晌，好不容易差答說道：「布雷就是麵包。」

「麵包？」蔣介石莫名其妙，問張靜江道：「這是怎麼回事？布雷等於麵包？」

「那，那是，」陳布雷結結巴巴一陣：「那是我的渾名。我在浙江高等學校唸書時，因為那時候面頰圓滿，同學把我叫做麵包孩兒。麵包在英文叫做Bread，中文諧音『布雷』，於是有一位姓汪的同學，替我起了這個筆名，沒料到以後便叫順了嘴，我的真名反而用不上了。」

「有趣有趣，」蔣介石透口氣：「麵包，布雷，布雷，麵包，哈哈！」

「布雷二字用意很好，」張靜江摘下金絲眼鏡揩抹一陣：「他的朋友八指頭陀送他一首詩：

「迷津喚不醒，請作布雷鳴！」布雷的文章真行，真行。」張靜江趕緊接一句：「公展也不錯。」

「那差得遠了。」潘公展見自己被冷落，臉上一陣青一陣白。

「你們就兩個人來的？」蔣介石岔開話題：「早就聽靜老和虞洽卿先生說過，你們在上海爲本黨盡了不少力。目前人手奇缺，你們來得好，不要回去了。家眷也來了麼？」

「沒有，」陳布雷細聲答道：「我們來這次，只帶了一個傭人王三上輪船。而且是偷偷來的，臨走我去找商報老闆傅筱庵，假說是到江西來處理私事，沒有告訴他真實情形。」

「私事？」蔣介石不解：「陳先生在江西有什麼私事？」

「這不過是遁詞，」陳布雷囁嚅了一陣：「筱庵知道先祖父克介公是個茶商，每年到江西義寧州，就是現在的修水縣辦茶。先伯父先仲父也幫着先祖父經營茶業，先祖父六十歲那年決定歸里不復出，於是同南昌熊家合股開了一家公利典當舖，後來業務發達，先後擴展了同利分典，永利錢莊，另在山口鎮以公利名義與人合設咸和典、鼎和錢莊，有那麼多瑣碎私事，所以我騙筱庵是到江西來處理這些事情，他就深信不疑了。」

「那你以前來過江西？」蔣介石笑問道。

「來過，」陳布雷背書似的背道：「那是民國八年，錫卿宗老那時任咸和典副經理，結伴遊贛，舍間家事託本源世伯照料，三月間動身，去時由九江坐轎子經瑞昌、武寧而至修水，轎子坐了六天，把屁股都坐痛了，回來時由水道至塗家埠，登岸，換乘南潯路火車到九江……。」

「你記性真好，」蔣介石截斷了他的話：「那麼這次離開上海，是不是有些什麼風聲呢？譬如……。」

「我先走一步，」張靜江扶着根拐杖站了起來：「今晚到我那裏吃年飯，你們多談談罷。」
送上一顛一跛的張靜江，蔣介石領他倆進入書房，關起門來，促膝傾談。

「共產黨在上海怎樣了？」蔣介石劈頭問道：「是他們人多勢強呢？還是我們人多勢強？」

「這個，」陳布雷同潘公展相互望了望，陳布雷正襟危坐，結結巴巴答道：「說到人數，我們也不弱，青紅幫弟兄完全聽我們的意思行事，問題是工人和一般老百姓，這個，這個，我們不能不防。」

「可是我們有軍隊！」蔣介石搖幌着腦袋。

「他們也可以組織起來！」陳布雷漲紅着脖子：「他們一旦武裝起來，問題可麻煩了。」

「那你的意思？」蔣介石歛起笑容。

「我們最好有一個秘密團體，來配合公開的軍隊。」

「哦！」蔣介石目光注視着油漆地板，沉吟半響：「我懂得你的意思。」於是把A B團的組織跟他倆簡單介紹一下：「據你們兩人看法，A B反共團可在上海擔任這個任務麼？」

陳布雷搖搖橄欖頭：「A B團在江西、在四川、在其他各處我想毫無問題，但去上海就不行，上海情形太複雜，A B團天時地利人和，三個條件都不够的。」

「哦！蔣介石朝陳布雷望了一陣，心想這傢伙倒有幾手，別看他像個老太婆，忸忸怩怩可憐相，可真有一肚子鬼計，難怪張靜江、虞洽卿兩人再三推薦了。對於上海，其實蔣介石比他倆知道得更多，水裏進，火裏出，蔣介石身上就烙滿了上海給他的創傷，他一下子想到了黃金榮、張嘯林和杜月笙，由他們三人主持類似A B團的工作，那是再合適也沒有了。可是他嘴上却問

道：「那你的意思如何？」

「我放肆了，」陳布雷唾沫橫飛：「我看最好還是運用青紅幫弟兄，由黃、張、杜三位暗中主持，那就……」

「好好好！」蔣介石搖幌着大腿：「好好好，你們這次先回去一趟，傳達我的意思，不過千萬別用幫會名義，教人聽了起反感。我看還是用『共進會』的名義好，除了他們三人，我再派王柏齡、陳羣他們暗中幫助他們。」

「共進會？」陳布雷一怔：「這名稱是否合適？民國元年成立以後，民國二年應桂馨就替袁世凱殺死宋教仁，這牌子不大響亮。」

「隨便起個名字也可以，」蔣介石不悅：「不過我的意思希望共進會恢復，應桂馨沒有關係，將來大局平定，我給他一個義士名義好了，怕什麼？」

「啞囉，」陳布雷滿身泛汗：「好好，就叫共進會，我們先回去傳達一聲。」

「你們還沒有正式入黨罷？」蔣介石笑嘻嘻問道：「正式辦理入黨手續，怎麼樣？」

陳布雷同潘公展笑着，彼此望了望。

「其實，」蔣介石打了個呵欠：「你們不論在精神上，在行動上，早已是本黨同志了。入黨不入黨本來也沒有什麼關係，不過入了黨，好多地方便些。」

陳布雷、潘公展只是微笑：「那就入黨罷，過了新年辦手續，有什麼應該準備的麼？」

蔣介石搖搖頭：「很簡單，我同果夫作介紹人，你們宣個誓就行了，你們的黨籍，隸組織部直屬區分部，回頭我先讓他們準備兩個大紅緞子封皮的黨證，那是最高級的黨證，普通不過是一

張白紙。」

「謝謝總司令。」陳布雷同潘公展起立爲禮。陳布雷繼續報告道：「這一次所以要偷偷摸摸離開上海，因爲商報的言論出了點小毛病。」陳布雷嘆一口氣：「商報正是多災多難，人事糾紛複雜萬分，經費不夠時常欠薪，我白天忙着通商銀行文牘，旁晚去報館精神已經不夠，於是三天兩頭生病，與藥爐結了不解之緣。北伐軍克武漢，商報以大字標題紀載特詳，引起了董事會中謝衝臨、林孟華幾個人的驚恐，說商報怎能得罪吳子玉？他們便告訴了傅筱庵。筱庵說布雷一向穩重，不會出毛病，他正病着，代理他的潘公展爲人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於是派出葉伯允到商報去監視，這一來公展固然不高興，我也有點不自在。公展知道申報的史量才需要用人，便參加了申報，同時上海空氣也頗緊張，於是我就同他上南昌來了。」

「好好好，」蔣介石一個勁兒打呵欠：「我去休息一下，還有點事要辦，晚上在張靜老那裏吃年飯，我們再談罷。」

在張靜江寓所，決定了陳布雷的命運：留在蔣介石身旁，專司文牘。同時要潘公展先回上海，傳達蔣介石對黃金榮、張嘯林、杜月笙的命令：恢復共進團，待機行動。

二月初，陳布雷、潘公展正式入黨，潘公展懷着那份紅綱黨證，喜孜孜回上海去了。陳布雷遷入蔣介石總部西花廳，紀錄蔣的大意，用蔣的名義發表了一篇「告黃埔同學書」號召革命。

「大體上是沒錯的，」蔣介石拿了文稿看了一遍：「不過對痛罵軍閥和帝國主義那些詞句，似乎還不夠有力。」

「是是，」陳布雷誠惶誠恐答道：「不過如果詞句用得太重，對共產黨是否有利呢？」

蔣介石笑笑：「只要共產黨以爲我真在擁護三大政策，那我們就成功了。記着！在我的文告裏，切不可有一字一句，引起共產黨的警覺；蔣某人要反共！這是不行的。」蔣介石坐了下來：「你拿紙筆過來，我要發表一篇『對黨務宣傳大綱宣言』，讓共產黨聽了滿身舒服。」蔣介石尖聲大笑：「只要他們聽得舒服，我什麼話都可說！」

「該怎樣措辭呢？」陳布雷低聲請教。

「你，」蔣介石雙目注視地面。半響，才說道：「你替我對黨務宣傳發點牢騷，可是不能形之於色。稍爲流露一些我們真正的意思無妨，板起面孔，現出同武漢唱對台戲的樣子，那就不好。尤其主要的，武漢這個國民黨中央，關於實行民主，反對獨裁那些白晝見鬼的決議，我們在心裏當它放屁，在我的宣言裏，可要特別表示有興趣，懂麼？」

「懂，懂。」陳布雷忙不迭揮筆紀錄：「懂，我們這樣做，是要使他們深信不疑。」

「你預備怎樣寫？」

「我就說，」陳布雷搖頭幌腦噙道：「對於中央黨部之決議，中正一時一刻毋或少忘！」

「好好好！」蔣介石一躍而起：「我出去辦點事，你趕緊擬稿，晚上再聽我過過目，希望在二月廿五那天發表。」蔣介石出得門檻，却又回過身來，右手按在下巴上，緩緩地說道：「你雖然同我相處不久，但我們已往在精神上，在行動上已經成爲密友，所以你一來幫忙，樣樣顯出同我步驟一致，看法相同，這真是使我高興。」

「哦哦哦。」陳布雷直挺挺站着，也不知道他的下文如何。

「你們從上海到江西之前，知道我去廬山，加緊進行A B團，可是在去廬山之前，我曾經

到武漢去過一趟，你知道麼？」

「聽說過，不過不詳細。」

「我是一月九號到武漢的，在那個他媽的民衆歡迎大會上，共產黨那是歡迎我？簡直把我教訓了一頓，說什麼團結、民主、反對獨裁。尤其是鮑羅廷，竟敢批評我違反孫中山的政策！」蔣介石冷冷一笑：「我當時沒有同他們辯，反而假裝阿木林，跟着他們叫了一陣口號，可是我這口氣啊，娘希匹這一輩子決不忘掉！所以我一回南昌，便加緊進行A B團，同時對武漢方面，相反地表示軟弱，這是我們在北伐期間對付共黨的主要手法，你已經抓住了這點精髓，不過我還得把武漢之行的經過告訴你，讓你參考參考，可不要跟旁人說了。」

「不不不！」陳布雷忙迭答應：「那末，對於武漢中央黨部這個決議，要不要在宣言內交代一些，譬如，承認他是本黨高級幹部會議的宣言，要實行民主，反對獨裁，提高黨權，扶助農運動，召集三中全會，並在吳玉章主持下組織行動委員會，等等。」

「這個，」蔣介石沉思：「這個，這個不必了，虛幌一刀就行。」說畢便往外走。

目送滿腹心事的蔣介石踱出西花廳，陳布雷從此以後陷入滿腹心事的日子，再也拔不出了。神經衰弱的陳布雷，傳達着蔣介石一連串火爆似的命令，並替他的計劃參加意見，同時應付着武漢方面。血肉、函電、格殺、吶喊，在陳布雷虛弱的視覺中交織成五顏六色，一片雜亂，他起先幾乎支撐不住，漸漸也習慣了。

陳布雷顫抖着手紀錄着：二月十七，北伐軍佔杭州。二月十八，龍雲任雲南省主席，表示服從國民政府。二月十九日，英國大使簽訂漢口、九江英租界協定，兩處租界由武漢政府正式收

回。同日北伐軍佔領浙江全省，上海工人爲配合北伐軍進展，舉行二次起義。廿一日罷工工人達三十六萬人以上，二十二日起義開始，結果在租界工部局和孫傳芳鎮壓下失敗。二十九日，武漢宣佈罷工一小時，聲援上海工人起義，抗議帝國主義幫助軍閥鎮壓工人起義。

三月間蔣介石殺心大起，陳布雷耳邊響起一片槍聲。三月七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在漢口開會，議決一切政治、軍事、外交、財政權集中於黨，提高民主，廢除主席制，以防止獨裁；免去蔣介石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與組織部長職。決定了各部部长。

蔣介石發出了第一槍：A B團替他「出了口氣」，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倒臥南昌街頭。「殺盡這些共產黨！蔣介石咬牙切齒。

「不能叫人看出來是誰幹的。」陳布雷忙把A B團首領段錫朋、周利生等拉到西花廳：「做得乾淨點啊！」

A B團於是在十六日那天，結隊在南昌的街上拿着旗子，大聲喊叫，衝到南昌國民黨市黨部，連孫中山的像也撕了，段錫朋罵道：「你他媽的擁護孫大炮三大政策，如今老子奉命來解散你們，瞧你們的三大政策放到哪裏去！」

九江還要熱鬧。十七日那天，九江總司令部特務處處長，蔣介石青紅幫中的弟兄們奉令召集黨、政、軍、幫，在九江街上大呼口號：「新軍閥萬歲！」「蔣總司令萬歲！」「打倒赤化份子！」邊叫邊拿着長矛大刀圍攻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九江國民黨市總部與總工會，工會多人受傷。工人們組織糾察隊準備解除暴徒武裝，蔣介石的衛士大隊到了，掩護暴徒出市，並以保護爲名佔領了黨部與工會。當夜，蔣介石就成立戒嚴司令部，不讓工人動彈。

安慶也跟着鬧了起來，廿三日那天，黨羽們利用蔣的團體如「安徽總工會」的名義發起歡迎蔣介石大會，四處收買敢死隊：「我們要一百人！上面有規定，敢死隊每名四塊大洋，殺共產黨，輕傷者賞百元，重傷者賞五百元，喪命者賞一千五百元，你們去幹罷！」

陳布雷替蔣介石給四川的劉湘去了個急電：「……限於兩週內消滅革命！茲派出幹練人員二十餘名兼程入川，襄助晉兄，務祈……」

於是三月三十一日那天，劉湘也在重慶大殺一陣，幾千個年青人無端端倒臥在血泊裏。

福建也響起槍聲，……

凡是蔣介石權力能達到的地方，都響起了槍聲。不過這槍口並非向着軍閥，並非向着反革命份子，並非向着阻撓北伐、阻撓中國國民革命的外國在華軍隊。

相反地，挨打的那方面，却在拼命北伐，拼命打倒軍閥，拼命同阻撓革命的外國在華軍隊廝殺。

三月十七日北伐軍何應部攻入宜興，二十日佔領常州。薛岳也佔領龍巖。陳布雷奉蔣命給他們去了個密電：「為避免同各國在滬軍隊發生衝突，兄等緩攻上海……」

但上海工人等不及了，兩次起義失敗，三次起義跟着來，而且陣容比前兩次還要浩大。八十萬工人依照總工會命令一齊罷工，在周恩來、羅亦農、趙世炎等領導下，奮勇進擊。孫傳芳用殘酷手段對付工人與革命羣衆，甚至浦東小販口呼「賣大餅」都聽成了「打敗兵」，嚇得拿刺刀向小販亂刺。可是這種做法不過暴露了孫傳芳的狼狽，上海工人却準備得更充分。第二次起義失敗，由於左龍華北伐軍將領白崇禧奉命按兵不動，使起義不能收裏應外合之效。第三次起義前，

共產黨員事先在職工會中、在城市貧民及小資產階級羣衆中做了很大的政治工作，組織了各階級的民衆代表會議，在鐵路工人中也起了很大的共鳴，鐵路工人大罷工後，幾乎切斷了張宗昌對孫傳芳的援兵。可是他們還去請白崇禧出兵，再三力請，終於不肯，上海工人便在周恩來等領導之下，從三月廿一日中午到二十二日晚上六點鐘，兩天一晚劇烈的巷戰中，奪取了軍警的武裝，佔領了各個區域，打垮了直魯聯軍。五千個武裝了的工人，終於在第三次起義中獲得了勝利，直魯聯軍的首領畢廣澄逃入租界。

孫傳芳他們的力量，終於離開了多災多難的當地老百姓，但沒料到，災難還是緊跟着人們。蔣介石興奮地闖進西花廳，對陳布雷說道：「上海給共產黨解決了，趕快命令白崇禧部隊開進去！我們也要到上海去。我跟你分頭去，你幫我聯絡一些浙江朋友，聽聽他們的口氣。」

白崇禧的隊伍，於是在廿二日下午六時，離開上海工人奪取整個上海不過幾小時，便兵不血刃，耀武揚威地開進上海去了。正是：你革軍閥命，我割革命命，革命與割命，想想真要命。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卅二回

笑裏藏刀蔣介石送匾
奇貨可居宋子文樹盤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京滬一帶，老百姓歡呼歌舞着，春天給他們帶來了美好的希望；上海，光復了；南京，也給共產黨人林祖涵等領導並參加戰爭的第六軍、第二軍攻下來了。廬集南京的十幾萬直魯聯軍望風披靡，江寧宣告收復。當時民氣蓬勃，各界歡騰，各地工農羣衆迅速組織起來，行動起來，浩浩蕩蕩，氣壯山河！

其時，有一個人爲這局勢感到不安。他失眠，焦躁，神經質地隨便罵人，隨便打人，隨便殺人。他是蔣介石。

蔣介石坐了一艘砲艦，一聲不響沿長江開到了上海。隔着一條蘇州河，正面是閘北，餘烟繚繞，槍聲稀疏，閘北已經給工人攻下來了。斜對面是租界，外國大班的堡壘，那是絕對不能讓工人攻下來的，一旦變成事實，蔣介石的六千萬將一文不名，空手而回，蔣介石更多、更長的利益將失之頃刻，一去不歸。

「上海解決了？」蔣介石立在艦橋上，放下望遠鏡，淡淡地問道：「消息又來了麼？」

「來了，」侍衛忙不迭爲他遞送情報：「白崇禧的第一師薛岳部已經到達麥根路。」

「叫他準備！」

「是！」

「南京發生大事！」另一個侍衛慌慌張張給他唸着情報：「美、日、英、法、意各國南京領事，藉口僑民及領事館受暴民侵害，下令各國軍艦向南京城內開砲轟擊，毀房屋財產甚多，軍民死傷二千餘人。」

「誰在南京？」

「林祖涵、程潛、第六軍、第二軍，還有賀耀組、葉開鑫的兩個獨立師，第六軍和第二軍已經同外國兵打起來。」

蔣介石不作聲。

「請問總司令，」侍衛一旁立正：「要下命令麼？」

「去你的！」蔣介石一巴掌打過去：「誰叫你多嘴！第六軍第二軍聽他媽武漢命令，讓他們死好了，打死外國人，了不起將來我出面道歉，要你急什麼！」

「報告總司令，」另一個侍衛前來報告：「汽艇來了。」

蔣介石心亂如麻，強自鎮定，回到艦裏稍事收拾，便上了汽艇。一下碼頭，便到龍華交涉員公署去。他來不及先去看一看他原來所從事的經濟活動交易所，馬上開設了這個政治交易所。

黃郛、戴季陶、王正廷忙着出出進進，這條線通向日本人。吳稚暉、李石曾、鈕永建等忙着出出進進，這條線通向法國人。最重要的一條線却是通向美英的，他們是虞洽卿和宋子文。

蔣介石接見這些客人，也回拜這些客人，這些客人除了拉攏之外，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試探。

「總司令還接受武漢政府的命令麼？」

「總司令還接受鮑羅廷和共產黨的指揮麼？」

蔣介石說：「不！」

「你拿出行動來！」

蔣介石冷冷地笑笑：「還沒有到時候。」

「那上海金融界還不能同總司令開誠相見！」

「請你們讓銀行家爲北伐軍籌款，我已經沒有軍費。」蔣介石終於忍不住：「我要錢！我要

召集他們談話。」

「不行，」虞洽卿、張靜江、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紛紛勸阻：「阿威，你別操之過急，這個時候時機還沒成熟；他們對你不放心。」

「我看還是慢一步，」陳布雷也來反映意見：「我回到上海後參加了時事新報和商報，兩處都是主筆，但時事新報內情複雜，商報已無可爲，都準備辭掉了。在這短短的一段時期中，我碰到了很多銀行家，資本家，他們不清楚你我的關係，在我面前無話不談：」

「他們說什麼？」

「他們說只要蔣某人一天同武漢來往，他們就一天不同你合作。」

「我試試看！」蔣介石終於召集了上海的銀行界談話。

「民窮財盡！」銀行家抬出了一頂大帽子，乾脆拒絕了他：「我們已經悉索敝賦，羅掘俱窮，對總司令的希望，實在心有餘而力不足，只能待之異日了！」

送走了這批大富翁，蔣介石寢食俱廢，立在窗口眺望十里洋場，仔細思量。上海，跟他別離

時並無多大變化。他縱目搜索，這是外灘，那是法租界，銀行、輪船、銀樓，充滿了貨物的倉庫、海關和稅收的無止境的財富，那是亞洲的寶庫——亞州寶庫的鑰匙却存在租界上。

租界，幾千個英兵，一千五百個美軍，六百個日本海軍，以及各國軍艦的登陸部隊在集中守衛着公共租界，守衛着寶庫的鑰匙。而且南京事件之後，眼看着「保衛僑民」的軍艦勢將駛來。

「他們要我有行動表現！」蔣介石咬緊嘴唇，心想：「駐在上海的劉峙第二師只有三千多人，共產黨工人以繳自直魯聯軍的軍械已經武裝起來，如果雙方比賽一下，工人政治覺悟高，地形熟，有羣衆擁護，劉峙吃不消！」蔣介石焦躁地往來踱着，突地止步，以手按頰，他想到一個辦法：「娘希匹我集中十萬軍隊，武裝青紅幫弟兄。那就什麼都不怕，我可以拿到這把鑰匙了！」黃金榮那一幫贊成這個辦法，他呵呵大笑：「發洋財的機會到了！」虞洽卿認爲不妥：「這一來事情搞大！你別鹵莽，再拖幾天，一方面我替你奔走說項。青紅幫參加攻租界毋所謂，不過你的北伐軍參加，那不大好罷？北伐軍標榜革命，也同青紅幫弟兄一起動手麼？」

「這個我早想過了，」蔣介石不慌不忙：「阿德哥，你知道我是一向崇拜會國藩的。爲什麼我要崇拜他呢？說起來很簡單，你知道在會國藩之前，正規軍爲綠營，是統一的，他創辦了湘軍，才有李鴻章的淮軍，和袁世凱的北洋軍，他的治兵方法，連我的老師段祺瑞，我的太先生袁世凱都沒有好生體會，我體會到了。」

「是什麼？」虞洽卿一怔。

「會國藩以在籍侍郎辦團練，招募一大批種田人，爲保衛地主富紳的利益同另一批種田人打仗，這事情已經不大好辦。後來他率領湘勇出省殺賊，那更難辦了。在本地還可以用保衛家鄉

的口號哄哄他們，出省就不能用了，打仗是要拼命的，種田人爲什麼肯爲皇帝和曾國藩去殺人呢？哈哈，曾國藩就想出了一個好辦法，他命令每打下一個地方就允許官兵大搶幾天，士氣便刺激起來了！」

「我不信。」虞洽卿搖頭：「我看不見得罷！」

「我熟讀曾文正公家書，」蔣介石一笑：「你還記得他在致九弟國荃書中，常有『想見大索三日』、『大索十日』的詞句罷？何謂大索？」蔣介石聳肩一笑：「名義上是搜索殘敵，實際上是搜索財寶，至於強姦婦女，當然也很難免了。」

「但這樣我還是不相信，」虞洽卿沉思道：「我們是搞錢的，知道其中底蘊，就算曾國藩的軍隊是這樣子罷！那他還是不能鞏固部隊，試想官兵都發了洋財，有妻有妾，開小差啦，誰還替你會國藩拼命？」

「阿德哥啊阿德哥，」蔣介石尖聲大笑：「你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曾文正公偉大之處就在這裏了。他一方面懲賄官兵發財，一方面叫官兵賭博！兵士們輸光了錢，於是再鼓勵他們打仗，打仗之後再搶，搶了再賭，賭了又輸，如此循環不已，士氣問題解決了！湘軍軍官也發了大財。」蔣介石把面孔一板：「阿德哥，如今我有的是軍隊，只要一動手，無論如何不比曾國藩遜色，將來我是蔣文正公了！哈哈！」

「使不得使不得！」虞洽卿忙不迭搖手：「你這個蔣文正公的處境同曾文正公不同，他可以這樣做，你以後可以這樣做，目前無論如何不能這樣做！」

「哼哼！」蔣介石冷笑：「我做不做，要看我的軍餉能不能解決爲定！」

「報告，」侍衛進門：「有新聞記者來拜望總司令。」

「你會客去罷，」虞洽卿慌忙告辭：「別讓他們看見我在你這裏。萬事好商量，你千萬不可以學會國藩，將來你學他我不管，目前無論如何不行，這樣做徒逞一時之快，沒有好處！」

「好好好，」蔣介石拍拍他肩膀：「阿德哥，我不送你了，你去告訴他們，要是把我逼得還是發不出餉，那可對不起啦！」

從窗口目送虞洽卿鑽進汽車，蔣介石心中暗自好笑，「我這番做功不錯。」

面對着這幾個新聞記者，蔣介石正襟危坐，只聽得記者們一個接一個問道：「對南京事件，總司令有什麼意見？」

「聽說工人糾察隊同第二師意見不一致，……」

「我剛到，」蔣介石道：「百廢待舉，好多事情還沒有頭緒。不過我可以這樣說：我是忠於孫中山先生遺囑的，所以凡是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國家，都是我們的朋友。」

「呵！」一個記者插嘴問道：「請問總司令，上海有租界，黃埔江裏有各國軍艦，這些國家……」

「即使以前曾經壓迫過我們，我們也願意懇切地同他們聯合起來，一致努力！」

「總司令，」另一記者驚訝地問道：「那末在你同武漢政府之間，就不大調和了。」

「不，」蔣介石微笑：「我同武漢政府之間，並沒有什麼芥蒂。改天我還要去總工會慰問。」

第二天「字林西報」登出了關於蔣介石的新聞，說他同武漢政府之間，無疑地將有一次分裂。虞洽卿聽人轉告，喜孜孜地找到蔣介石道：「好極了，好極了，你的談話效果，非常迅速而有利，各國立刻認清了你的忠誠。」

「錢呢！」蔣介石攤開一隻手：「我要發餉！」

虞洽卿一怔：「急什麼？」

「那我要到總工會送匾去了。」

「什麼意思？」虞洽卿大驚：「弄了半天，你還要同他們合作麼？」

「見鬼！」蔣介石輕輕一笑：「這塊匾無論如何得送去，一來在外國人面前帶點催促的意思，瞧我姓蔣的同共產黨還藕斷絲連！一方面叫共產黨不要緊張，我同他們還親熱得很呢！」

大笑聲中蔣介石下得樓來，那邊廂已經雇好的音樂隊便吹吹打打開路。一塊「共同奮鬥」的大匾掛着紅綢繡球，劈劈拍拍的鞭炮連珠般一路燃放，蔣介石向他的衛隊長鄭重囑咐道：「記着遞上我的卡片，說是向上海革命工人致最大的敬意！」

正在這時候，法租界莫利哀路一幢豪華的洋房裏，也突地熱鬧起來，不過並不是有人雇音樂隊，燒鞭炮去上匾，而是這所洋房的主人從漢口趕回上海來了。

他是宋子文。

宋子文摘下眼鏡匆匆洗過臉，又戴上眼鏡到大客廳裏同宋霽齡，孔祥熙緊張地商談起來。孔祥熙先把蔣介石到達上海以後的情形告訴宋子文，然後問道：「你看他會不會同共產黨合作？」

「絕對不會，」宋子文肯定地答道：「中國軍隊是拿錢來打仗的，誰有錢，誰就能爬得上

去！我同他是一道爬起來的，他帶兵，我管錢。他拿我的錢去武裝部隊，然後用他的部隊來保護我的稅收人員，保持財政的完整。」宋子文一笑：「我們都玩得漂亮，合作得也不壞。不過，我可以隨便選擇將軍，但將軍却無從選擇，因為宋子文只有我一個！」

三人會意地笑了一陣。

「他就要搬到我們家裏。」宋靄齡插嘴道：「外面沒有合適的地方，我家地方大，房間多，他要開會什麼的，統統可以解決。昨天我又多僱了三個大師傅。」

「他的人來了不少？」宋子文問道：「誰？」

「除了他，還有李宗仁、白崇禧、吳稚暉、胡漢民、李石曾、古應芬、黃紹雄、張靜江、陳果夫、蔡元培，」孔祥熙托着個肥腦袋想了一想：「此外還有王柏齡、陳羣、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此外，」孔祥熙透口氣道：「記不清了，聽說汪精衛也快要回來。」

「有趣，」宋子文攔下雪茄烟：「人倒不少，意見也一定多。你們知道的，這批人裏面，彼此的意見並不一致，但只有這一點是相同的：反共！」

「我只怕姓蔣的臨時變卦，又不肯反共啦！」宋靄齡往沙發裏一躺：「這個人一定要好好駕馭，否則上海會出亂子。」

「阿德哥曾經說過，」孔祥熙像想起一件大事似的，一巴掌拍在腿上：「糟啦！子文，阿德哥說過，姓蔣的要集合十萬軍隊，組織青紅幫弟兄，搶租界！」

宋子文一怔，沉吟一會，笑道：「你們不要着急，拿他的個性來說，他是個大流氓，說搶未必搶；萬一真幹，這一搶結果如何？他未必不知道，他不會這樣傻。所以我認為這是他放出的空

氣，試探一下我們的態度。我們的態度很簡單，只要他拿出反共的行動來，他知道，現在我就爲他的前途來了，我馬上去找他，叫他醒醒腦筋，所以你不必担心，他未必會搶。」

「那這樣吧，」宋靄齡指揮若定，指指孔祥熙道：「你馬上把他接到我們家來，今晚上讓他們可以暢談。我要你馬上去！」

宋子文當夜在孔祥熙家裏會到了蔣介石，一個是爲他而來，一個是等他消息，兩人一陣寒暄，便話入正題。

「老總，」宋子文摸摸他塗滿了司丹康的頭髮：「我和你的性格完全不同，你是百分之百中國式的，我是百分之百外國式的。中國需要你來統治，外國朋友歡迎像你這麼一個人統治中國，而由我作爲他們的代表，作爲你同他們之間的一座橋樑。因此，我們的性格雖然不大相同，但在反對共產黨，統一中國這一點上，我們不同的性格却有了相同的目的，並且一定可以配合得很好。」

「這個，這個……，」蔣介石想說話。

「你聽我說下去，」宋子文慢慢地、尊貴地把一大截雪茄烟灰，往烟缸上輕輕地碰擊着：「我聽說你對租界將有所行動，從急於籌措軍餉這一點說，我非常同情！不過對於你今後的前途來說，我爲你惋惜！」

「我沒有啊！」蔣介石辯白，攤攤手：「租界不是好好的嗎？」

「是的，」宋子文微笑：「我也說你不會這樣做的。這次我特地從漢口，就是要使你相信，你已經打了最後一仗，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只要你稍爲動動腦筋，就可以把形勢如意運轉，要租界，要中國，都辦得到，只有一點……」

「什麼？」

「你相信我的！」

「那當然，」蔣介石換過一條腿擱着：「我當然相信你，你過去對我的幫忙可以讓我相信你。不過到今天為止，你的外國朋友却反而不相信我，這個，這個……」

「不能怪他們，宋子文笑道：「他們不清楚，你一忽兒這樣，一忽兒那樣，嘿，嘿！」

「子文，」蔣介石皺眉道：「你聽聽，這次北伐，原有三條路線：一條從四川繞道陝西，一條由中路沿平漢線直進，另一條從江浙沿海進攻北方。選擇的時候，認為第一條繞道太多，費事很大，是爲中策；第三條必須經上海，而上海是各國在華的勢力圈，又是江浙資本家的大本營，爲了集中力量北伐，勢不能同他們發生衝突，故並未採取這條下策，於是以前中路爲上策，選定中路爲北伐路線。但有些將領們並不如此打算，再加上黃郛、張羣、楊永泰他們的策劃，北伐軍不走已經決定了的路線，走入了下策的途徑。可是你看得明白，我馬上派白崇禧以前線總指揮名義把孫傳芳隊伍改編的第一、第二師進攻江浙，直指上海，這條線的改變，是我決定把北伐變質的起點，存心同各國、同江浙朋友講和的準備。因爲，你也明白，我走這條路線，決非同各國和江浙朋友爲敵，而是阿德哥到南昌來同我講妥了政治南伐！你的外國朋友瞎了眼，還看不清楚麼？」

「你別生氣，」宋子文笑嘻嘻按了按叫人鈴：「拿咖啡來！」

房間裏寧靜了一會，傳過來外面孔祥熙與宋靄齡「呵呵呵，」「哈哈」的大笑聲。宋子文喝了一口咖啡，側過身子鄭重地說道：「老總，去年冬天，阿德哥到南昌找你，你們談妥了條件？」

蔣介石心裏緊張了一陣，却輕描淡寫地問道：「你全知道？」

宋子文點點頭，接下去問道：「於是，你在同年年底接見外國記者時，曾發表談話，公開表示對美國的友誼？」

蔣介石沉不住氣了：「你問這些幹嗎？」

「我是說，別以爲你已經接受了阿德哥的條件，已經表示了同美國友好，你就以爲美國方面對你完全放心了。」

「他們還不相信麼？」

「不，」宋子文看蔣介石禿頭上鼓起青筋，眼睛裏露出兇光，連忙解釋道：「不是他們不相信你姓蔣的，而是他們實在不能不小心。我這次既然專門找你來，當然無話不談，我跟你說了吧：美國對於向外擴展這一套是老練的，他並不以爲你姓蔣的同武漢分家的時機已經成熟，必須用兩面手段促成。特別是十六年一月間，革命軍沿長江東下，分路逼近上海這個各國勢力範圍的時候，美國和其他各國再也不能假裝鎮靜，要計劃大規模的軍事干涉了。一月十日美駐華公使馬克謨向國務院建議，爲保護美國在中國的特權，和阻止上海被亂民佔領起見，必須在當地增加最大數量的美國兵力。那時候美國軍事指揮機構會考慮到兩個問題：首先是孫傳芳還沒有失敗；其次次是怕引起中國人的反抗目標集中在美國身上，使大規模出兵沒有立即實行。但是美國仍然命令亞洲艦隊司令維廉 Clarence S. Williams，在馬尼拉率領了連駐火魯魯、蘇彝士各艦在內的全部艦隊，星夜趕到上海，向英國提議共同封鎖長江，準備給企圖搶佔上海的閣下一個打擊！」宋子文笑了笑：「他們在同你爭風哩！」

「你說下去！」蔣介石不安地搓着手。

「後來，」宋子文喝一口咖啡：「大約經過半個月，美國國務卿凱洛 Frank B. Kellogg 借關稅爲題，發表了一個對華政策宣言，說美國準備與中國任何政府，或可代表中國發言之代表開始談判！」

「這個我知道，」蔣介石一口氣把咖啡喝光：「美國是在暗示可以同我談判，拉我一把，讓我同武漢對立的準備更積極！」

「你知道就好，」宋子文微笑：「南京事件又是怎麼會事，你明白麼？」

「第六軍第二軍不是我的軍隊，」蔣介石連忙解釋：「軍艦同他們幹，大概是幫助我的，對共產黨的隊伍施壓力，減少我將來的困難！」

「還有，」宋子文歛起笑容：「同時也是警告你，要你快點拿出行動來！」

「急成這樣子麼？」蔣介石兩個手掌搓得通紅：「我同阿德哥有約在先，難道還怕我變卦不成？我才怕他們言而無信哩！」

「不是這個意思，」宋子文點燃雪茄：「老總，他們並不是言而無信。你召集銀行界開會要錢，銀行家不答應，爲什麼？他們不放心。美國人這一套又是爲什麼？還是不放心，所以你拿出行動來之後，問題就簡單多了。不瞞你說，他們把你當作激烈派，……」

「好笑！」蔣介石透一口氣：「我才反對激烈派，他們反而把我當成激烈派！」

「所以，」宋子文正色道：「如果你能給銀行家一些保證，你必能得到援助，甚至美國也會……」

「什麼保證？」

「反對你的上司！漢口政府！」

「那要同共產黨打起來了！」蔣介石搔搔脖子。

「我們經得起這段風險！」宋子文肯定地說。

「如果這個保證沒辦法立刻拿出來，又將如何？」

「那我告訴你，」宋子文挪過身子挨近蔣介石，低聲說道：「這不是件開玩笑、動意氣的事，反正你同他們接洽得也差不多了，還是趕快表明態度的好。昨天我聽一個外國朋友告訴我，說美國亞洲艦隊司令維廉打算給海軍部一個建議，說明在這個情勢之下，必須向蔣介石和廣東政府提出要求與哀的美敦書，否則就應該採取特殊軍事措置，即刻行動！」

「真的？」蔣介石緊張起來。

「一點不假！」宋子文拍拍他瘦削的肩膀：「告訴我這番話的是一個絕對可靠的朋友。」

「這個，」蔣介石繞室徬徨，半晌，他低聲問道：「如果要我拉下面孔，這倒不難。問題是北京怎麼辦？北京怕剷除北洋軍閥，我是否要放棄統一全國的打算？」

「不不，」宋子文笑道：「我們在廣東弄到一萬萬塊錢已經用光，爲什麼不休息一會？爲什麼不改變利用外交解決？我認爲孔祥熙可以到北方走一趟，叫他同他的老友基督將軍馮玉祥談談，馮玉祥這個人簡單，老孔一定可以使他信任，那你在上海不就站定了麼？」

「就這樣了！」蔣介石伸過手去同他握着，緊接着四月二日在孔祥熙家裏召開了一個國民黨中央監委的緊急會議，由吳稚暉提出了「檢舉共黨呈文。」四月三日汪精衛回國同蔣介石舉行秘密會議。黃金榮率領的「共進團」也拿到五萬元經費，準備有所行動。正是：將軍出賣上海灘，從此禍事跟着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卅三回

TV 宋長袖善舞

哈哈孔庸人多福

話分兩頭。在下說到這裏，勢必要把宋子文孔祥熙表他一表。蔣介石當權二十年，宋孔兩家掌握蔣政權的財權也達二十年之久。誰都知道宋孔是蔣政權中的兩個「財神」；誰都知道宋子文是蔣介石的大舅子，孔祥熙是蔣介石的襟兄，那是一連串的裙帶關係，在敘述他們怎樣操縱財政金融與國民經濟之前，先畧述其歷史。

宋子文原籍廣東海南島文昌縣，他的父親一般人都稱為「查禮宋」(Charles Soong)，是一個牧師，據說他本姓韓。其所以來到宋家，有兩個傳說。一說是在他十八九歲時，他哥哥的結婚費用，被父親呵斥出來，搭上輪船到達上海。那時候適逢基督教宣教師以招待稀飯來吸引聽衆，韓每會必到，於是被錄用爲禮拜雜役，任洗刷司閘之職，由此而升任爲牧師。當時有浙江籍宋女士亦係虔誠的教徒，頗有資產，由其父招贅韓氏爲夫，於是變成了宋先生。徵之宋子文等早年填寫籍貫均爲上海或浙江，此說不無可信。

另據「宋氏三姊妹」作者康宜麗亞·斯賓塞根據宋家提供的材料，所述經過是這樣艱困的出身：宋查禮的叔父在美國波士頓開了一間「東方茶絲，零躉批發」的絲茶莊，他的叔父便把他從家鄉帶來，要他當學徒跑腿送信。後來他偷跑到一條航行於波士頓與沙文那的科爾法克斯船上做小茶房，在船上結吊床找外快。後來那船長幫助他進了兜克大學，自此稱爲查禮宋。畢業後他回到

中國，在上海美以美會所設的一間中學裏教書，在那裏認識了一位美以美會友，裨文女校的教員倪小姐，之後宣告結婚，生下了宋子文、宋靄齡、宋慶齡、宋美齡、宋子良、宋子安。這六個子女都在教會學校讀書，在上海進聖約翰大學，然後送到美國去。大兒子宋子文進哈佛，三個女兒均進喬治亞州馬肯地方的威士禮大學，宋子良、宋子安也先後赴美就讀，查禮本人是個牧師，爲了印聖經而辦印刷所，這就是初期的商務印書館。

由於以上的故事，可以知道宋氏家族包含着冒險精神的血統，和買辦起家的傳統。查禮宋的事業是外國教會的牧師，並藉此建立着商務印書館，成爲其日後資送子女出洋的本錢，也藉教會與宋氏女結婚。同時他當時又深知中國人的命運必多必少與美國人有關，把子女送到美國，以延續這個傳統，俾依賴美國人起家。同時因爲他幼年的流浪與坎坷，使他有一種冒險乃至投機的精神，任憑三個兒女走着雖然相反，但都很突出而大膽的道路。當時有人把他的三個女兒譽作「龍、虎、狗。」

這個意思是說：孫夫人宋慶齡女士道德高尚，思想進步，政治上的操守極純潔高貴，爲全世界民主進步人士所景仰，是「龍」；宋美齡幫助蔣介石做「外交」工作，在蔣介石的家庭裏是隻母大蟲，在中國人中間也是一隻吊睛白額虎，吃人不吐骨頭，而不時咧開那張血盆大口作笑面虎狀，令人毛骨聳然，是「虎」；而宋靄齡則一貫的貪婪成性，只要有利可圖，什麼事都能做，任何問題在所不計，是「狗」。但以才能講，則宋靄齡較能幹，可是她的能幹專用在不做好事的方面。舉例言之，當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有一相當長的時期留在日本，宋靄齡當孫中山的秘書，那時她就同袁世凱秘密勾結，把孫中山等革命人士的行

動隨時報告北洋軍閥。這件危險的事後被同盟會的一些老同志發覺了，要孫中山小心，但孫中山不相信，認爲她不致於這樣糟，最後有人把真憑實據找到，孫中山才嚇了一跳，不用她爲秘書，她的位置不久便由宋慶齡擔任了。

宋慶齡以爲孫中山是會同她結婚的，平時即以「總統夫人」自命，後來死了這條心，嫁給了「哈哈孔。」爲什麼能幹的大宋會下嫁一個山西財主？主要是孔祥熙這個人昏庸無用，她可以完全支配他，而最重要的則是孔家有錢。

那時國民黨要人大都貧窮，雖然辛亥革命後很多人做了大官，但那時「革命黨人」還知道愛惜名譽，貪錢不多。逃亡日本後很多人還沒有比較漂亮的禮服，經常某甲穿了一套好衣服外出拜客赴宴時，其餘諸人則在家「孵豆芽！」（上海俗話，指沒有衣服無法外出者）所以孔祥熙家裏有十幾萬財產，就是大富翁了。（當然，孔祥熙今天的財產，比原有的增加了十幾萬倍。）民國十四年中山先生逝世，當蘇聯送的玻璃棺材尙未運到時，就是由孔祥熙墊出五萬元買銅棺收殮的，那時候孔家能拿出五萬元來，在國民黨中是件大事了。

却說宋氏三姊妹，一個嫁給山西財主，追求金錢；一個嫁給革命家，獻身人類；一個嫁給當時統治半個中國的軍人，企圖做個「皇后。」在這買辦傳統中，做了叛徒的宋慶齡，她違反家族的勸告，而與孫中山先生同其患難，也與中國人民同其苦樂。

這種氣氛下的宋子文，自是傑出的買辦，至於宋子良宋子安，因爲種種關係，只是他家族的配角，因此一般敘述宋氏家族的「事業」都以宋子文爲中心。

宋子文頭先的對象是武進盛宣懷的第七個女兒，「盛太保」的七小姐，但他「失戀」了。

那時候宋子文在漢冶萍公司當英文書記，武進盛宣懷是公司的老闆。一個聖約翰大學的畢業生，哈佛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財政經濟系的學生，紐約銀行的見習生，當時回國之後的身價是可想而知的。宋家與武進人往來甚密，於是把他介紹到漢口公司任職。當時他曾與盛七小姐私訂終身，但盛老太太以為「官保的女兒，怎能嫁給敲鼓手的兒子？」原來宋查禮當年在武進無錫一帶傳教，曾拉洋風琴以招徠聽衆，於是婚事被破壞了，宋子文的計劃沒有成功，悄然離漢，另作打算。

宋子文第一次經商是同周象賢（曾任杭州市長）合夥的，他們在北京廊房頭條開了一間小金店，但是虧蝕殆盡。民國十二年在上海交易所時代，宋曾任神州信託公司副理，自己買賣自己的股票，不到一年，也垮了。宋子文於是恍然大悟，如果自己沒有本錢，就是有天大的本領也難成爲資本家，必須打出一個天下來，才能「升官發財」。於是在民十三年時光，他以妹夫中山先生的關係，參加了廣東的革命政府。先任國民政府秘書，然後管理鹽務。他以國舅的資格，再加上學過財政的學歷，出任中央銀行的行長。胡漢民、鄧澤如、廖仲愷、孫科、葉恭綽、宋子文、林雲陔同時被派爲董事，黃隆生、林麗生爲副行長。

十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央銀行開始成立，發行紙幣。十一月設立第一第二兌換處，十四年三月設第三兌換處。從開業到十四年一月底止發行紙幣僅十一萬元。到十五年五月止，發行也僅七百萬，因爲紙幣不濫發，更主要的有革命力量爲後盾，因此當時紙幣常超出硬幣價值。民國十一年間，中國銀行廣州分行因基金被龍濟光所掠而倒閉；廣東省銀行因被陳炯明把持，以多發鈔票而倒閉，中央銀行於此發達起來。宋子文常自詡以中央銀行之力，前期支持廣東省境與各軍閥

的混戰，後期支持十三省北伐之財政。民十四年他曾隨中山先生北上，且簽字於總理遺囑。廣東政府財政部長廖仲愷被刺後，宋遂繼廖出任財長。民十五年十一月國民政府移武漢，宋也北上。由於南京及帝國主義的封鎖，中央銀行鈔票因準備拮据而不兌現，為數達數千萬元，但宋子文却因此致富。其後便回到上海法租界莫利哀路豪華的公館裏，是拖到武漢政府的重要力量之一，當然，他手拿着的那根繩子，是來自美英方面的。

至於寧漢分裂後宋子文的「理財術」，自當在以後逐步交代，這裏按下不表。

說到孔祥熙，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一個腦滿腸肥的大胖子，大名叫做「哈哈孔」，（他的英文名字是(H. H. Kung)而最「傳神」的一個名字，是叫做「庸之」。

爲什麼說「庸之」這個名字，對孔祥熙非常傳神呢？因爲哈哈孔的昏庸庸碌，實在已到了驚人程度。蔣介石用人「秘方」之一是重用登庸庸材，只求他服從，不必有本領辦事，而哈哈孔正是最典型的例子。孔做到中央銀行總裁、財政部長、行政院副院長、行政院長，簡直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可是他做了許多年財政部長，竟不知收入多少錢，支出多少錢，套句廣東話，真是「論盡」矣！他的「庸之」具體事實，在下當在以後逐段爲諸君告，這裏不擬敘述。

爲什麼蔣介石要用這樣的人？說穿了很簡單：可以放心。這種人雖然有的是錢，但大家都看不起他，只有跟了蔣介石，才能做大官、掌大權、發大財。離開了蔣介石，那就一點辦法都沒有了。因此，像孔祥熙這類「大官」，就是「不侵不叛之臣」，決無「震主」「奪主」之慮，蔣介石放心可也。

孔祥熙是山西太谷人，原來是在山西開票號、放高利貸起家的土財主，也到美國去鑲過金，

回國後在北京農商部做事。據他自己說是孔夫子的第幾代灰孫子云云，這個「血統關係」是否真實，孔祥熙自己當然明白，在下不想替他「考古」了。

孔祥熙所以能掌握財權，其對國家主權與國民經濟的危害，還超過宋子文多倍，累積的財富也最多。據一般人估計，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財富固然龐大驚人，而其中孔家的財產又超過蔣宋陳三家，爲什麼會這樣子？這與他有一個貪婪狠辣的老婆宋靄齡有關。宋靄齡不僅百分之百的指揮孔祥熙，而且還能相當程度的操縱蔣介石。蔣介石同她妹妹結婚這件事，誰都知道這是個「政治性」的結合，在他兩人之間根本談不上愛情。而促成這件「好事」的重要人之一，就是宋靄齡。「建議人」、「牽線人」也是宋靄齡。宋靄齡夫婦把剛到上海的蔣介石請到家裏住，在「權衡輕重」之後，宋靄齡就說過這樣一句的話：「我宋家可以重用這個人！」於是蔣介石便真的爲他她所「用」，而當時的宋美齡雖未出嫁，却已有「夫」，這個「夫」並非蔣介石，而是劉紀文。

就憑着這一連串的關係，孔祥熙也就儼然大官。民國十六年武漢政府時代，孔曾做過實業部長，不過爲時甚短。實業部是四月中與農民、勞工、司法三部同時設立的，武漢政府到七月間就完了。民國十七年以後他出任南京的工商部長，後改實業部。民國廿一年蔣汪合作，實業部長讓給陳公博，孔出洋考察，回國後稱頌法西斯。到民國廿二、三年間，宋子文把所兼的央行總裁讓給孔祥熙，不久因蔣宋不協，宋辭職，孔代宋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長，並一度升任行政院長，直到一九四四年才下台，做財長歷時十年，可見蔣對孔信任之「專」。

有這麼一個說法在以前流傳過，說蔣介石深夜給孔祥熙去電話，孔必應召前往，誠惶誠恐；

但如果電話打給宋子文，情形就不同了，宋子文可能不睬他！

事實上蔣在孔、宋兩財神之間，確係特別信賴孔祥熙。一方面宋子文比較有能力，一些資本家特別是買辦階級對他有信仰，美英等國也看重他，這是爲蔣所嫉忌的，而孔祥熙則什麼人也不相信他，重視他，他在人們心目中不過是個「妄人」，所以蔣對孔可以完全不必擔心。

另一方面，宋子文有些資本主義的作風，辦事講究手續，如蔣要用錢，他就要問做什麼用的？於是蔣心裏老大不痛快，而孔則相反，予取予求，決不過問，只要自己荷包裏裝滿了就算。孔做了十年財政部長，就是一本糊塗賬，有些什麼機關領過多少錢？財政部是不知道的，孔財神經手去取的錢究竟給了誰？財政部根本查無實據，也無賬可查，這種情形，真是古今中外，絕無僅有。但列位看官且慢譏笑孔祥熙這個人，這個人在蔣介石心目中是最合「理想」，再好不過的了。

外國政論家裴斐 Pottier 對當時的中國有一個生動的譬喻，他說中國政府猶似一個股份有限公司，蔣介石是董事長，孔祥熙、宋子文則是總經理，換來換去原是一家，一切以贏利爲目的。

民國以來只有蔣同袁世凱形式上完成過全國的軍事統一，但袁世凱却並未完成一套政黨和特務機構，籌安會遠非國民黨、三青團、中統、軍統可比。袁更未完成一個現代化的政權，袁在北京，而宋漢章張嘉璈在上海，袁抓不到中國銀行，也抓不着新華銀行，關稅在英國人手中，因此宋漢章及鍾鐸等敢於抗拒袁世凱停兌紙幣的命令，使袁拿銀元籌備帝制的陰謀不能實現。袁世凱代表的是封建地主，蔣却完成了一壘現代化的財權，他本爲大買辦大老闆的門衛，然而後來登堂入室，居然成了一個最主要的大財閥，正因爲有其根深蒂固的基礎，這家利市萬倍的「有限公

「維持了二十年之久。」

正如根室和史諾所說：「沒有宋美齡便沒有蔣介石的地位，」蔣介石靠宋家起家是一致公認的了。一九四九年春，上海有家報紙說道：「新的宋氏三姊妹又將出現。宋子文太太張樂怡生下三位小姐，大小姐芳名洛麗愛特，十九歲，在華盛頓天主教的『三一大學』讀書；二小姐瑪爾琴，十七歲，在巴的莫爾先修班；三小姐凱絲玲，十六歲，在長島先修學校，她們『有意選擇三位有政治地位的人結爲秦晉之好，期對未來的國事有所補助』云云，」列位看官，宋氏家族的買辦使命，在中國還可能起作用麼？各位比在下看得更清楚，毋需我來多嘴了。

正是：搜刮二十年，民窮財又盡；脂膏儲美國，搖身變洋人。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卅四回

緊急關頭陳獨秀讓步 時機成熟蔣介石開刀

薔薇花開，江南春殘。民國十六年四月間的上海天氣，正醞釀着炎夏將至，醞釀着殘酷的屠殺將到來。

在孔祥熙、宋子文的公館裏，在上海道尹公署裏，蔣介石所召開的會議，以及環繞着蔣介石所舉行的會議，在夜以繼日，無休無止地進行着。汪精衛回上海行裝甫卸，便同蔣介石、宋子文三人立即舉行密談。

「兆銘兄，」蔣介石笑嘻嘻伸過手去；「過去一切誤會，我們都不要計較了，如今機會正好，歡迎老兄回來……。」

「好說好說，」汪精衛在宋子文面前舉起一隻大拇指：「T V，蔣老總真是人材，這次我跑了一趟，對他的北伐衆口稱讚，」汪精衛放低聲音：「不過蔣老總對共產黨的態度如何，大家也在關心着哩！」

「你怎麼看法？」蔣介石單刀直入。

「我？」汪精衛一怔，迅即大笑道：「我怎麼看法？問你啊，萬一共產黨上台，哈哈，我要回家吃老米飯去啦！」

「我們說實在的，」宋子文噴出一口雪茄煙，半閉着眼睛：「兆銘兄，如今形勢緊急，昨晚

又有人告訴我，美國亞洲艦隊總司令維廉已經發出向美國海軍部的建議書，他要向蔣老總提出要求與哀的美頓書，否則將採取特殊軍事措置，即刻行動！」

「那怎麼行？」汪精衛一怔：「美國硬逼着蔣老總要攤牌嘛！」

「是啊，」蔣介石皺眉：「我們決定不跟他衝突，問題是共產黨……」

「陳獨秀在這裏麼？」汪精衛突地問道：「我剛到，好多事情不接頭。」

「獨秀在上海，」蔣介石不安地起立徘徊：「他也在傷腦筋，爲的是武漢方面要派出軍隊，進駐南京上海。」

「獨秀在上海就好辦！」汪精衛也起立：「我同他無話不談。武漢那邊的共產黨我很難打交道，有獨秀在上海就行了。蔣老總，你真是洪福齊天，只要共產黨的首領點點頭，你的事業也就差不多了！」

「什麼『你的』我的？」蔣介石拍拍他的肩膀：「老兄，把這一關渡過了，這天下是，」他加重語氣：「是我們的咯！」

汪精衛會意，忸怩了一陣：「你說說看，獨秀最近情形如何？」

「他還好，」蔣介石坐下來，右手托着下巴，雙目注視地板，喃喃地說道：「說實話，沒有俄國和中共幫忙，這北伐根本伐不起來，這革命也根本革不起來。可是我有我的一套，俄國和共產黨不是不知道，幸而獨秀幫了大忙：他對於他們無產階級領導民主革命，對於共產黨人領導國共合作，對於共產黨人領導北伐的根本任務，一直抱着消極和軟弱的態度，這一點你也知道的。」

「是的，」宋子文又作補充道：「我冷眼看得清楚，羣衆鬥爭特別是很多地方的農民已經起

來了，獨秀並沒有積極的政策去滿足他們的要求，尤其是農民的土要求。他也沒有組織羣衆力量去改造政權機關，建立武裝力量 and 擴大革命軍隊。明明革命在北伐軍中已經有了威信，我們在一邊捏把冷汗，」宋子文一笑：「幸而他對北伐軍沒有什麼方針，只是在政治工作方面賣命，完全忽視掌握軍隊，真正由他們掌握的軍隊不多，北伐軍實權大部份在蔣老總手裏！」

「將來我對付共產黨，」蔣介石咧着一嘴假牙：「對獨秀絕對網開一面，哈哈！」

「兆銘兄今後同我們合作，」宋子文攔下雪茄，說下去道：「那真是一件大喜事！你同他們熟，同他們談得來，恐怕在一個短期間裏，你還不能公開，必要時我們還要唱唱紅臉黑臉，讓他們摸不着底細，這樣辦事方便些。」

「有理有理！」汪精衛連聲讚嘆道：「T V 你真是足智多謀，雄才大畧！」

「這一手他比我高明得多了，」宋子文又拍拍蔣介石微曲的背哈哈大笑：「蔣老總在今天之前有過不少次精采的演講，講得比一個共產黨員還左，還動聽，這一手我想學也學不成。」

三個人相對笑了一陣，宋子文看看錶一躍而起：「我該去找一個外國人，跟他說一聲，美國艦隊犯不着鹵莽從事，我們這邊已經準備步驟。」

「你告訴他們，」蔣介石沉思半晌：「犯不着叫中國人把對外國人的冤仇集中在美國人身上，我有辦法！」

「是的，」宋子文拉拉汪精衛的手：「你也該走啦，找陳獨秀去，蔣老總也該出去安排安排。我們晚上再聚聚。」

晚上，汪精衛首先報告同陳獨秀見面的經過，他興奮地說道：「我同獨秀已經講妥，就用兩

個人的名義在上海發表聯合宣言，先把武漢方面想派到滬寧的軍隊擋駕再說。」

蔣、宋二人透了口氣。

「獨秀也真是難能可貴，」汪精衛得意地搖幌着一條腿：「我跟他一說就行。」

「他不怕武漢方面對他不滿意？」蔣問。

「他說來着，」汪精衛嘆口氣道：「他說老汪哪，我跟你聯名發表宣言，武漢那一批人就抨擊我啦！他們老早不滿意我，說我存心向你們投降！這幾年來蔣介石就沒存好心眼。他們說：一九二六年三月間，老蔣羽毛未豐，就開始陰謀反蘇反共，利用他自己製造藉口，什麼『中山艦』事件來打擊共產黨人在軍隊中和在國民黨領導機關中的地位，他們怪我向蔣介石作了機會主義的讓步。」

「哈！」蔣介石眉毛一揚：「他還怎麼說？」

「他說，」汪精衛微笑：「因此滿足了閣下在黨、軍機關中限制共產黨活動的反動要求！到年底你就拿南昌的總司令部爲中心，正式同漢口國民黨左派對抗起來了。」

「反動？」蔣介石眉毛一豎：「反動？」蔣介石聳聳大笑：「我快要讓武漢那幫傢伙動都不能動一下了！你告訴獨秀，姓蔣的就要造反，真的又反又動啦！哈哈！」

蔣介石神經質地狂笑一陣，條地問道：「獨秀的態度究竟怎樣？」

「他毫無問題！」汪精衛幌了幌腦袋：「同我聯名發表宣言，不讓武漢方面的軍隊過來，這個忙幫得可不小。同時聽他語氣之間，對武漢方面非常不滿意。他說前天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共產黨員同他辯論，批評他的態度不對。那個人說他在這緊急關頭，陳獨秀不敢依靠正在興起的工

農運動來團結革命派、爭取中間派、擊退反對派，反而表現了極大的動搖，跟在反動派背後賣罵工農運動過火，他這樣做大大地抑制了羣衆運動，幻想用妥協讓步來穩定國民黨中間的地主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幻想用這種方法來挽救革命，結果因爲共產黨越讓步，我們這一邊力量越上升，羣衆力量則因共產黨的軟弱和動搖，受到了無法估計的損失和阻礙。同時在這種情形下，他說你蔣老總便同帝國主義迅速勾結起來，一切阻礙革命的力量也將推你蔣老總爲新的政治代表，要你從內部來打垮轟轟烈烈但是基礎不穩的中國革命運動，他……」

「這個人是誰？在什麼地方？」蔣介石揮嘴問道。

「獨秀不肯說這個人的名字。」汪精衛忙不迭答道：「我也問過，他說這個人同他辯了個通宵，雙方臉紅筋脹，第二天一早，這個人便走了，大概去了武漢。」

「娘希匹！」蔣介石一蹬腳往沙發裏一躺：「子文，看樣子，我們要動手，也該快一點，否則那些共產黨統統要跑光了！」

「美國人也這麼說，」宋子文緩緩地側過身子：「亞洲艦隊司令維廉給美國海軍部的建議，其目的也不過是希望我們早日有所行動。目前上海灘上風聲鶴唳，有的人怕共產黨上台，有的人怕蔣老總也是個革命黨，只要我們有行動，一切都風消雲散，而且，」宋子文朝汪精衛笑笑：「這裏的銀行家放出空氣，說只蔣老總拿點顏色出來給他們瞧瞧，他們一定支持我們，用不着我們開口，他們就會把白花的銀洋送來！」

「我先走一步，」蔣介石再也坐不下去了，只見他畧一點頭，大步跨出客廳。宋子文向汪精衛嘆喏一笑：「兆銘，他的勁兒來了！」

蔣介石的「勁兒」真的來了，無數的秘密會議在上海道尹公署，在孔祥熙公館，在宋子文公館紛紛進行。汪精衛、李宗仁、白崇禧、吳稚暉、黃郛、張羣、胡漢民、張靜江、李石曾、古應芬、黃紹雄、陳果夫、王柏齡、陳羣、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環繞着蔣介石，紛紛發言，準備僅僅等待着蔣介石最後一個命令：殺人！

「子文把美國人的意見轉告我，我認爲很正確。」蔣介石在每一個秘密會議上說明他的態度：「戰事已經獲得最後勝利，眼前的問題是怎樣利用這個勝利去鞏固地位。不妨把軍事暫時停一停，先把外交方面調整一下，把揚子江一帶鞏固一下。我已經請孔祥熙先生到北京去進行談判，並且同他的朋友馮玉祥談判。我們這樣做，必能得到國民黨穩健份子的擁護，至少西洋留學生必會表示贊同。本黨多數份子原本是南方的有錢地主，各通商口岸的商人，實業家和買辦，要勸說他們起來反對蘇俄，是很容易的。我現在決定這麼做了，大家有什麼意見？」

「是的，」張羣發言：「我早說過，過去，鬧革命的人替工農無產階級助長了不少威勢，今後，我們革命者應該替資本家說說話，做做事了。」

「我主張把叛逆民衆捆起來！」汪精衛說道：「別讓他們鬧得太兇了！不過，」他向蔣介石使個眼色：「共產黨參加北伐，不無功勞，待大局安定，我們不妨請他們參加政府，共同……」

「這是什麼話！」驀地一聲無錫國語截斷了汪精衛的意見，矮矮的吳稚暉拍台拍檯罵道：「這是什麼話！治理中國的只有國民黨，獨家經營，別無分店，沒有聯合共產黨來共治的可能！」

「噯，」蔣介石點點頭，不露聲色：「還有其他的意見麼？」

「郭沫若到上海來了，」張靜江故作老成持重狀：「他是漢口總政治部派來的，想在上海組

織總政治部駐滬辦事處，我們應該採取什麼對策？」

「封閉！」蔣介石淡淡地說道：「沒有還價，封閉！回頭布雷替我擬一個佈告，就說這個國民革命軍的總政治部破壞軍令！」蔣介石露出一口假牙微笑道：「這是我們對共產黨的示威！好戲還在後頭。」

「還有上海市民政府，」白崇禧發言：「這是什麼玩意兒？這是共產黨召開了上海市民大會所產生的。」

「封閉！」蔣介石又淡淡地說道：「反正我給總工會上過匾，面子上也交代得過去了。這一次這麼着……」他吩咐陳布雷：「替我擬一道命令，禁止上海市民會議開會，要市民會議立刻解散！」

「不大好吧！」汪精衛開了口。

「有什麼不好！」吳稚暉緊接着跳起來。

「不錯，」汪精衛辯道：「上海市民政府是左派的，但那是個空架子，與其解散，不如留着，也顯得我們寬宏大量！」

「你那能知道它是空架子？」吳稚暉舉起手指指着他鼻子：「你那能知道它是空架子？耐侬都不相信！」

汪精衛皺眉：「大家都知道，武漢方面在罵陳獨秀，說他是個機會主義者。說陳獨秀對於上海市民政府並沒有更深入發動羣衆，去加強這個政府，而是怕市民政府中沒有資產階級的代表便不能進行工作，忙着去拉攏資產階級的代表來參加，而資產階級的代表却因爲上海的實權操在上

海武裝勞動者的手裏，都不願意參加市民政府。所以，我說在陳獨秀這個樣子的領導下，上海市民政府只是形式上成立了，並沒有切實的工作，我們怕什麼？」

「嘿哈！」吳稚暉怪笑道：「汪先生的意思，是不是這個上海市民政府要等你去領導，充實它，轟轟烈烈幹一場呢？」

一陣哄笑中，汪精衛漲紅着臉悄悄坐下。

「你不要介意，」散會後蔣介石把汪精衛拉到一邊：「吳稚暉是這個脾氣，好發牢騷，瘋瘋癲癲，因為他沒有牙齒，熟朋友都叫他無恥之徒哩！不過他有一個好處：忠心。」

「嘿嘿！」汪精衛苦笑：「我唱黑臉，你唱花臉，行！那我就到武漢去了，明天動身，你還有事麼？」

蔣介石沉思了一會，招招手，立在牆角裏的陳布雷，便捧着個皮包輕輕地三脚兩步奔過來。

「把昨晚的決議案給我。」

陳布雷檢出了幾張文件，見蔣介石轉遞給汪精衛，就悄悄地退回屋角。

「這是昨夜的決議，」蔣介石低聲說道：「你要走了，先過過目，有什麼意見？」

「嗯，」汪精衛唸道：「……（一）定四月十五日召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會，解決共產黨與國民黨問題；（二）未開會前一、通知共產黨暫停一切活動，聽候解決；二、對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遷鄂後的命令可以拒不接受；三、各軍隊及各省之黨部團體機關，認為有在內陰謀搗亂者，在軍隊應由各軍最高級長官飭屬暫時取締，在各黨部各團體機關亦由主要負責人暫時制裁；四、凡工會糾察隊等武裝團體，應歸總司令部指揮，否則認其為對政府之陰謀團體，不准存在。」

「你有意見麼？」蔣介石問。

「我同意！」汪精衛毫不考慮。

「好極！」蔣介石拉拉他的手：「那你明天走了？我不送你，免給人家看出破綻。」

「那你在最近要有行動咯？」汪精衛問道：「誰替你設計？是那個無恥之徒麼？他沉不住氣，還是少讓他出面，以免誤事。」

正說着，蔣介石向門口點了點頭，擺了擺手，汪精衛回頭一望，却不見人。心裏正納悶，蔣介石答覆他的話道：「在上海開刀的設計人不是無恥之徒，是剛才到這裏來的人，他在隔房等我，大概他們準備得差不多了。」

「誰？」

「隱身仙人，」蔣介石笑道：「你不清楚吧？『隱身仙人』就是黃郛，他在隔壁。」

「哦，黃膺白！」汪精衛失笑道：「真是名不虛傳的『隱身仙人！』我也久仰了，不過不大清楚。光知道他在南昌與武昌之間，要過不少花槍。」

「這個人哪！」蔣介石嘆息道：「真機警，真謹慎，滿肚策畧，從不露面，『隱身仙人』這個綽號就是這樣得來的。我到達南昌之前，當膺白同張羣還在北方的時候，我們就有聯繫。膺白是東京陸軍測量學校畢業的，同我先後同學。陳英士做上海都督任內，膺白做過參謀長，那時我是個團長。張羣是陸軍士官學校砲兵科畢業的，那時光他恰巧也在英士那邊做滬軍都督科長，我們不但有同窗之誼，而且還有僚屬與同僚的關係，所以北伐一開始，他們也就紛紛南下了。」

「張羣這個人？」汪精衛問道。

「啊！」蔣介石低聲說：「了不起！機警、含蓄、深沉、對我很忠心。」

「據說當北伐高潮的時候，他還在北洋軍閥中做幕僚。」

「以後他離開了，也就在這個時候，他走到南方，」蔣介石一笑：「不過他並沒有到武昌去，而是到我的大本營南昌來了。他來了，我當然歡迎。正好那時候總司令部裏的總參議沒有人，於是他便做了我的總參議，蠻好蠻好。」

「我記得你的總參議是李濟深，他到那兒去了？」

「濟深一直在前方，率領第四軍在打仗。」蔣介石高高興興地說道：「之後，他們政學系中間的王伯羣也回來了，他的妹婿何應欽也在這裏，接着黃郛、楊永泰也都來了，他們都不錯。人事上當然有一些問題，」蔣介石從鼻孔裏笑出聲來：「但我不在乎！」

「你有辦法，」汪精衛長嘆一聲：「你有辦法！我走了，隔壁那個隱身仙人等你很久了。」

「沒有關係，」蔣介石邊說邊起立送客：「兆銘，這次去你是花臉，我是黑臉，分道揚鑣，殊途同歸，大家保重了！」

「沒有話說，沒有話說！」汪精衛哈哈一笑，挾起皮包，逕自走了。蔣介石忙不迭衝到隔房，只見黃郛直挺挺站着等候，蔣介石順手把門闔上，兩人便商議如何「開刀。」正是：血肉飛舞哭聲哀，將軍出賣上海灘。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卅五回

口蜜腹劍召開聯歡會 壯膽逞威血洗寶山路

却說民國十六年四月六日，北京奉系軍閥在帝國主義指使下，派出大批軍警搜查蘇聯大使館，並逮捕共產黨員六十餘人。九日那天，李大釗被捕。

七日晚上，上海工人糾察總部東方圖書館四週，突然受到襲擊。天色昏黑，情況不明，但想到北京昨天的遭遇，糾察隊毫不考慮隔牆抵抗，枕戈待旦。上海三次暴動後，工人以繳自直魯聯軍的軍械武裝了自己，三千多人的實力，與蔣介石駐在上海的劉崎第二師相等，但如雙方以武力比賽一下，那工人政治覺悟高，地形熟，有羣衆擁護，失敗的將不是工人而是蔣介石的第二師，所以蔣介石到達上海以後，一直不敢公開發難，相反的送匾掛紅，使勁向上海總工會「打招呼」。

工人糾察隊同黑暗中的偷襲者打到八日早晨，雙方沒有什麼損失，天明後也不見有所動靜。糾察隊正納悶間，忽地第二師的一個團長率隊趕到：「昨夜這邊有槍聲，」那團長一臉關切的樣子：「出了什麼事？」

「有人攻擊我們，」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出來接見這個團長：「我也是剛才趕到，據糾察隊所瞭解的，這批人一定是反動派，否則不會在半夜三更圍攻糾察隊，貴團長可以猜到，這批人的居心何在！」

「我猜不着，」那團長直抹汗：「老兄，第二師到上海不久，我根本摸不清上海的地形。昨

晚聽見槍聲，我就問什麼地方出了事？有人說聽聲音是寶山路商務印書館附近。有人說說不定就是商務印書館對面的東方圖書館，那是直魯聯軍在上海的最後一個據點，給你們工人攻了兩晝夜才打下来的，於是你們的工人糾察隊就設立在那裏。我一聽急啦，如今我們槍口對外要緊，怎能允許混蛋們攻擊你們，於是我一早就來了，嘿，一點莫錯。」

「團長深明大義，」汪壽華憤怒地說道：「可惜像你懂得國共合作的官兒太少了，團長如果真正爲了革命，我們今天倒要請你幫忙。」

「一定！只要我能幫得了忙的，一定幫！」

「好！」汪壽華請他登上屋頂：「瞧！昨夜攻擊我們的人還沒有走！他們穿着便衣，密佈四週，據說都是上海的地痞流氓！」

「他媽的！」那團長匆匆下樓，司令部下展開包圍，不消一頓飯功夫，除了拔腿飛跑的，當場抓到了幾十個人，槍械俱在，無法抵賴。

「媽拉把子！」那團長朝被捕的流氓迎面就是一巴掌，同時司令部下把他們繳械的繳械，捆綁的捆綁：「送師部去重辦！」

忙亂了一陣，流氓們被那個團繳械捆綁而去。工人糾察隊看在眼裏，認爲那個團長很好。劉峙雖右傾，但當時蔣介石隊伍中不乏熱情革命份子，劉峙的部下也有進步軍人，不能一概而論。但作爲總工會委員長的汪壽華，他心裏不無顧慮，可是事實又擺在面前，那團長的的確確幹得很痛快。雙方正客客氣氣攀談間，那團長突地講了一大套大道理，並且向工人糾察隊致慰問欣慕之忱，慷慨激昂，聽者動容。末了他提議舉行一個聯歡會，以消除過去某些誤會和隔閡，便利今後

密切合作，使革命事業順利進行。

這個提議立刻得到工人糾察隊的同意，汪壽華簡直沒有考慮和研究的餘地。可是他爲了防備萬一，並沒有跟着隊伍出發北火車站附近空地「聯歡會」的場址去，他回到了總工會。

總工會中正在討論劉峙那個團長是否可靠，壞消息已經來了：工人糾察隊到達「聯歡會」地點後，剛剛把槍械架好，第二師的兵士們突地拿出機關槍勒迫糾察隊後退，出其不意把糾察隊的槍械全部繳去。

更壞的消息接着來：工人糾察隊退回隊部的時候，東方圖書館已經給第二師佔領，隊部裏的武器也被搶走了。

變化來得突然，總工會中大家正在靜靜地商量對策，忽地有人打電話找委員長汪壽華。

「你是哪一位？」

「我是杜月笙。」

「啊杜先生，什麼事？」

「有極其重要的消息，」那邊杜月笙沙啞的聲音緊張地說道：「請你馬上來，必須當面告訴你。」

「電話裏不能講？」

「不能講，你馬上來，我在家等着你！」

擱下話筒，汪壽華不安地考慮着：「這會不會又是一個圈套？」

「不會的，」有人說：「老杜在三次暴動時候，同張嘯林都表示得很進步，同你往來也不是

第一次了。」

「要小心，」有人說：「這個時候，對於杜月笙張嘯林他們，可不能不具戒心。」

「還是去一趟吧，」汪壽華考慮良久：「明知是危險的，但我同他過去往來過，不致於有什麼三長兩短吧？我去談一談也好，對這件事情的真相，也可以多得些材料，弄得清楚些。」

汪壽華換過一套衣服，從湖北會館總工會所出發，繞道走向法租界。快到租界分界線的鐵閘那邊，突地發現有一批人坐車從他車邊掠過。這班人身穿藍衣，袖纏「工」字符號，同襲擊東方圖書館的歹徒一般打扮，汪壽華暗吃一驚，急忙閃進一家店號，向總工會搖了個電話：

「昨夜偷襲糾察隊部的人，已經釋放出來了，你們要小心！」打完電話汪壽華繼續向法租界走去，快要進入法租界，小巷裏突地衝出一羣匪徒，一陣亂槍，汪壽華就這樣遭了暗算。

在暗殺汪壽華的同時，總工會會所也被第二師封閉。蔣介石早已準備好的皇皇佈告貼了出來：「工人持械內鬩，影響治安，應予繳械！」

但真正的工人並沒有「內鬩」。他們，全上海八十萬工人在極度憤慨的情緒下，於四月十二日向蔣介石請願，要求立即發還工人糾察隊的槍械、啓封總工會、懲辦劉峙。並且指出暗殺汪壽華、襲擊工人糾察隊不是旁人，正是蔣介石的師兄師弟，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的徒子徒孫！

「這一次幹得好，」蔣介石呵呵大笑：「五萬塊用完了吧？」

「還剩一點點，」黃金榮拍拍胸脯：「你不給錢我們也幹，我們是老朋友了。有難同當，有福同享，今後是你的天下，弟兄們要照舊牌頭了！」

「沒有問題，」蔣介石抹抹嘴：「你們就把『中華共進會』的招牌抬出來吧！」他吩咐陳布

雷：「回頭你寫三份委任狀，委黃、杜、張三位爲總司令部的少將顧問。『共進會』是以反共滅共爲宗旨的，他們不懂得咬文嚼字，還得你替他們擬個成立宣言。」

「少將顧問？」黃金榮笑得閉不攏嘴，杜月笙一雙眼睛眯成一條縫，張嘯林直流水：「少將，我們居然也有一天做起將軍來了！」

「阿威，不，總司令，」黃金榮搭訕着道：「共進會名聲響，不過也有毛病。民國初年這個會就成立了，第二年共進會應桂馨師兄殺死了宋教仁，這一點，……」

「布雷，」蔣介石淡淡說道：「你記着，寫一個文告，就說應桂馨是『義士』，以後不許人家再說他是什麼兇手。」

「還有一點，」張嘯林提議道：「我們三個是鄉巴佬，做官做將軍實在外行，你得找幾個人幫幫忙。」

「好罷，」蔣介石畧一沉吟：「布雷，你通知王柏齡、陳羣他們，要他們兼共進會的負責人。」

「那我們走了，」黃杜張滿懷喜悅，起立告辭：「弟兄們還在等候我們的調配，看看還有什麼事情。」

「多着哩！」蔣介石看看錶：「剛才才有消息，說共產黨要造反，幾十萬工人要向我們請願，我已經命令白崇禧、劉峙好生對付，你們共進會的弟兄也應該在旁幫幫忙。」

「報告總司令，」電話中白崇禧緊張地說道：「下大雨了，共產黨請願的隊伍會不會來，現在還不知道。」

「你別管下雨，」蔣介石命令道：「照原來計劃準備！」他擱下話筒要侍衛搖一個電話給劉峙：「總司令問你準備好了沒有？……準備好啦？在寶山路擺滿了機關槍？好，……總司令要你多配備幾挺！」

烏雲遮天，大雨如注，蔣介石立在窗戶邊，看黃金榮他們三人的汽車消失在白花花的暴雨裏。他耳聽嘩嘩水響，嘴角上掠過一絲獠笑：「真是天幫忙，恰巧碰到他們請願的時候下起大雨來了！幾十萬工人向我請願，這場面委實吃不消！」

蔣介石不安地往來踱着，踱着，突地一聲霹靂，雪亮的閃電使他慌忙退進內室。雨點爆豆似的撒將下來，雷聲隆隆，天搖地動。蔣介石面色陡變，坐立不寧，繞室徘徊，大雨聲中忽地滲入了萬馬奔騰之聲，驚天動地的口號聲與吶喊聲，把大雨，響雷都壓制下去，蔣介石癱軟在沙發裏，向侍衛示意把電話放在他身旁。

「幾十萬工人來了！」是白崇禧緊張的聲音。

「他們已經到達寶山路！」是劉峙驚惶的聲音。

「殺！」蔣介石顫抖着手，抓緊着話機，顫抖着聲音發佈命令：「開……槍！開槍！開開槍！」

幾十萬徒手工人列隊擠在一條馬路上，淋着大雨，向蔣介石總司令部行進，他們高唱着「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歌曲，他們喊出「啓封總工會」，「發還工人糾察隊槍械」的口號，他們要向蔣介石請願。

蔣介石用槍彈守候着他們。

第二師兵十們奉命開槍，向迎面而來的龐大隊伍開槍。因為幾十萬人擠在一堆，當前面被射擊倒下的時候，後面的人還在向前湧。沒有說話，評理的餘地，沒有退却，躲避的餘地，機關槍跟着從各個角度向隊伍密集射擊，大雨如注，血流如注；屍積如山，慘不忍睹！

請願隊伍受挫退却，寶山路上遺下山丘似的屍體。雨止雷息，喧鬧的上海突地陷入岑寂。千百萬人在痛哭流涕，悲憤填膺，上海變成了無聲的上海。

笑聲與喧嘩集中在總司令部。蔣介石擺酒慶賀他的成功，張靜江笑吟吟地把一張支票塞在蔣介石手中：「這一下可好了，上海的大買辦、大老闆、銀行家們要我向你致歉，上次你召集他們開會，他們沒有表示意見。這次他們親眼看見你在誠意清除共產黨，立刻湊了三百萬塊錢要我轉交給你，並且答應願意繼續籌集，只要你像今天那樣，繼續努力。」

「當然，當然，」蔣介石瞅了一眼支票：「他們滿意麼？」

「那邊用說？」張靜江拍拍他的肩膀：「他們說在你動手以前，心上老是攔着一塊大石頭，你動手以後，他們只覺得滿身輕快，」張靜江一笑：「有一位大老闆說，他好像年輕了十歲。」

「我問的是英美方面，不是上海那幫朋友。」蔣介石瞪着一雙不安的眼睛。

「哦，你說是外國人？」張靜江摸摸下巴，沉吟一會：「大概也沒什麼問題吧？一早我同子文通電話，大雷大雨，電話裏聽不清什麼，他只說你幹得漂亮，美國亞洲艦隊絕對不會與師動衆，找你麻煩來了。」張靜江安慰他道：「你不要想得太多，一切有我們替你打招呼，你只要放手去做！皇天不負苦心人，今天你明擺着已經同共產黨勢不兩立，何況已經有了成績？今後，」張靜江哈哈大笑：「今後眼看你要平步青雲，了不得咯！」

受到鼓勵的蔣介石心花怒放，從電話、從電報、從口頭、從便條，抓人殺人的命令一個接一個發佈出去。

共產黨的負責人、不肯妥協的革命者、熱情的青年學生……一下子全不見了。在黑暗幽靜的巷子裏，自動手槍突地響起；在大白天，任何涉嫌場合受到攻擊。上海，死亡的鐘聲瘋狂地響着，十幾歲的女孩子也被認爲是共產黨而綁赴刑場，她們一邊走一邊高呼「打倒蔣介石！」受難者喊得越響，蔣介石心裏越高興：「讓外國人聽聽！我在大開刀！」

「十塊錢一個腦袋！」蔣介石訂出了暗殺的「公價。」

「打昏了醒過來再不講，就拿去活埋！」蔣介石吩咐警察局：「否則你們密室裏容納不了這麼多人。」

「寶山路那批屍首？」蔣介石輕快地答覆白崇禧：「用搬場汽車搬運也得多少車？你們掘個萬人坑埋掉算數，問我幹什麼？」

「總工會？」蔣介石眉頭一皺：「封掉拉倒！我們的工會？」「上海工界聯合會」這名字不大響亮，你們改爲「上海工會組織統一會」好了！」

「你說什麼？」蔣介石宋子文通電話：「字林西報發表社評？說些什麼？」

「『顯些手段給我們看看，試設一個有着維持秩序和能够正式執行法律的政府給我們看看！我們已經知道你有破壞的能力，但是也要表現一些能够建設的能力給我們看看！』」

「哈哈哈哈哈！」蔣介石大笑：「子文，你告訴他們，姓蔣的本事在後頭哩！昨天我們談的建都問題，我決定選擇南京作首都，龍蟠虎踞，靈神氣的哩！還有好消息，孔祥熙剛才來了個電

報，說國民軍已經鑽進圈套，要同我聯絡咯！呵呵呵呵！」

緊接着四月十二日上海大屠殺，十五日那天，廣東軍閥也向革命分子展開了殘殺。優秀的共產黨員蕭楚女帶病被拖曳入獄，施以酷刑，不屈而死。黃埔軍校政治主任熊雄在「四一二」前夕被騙，自黃埔到達廣州，遭秘密槍決。黃埔軍校與省港罷工委員會的工人糾察隊被解除，工會農會遭封閉。革命分子與共產黨員二千一百餘人慘遭毒手。

在福建，有國民黨左派七人遭槍殺。

在北京，蘇聯大使館被搜查。

在這期間，革命英雄陳延年、趙世炎、羅亦農等，也同汪壽華、蕭楚女、熊雄等先後犧牲了。

上海一帶在陰風慘慘之下，廣東是革命策源地，工農運動比較有基礎，而又是財賦所出的地區。那時北伐軍的軍費和國民政府的政費主要靠廣東，所以廣東的傾向最重要，廣東的革命勢力被軍閥鎮壓下去，蔣介石的統治才減除了一個最大的威脅，才完成了對武漢的經濟封鎖。

「你們到寧波一帶清黨吧！」蔣介石派陳羣等人出發：「那裏是我的家鄉，希望你們澈底清一下！」

「是的，我們正爲這個來向總司令請示方針。」

「你們記着，」蔣介石吩咐道：「凡是可以殺的一律殺！寧可錯殺，不可錯放！我們將來終是給人殺的，不如趁這時候多殺幾個！」

有人說：二十餘年來的屠殺，就從「四一二」開始了。

有人說：千千萬萬革命分子與共產黨員，這一切無價的民族珍寶，在蔣介石、汪精衛的刀下被割斷了頭顱，像割草一樣，把無量數的屍體作為取信於帝國主義的贖見禮。不論世界上那次大瘟疫，都比不上這次蔣介石刀下的死亡之慘。

有人說：——那是一個參加過「清黨」而後來曾經反省過的國民黨員，他說：「整個國家政治從此顛倒矛盾，一切災禍也接踵而至。嗚呼！不知多少萬熱血青年，斷送了寶貴的生命！這個損失是中國空前絕後的損失，即秦始皇之焚書坑儒也不至於此。……」

但蔣介石的大屠殺，能够永遠維持他的地位麼？正是：狼狽逃亡台灣島，事到如今完蛋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卅六回

寧漢分裂陳獨秀投降 蔣汪合作國民黨死亡

書接上回。却說「四一二」蔣介石在上海等地向革命分子和共產黨員展開了大屠殺，四月十七日，武漢國民政府與國民黨中央發表命令，斥責蔣介石叛變革命，開除了他的黨籍，並免去其本兼各職，通電討蔣。

在那當兒於是發生了兩方面的北伐：一方面蔣介石爲了擴張他的地盤而與北洋軍閥爭奪的北伐；一方面是武漢政府革命的北伐。

局勢是這樣緊張，蔣介石緊接着於四月十八日在南京成立了他的「國民政府。」不到兩天，武漢政府宣佈二次北伐開始，在武昌南湖誓師。雖然國民黨左派這樣做了，但內部的惡劣傾向，也在迅速增長。

汪精衛秘密派到南京的代表，向蔣介石作了詳盡的報告，蔣介石聽得眉花眼笑：「你說下去，你說下去。」

「汪先生說，前途大有可爲，陳獨秀已經完全軟化，大局沒有什麼問題了。」來客欣然相告：「這是四月廿五日的的事情了，共產黨在武漢召開了第五次代表大會，另外有一個羣衆大會，出席的人數可不少，有三十多萬！他們口口聲聲反對總司令四一二的清黨大開刀，說這一次對中國革命的損失可真是不得了！」

「代表大會上說些什麼？」蔣介石冷冷地問道：「聽說毛澤東反對我最厲害。」

「沒什麼，」來客趕忙答道：「汪先生說，萬事有陳獨秀幫忙，凡是共產黨都得聽他。那天毛澤東也出席，但完全給陳獨秀排斥於大會的領導之外，並被剝奪了在大會中的發言權！」

「好啊！」蔣介石禁不住喊出聲來：「其他的人不反對獨秀麼？」

「有，」來客聳聳肩：「可是沒有用，瞿秋白、任弼時當衆斥責陳獨秀是機會主義的領導，但他們也沒有其他辦法，結果雖然通過了斥責機會主義的決議，另外還有一個實行土地改革的決議，但是仍然選舉陳獨秀做中共中央的總書記。總司令可以想像得到，陳獨秀表面上接受了這些決議，實際上仍舊堅持他一貫的機會主義觀點。」

「誰說的？」蔣介石緊張地問道：「陳獨秀不改變？」

「他不會變，」來客微笑：「汪先生說的。汪先生說，陳獨秀如果會變，那是：他越變，對我們越有利！」

蔣介石透了口氣：「嗯！……」

「笑話多得很，」客人說：「汪先生說，陳獨秀這個人的看法，真是我們的大功臣。他認為李濟深是代表地主買辦階級的，總司令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唐生智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馮玉祥是代表農民的！汪先生說，毛澤東可厲害，毛澤東批評他這種毫無根據的可笑分析，恰恰助長了右傾機會主義，把大革命引到失敗的道路！」

「我已經走上成功的道路！」蔣介石哈哈大笑：「你回去告訴汪先生，我們這齣對台戲唱得很好，請他再唱幾天，我們大概可以大團圓了。」

黃郛的匆匆來訪，使來自武漢的客人乘機告辭；黃郛、張靜江等不斷找蔣介石密談，幾乎使蔣介石拒絕了所有其他客人的訪問。

「隱身仙人」、江浙財團、美英使者……一套套計劃，一批批密使，通過蔣介石散佈出去。

有利於蔣介石的消息紛紛傳來，蔣介石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瘦削的胸脯急劇起伏，傾聽這些消息：

五月上旬，蔣介石的部隊渡江北上，進佔清江浦、蚌埠、海州、徐州等地，武漢政府的軍隊由唐生智率領也於同一時候向河南進攻，配合國民軍擊潰奉系，佔領鄭州開封等地，著名的共產黨軍人蔣先雲在河南戰役中殉難。

五月十七日，武漢政府獨立第十四師師長夏斗寅，接受了蔣介石秘密代表的重酬開始叛變。這支部隊原是武漢政府用以防止四川軍閥侵入武漢的部隊，却乘革命軍入豫之際率部反戈。夏斗寅聯合了十五軍劉佐龍部與川軍楊森部（二十軍）向武漢國民政府進攻。經過武漢國民政府與共產黨員動員了一切力量，調葉挺部迎擊，到六月初旬終於將夏斗寅部擊退，武漢轉危為安。

然而武漢政府內部的問題可越來越多：五月十八日，國民黨中央汪精衛、孫科等藉口鞏固「革命同盟」對各級黨部發佈訓令，說是「長江流域之農團體以突飛發展之故，幼稚之病潛不自覺而發生」，議決「制定勞工仲裁條例」、「勞動法」以保護廠主及商人利益，對工人大施壓力。

緊接着，五月十九又發佈了「鄉里公正及富裕之戶，不反對國民革命者，皆在國民政府保護

之例」的訓令。又說：「破壞公共秩序以快意者無異反革命。」地主的利益得到保護，農民運動更受壓力。

於是蔣介石在美國等支持下封鎖武漢發生了成效，皖北各軍威脅武漢也發生了影響。有些大老闆故意關廠怠工，有些商人故意罷業停止貿易，造成了工人失業、生活困苦，紙幣跌價，日常需用品漸形減少的現象。同時隱藏在武漢內部的汪精衛、譚延闓這一幫人，也開始高唱「工農運動過火」的曲調，作爲對蔣介石裏應外合的準備。

五月廿一日的「馬日事變」，使蔣介石興奮得睡不着覺。廿一日拍電報的代日韻目是「馬」字，那天蔣介石的老部下許克祥在長沙圍攻省工會、省農民協會及一切進步組織、捕殺共產黨、工農羣衆一百多人。事先並佔據了益陽縣工會與農民協會，解除了農民自衛軍與工人糾察隊的武裝。

「許克祥幹得好！」蔣介石哈哈大笑，決定派人前往慰問：「子文，我們這麼做，外國朋友們放心了吧？」

「也不見得。」宋子文緊皺眉頭：「他們的疑心病很重，因爲對你摸不準，一方面表示支持你，一方面又物色旁人，害得我也不能安定。」

「他們物色誰？」蔣介石幾乎翻起來：「娘希匹！這可不能開玩笑！他們該知道，我已經抓破面孔啦！」

「美國朋友還有一個希罕的想法，」宋子文彈彈雪茄烟灰：「有一個人向我暗示……」

「誰？」

「當然是外國人。」

「他暗示你什麼？」

「他說：T V，蔣介石的南京政府需要你，武漢政府也需要你，這真是個傷腦筋的局面！你想，有一個漢口政府的影子，又有一個蔣政權的影子，這些影子都需要血肉才能生活，他們都要你這個理財專家出來支持。外國朋友的希罕想法就出來了，」宋子文苦笑：「他說：T V，要是武漢政府能得到中國人的擁護，但必須同蘇聯一刀兩斷，必須同中共一刀兩斷，你去出任武漢的財長，你能保證武漢政府不會再罵我們是帝國主義，你能保證武漢政府不會把我們趕跑麼？」

「娘希匹！」蔣介石咬牙切齒罵道：「子文，你說！這些話是誰講的！我去找他算賬！」

「別亂來！」宋子文淡淡一笑：「他們不過是着急，真正的對象還是你。我告訴他們，『四一二』是個分界線，今後中國只有姓蔣的才能應付，我們宋家也已決定支持姓蔣的出來。你們如果相信宋家，就應該相信姓蔣的。拿實力來說罷：西北軍以前是不聽蔣介石命令的，但經過祥熙到北京走了一趟之後，老孔把老馮騙過來了。蔣本人還指揮着前敵總指揮唐生智的第八軍，江右軍總指揮程潛的第二軍第六軍，江左軍總指揮李宗仁的第七軍，東路軍總指揮何應欽、卓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的第一軍，總預備隊總指揮兼江西主席朱培德的第三軍，後方留守司令李濟深的第八軍、第四軍、第五軍，廣西又有第七軍副軍長兼黨代表黃紹雄在留守，各地軍閥統統接受蔣的指揮，這局面，這實力，你們除了他還要去找旁人，不是瞎了眼麼？」

「他們怎麼說？」

「他們也沒有怎麼表示，」宋子文放低聲音：「他們內部也很複雜，好幾個國家勾心鬥角，

其中日本最熱，美國也不含糊，美國還希望唐生智能夠起點作用，據我所知，唐生智的代表始終住在美國大使館！不過他們的談判一直沒有進展。」

「娘希匹！」蔣介石直蹦起來：「反了反了！」

「你太暴躁，」宋子文不以爲然：「蔣老總，如果今後我們長期合作，你必須聽我勸告：沉着點！唐生智有什麼可怕的？到那時候美國朋友即使想物色旁人，可是眼看天下大勢已定，除了你再也找不到合適的，他們不找你找誰？」

蔣介石比較安靜地躺在沙發裏。

「我告訴你，」宋子文怕傷了他的自尊心，邊笑邊說：「我們都在背後誇獎你，說你這幾下子真了不起，自從孫中山過世以後，瞧你把中共哄得一怔一怔的。不過如今雖然抓破了臉孔，你也得鎮靜點。你要知道，那幫外國朋友是殺人不見血，吃人不吐骨的。當面同你笑嘻嘻，背後一刀子插進你背裏，這一套我們要學學，何況你本來就已經很沉着？」

蔣介石咬咬牙，弦外有音地說道：「好吧，你找機會告訴那一幫外國朋友，就說姓蔣的不是好惹的！把我作弄苦了，我弄垮武漢政府之後，也會找他們算賬！我寧可再請蘇聯幫忙，」蔣介石說順了嘴：「他們倒是真正願意幫助中國革命的！」

蔣介石於是再度忍耐着。傾聽着各方面有利於他的消息：

馬日事變中，許克祥野蠻，殘酷地捕殺共產黨員與工農羣衆，事後湖南共產黨員建議徵調農軍進攻長沙許克祥軍清算血債。五月卅一日那天平江、瀏陽、醴陵等地十萬農軍包圍了長沙城。在最後幾分鐘，正當進攻長沙的前夜，由於陳獨秀怕「引起整個政局之糾紛」而取消了進攻長沙

的計劃，那停止進攻的命令送到圍城的各地農軍，大部份農軍於是奉命撤退，只有兩大隊沒有接到命令，居然衝城攻打叛軍。結果是可以想像的，雖然農軍堅決奮鬥，但衆寡不敵終於退却，這一退却的結果就使許克祥大奏凱歌。

蔣介石興奮地傾聽共產黨人對陳獨秀的抨擊，他們說：「陳獨秀在這種革命與反革命鬥爭的緊急關頭，一再表現了軟弱無能，妥協投降，他揚言爲了避免挑撥離間的衝突起見，竟決定自動解除漢口工人糾察隊的武裝，連勞動童子團的短木棍也在解除之列。」

蔣介石忍住笑，乘機把他的武裝迅速加強。把他同武漢政府內部若干重要人物的聯絡加強：

「是時候啦！你們趕快再推一把，武漢就垮了！」

「機會來啦！」汪精衛、孫科、譚延闓老遠呼應他：「我們就要公開反對武漢啦！我們拿到一份共產國際的決議案，正在動腦筋給它加上一頂帽子，作爲正式破裂的藉口。」

「慢着，」蔣介石不安地教人制住道：「你們都可以拿到，這共產國際的『秘密』不見得有什麼了不起，別教人聽了反而好笑！」

「這個文件是可以利用的，」汪精衛回答道：「只要加上一頂帽子，說它是第三國際的陰謀，不就行了麼？」

「你先把內容拿來商量商量。」蔣介石很快看到了這個文件，只見上面簡簡單單寫道：「第一：實行土地革命，從下而上，從上而下來沒收與分配土地；第二：免去不可靠的將領，武裝兩萬共產黨員，加上從兩湖挑選的五萬工農分子，組織新軍隊；第三：改造國民黨，使國民黨成爲羣衆的組織。」

在這旁邊，已有人用毛筆加上幾行道：「這是完全爲了革命的利益，爲了革命的需要，爲了國民黨的鞏固與發展，這個堂堂正正的希望與主張，是有實現可能的。」

「嚶！」蔣介石失望地把那文件往桌上一擲：「不夠勁，不夠勁！像這樣的口氣，我以前在孫中山活着的時候，聽見他的主張比這個文件還厲害，看見他的計劃比這個文件還兇，這那能說是第三國際的陰謀？看樣子兆銘他們急着要回來，抓住蘿蔔就當菜，有點着急了。」

「這個，」黃郛、張靜江他們再三斟酌這文件的字句，這是「隱身仙人」黃郛開了口：「總司令說的是，這文件不能算是特殊，」黃郛透一口氣：「孫總理主張的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權，不就是土地革命麼？孫總理主張聯俄容共三大政策，國民黨有軍隊，共產黨難道不可以有軍隊麼？至於把國民黨成爲羣衆組織這一點，我看也不宜加以突出地攻擊，因爲，」黃郛放低聲音：「北伐勝利，就是因爲有中共的人在我們黨裏到處發動羣衆的緣故，此刻拿出來挑剔人家，反而會給人家笑我們國民黨太官僚了。」

「娘希匹！」蔣介石喃喃罵道：「兆銘太着急，拿來這一份東西，真是拿着雞毛當令箭！」

「不過，」黃郛笑吟吟說道：「汪先生也有他的見地，一件事情是有兩種看法的。」

「你說！」蔣介石大喜：「你說！」

「這個文件也可以用來對付他們！」黃郛擱起一條腿：「目前局勢，是國共分裂，國共對峙。但共產黨是佔了下風，我們愛說什麼，也就可以說什麼。總司令剛才所考慮的，是孫總理在世時候的情形，如今孫總理已經作古，真所謂死無對證，我們就可以說：武漢這個文件，是一個破壞國民黨的陰謀，這頂帽子不就扣上了麼！」

「好好好！」蔣介石讚嘆道：「膺白，你真不愧是一個隱身仙人！」他吩咐陳布雷：「告訴兆銘他們，就這麼辦吧，這件事情主要在切斷我們同蘇聯的關係，你得暗示他們，找一個機會解除鮑羅廷的顧問合同，請他回莫斯科吃老米飯去！」

蔣介石喜孜孜徵宴北方歸來的孔祥熙，宋子文、張靜江、宋靄齡吱吱喳喳問長問短：「蘇聯大使館怎樣派兵搜查的啦？」「馮玉祥聽說是個土包子，到底土到什麼程度啦？」

「有人告訴我，」宋子文抹抹嘴：「馮玉祥嘴上講儉樸，身上穿布衣，其實他回家喝鷄湯，布衣裏面藏着一件狐嵌皮袍，是這樣麼？」宋子文這番話問得哄堂大笑，宋靄齡笑得直不起腰。孔祥熙擰着個大肚子「呵呵呵」笑了半晌，向張靜江嗷嗷道：「你問他！」

「問你？」宋子文一怔：「反而你知道？」

「問他！」張靜江微笑着，却朝蔣介石嗷嗷嘴。

「怎麼問你？」宋子文摸不着頭腦，「老總，怎麼問你？」

蔣介石在笑着，條地斂起笑容，朝幾個侍衛，雜役瞪一眼：「你們到外面去！」待他們走後，蔣介石才又面顯笑容，輕輕地說道：「子文，這是秘密，家裏講講沒關係，你可別對外國人說哪！」

「我那會跟他們講？」宋子文急不及待：「你快說，別賣關子。」

「說穿了很簡單，」蔣介石幾乎把腦袋湊到圓桌上：「這是攻心之計！老馮有他一套，還去過蘇聯，手下也有一幫人馬，軟不吃，硬不吃，真使我傷透腦筋！後來我那幫智囊團就替我出主意，說無論馮玉祥將來如何，目前先把他的威信破壞了再說！他的威信主要是能同士兵共甘苦，

賞罰嚴明，好！我們就放出空氣，說他那一套都是假的。今天說，明天說，天天說，年年說，」蔣介石搖幌着光禿禿的腦袋：「報紙在我們手裏，『輿論』也就在我手裏！在老馮地區的軍民人等，誰不知道且不管它，在我姓蔣的統治地區，可全知馮玉祥是個偽君子啦！」蔣介石尖聲大笑：「攻心爲上嘛！本來我們還放出空氣，說馮玉祥有三妻四妾，後來不知怎的，他們吹得不大起勁。瞧！連你都知道馮玉祥回家喝鷄湯，破棉襖下面藏着件狐嵌皮袍，哈哈哈哈哈！你從那裏聽來的？」

「外國朋友告訴我的！」宋子文拿着根筷子擊節嘆賞：「你真行！連我也蒙在鼓裏。」

「外國朋友對老馮的看法到底怎樣？」

「也沒什麼了不起的，」宋子文睜一眼孔祥熙：「他知道的也不少。大體說來，武漢方面雖說處在下風，但遂平一役擊潰了張作霖最精銳的三四兩軍團，把張學良和韓麟春打得棄甲曳兵，美英日本各國朋友大吃一驚，他們認爲把統一中國、幹掉中共的責任完全放在你蔣老總肩膀上，這份量可不輕，必須要請他同你合作才行。」

「老馮真不好對付！」孔祥熙嘆息一聲。

「你不是說此行甚爲順利嗎？」宋子文一怔：「記得四月十二那天，大雷大雨中我同蔣老總通電話，還聽蔣老總說得分明，他說接到你的電報，西北軍已經鑽進圈套。」

「話是這樣說，」孔祥熙點點頭：「事實上馮玉祥既不是土包子，也不是一個普通軍人，這個人粗中有細，頭腦冷靜，今後我們要對他特別小心才好。」

「你再說詳細點，」蔣介石緊張地把他拉到沙發上，宋子文、張靜江、宋靄齡跟着坐下。

「這倒是應該戒備的，」蔣介石說：「你儘量發表意見。」

「我沒有什麼意見，」孔祥熙打個呵欠：「我找到他之後，我說老馮哪，咱們都是教徒，對於殺人是不大有興趣的，我看你還是同蔣介石合作起來，馮蔣一合作，力量可不小，武漢方面就不會再動刀槍，天下不就太平了麼？中國不是統一了麼？」

「他怎麼說？」

「他一個勁哈哈大笑，」孔祥熙拍拍大腿：「他說，老孔哪！你這個大胖子真是婆婆媽媽，殺人不是上帝的本意，但壞人不爲上帝所喜，我說唯其因爲我是個教徒，我一定要同壞人鬥爭到底！我就問他那誰是壞人呢？你要同誰鬥爭到底呢？他說：在目前，武漢政府任命蔣介石做第一集團軍司令，我是第二集團軍司令，革命軍是好人，軍閥就是壞人，我的鬥爭對象就是軍閥！」孔祥熙想了想：「我就再問他，而今武漢同蔣介石鬧翻了，你的態度又怎樣呢？他說那這個問題很簡單，敢情你老孔是替老蔣做說客來啦？那我告訴你罷：有人要我打老蔣，也有人要我打武漢，我兩邊都不打，希望大夥兒一起打軍閥。如今張作霖在北邊，吳佩孚跑到四川去，無論如何不要自己打起來，忘記了我們的敵人！」

「這傢伙真討厭！」宋子文皺眉：「真有一手！」

「馮玉祥這樣子對我們反而有利，」蔣介石笑吟吟把盤中水果逐個分配：「你們想，他兩邊都不打，最低限度武漢就不能左右他，武漢不能左右他，我們應該乘機把他同武漢之間分化！分化的絕妙計策是老孔請他出來調解！你們都知道了，老馮已經接受老孔的委託，定六月十號在鄭州召集會議，調解寧漢關係。到那時我們態度表示得好一點，讓他對我們深信不疑，那他對武漢

的印象就反而變壞，而武漢方面目前就希望他能助一臂之力，如果連這個希望也沒有了，武漢不就完全垮台了麼？陳獨秀還口口聲聲說他是農民出身，同我們水火不容，格格不入哩！」蔣介石故意擠擠眼，使客人們又哈哈大笑起來。正是：將軍願把調人當，孰料已經上大當。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卅七回

欲擒故縱馮玉祥上當
以退爲進蔣介石下野

却說蔣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國民政府之後，用老親美派伍廷芳的兒子伍朝樞爲第一任交外部長。經過孔、宋刪改，伍朝樞發表了閃爍其詞的外交政策：一、不取暴動政策；二、於相當時期提議廢止不平等條約；三、打倒帝國主義並非排外性質。蔣介石在這方面的成功，也就是美國利用中國革命，反過來又絞殺這個革命的初步成功。

但美國人要蔣介石作爲統治中國的代表這一計劃，那當兒還不能完全實現，因爲日本同蔣介石也有同樣的瓜葛。民國十五年冬天蔣介石派戴季陶秘密訪日，之後日本代表又到中國訪蔣，這些情形美國人都知道，因此也發生了疑慮，對蔣不敢放手。尤其蔣的南京政府成立之後，武漢政府未垮，半中間又殺出一個馮玉祥來，美國人還要多方探討，看看行情，對蔣介石不願積極支持。

在這情形之下，蔣介石感到煩躁，宋子文也感到微妙。那當兒武漢和南京兩個政府都需要宋去理財，但宋子文却消失在政治舞台。他在上海法租界莫利哀路豪華的公館裏，讀古典文學。門鈴經常在響，兩個政府都要他出任財長，但他拒絕了，他必須等待美國人最後決定，也要看看時間究竟帶來什麼變化。

蔣介石一方面焦急地等待美國的態度，同時進行「統一中國」的準備。「不管張三李四，美

國也好，日本也好，只要是我們統一中國，外國關係反正跑不掉！」張靜江和孔、宋諸人一再安慰他，並且爲這個目標而忙碌着。

孔祥熙奔波的結果是把馮玉祥拉出來任調解，表面上對馮極度尊重，骨子裏僅僅是利用：「你只要不反蔣，肯做和事老，什麼問題也解決了。」

馮玉祥不知是計，六月十日當真在鄒州召集會議。武漢方面的汪精衛、孫科、唐生智、于石任、顧孟餘、徐謙、譚延闓、張發奎、王法勤等到會，向馮玉祥展開了一個大包圍，最可笑的是陳獨秀，他對這個會的內容毫無警惕，還舉行過盛大的歡迎會。

馮玉祥慷慨激昂地演說：「今天是六月十日，美國帝國主義在三天前增兵華北，說是根據辛丑條約，以及日本出兵青島的前例，要保護僑民。美國還說凡是英國和日本能到達的中國地方，他們美國兵也可以前往駐防，各位想想，帝國主義這樣在明目張膽的侵畧我們，我們還要自己人打自己人麼？所以我希望寧漢方面好好合作，千萬不要分裂。」

「這不是分裂不分裂的問題，」會上有人發表意見：「問題在蔣介石太獨裁！你們想想，六月五日那天孫中山先生請來的鮑羅廷竟被解除顧問合同，你們以爲這是武漢方面的意思麼？還不是蔣介石搞的！」

「各位說話要負責任，」汪精衛慢吞吞立起來，一字一頓，拚命斟酌字句：「武漢有武漢的做法，蔣介石是不能解除鮑羅廷合同的。今天馮先生召集這個會，目的是調解寧漢關係，不是破裂寧漢關係，兄弟以爲，在這個會上大家應該和和氣氣，否則辜負了馮先生一番好意。」

「是啊，」孫科附和：「無論如何我們自己不能再打了。」他弦外有音：「再說，武漢也沒

有錢，打也打不起來。」

「你們都在替姓蔣的說話，」有人反對道：「不把蔣介石打倒，什麼話都是空的！寧漢之間有什麼可以調解的呢？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都在武漢，蔣介石竟不聽指揮，自己成立南京政府。姓蔣的不折不扣是個尋種，你們不去攻擊他，反而婆婆媽媽說要調解，這太沒有道理了！」

「各位，」汪精衛連忙發言：「這種說法，充滿了兵戾之氣，非國家之福。再說，調解寧漢關係是馮先生自動出馬擔任的，這種說法，對馮先生簡直是侮辱！」

「諸位，」馮玉祥滿肚子氣：「我姓馮的今天請大家來，目的是打倒軍閥，你們不能說我有成見。如果我們革命軍自己打起來，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白天沒有空，晚上做夢也得笑出聲來……」

「馮總司令你錯了！」反對者越來越多，紛紛發言：「張作霖這幫老軍閥一打就垮，咱們不在乎！蔣介石這個新軍閥花招可多，不易打垮。今天你出面調解，取得短期安寧，趕明兒姓蔣的羽毛豐滿，刀子就向你馮總司令殺來啦！」

「我不怕！」馮玉祥大聲說：「姓蔣的將來真有這一着，我姓馮的不同他幹我是鬼崽子！」

「馮總司令，」有人叫道：「到那時太晚了！」

「馮總司令，」有人痛哭：「你這樣做，把革命害了！」

「各位！」馮玉祥聲音顫抖，把粗大的手掌在胸脯上拍得蓬蓬響：「如果我姓馮的出賣革命，你們把我宰了！我實在不願見革命軍自己廝殺。剛才有人告訴我，美國兵增防天津已經增加了一千八百名，各位想想，我們這時候自己打起來，那還成話嗎！」

「諸位，」汪精衛高聲發言：「別讓馮先生太下不了台，記着他是一番好心！」

「去你的！」有人邊罵邊走：「你這好心連狗都不吃！」

「你們去調解吧！」離席的人越來越多：「咱們不能等着挨刀子，你他媽跟豺狼虎豹講信義，倒楣的日子在後頭！」

「馮總司令！」人們邊走邊掉淚：「你不是給豬油蒙了心竅，就是同姓蔣的勾搭上了！」

「慢慢走，」馮玉祥悲愴地留住他們：「好兄弟聽我說……」但除了汪精衛他們，沒有人願意聽他的話了。

鄭州會議結果，通過了不利武漢的決議：一、唐生智部全部由河南回歸武漢，事實上是鎮壓工農革命運動；二、河南的軍事全部由西北軍担任。

蔣介石的高興是無法形容的，函電致意一番之外，順便取消了「嚴防右傾份子」「打倒西山會議派」、「打倒國家主義派」的口號。他極力想達到「統一」局面，不管彼此之間矛盾有多深，意見有多少不同，「我有武力！」

然而武漢方面並沒有氣餒。六月十四日唐生智回到武漢，武漢羣衆三十萬人開會歡迎，並示威以反對其鎮壓工農運動。對武漢如何加一把勁使之垮台，蔣介石倒有點焦急起來。他假裝不安派人去找馮玉祥，首先向他調解寧漢關係的努力而致敬，然後請教他有什麼辦法可以使這個局面得到安寧。

跌進圈套的馮玉祥還以為蔣介石真是一片好心，派出李鳴鐘到南京與蔣接洽。言談間蔣知道武漢政府爲了拉攏馮玉祥，任命馮爲河南省主席，與豫甘陝三省政治委員會主席。李鳴鐘告訴他：

「馮先生披肝瀝膽願爲革命做點成績，他希望你同武漢之間不要分裂，大家有話好說。」蔣介石一方面敷衍他，一方面召集親信舉行會議，認爲對付馮玉祥，蔣介石本人非親自出馬不可了。於是六月十六那天蔣同李自寧抵達徐州，與李宗仁、白崇禧開徐州會議。要李鳴鐘請馮玉祥從開封到徐州來，商談大計。蔣介石免不了恭恭敬敬寫了封親筆信要李帶給馮玉祥。函中措詞，備極仰慕之忱。

六月十九，蔣介石專車開到距離徐州二十里地的黃口車站迎接馮玉祥，然後把他接到頭等車廂同赴徐州，包下花園飯店，蔣介石用最大的禮節款待這位初次見面的西北軍領袖。馮玉祥原本懷着滿肚子疑慮去的，但見他客客氣氣，明知道不過是外表，也對他不無好感。休息時間中他的部下問他對蔣印象如何，馮玉祥說：「我第一次同他碰頭，以爲他穿的很挺，不料他穿了套黃軍服，戴一頂大沿軍帽，約摸四十歲年紀。五尺多高，身材瘦削，兩個眼睛凹了進去，說起話來先笑笑，接着就是哼哼哼，我看這個人存不了好心眼兒，但也沒什麼大了不起，不過要小心才是。」

胡漢民、李烈鈞、吳稚暉、李煜瀛等也紛紛趕到，蔣介石大擺筵席，爲古老寧靜的徐州城平添了一番熱鬧。車水馬龍，濟濟跄跄，當夜便舉行了一個會議，蔣介石無論如何要馮玉祥先講話，兩人推辭一番，還是馮玉祥心直口快，抹了抹嘴，站了起來。只見他雙手穩重地支撐着大圓桌面上，爽朗地開了口：「今天我們在這裏商量繼續北伐，」馮玉祥瞅一眼蔣介石：「槍口向軍閥，自己不打自己人，咱們乾一杯！」接着馮玉祥恭維幾句第一集團軍北伐勞苦，繼續說道：「如果我們自己打起來，無以對中山先生，無以對中國同胞，槍口向軍閥那是最好！各位都知道，張作霖和吳佩孚他們在說：南方赤化的頭子是蔣介石，北方的赤化頭子是馮玉祥。那麼，今天南

赤北赤在這裏集合了，我們那裏赤呢？我們是眞眞實實地赤心赤面要流赤血，保護中華民族的赤子，決不像張吳兩個樣子，他們只要殺誰就給誰一頂赤帽子戴，各位想想，那成了什麼樣子？」馮玉祥講完後，蔣介石咧着嘴「哼哼」似笑非笑，不肯講話，冷場了兩三分鐘，吳稚暉估計蔣介石沒有準備好演講稿子，便立起來說道：「今天南北兩位集團軍總司令在這裏見面，真是紫氣東來，大家也應該休息了，反正這個會要開三天，有話明天再說罷。」

以馮、蔣、李、白爲主，三天後這個會產生了三個決議：寧漢合作、北伐、以後必要時國共分家。馮玉祥只看到了北伐的重要性，忽畧了「寧漢合作」的眞實內幕，從而低估了國共分裂的意義。他只要求蔣草擬繼續北伐的通電，讓蔣介石簽字，然後自己也簽上姓名。會期完畢後蔣回南京，馮回開封。

蔣介石着急地打軍閥，希望迅速統一中國，取得美國方面的信賴，不再踟躕不前，討價還價。不料他的軍隊自從取消了黨代表制度以後，已經談不上什麼軍風紀與戰鬥力。第十軍軍長王天培的部隊在徐州被孫傳芳一打就垮，蔣一直往南邊退却，過了蚌埠眼看要退到長江。蔣介石又氣又急，惱羞成怒，立刻下個命令，軍長王天培給槍斃了。

王天培之死使蔣的將領人人自危，第一軍軍長何應欽、第七軍軍長李宗仁，總司令部參謀長白崇禧私下開會，都爲王天培叫屈。「天培之死，老蔣既沒有宣佈罪狀，也沒有軍事會審裁判，這種倒楣事情輪到我們頭上，那怎麼辦？」李宗仁大發牢騷：「再說王天培從貴州出來，連年在前線，沒有功勞也有苦勞，這樣子殺一個人太使人寒心了。」

「老蔣的脾氣是這樣，」何應欽憤憤不平：「他怎樣爬起來瞞不過我，而且王天培是由他指

揮行事的，這種人難以共事，我看乾脆同他鬧翻算了！」

「明天起我告病假，」白崇禧拍拍大腿：「王天培怎樣死的連我也不知道，他媽的我這個參謀長實在幹不了！」

蔣介石發現將領們告假的告假，抗命的抗命，心裏又慌又惱，可是沒有辦法，再加上美國方面沒有肯定的消息，急得他睡覺也睡不着。

「犯不着這樣緊張，」張靜江勸他道：「船到橋頭自會直，這個局勢無論如何對我們是有利的。我們目前最大的成功，是把老馮同武漢之間活生生分開了，只要馮玉祥同武漢之間有了彆扭，事情就好辦，」張靜江透口氣：「如果老馮對你不滿意，這事情就難說啦！」

「是的，」蔣介石頻頻點頭：「對於他，我已經低聲下氣，要我叫他爺叔也幹。老馮是北方性格，給他要軟的，我看不會有什麼差錯。」

「我同T.V、老孔他們常談起老馮。」張靜江放低聲音：「就像你剛才講的，對付北方人另外一功，找個機會同他拜把子，他比你大，你認他做契兄，如何？」

「好啊！」蔣介石一巴掌拍在沙發上：「我也這樣想過，我們青紅幫兄弟在外面常有義結金蘭的，長三堂子裏也有七姊妹十姊妹這一套，我早就想到這一着，不過不好意思。」蔣介石倏地斂起笑容：「老馮的事情好辦，不急。倒是白崇禧李宗仁何應欽他們，這兩天跟我嘔氣，這事情傷腦筋。」

「我也同T.V他們談過，」張靜江把那條癱瘓了的大腿挪一挪：「這樣行不行？你先來一個盡職！」

「辭職？」蔣介石一怔。

「當然是假的，」張靜江幾乎把嘴巴挨着他的耳朵：「聽你以前在上海交易所幹過，我們放出空氣，讓人家以假作真。然後我們一刀砍去，來他一手，哈哈！不就成了以退爲進？」

「好辦法！」蔣介石大喜，張口一笑，幾乎把假牙噴出來，連忙用手按住：「好極好極，不過我們放出了空氣，讓誰去打聽行情？」

「這個」張靜江沉吟半晌：「你身邊只有吳稚暉合適，他瘋瘋顛顛，不易給人看出破綻。」

「就這麼辦！」蔣介石於是宣告辭職。

「不行，」吳稚暉緊緊張邀馮玉祥、何應欽、白崇禧、李石曾等廿幾個人開了個緊急會議：「各位同志，目前正在繼續北伐，蔣總司令萬萬不能辭職，兄弟特請各位來發表高見，挽留他，完成北伐、完成革命。」

「我看算了，」何應欽應着站起來：「蔣總司令是自己要走的，留也留不住，就由他走吧！他走了很好，從此我們也可以愛一愛國家！」

「我贊成！」白崇禧跟着立起來發言：「革命是大家的事，蔣走了也很好，我們大家聯合起來做革命工作，少一個蔣介石大概不碍事吧？」

空氣突然緊張起來，李石曾從背後伸出手去拉拉吳稚暉，低聲說道：「這不是兵變麼？你不要老命啦！」

眼看着會議不歡而散，吳稚暉氣急敗壞回去覆命。蔣介石也不置可否，說了句：「李白何他們心裏沒有我，將來還可以馬馬虎虎，娘希匹如今連眼中都沒有我了，好！來日方長，」他揮揮

手：「你回去吧，這批傢伙將來我再同他們算賬，慢慢地收拾他們！」

前方將領不聽話，幕後的美國人又不開口，蔣介石決定拿出以退爲進的一着：下野。但下野之前必須解決共產黨，共產黨如果上了台，蔣介石出洋到任何地方都不能開懷。

六月十九是省港罷工紀念日，廣州兩萬多工人罷工。廿三日沙基慘案紀念，廣州三萬多工人罷工，提出了「釋放一切政治犯」、「保持四月十五日以前同資本案所訂條約」等口號。緊接着武漢政府反而向革命者開了刀：譚平山、蘇兆徵被逼辭去武漢國民政府農民部長、工人部長的職務，六月廿八日李品仙部隊佔領武漢總工會，工人糾察隊悉被繳械。六月廿九日。卅五軍軍長何鍵發出反共訓令，命令部隊與中共分離，拘捕與慘殺共產黨員。七月十五汪精衛集團舉行會議，正式決定與中共分裂，中國共產黨也發出宣言，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並痛斥對方的罪惡。七月十五日分共會議後武漢公開封閉工農組織，壓迫羣衆運動、逮捕共產黨員和革命份子，大規模慘殺共產黨員和革命份子，汪精衛甚至提出「寧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十六、十七兩天，何鍵佔領了漢陽與漢口。

七月廿七日，鮑羅廷離開漢口赴鄭州轉道回國，鄧演達同行。

歷史急轉直下。

八月間，美國方面還沒有明確的態度。美國人怕蔣介石爲日本所用，日本人怕蔣介石爲美國人所用，雙方各懷鬼胎，在中國暗中觀察，暗中安排。上了台的蔣介石無論如何忍不住了，他的激將法「下野」成爲事實。

「到日本去，」蔣介石接受了張靜江宋子文他們的建議：「日本是我舊遊之地，人地兩熟，

我一走，子文可以加緊催促華盛頓表示態度，這一手可以做。」

「布雷，」蔣介石把中央黨部書記長陳布雷找來：「你跟我去日本走一趟罷？」

「好是好，」陳布雷忸怩地答道：「我對黨務沒有興趣，胡展堂、丁維汾、陳果夫三位委員也說我是個書獃子，還是辦報好。遊山玩水固我心願，但可惜我不懂日本話，恐怕幫不了你的忙，再說身體不好，這……」

「那你留在這裏吧，」蔣介石拍拍他的肩膀：「多留心些變動。我這一趟大概要不了多久，將來你再回來罷。如今我們先回上海再說。」

八月十三日，蔣介石率領原班人馬離開南京到上海，發表了他的反共經過，實行寧漢合作，以及徹底清黨的三個願望。他宣佈即將出洋遊歷，並告訴在上海送行的人們：「我將要到日本去，但也或到歐洲或美國去，自己也沒有決定行踪。希望回來之日，我的願望都已經實現。」

蔣介石的願望當真能如願以償麼？

八月一日，葉挺、賀龍等率領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第廿四師及獨立十五師的一部在江西南昌起義，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二日，張發奎部盧德銘自武昌赴九江，以張已脫離革命，改道與平劇農軍會合，由毛澤東率領。三日，武漢工人抗議殺戮，宣佈同盟罷工。七日，中共在九江召集緊急會議，確定土地革命與武裝反抗國民黨屠殺的總方針，號召共產黨人與人民羣衆繼續革命戰鬥，堅決地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投降主義的路線。二十日，方志敏在弋陽一帶恢復農民協會。九月上旬毛澤東率領的紅軍在井岡山建立了第一個革命根據地。十一日，賀龍葉挺的南昌起義部隊到達汀州。廿四日，葉、賀軍進入潮汕，同黃紹維、徐景堂、錢大鈞等部激戰數日，以無

援失敗，失敗後的隊伍一部份衝到海陸豐與當地農民軍配合，一部份由朱德領導，由三河壩退到福建，至尋鄔入北江，成爲後來紅軍第四軍的基礎。

歷史向新的一頁發展。

「沒有關係，」蔣介石在出國前對中共的行動表示了絕對的不在乎：「他們人少地方小，條件越來越糟，只要來一次有計劃的圍剿，什麼問題都沒有了！你們想，四週都是我們的軍隊與政權，他們是沒有辦法可以生存的！」

「紅色政權是可以存在的！」毛澤東在井岡山答覆了蔣介石。

「我不信，」蔣介石整理行裝時輕蔑地冷笑：「你們的對手如果是普通軍人，還可以馬馬虎虎吹吹牛，要是我來收拾你們，——哼！」

「革命形勢的發展任何力量阻擋不了！」共產黨人在四方八面回答他道：「別說你姓蔣的，任何人也不行！」

「那你不要出洋了，」曾經送他三百萬的上海大老闆們挽留他道：「留在這裏打共產黨吧！何況你去那裏都沒一定。」

「我決定出洋，」蔣介石回答：「到外國看看再說吧。」

「蔣介石說的什麼話？」共產黨人替他註解道：「自己連行蹤都不知道？哈哈！他爲了消滅革命，消滅反對他的人，才萬里尋父找洋爸爸去的，但洋爸爸是日本還是美國，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得去找！」

九月廿八日，蔣介石帶了張羣上日本去了。正是：辭職下野是戲法，萬里尋親却不假。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卅八回

見代表取得美國支持
謁天皇承認日本利益

却說蔣介石帶着張羣上日本之後，上海市場也曾波動了一下，但宋氏家族的波動更甚。宋家在這緊要的關頭，開了一個重要的「家庭會議」。

莫利哀路宋子文豪華的公館裏謝絕賓客，宋靄齡在絲絨沙發上不安地發表她的看法：「雖然子文跟我們說過，說蔣介石此去是以退爲進，不久之後他就要回來，但是目前的情形不由人不着急。如果他去得太久，國民黨蛇無頭而不能行，國民黨就完了。廣東的軍隊也就要變成軍閥的食餌，中國將更形分裂，我們所希望的那股浪潮和力量勢必退下去，甚至永不復起。」宋靄齡緊張地說道：「這是中國革命的終結，也就要變成我們宋家的終結。」

「是的，」孔祥熙始終贊同他太太的看法：「如果日本人上台，我們是討不到便宜的。不但討不到便宜，日本人還會把我們……」他只有深深的嘆息。

「問題在這裏，」宋子文微笑道：「大家不用發愁，蔣介石是會回來的，蔣介石是會上台的，」他放下雪茄：「美國到今天所以不敢重用他，問題是怕他同日本方面難解難分。所以美國在表面上雖然不露聲色，但在暗中活動得可厲害。你們還可以記得起，前天晚上我們替他送行，不是還請了幾位美國朋友作陪嗎？散席後他們同我談到深夜兩點鐘才走，你道是爲什麼？哈！」宋子文放低聲音：「他們鬥得可精，向我問長問短：蔣介石這次到日本目的何在啦？他可能住在

什麼地方啦？爲什麼帶張岳軍一起去啦？問題一大籬。我說我對日本不大清楚，講是講了點，詳情不妨問問張靜江。他們說早同他談過了，找我，不過是搜集些更多的材料，他……。」

「那他們的目的何在？」宋靄齡插嘴問道。

「是啊，」宋子文說：「我就問他啦，他們只是笑。說不久之後你就明白了，總而言之，我們美國對蔣介石是有興趣的。」宋子文緊皺雙眉：「我看蔣介石上台不成問題，問題在他上台之後，會不會拿他的軍事獨裁來代替左派的統治？他會不會干涉我們宋家的福利？這個人實在難對付，流氓氣味實在太重。」

「紳士與流氓這個問題我們不談，」宋靄齡提高聲音：「我們宋家是可以重用這個流氓的！」

「我們之間沒有什麼關係，」孔祥熙搖搖頭：「非親非戚，改天他一上台就會把我們擱在腦後。」

「把美齡嫁給他！」宋靄齡大聲說，一拳打在沙發上。

宋子文與孔祥熙面面相覷，一時講不出話來。

「你們不贊成？」宋靄齡瞪着一對眼珠：「這不是開玩笑！這是實實在在的事情！怎麼不說話？」

「不不，」孔祥熙忙不迭揉揉鼻孔，答道：「不是不贊成，問題是美齡肯不肯答應。」

「是的，」宋子文點頭：「這是個問題。這門婚事如果成功，那真是相當妙！問題是她們都不會贊成。」

「她們不贊成，」宋靄齡氣忿忿：「慶齡根本不能算是我們宋家的人，管她幹嗎？至於美

齡，她不贊成也得贊成，她這次的婚事實實在太重要了！」

「老蔣今年多大了！」孔祥熙問道。

「四十一。」宋子文嘆噤一笑：「你倒真像做媒似的。」

「小妹今年多大？」孔祥熙問他太太。

「你管她多大！」宋靄齡睜一眼胖胖的丈夫：「年年十八，你怎麼樣？」

「我正經話嘛！」

「她今年實在年齡是廿五。四十一對廿五，也不能算太離譜。」

「我不是這個意思，」孔祥熙說：「蔣介石已經有老婆，還有兒子，在上海還有……」他忍住了下半句話。

「沒有關係！」宋靄齡淡淡地說：「只要姓蔣的明白他同小妹結婚以後有些什麼好處，他就

有十個八個老婆也得離婚。」

「你以為如何？」

「我怕小妹不高興，」宋子文答覆孔祥熙：「小妹在美國的時候，就同劉紀文打得火熱，而且，」他放低聲音：「小妹還在那邊找過醫生，動刀動剪的。如今他倆口子又快結婚，怎麼一下子又變卦？再說姓蔣的絕對比不上劉紀文，蔣是流氓出身，劉是個留學生，蔣其貌不揚，劉英俊挺括，咳啊，哪個女孩子不愛漂亮的男人，我看小妹不會肯的。」

「我說她肯！」孔祥熙不服氣：「不信我同你打賭！那一個女孩子不喜歡丈夫做大官，何況

姓蔣的，她是今後中國的第一夫人！」

「你把慶齡往那兒放？」宋子文問道。

「她是現任中國第一夫人，小妹是將來中國的第一夫人，」她瞅一眼孔祥熙：「就是我這個大姊姊，永遠做不到第一夫人。」

孔熙祥大口大口吃金山蘋果，裝做沒聽見。

「先問問小妹再說！」宋子文看看錶：「你的意見我贊成。小妹同紀文出去看電影，也該回來了。」

正說着，一輛汽車在門外戛然而止。

宋家的門房正想拒絕這位碧眼黃髮的來客，他已經掏出名片來：「我是大使館的，有要緊事找他。」

宋子文熱誠地接待這位來自華盛頓的貴賓，答覆他關於一連串蔣介石的問題。

蔣介石以退為進的手法果然使華盛頓大吃一驚。

蔣介石受到注意了。

一月十三日蔣介石同張羣到達東京，一下碼頭便結結實實放了一砲，全日本的報紙在第二天的顯著地位刊登了這個有利日本的消息：「蔣介石氏發表對日宣言，宣稱對日聯合之必要！蔣氏今日將拜謁中國通頭山滿……」

「歡迎歡迎！」日本大特務頭子，侵略中國的大陰謀家頭山滿在家裏歡宴蔣介石：「閣下昨夜住旅館，一定招待不週，非常不適服。我已經向川野長成先生借來他的別墅，今天請閣下同張

先生搬過去住。」

「不敢當，」蔣介石歉遜地道謝：「川野先生的房子他自己要用，不必打擾了。」

「別客氣，」頭山滿滿臉橫肉顫動着：「川野現在是日本的大資本家了，一幢房子算什麼？別說借給你住，就是送給你，也沒什麼了不起。我們今後合作的日子長着哩！」

「那就謝謝了。」

席終人散，頭山滿帶着蔣、張拜訪過川野長成，便搬到了他豪華的屋子裏。地上是精細的榻榻米，四週陳列着大堆中國古玩，壁上掛着名貴的中國字畫，窗明几淨，樹影婆娑。美麗的下女忙不迭送茶奉烟出出進進，秋陽透過潔白的紙窗，把屋角的刀劍，壁上的神龕照耀得眼睛發花。

蔣介石怔了一陣，感嘆道：「日本是我舊遊之地，可是這一次給我的印象又不同，日本簡直是我的第二故鄉。」

「那好極了，」頭山滿摸摸他刷子似的鬚鬚：「中日一家，希望閣下好自爲之。閣下剛才說的那句話，明天我一定稟告天皇，想天皇聽到以後，也一定龍顏大悅，視閣下如親人的。」頭山滿擁退下女：「敢問閣下，閣下這次駕臨日本，有什麼具體的問題要同在下商量麼？」

「問題是不少，」蔣介石嘆息一聲：「主要的是北伐將告成功，而敵國內部仍未一致，如果貴國願對我一臂之力，使中國取得統一，那麼今後貴我兩國的交誼，一定是水乳交融，和諧無比。兄弟就爲這件事專誠來訪，待閣下表示意見之後，兄弟當再考慮米國之行，有無必要……」

「不不，」頭山滿大笑道：「無論如何，閣下不必到米國去，任何問題，東京都能解決得了！」

「我知道米國對我有意見的，」蔣介石瞅一眼頭山滿：「他們也曾派人同我談過。一他指指

隔房：「張岳軍也知道，有一些紀錄他保管着。」

頭山滿露出一排高低不平的牙齒，笑道：「這個我們也知道，閣下不必轉灣抹角，我們可以暢所欲言！」他乾了一杯：「閣下，你是無論如何同日本是一致的。」

蔣介石點點頭：「這一輩子我決不會三心二意！」

「好！」頭山滿蒲扇似的手掌往矮茶几上一拍：「這就成了，我早同他們說過，蔣某人是中國第一人，只要他同大日本步驟一致，日支兩國的利益當然也是共同一致的。現在打開天窗說亮話，你說的不錯，米國人是在找你，所以我說你可以不必到米國去了，在日本，照樣可以解決米國同你的問題。」

蔣介石發怔。

「別奇怪，」頭山滿在榻榻米上挪動了一下身子：「他們正在找你，還打電報到上海去調查你我之間的關係。你總會同米國代表見面的。問題是米國是米國，日本是日本，閣下可以同日米做朋友，日米兩國在支那也應該共同分享利益，但是，」頭山滿額上青筋根根突起：「米國是白種人，日支同是黃種人，支那有句老話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閣下在日米之間究竟選擇誰做你親密的朋友，你可以考慮考慮。」

「那一定是日本！」蔣介石脫口而出。

頭山滿粗獷地縱聲大笑，把紙窗紙門震動得格格作響：「明天我們再談，可能米國的代表要來找你。今天你同張先生上銀座玩玩去吧。」他猥褻地笑笑：「閣下回國以後，日本女人長得越漂亮了。」

蔣介石哈着腰送頭山滿出得房門，不免同張羣先商量了一陣。看看時間還早，桌上又有文房四寶，便檢出張宣紙，蘸飽墨汁歪歪斜斜寫上四個大字：

「親如一家。」接着落了上下款。

「這是幹什麼？」張羣問道。

「送給川野做紀念。」蔣介石笑道：「他把他的房子招待我們，我們也該意思意思。」吃過飯，蔣、張二人免不了逛一陣，回到寓所已經是半夜時分。不料門外有車停着，室內燈火輝煌，兩人正納悶間，下女已經迎將出來，一躬到地，然後跪在蓆子上爲他們脫掉皮鞋，邊脫邊說：「頭山滿先生同一個美國人在等你們，他們來了好半天了。」

頭山滿大刺刺盤坐在客廳裏，那個美國人却不自然地穿着雙拖鞋，立起來同蔣介石張羣握手，用流利的日本話寒暄了一陣，四個人圍着茶几坐下。

「閣下，」頭山滿指指「親如一家」四個字：「川野先生明天收到這份禮物，不知道有多高興吶！」他弦外有音，把這張宣紙放在那個美國人面前解釋道：「親如一家，就是說親切、親密、相親，親愛得像一家人似的。你們西方人對於家庭的觀念與我們東方人不同，我們東方人，家庭是一個基本單位，……」

美國人微笑着：「差不多，差不多，西方人也一樣。」

「你們談罷，」頭山滿看看壁上那座古老的掛鐘：「時間不早了，我明天一早還有事。」蔣介石也不挽留，讓張羣送他出門，待下女整理了茶具，這才拉上紙門，同美國人促膝傾

談。

「對於閣下，我們知道得很多了，」美國人點上紙烟：「尤其這一次閣下大膽同共產黨分裂，這真是令人欣佩！」

「但在我的印象裏，貴國似乎對我有許多誤會。」蔣介石鬚髮眼睛：「似乎好多地方接不上頭，因此有好幾件事情，都使我有難以下台之感。」

「所以到你到日本來了？」美國人笑道：「其實好多問題不是那麼簡單，有些地方，華盛頓同東京之間是一致的。」他使勁噴口烟：「當然，有些地方，兩者之間的看法就不同咯！」

「那我要不要到貴國去，大家推誠相見，談一談。」

「不必了，」美國人歛起笑容：「頭山滿應該跟閣下說過，我是可以代表華盛頓的。今天我們兩人在這裏暢談，談得投機，閣下便可以縮短旅行的路程，說不定明天就可以回到中國。閣下身在東京，心在南京，這一點我們都可以瞭解的。閣下或許不知道，閣下是九月廿八日動身的，十月一日，漢口就有兩個紗廠八千多工人罷工；最近幾天，程潛同何鍵的軍隊在皖南衝突，這些事情都說明了一件事：中國還沒有統一，中國很需要統一，而統一中國的理想人物，我們考慮很久，考慮的結果，以及中國朋友們的意見，都以爲閣下最爲合適。」

蔣介石不安地挪動一下身子，悄悄地把兩手心冷汗朝榻榻米上擦去：「你說的是 T V 宋他們？」

「你不必問，」美國人微笑：「現在問題很清楚，日本人對閣下有興趣，美國對閣下的期望更大！如今美日雙方在某些地方已經取得諒解，只等閣下表明態度！」

「要我表明態度？」蔣介石爲客人斟一杯茶：「我的態度還不够明白嗎？T V 同你們常在一

起，他一定跟你們說過，關於我的來蹤去跡，以及同中共勢不兩立的情形。」

「你弄錯了，」美國人微笑道：「我們不是要你表明反共的態度，你在反共方面已經非常出色，只是，只是……」

「……？」蔣介石緊張地盯住客人的嘴。

「只是，」美國人思慮良久，這才脫口而出道：「閣下在對美國的忠誠上，似乎還不够些。」
「並沒有不够，」蔣介石辯道：「而是你們同我來往的歷史太短，我姓蔣的不是忘恩負義的人，你們給我多少幫助，我有多少成就，將來便……」

「聽說閣下的大公子在蘇聯留學？」

「小孩子嘛！」蔣介石一怔：「他根本什麼也不懂，你們如果認為不妥，我把他找回來了。」

「不，」美國人笑道：「千萬別讓他回來，希望他在蘇聯呆一個時候，多懂一點蘇聯的事，將來會有用處的，閣下懂得我的意思麼？」

「啊！」蔣介石眼睛一亮：「我懂！那我告訴你罷，我那孩子在蘇聯同托洛茨基他們相處得很好，平時雖然瘋瘋癲癲罵罵人，甚至罵我，那都是，」他把右手一揮：「假的！」

美國人大笑，笑了一陣，拍拍蔣介石的肩膀道：「閣下，我說你真行！」隨即歛起笑容：「閣下，我們談正經的！」他從貼肉口袋裏掏出一疊文件來：「美國想同閣下之間成立一項協議。」

我們怕閣下對英文不了解，特找人翻譯了一份中文的，內容很簡單，請過過目。」

蔣介石雙手微微發抖，迅速接過那份字跡恭正的協議中文副本，只見上面寫得分明：

「美利堅合衆國駐日本代表與蔣介石將軍訂立如下協議：

一、美利堅合衆國願以全力支持蔣介石將軍在中國建立政府，統一中國；

二、美利堅合衆國在中國一切權益，以蔣介石將軍爲首的政府應盡力保障並助其發展；美利堅合衆國在中國任何方面之新措施，以蔣介石爲首之中國政府應以極友誼之態度襄助其建立，並發展之；

三、中國政府應承認日本帝國在東北之特殊利益，以及在中國其他地點之已有益；

四、中國政府應承認日本帝國之西原借款等應得權益；

五、其他一切具體事項，得視具體情形處理之。

一九二七年十月 東京

蔣介石反覆讀了幾遍，全身發瘧疾似的哆嗦着。

「閣下有什麼意見？」美國人問：「不能同意麼？」

蔣介石強自鎮定：「不，我太高興了。」

「我說，」美國人透一口氣：「閣下是最開通的！對於這個協議，閣下真是一點意見也沒有麼？」

「希望不要發表。」

「絕對秘密！」美國人在那份協議上簽了個名。這個協議只保管一份，而且是在華盛頓，你就知道它的秘密程度了。請簽字！」

「現在可好了。」雖然已是初冬氣候，蔣介石頭上却冒着汗珠，他放下毛筆，伸過手去同對

方熱烈地握着：「我不知道怎樣感謝貴國才好！這幾年來我做夾肉麵包做得好慘，美國要如何如何，日本又要如何如何，把我急得團團轉；那真是公要餛飩婆要麵，難爲了我這個媳婦！」

美國人大笑：「媳婦，媳婦！」

「你們的意思我懂得，」蔣介石說：「承認日本在東北的利益和西原借款，是作爲日本不出面反對的交換條件，問題是有那麼一天日本感到不滿足……」

「爲什麼會感到不滿足？」

「那不很明白嗎？我回去以後，以後我們的來往就很密切，美國在中國的花樣也多起來咯，到那時日本很可能吃醋，他再要吵起來，你說我怎麼應付？」

美國人沉吟一會：「那是以後的事，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到那時候我們不能看你受委屈！」

「好！」蔣介石拍拍胸脯：「就這樣辦啦！我再就攔幾天，閣下有什麼指示，請隨時來找我。」

「在回去之前，」美國人指指窗外：「閣下應該去見見天皇，當面把承認日本在中國的利益再提一遍，讓天皇對你放心。」他弦外有音：「閣下是留日出生，他們對你很感興趣，而且這幾天來，你已找過好幾個日本有名的人物，也有很多有名的日本人來找過你。總而言之，你同日本人之間的感情是沒有問題的，問題是千萬不能同他們……」他縮住半句話：「否則，對閣下，對中國，恐怕不大大方便罷！」

「是的是的，」蔣介石連忘哈着腰點頭：「我已經在協議上簽字了，我記得很清楚，決不誤事。但是如何應付日本人，還得請閣下回去同貴國朋友多商量。」

「非常愉快！」美國人起立，伸出手去：「這一次我們的會晤，有着非常良好的收發。待閣下見過天皇，我會再來找你，今天太晚了，閣下應該休息。」

「那就不送了！」蔣介石瘦小的軀體在寬大的和服中向客人一躬到地，待汽車開得老遠，蔣介石雙手置膝，還沒有抬起頭來。

蔣介石拜見日本天皇以後第二天，美國代表又來找他了。頭山滿同川野長成正在同蔣介石談些什麼，看見美國人來，話題便扯到了皇宮如何莊嚴，天皇如何威武這方面去。那美國人也另外扯上一個話題，只見他悲天憫人地嘆息道：「閣下，自你離開南京以後，貴國最近的變化可知道麼？」

「從頭山滿先生那邊畧知一二，」蔣介石反問道：「閣下是否有新聞？」

「雜得很，」那美國人朝頭山滿瞅一眼：「恐怕比不上頭山滿先生知道得多。」他想一想：「十月二十日，南京下令討伐唐生智，程潛任總指揮。第二天唐生智通電說：『南京特別委員會者，政客官僚之集合體，而違法篡黨之謀亂機關也！政客官僚而可謀國，則革命爲多事，違法篡黨而可以不討，則本黨爲無人！』南京在廿四日那天通電反駁，說唐生智『視黨部爲傳舍，以主義爲玩物，』並派李宗仁、程潛、朱培德爲三、四、五路總指揮，分兵三路西進！」

「唐生智這傢伙！」蔣介石咬咬牙。

「中國的問題不在這批人，」頭山滿向川野笑笑：「我們日本的想法，中國的問題在共產黨，共產黨如果成功，那，」他向美國人點點頭：「別說貴國，就是我們日本也毫無辦法，共產黨太可怕了，他能够使四億五千萬中國人覺醒，這太可怕了！據我所知，在最近短短的幾天中，

海陸豐農民起義，十一月一日廣東農民在澎湃領導下佔領了海豐、陸豐與碣石，捷勝等沿海大鎮，宣佈了蘇維埃政府的成立，這太可怕了！同一天廣州工人包圍汪精衛住宅，要求恢復工會，遊行、罷工、示威，到現在還沒有完，據說張發奎已經去鎮壓，「頭山滿眼一眼蔣介石：「閣下有何意見？汪精衛先生竟受到騷擾，共產黨太胡鬧了！」

「嗯，」蔣介石嘴上應着，心頭納悶：「爲什麼頭山滿對汪精衛特別關心？天皇也提到過汪精衛其人。」但他不便詢問，答道：「我沒有什麼意見，除非我回去以後，才能想到辦法。」

「閣下那天回去？」川野笑問道，「我來送行。謝謝你『親如一家』的大手筆，那四個字寫得龍飛鳳舞，意義深長，大大的好，我已經讓他們好生裱糊去了。」

「嗯……」蔣介石尷尬地瞅一眼美國人：「我決定五號那天同岳軍一起動身，這次回去以後，萬事仰仗各位先生鼎力協助！」

蔣介石在十一月十日回到上海，共產黨人說道：「從此美帝國主義成爲蔣介石的洋爸爸，日本帝國主義成爲蔣介石的洋叔叔，其他帝國主義都成了蔣介石的遠房洋伯叔。」正是：下野爲上台之本，去東京可以攀親。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卅九回

當頭一棒何應欽裝病
約法三章宋美齡出嫁

書接上回，却說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十日，蔣介石從日本回到上海，恰巧宋子文自武漢談判歸來。黃浦灘上寒風刺骨，路有餓殍；宋公館中溫暖如春，酒池肉林。蔣宋二人的親戚朋友當即設宴爲他們接風，首先決定蔣介石該怎麼宣佈，爲什麼突地回來了？如果把美國願意支持的真相講出去，似乎不大好聽。

「就說馮玉祥同閻錫山聯名打電報請我回來，」蔣介石高高興興：「他們來過一個電報，說自我走後，李、白、何三人在南京東邊龍潭山附近，擊退了孫傳芳過江的部隊。當孫傳芳攻過長江南岸的時候，南京中央黨部的負責人大半走開。幸虧李烈鈞的第七軍，同何應欽的第一軍雙方夾擊，才把孫傳芳打回徐州。馮玉祥駐紮鄭州，眼見張作霖從河北向南打，張宗昌從山東曹州府向河南蘭封打，馮玉祥覺得北方情形這樣糟，革命就應擴大團結，於是同閻錫山聯名給我一個電報，」蔣介石一笑：「說要我馬上回來繼續革命，爲了革命，馮玉祥不但請我做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而且他的第二集團軍也願意給我指揮。」蔣介石大笑：「這個電報我並沒有放在心上，給你們一提，倒真是還有用處，就說馮閻兩人請我回來了。」

「馮玉祥真是，」陳布雷讚嘆：「真是北方人性格，痛快乾脆！」

「傻瓜一個！」張靜江嘆哧一笑：「要不是老孔先入爲主，把他同共產黨之間拉開；要不是

蔣總司令來這一手，要求同他拜把子，左一聲大哥，右一聲大哥，老馮不會這麼痛快，決不着這樣子死心眼兒打電報請他回來！」

「聽是聽說過，」陳布雷問道：「他們拜把子究竟是……」

「那還不簡單？」張靜江把他拉到一旁：「如今介石已經回來，你今後同他相處時間更多，可要小心哪！介石同老馮結拜，那不過是一齣戲，今年八月間老馮在豫東打敗了張宗昌，俘虜了張宗昌兩三萬人，得到七列裝甲車，介石一看事情不妙，馬上派馮福驤和劉天齡去找老馮，說他要同老馮義結金蘭。」張靜江想了想：「蔣寫的是：安危共仗，甘苦同嘗，海枯石爛，死生不渝！敬奉煥章如胞兄惠存。契弟蔣中正謹訂。」

「你記得真清楚。」陳布雷大感興趣。

「我給他起的稿，」張靜江笑道：「這本來是青紅幫那一套，介石運用起來得心應手，另成一格。不過講到要筆桿，他就得另外找人，所以我說你今後地位重要，留在他身旁，非要小心小心好好地幹不可！」

「是的，」陳布雷捏把汗：「馮玉祥的金蘭譜上寫些什麼？」

「還沒看到哩！他兩人還沒正式結拜。老馮脾氣直爽，說真的要拜把子，他不肯來，得讓介石自己去。」

「那爲什麼他叫老馮做大哥？」

「表面上是尊敬他，」張靜江低聲說道：「事實上要老馮擁護他，這一點你當然明白，不談了。」

那邊廂宋霽齡把宋子文拉過一邊：「回頭席終人散，你得把姓蔣的留住，探探口氣。」

「關於小妹的婚姻問題？」宋子文搖頭：「今天我回家，正碰上她同劉紀文出去看電影，她把我拖到房裏，說姓蔣的也回來啦，這個滿身流氓氣，腦袋光禿禿，叫他懶蛤蟆別想吃天鵝肉，我這朵鮮花可不能插在牛屎上，叫他死了這條心，別再請大姊向我橫說豎說，怎麼說也不行！」

「這孩子，」宋霽齡皺皺眉頭：「你怎麼說？」

「我說我剛到，以後再談吧。紀文在門口等你。」

「紀文聽到沒有？」

宋子文搖搖頭。宋霽齡正想再問，客人們已經起立告辭，於是又忙了一陣，宋霽齡留蔣介石在家裏住，讓宋子文同他促膝談心。

「你辛苦了，這一趟東京之行。」宋子文拍拍他肩膀。

「彼此彼此，」蔣介石打個呵欠：「你也一樣，武漢情形怎麼樣？」

「沒什麼。」宋子文微笑着點燃雪茄：「大局已定，你老兄這一趟真是旗開得勝！」

「你全知道了？」蔣介石一怔。

「差不多，」宋子文笑笑：「在東京找你的那個美國朋友，事先會到上海來找過我。」

「你說我應該怎樣進行？」

「反正你已經回來了。」宋子文欲言又止：「南京在這幾天一定會對你有所表示。對『國』『家』這兩個名詞，『國』已經沒有問題了，『家』的問題你老兄應考慮一下，家有賢內助，對你老兄幫忙很大。」

蔣介石望着火爐出神，半晌，忸怩地答道：「我家庭情形，你也知道。我女人要是有老孔和你們的太太一樣能幹，事情就好辦了。」

「那可以想辦法。」

蔣介石苦笑：「很難，很難，誰都知道我有一個太太，身邊還有兩個孩子。」他尷尬地笑笑：「老兄不是外人，大概也知道我在這裏還有一個女的，不過這個人上不了台面。」

「我給你介紹一個！」冷不防宋靄齡推門而進：「介石，這件事包在我身上，」她拍拍肥肥的胸脯：「我給你介紹一個，包你滿意！」

「啊！」蔣介石摸着頭腦，却又滿心歡喜，連忙讓座道：「你坐你坐，今天晚上你們兩位怎麼變成月下老人啦？」

「說正經的。」宋靄齡一屁股坐下來，抿着嘴笑道：「你蔣總司令談國家大事只不過談了一半，『國家大事』明明指的『國』與『家』，可是我們相處那麼久，幾時到過你家裏，見過你太太來着？」

「她，」蔣介石尷尬地答道：「她見不得……」

「沒有關係，」宋靄齡口若懸河：「你們是老法結婚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知道。你太太不善交際，我也知道。可是你要明白，將來你的地位多高？我在美國的時候，就親眼目親人家官太太，沒有一個不幫她丈夫交際的，有一句名言你大概也曉得，叫做：好多外交問題是在餐桌上解決的。你想，中國人把太太叫做內政部長，美國人却把太太當做外交部長，到底怎樣一個太太才理想？——我當然是指你嘛，你的太太應該既懂內政，又懂外交，這樣子你的政府才能不

可限量！你想，你有一個非常非常能幹的太太，她能幫你周旋於英美洋人之間，她能替你把好些問題解決在餐桌之上，啊啊啊，這不是太理想了嗎？」

蔣介石望着她傻笑：「對，對，對！好！好！好！」

「好啦！」宋靄齡聳聳肩膀，雙手一攤：「你們談罷，我得洗澡睡覺去了。」

「這麼冷天還洗澡？」蔣介石正想問宋子文，驀地想起孔家浴室有水汀，於是改口說道：「孔太太真是一番好意。」

「老兄有意思麼？」宋子文幌幌雪茄：「如果有意思，大姊可以替你介紹。」

「我，」蔣介石吞吞吐吐：「我倒是有這個意思，不過沒有合適的對象，一大把年紀了，也不好意思託人介紹。」

「我家小妹你看如何？」宋子文單刀直入。

「美齡？」蔣介石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那，——不行吧，我們年齡相差太大，再說令妹留學美國，恐怕不喜歡我這一個阿木林。」

「那裏那裏，」宋子文忍住笑：「老蔣，這門親事的政治意味你可以考慮考慮。」他放低聲音：「這次你回來後，不久便要上台了。這次我們的政府，沒有問題有華盛頓給我們撐腰囉！小妹是留美出身，而且美國是她第二故鄉，以你的身份而加上這麼一個內助，」宋子文把沙發扶手一拍：「嘿！你對外辦事要多方便就有多方便！」邊說着宋子文便往外走：「老兄，你考慮考慮，我們宋家是很榮幸的，假如能同你攀上這門親事。」

「不，」蔣介石雙手發抖，拉住宋子文的睡衣角叫道：「我毋須考慮，我贊成，我贊成！」

蔣介石興奮得睡不着覺，他真的在爲「國」「家」忙開了。廣州五千多海員工人遊行示威，反對「改組委員會」的運動已被壓了下去；唐生智也已敗退，放棄武漢通電下野。十一月十六上海國民黨開會迎蔣，蔣說這次回來是決定同汪精衛合作的，而汪精衛同李宗仁也在那天自粵抵滬，與蔣商談取消特委會，與召開國民黨四中全會。一方面蔣似乎是「衆望所歸」，一方面各地軍閥却在打得不可開交；同月十七日粵軍張發奎黃琪翔，同桂軍黃紹雄等爭奪廣東地盤，遂以「護黨」名義包圍了黃紹雄、陳濟棠住宅，並把衛隊全部繳械，把黃紹雄與戴季陶嚇得逃往香港，於是粵桂戰起。在戰爭中的廣東局面異常混亂，人們起來反抗反革命恐怖，要求武裝起義。這中間在中共廣東省委張太雷領導之下，決定武裝起義，提出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飯給工人吃」、「土地農民耕」、「一切政權歸工農兵蘇維埃」等口號，號召羣衆起義，得到了廣大羣衆的熱烈擁護。

同時美國對華政策的口號開始進一步，所強調的不再是「門戶開放」而是中國的「統一」，因爲日本和英、法等國，都已不可能對美國實行門戶關閉。蔣介石下野赴東京時已經在秘密協定上簽了字，而在簽字前後的所作所爲在在證明了蔣對美國的忠誠。如今蔣已回國，且已上台，那末蔣介石把一切新舊軍閥都統一到他的中央來，也就是把美國以外的各個帝國主義在華的利益和勢力都排擠出去，把中國「統一」給美國。美國人催促着蔣趕快這樣做，別讓其他各國對中國流連不去，損害了美國的獨佔利益，更不能讓中共拾起頭來，必須及時予以打擊，徹底消滅！

蔣介石就爲了這些「國」事忙碌着，首先集中精力打擊想把蔣介石取而代之的人，何應欽換了當頭一棒。他回上海就任總司令職後，第一道命令就把何應欽調成參謀長，不許何應欽有帶兵

的實權，這一棍又毒又辣，何應欽接到命令馬上裝病，住進醫院，百日之後才「病愈出院。」

蔣介石同時也為「家」事忙碌着，可是他又不願出面同毛氏原配與陳潔如交涉，他把這件事交給杜月笙與張嘯林他們：「替我解決。」

「毛氏那方面好辦，」杜、張回覆蔣介石：「我們說明來意，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直哭，我們簡直沒有說話餘地。留下來一點錢，安慰她，說反正以後你的生活不成問題，即使蔣總司令不提出離婚，事實上你們也並沒有生活在一起，一而二，二而一，分居與離婚是一樣的，你就接受了吧。」

「她怎麼說？」蔣介石皺着眉頭問道。

「女人家嘛，」杜月笙雙手攤在袖管裏，拱拱手笑道：「你不必跟她計較。總之，她說話說得很難聽，可是也不能怪她，宰相肚裏好撐船，我看你算了吧，還是按照原定辦法行事，把她安頓起來，每個月柴米不缺，也就算了。」

「她說要回鄉下？」蔣介石皺眉瞪眼問道：「要走就快點走，別在上海礙手礙腳！」

「她，」張嘯林接嘴：「她說葉落歸根，如今已經走頭無路，當然回去。但是她說她沒有臉回去，男人家得發啦，她不能……」張嘯林改口道：「她說她目前不想回去，她想找個清靜地方，做做尼姑也行。」

「娘希匹！」蔣介石拍着桌子罵道：「真是敬酒不吃吃罰酒，你們別理她，我也不管，看她把我怎麼辦！」

「別，別這樣，」杜月笙勸道：「江湖上講義氣，何況到底是結髮夫妻。她當然對你不會有

什麼花樣，問題是弄不好教天下人笑你沒有義氣，我看你別管吧。」他拍拍胸脯：「交給我們，我們想把她同緯國送到蘇州去。可是緯國太小，只有十一歲，婦孺之輩得有個人照呼才行。昨晚我同吳禮卿談過這件事，他說蘇州葑門裏東小橋有合適的房子，他可以去……」

「好好，」蔣介石不耐煩：「就派禮卿負責照呼罷！這件事我交給你們了！」他臉孔一板：「潔如那邊怎麼樣！」

杜月笙同張嘯林交換了幾下眼色，還是張嘯林先開口道：「關於這個女人，我看你也不必動氣，……」

「你說好了，」蔣介石不耐煩：「我早已知道，娘希匹這臭婊子在外面拾出我的招牌招搖！」

杜、張二人又交換了一下眼色，杜月笙低聲勸道：「你今天已經平步青雲，別跟這種人一般見識。陳潔如有一陣子實在沒有辦法，不過她也不敢亂來。如今你得發啦，確實有人去捧他。上海灘嘛，你當然明白，潔如賣賣野入頭，憑你三個字抬高了她的身價，這件事情，嚶，像這種事情，……」

「你說罷，」蔣介石緊皺眉頭：她還有臉找我？不守婦道，到處招搖，我不理她！」

「不行啊不行，」張嘯林勸道：「你可以不理她，她可以不找你，嘿，她當然不敢找你。」

問題是你如果真的不理她，她今後在外面可亂來啦，人家便可以說：走！找蔣介石小老婆睡覺去！你臉上還有光彩？」

蔣介石不響，歇了一會，才幽幽地問道：「她向我開條斧嗎？」

「這個，」杜月笙也皺眉：「也說不上是條斧，她只希望你顧念昔日恩情，一夜夫妻百夜恩，她要八萬塊！」

「娘希匹殺了她！」蔣介石直跳起來。

「你不能再生氣，」張嘯林擺出師父的面孔來：「你不能同她們生意人一般見識。她問你要八萬塊，我看這筆錢也要在刀口上，你不能說她開條斧。她終算額角頭高，碰到你這麼一個客人，如今橋歸橋，路歸路，婬堂子都不在乎化個幾萬塊，你又何必肉痛這八萬塊？你真覺得不窩心，我給你墊！」

「我倒不是肉痛，」蔣介石連忙轉過口氣：「娘希匹這臭錢子拿了錢如果非要槓出我的名字招搖……」。

「絕對不會！」杜月笙插嘴道：「張靜老同我們可以擔保！你也可以相信得過。」

「而且我們已經給她準備了後路。」張嘯林骨都骨都喝完一杯茶：「要她嫁人！」

「誰？」蔣介石一怔。

「你不認識的。」杜月笙勸他道：「一個醫生。你給她八萬塊，她跟那個醫生就結婚，大家橋歸橋路歸路，以後如果她敢招搖，用不着你開口，我們會把她開銷！」

蔣介石一聲不響，他知道這個醫生是誰，他也認識這個醫生是誰。要發作嗎？青紅幫弟兄會說他小氣，而他的政權是同青紅幫分不開的……他只得嘆一口氣：「好罷，八萬就八萬。這兩個女人交我給你們了，一個搬蘇州也好，回溪口也好，你們看着辦吧。一個就一刀兩斷，叫她以後少露面！」

陳潔如拿到了八萬塊錢，同蔣介石結識一場，就像在跑馬廳發了一筆橫財，也就同那個做醫生的老相好悄悄地躲起來了。毛氏的情形就不同，她只有哭。

同時也有一個女人在哭，雖然哭的原因不同，但不愉快的表現是一樣的，她是宋美齡。

「大姊，」宋美齡訴說道：「你是我的大姊，你能眼看着我跟那個流氓結婚？我不過廿五歲，他已經四十一，誰都知道姓蔣的害楊梅瘡弄得髮脫齒落，我我，」她抹抹眼淚：「何況我同紀文早已經有了個女孩子。」

「你真是不懂事！」宋美齡擺出大姊架子：「就因為我是你的姊姊，我不能讓你同紀文結婚！紀文有什麼好？你說他是留學生？留學生的地位也不能跟姓蔣的比！你說他長得漂亮？那真是笑話！姓蔣的可以亂找女人，你以後不可以找你的心愛人？你以為劉紀文有錢？今後姓蔣的找錢比呼吸空氣還容易！而你呢？你是中國的第一夫人！無論名譽、地位、財產、啊啊，你真優！肥肉到嘴你還推開？告訴你罷！要不是我已經同你姊夫結婚，我非抓住這個姓蔣的不可！」

宋美齡思索着。

「小妹，」宋美齡拉住她一支胳膊：「你別傻啦！你想，你同姓蔣的結了婚，你就是總司令夫人，以後就是主席夫人，甚至是總統夫人。優丫頭想一想罷！劉紀文能滿足你這些麼？你同他養的那個女孩子，由我來養好了，算是我的二小姐，你以後經常可以看到她。」

宋美齡顯然已經心動，但還堅持道：「我不！大姊你想，姓蔣的滿身楊梅瘡，會不會傳染！

……

「笑話！」宋美齡笑道：「萬一你生了病，我陪你到紐約找醫生，怕什麼？姓蔣的不會生兒

子，你也已經在紐約紮起了輪卵管，不必擔心生兒子會有先天梅毒，這個問題怕什麼！」

「姓蔣的有了兩個老婆，而且到處玩女人，」宋美齡撇撇嘴：「我再嫁給他，不……」

「又是笑話，」宋靄齡失笑：「他的家庭問題你不要管，他一定會弄得乾乾淨淨才接你過門。別說他有兩個老婆，即使有兩千個，她們都不敢出面吵吵鬧鬧，那不是同自己的性命開玩笑嗎？」

「我的生活習慣同他合不來，」宋美齡皺眉頭：「一個莫名其妙的大流氓，滿身是瘡的大壞蛋，一竅不通的阿木林，連拿刀叉都不懂，晚禮服都沒有一套的傢伙……」

「不許你這樣說！」宋靄齡生氣道：「你要放明白點，今天不是你同蔣介石結婚，是同統治中國的皇帝結婚！那個統治者是張三也罷，是李四也罷，我們宋家不能放過他！你懂嗎？看你聰明一世，胡塗一時，連這點問題都想不通，還埋怨我做姊姊的，氣死我了！氣死我了！」邊說她躺在沙發裏直摸心口。

「大姊，」宋美齡挨着她坐下：「我不是不懂，是怕，……」

「怕？」宋靄齡嘆哧一笑：「有什麼可怕的？」

「怕他干涉我的行動。」

「傻丫頭！」宋靄齡縱聲大笑：「你以為這個人可怕？你錯啦！你說姓蔣的莫名其妙，一竅不通，那真是一點不錯，現在他靠了美國的勢力要上台啦，誰不知道宋家同美國的關係？現在我們宋家的人嫁給他，那等於替他統治中國。就像大哥當年做買賣一樣，美國有貨賣，中國商人要買，他在中國轉一個手，買賣成交，鈔票賺到，」她嘆口氣：「什麼國家大事？據我看來同做買

賣完全一樣，不過寫字間改做國民政府，總經理改名總司令，將來業務擴大，改做大總統而已！所以我說姓蔣的一點都不可怕，當然咯，中國人是怕他的，他的部下會怕他的，我們怕他幹嗎？一不是普通的中國人，二不是他的部下，姓蔣的今後裏裏外外離不了我們宋家，怕我們的不折不扣倒是他！」

宋美齡思索着，宋靄齡看她已經動搖，也不去打擾她，匆匆喝一口茶，準備答覆她所有的問題。

「大姊，」宋美齡邊咬指甲邊問：「紀文怎麼辦呢？他要是知道我變了心，他會自殺。」

「哈哈！」宋靄齡幾乎笑痛肚皮：「你以為紀文真會自殺？你以為這種男人對愛情真是劃一不二，不折不扣的麼？」

「紀文跟我說過的，」宋美齡躲避她大姊鋒利的眼光：「尤其在紐約出毛病那一天，我動過手術躺在醫院裏，紀文在我耳邊輕輕說：親愛的，我們趕快結婚罷，結了婚，就讓我們的小生命變得合法地位罷。將來，再生一個男的……我說：結婚可以，生孩子我不幹，我已經請醫生這樣做了。他聽了有點不高興，我就生氣。我說：原來你是爲了兒子才同我結婚的，並不是真的喜歡我。他就慌啦，他說沒有這回事，我誠心誠意地愛你，如果你跟旁人結婚，我就死在你面前！」

「一對傻傢伙！」宋靄齡嘆息道：「兩個傻東西！」她撫摸着宋美齡的肩膀：「小妹，你現在決定了罷？」

「要我嫁給姓蔣的？」宋美齡起立：「讓我再考慮考慮。」

「你要找紀文商量麼？」宋靄齡警告道：「你就說，如果他敢不放棄你，小心姓蔣的剝掉他

的皮！」

三天過去了，宋美齡沒有回家。

三天過去了，蔣介石和他的朋友經常拜訪，探聽這門親事下文如何。

「包在我身上！」宋靄齡一臉笑招待蔣介石：「我小妹聽說要攀親，就躲起來不見人，女孩子嘛！哈哈！可是老蔣啊，你可別新娘一進房，媒人拋過牆，到那時候不理我們啦！」

「決不！」蔣介石漲紅着面孔：「要是這樣，天誅地滅！我忘不了大姊你一番好意，將來我爲你粉身碎骨，也沒話說！」

「小妹回來了！」十一月下旬朔風怒號，有一晚宋美齡悄悄回到家裏，只見他容光煥發，精神抖擻，與三天前那種不安樣子大不相同。宋靄齡心頭雪亮，把她一把拉進房裏，笑着問道：

「死丫頭，這三天功夫同紀文難分難捨啦！怎麼樣，你們想通了罷？有些什麼條件？」

「條件？」宋美齡大驚：「你怎麼知道我們有條件？」

「你說罷！」宋靄齡把她按在沙發裏：「那是一定的，說，你們對老蔣有些什麼交換條件！」

「第一，」宋美齡當真開口道：「紀文說他現在已經是中央委員，這份差使沒賺頭，他要求發表他做南京市長；第二，給他一百萬現金，作爲賠償費；第三，」宋美齡頓了一頓：「我同他保持原來關係，兩人來往，蔣介石不得干涉！」

「還有嗎？」

「沒有了。」

「好！」宋霽齡笑道：「我馬上找他去，我想他一定會答應的。」列位看官，有人說：蔣介石一向喜歡把紅帽子往人們頭上戴去，而他自己却選擇一頂綠帽子。正是：紅帽給人戴，綠帽自己戴；廿頂不嫌少，多多而益善。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一人得道雞犬昇天 十年內戰兵連禍結

却說蔣介石接到宋美齡三個條件，倒也一怔。「靜老，」他找到張靜江：「第一個條件好辦，派劉紀文做南京市長不成問題，第二個條件也馬馬虎虎，給劉紀文一百萬現洋，算是我從他手裏買進了一件活寶；第三個條件娘希匹未免使我下不了台……」

「忍耐點，」張靜江睜着眼睛笑道：「阿威，你現在是大人物了，大人物同娘們一般見解？那是何苦來！你清楚，你現在並不是同宋美齡結婚，是同美國代理人結婚，這個代理人是西施美人也罷，是無鹽媼母也罷，她是個石女也罷，她要三千面首也罷，管他媽的！只要她能幫你處理一些問題，只要她滿口洋話週旋於英美人士之間，你睜一眼閉一眼算了。」

「我倒也不在乎，」蔣介石沉思：「問題是她嫁給我以後還要同劉紀文搞不清楚，偷偷摸摸也就算了，如果不避耳目，明來明去，鬧得一塌胡塗，我這張臉……」

「你可以再同她訂個君子協定，」張靜江笑呵呵：「就說面子問題也要緊，你今後是中國第一人，她今後是中國第一夫人，對於同劉紀文這個人往來，總該小心爲妙，我想她也不敢於使你過份難堪的。」

蔣介石不響，算是接受了他的建議。

「這個，」張靜江問道：「關於你們結婚問題，我聽T V說採用西式結婚，你知道麼？」

「是不是文明結婚？」

「不，聽說是在教堂裏結婚。」

「我已經拒絕了，」蔣介石說：「我又不是教徒，把我拉到教堂裏，簡直要我出洋相嘛！」

「我跟你看法不同，」張靜江低聲勸他；「現在是同美國代理人結婚，她們怎麼說，我們怎麼做，言聽計從，你可不能攔紗帽。」

「那怎能攔紗帽？」蔣介石苦着臉道：「孔太太曾經問過我是不是教徒？參不參加教會？我說……」

「你答應做教徒？」

蔣介石搖搖頭：「她沒有堅持。」

「你就乾脆請求參加教會，」張靜江勸道：「參加了教會，也就是同美國人更接近一步，將來對你有幫助！」

蔣介石當真把這個意思同宋靄齡表達：「爲了在生活習慣上同美齡差不多，我決定做個教徒。」

「好極了！」宋靄齡拍手道：「本來嘛，中國菩薩比不上洋菩薩！難得你這個佛教徒目光遠大，皈依耶穌！」

蔣介石於是入了美以美派教會。

十六年十二月一日，蔣介石同宋美齡在上海用基督教儀式結婚了。這個美國威斯禮大學一九一七年的畢業生，做了「中美合作」的橋樑，美國人通過宋氏家族加強了對中國的「興趣」，蔣

介石通過宋氏家族加強了和美國的聯繫。

蔣介石的報紙對蔣宋結婚大爲渲染：

「中美合作！」

「國民黨政治勝利！」

蔣介石自己也說：「我們結婚後，革命的工作一定要有更大的進展！」

蔣介石的師兄師弟用羨慕的口吻恭維他：「瞧你真有辦法！如今一個跟斗翻到雲端裏，弟兄們要照儂牌頭啦！」

一個外國人恩斯特·豪斯感慨、諷刺道：「如此一來，中國的一位軍事家天才和一位經濟天才，從此携手合作了。」

「這個如此偉大而全能的買辦宋家朝代，已經誕生了，中國僅有的指揮現代軍隊的人，和僅有能够掌握財政的人，成爲郎舅之親。作威作福的銀行家之妻（孔夫人）已發現欲取不可估計的財富的機會。甚至宋子良、宋子安這些年輕人，都可以有機會要位置。而媚人的蔣夫人，在不會講英語的軍人旁邊，變成了一個大女買辦。不論憑貪婪、能力與魔力，宋家可以在以後一個十年中，統治中國四萬萬人民，猶如榮華而帝胄的波幾亞家族。」

「中國革命的命運已經決定了。宋家拿到租界銀櫃的鑰匙，蔣已經出賣了革命，參加了宋氏的家族。蔣爲了與宋做這些買賣，他毫無遲疑地拋棄了他的朋友，他的妻子，他的信念和信仰，宋家却給他以非常寶貴的權力。」

「蔣的政權，就建立在財閥的收買之上。這與姓蔣的本性並無衝突。他來自買辦社會的上

海，他久已自下仰上的傾慕這種榮華富貴。他帶着槍，終於居高臨下的成爲中國財閥的保護人。自然，他也成爲其中富有的一員。」

十七年一月間，蔣介石回到南京重新上台，宋子文也就當上了財政部長。事前南京政府下令撤銷各地蘇聯領事館，勒令蘇聯商業機構停業，「嚴拿」俄籍共產黨人，重新確定親美外交路線，南京政府致美政府的照會中，把這個路線寫做「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希望中美兩國在外交上開一新紀元」。

宋子文上台了。美國在南京的經濟和政治地位開始加強起來。蔣介石也宣佈了「繼續行使國民黨革命軍總司令職權」，美國對中國發生「興趣」的執行人也擁有了最高職權，這一切，在東京簽訂的美蔣協議都有了效果。

可是美國還沒有百分之百的放心，想找一件事情來測驗蔣介石對美國的忠誠到了什麼程度。突地，美國駐華大使馬克讓給南京政府送來了一個照會，把蔣介石嚇住了。

那個照會說的是十六年間美國兵艦砲擊南京，死傷二千餘人的故事。

蔣介石不安地把「隱身仙人」黃郛找來：「你是外交部長，這件事情如何看法？」

黃郛照例笑笑：「這件事呢，有兩個處理辦法。」

「你說。把經過情形也說說，我記不清了。」

「砲轟南京，傷亡二千，這是去年三月廿四日晚上的事情。」黃郛口若懸河：「那時候林祖涵是北伐軍第六軍的黨代表，他率領第六軍第二軍攻克南京，美、英、法、日有點慌，戒備森嚴，引起了部份民衆士兵的不滿，於是就在各國領事館前舉行大示威。這些領事便藉口保護僑民

和領事館，下令停泊在下關江面的各國軍艦向城裏轟擊。」

「嚶，」蔣介石打了個冷戰，望一眼窗外的紫金山：「恐怕我們自己不好，所以引起了他們的砲轟罷？」

「其實他們的目的只是阻止北伐軍向長江下游發展，」黃郛皺皺眉：「事後五國領事還聯合起來向武漢政府提出抗議，要求這個那個的。」

「那時武漢的外交部長是？」蔣介石敲敲光禿禿的腦袋：「一下子想不起來了。」

「陳友仁！」黃郛說道：「陳友仁當時沒有理它，而且駁覆了他們。難怪美國人他們這口氣到今天還消不了。」

「美國人在這個照會裏說些什麼？」蔣問。

「馬克謨在照會中說得很得體，」黃郛找到原件翻譯給蔣介石聽道：「美國對我們是很講面子的，你看他原文的口氣：『本公使深信，所有該事件各犯，尤以親身負責之林祖涵一名為最重要，其懲辦一層必能依照表示從速完全履行，藉以表明南京當局對於中美兩國人民他方面之關係。……』明明是把責任往共產黨頭上一推，對於我們毫不相干！」

「是的，」蔣介石透過一口氣來：「承認錯誤，也無不可，問題是陳友仁駁斥過他們，而我們表現得很客氣，你看怎麼樣，你不是有兩個辦法麼？」

「兩個辦法之一，」黃郛口沫橫飛：「就是回覆他這件事情已經過去，費我兩國的感情如此好法，不必計較了。但馬克謨公使不會接受的，我所以這樣想，也就是總司令剛才的顧慮。」黃郛一臉笑：「但據我看來，這種顧慮也不必了，反正我們已經清共，已經同美國人建立關係，就

把美國這次責問全部承當下來，如何？

蔣介石點點頭。

「那我起草了，」黃郛掏出鋼筆，在蔣介石面前寫道：「此案之發生，實由於共產黨之煽動。但中國政府仍負其責，肇事人業已懲辦，對美國政府有不敬之處，及領館僑民之損失，深表歉意，並擔負繼續切實保護之責！」

「嗯，」蔣介石接過黃郛的草稿，「不敬之處……深表歉意……好是好的，不過嫌空洞些。」黃郛望着他，準備紀錄。

「這樣罷，」蔣介石揮揮手：「人情做到底，反正這是個面子問題。馬克謨既然出面送照會來，一紙公文恐怕不能交代。我決定給他們幾十萬塊錢，作為賠償各國在這次事件中的損失費。同時通緝林祖涵，替他們懲辦兇手！這一來，華盛頓該滿意了。」

「那是一定的。」黃郛振筆疾書：「我們也不妨說明，去年那次美國軍艦砲轟南京，死傷二千多人的案子，就說是不爭氣的中國人所造成的暴行，而這些暴行，又是共產黨發動的！」

「好好好！」蔣介石疲乏地立起身來，讓侍衛們給他披上大氅，遞過帽子手杖，準備出去開會。

「總司令太忙了。」黃郛挾着個皮包緊緊跟隨：「不陪夫人散散心麼？春天，風景好。」

「風景？」蔣介石跨上汽車：「改天再說罷，她有她的遊伴，我實在忙不過來，到東到西要開會。」

蔣介石真是忙不過來。自他回國後，雖然他認為中國由他統一沒有什麼問題，井岡山的紅軍

根據地也絕無保留可能，但一連串消息傳來，蔣介石的內心是非常着急。

震動全國的「十二月廣州起義」，使蔣介石一想就膽寒：廣州工人在張太雷等領導下舉行武裝起義，組織蘇維埃政府。首由葉劍英領導的教導團和工人糾察隊發動，解除了當地駐軍的武裝，佔領政治分會、財政廳、電報局和彈藥廠各個重要機關，工人們自動到起義司令部領取武器，參加作戰的人數達五、六萬！後來連廣州市郊農民都參加了作戰，嚇得李福林等軍隊在美、日軍的掩護下連忙向廣州蘇維埃進攻，屠殺了七八千人，領導起義的張太雷也在戰役中犧牲，好不容易把局面穩定了下來。

但十七年正月間又有使蔣介石傷腦筋的事，朱德與陳毅率領南昌起義部隊自粵北進入湖南。許克祥、白崇禧等部隊被擊敗，紅軍隊伍擴大，實力增加兩倍。緊接着發動了湘南起義，耒陽、永興、資興、衡陽、常寧、沙城、桂東、郴縣、樂昌、仁化等湘粵邊境十餘縣紛紛響應，蘇維埃政權維持了三個多月。

同時，美國爲實現統一中國的計劃，要求和支持蔣介石北伐的行動也加緊起來。這次北伐，總司令當然是蔣介石，二月十五日在徐州召集軍事會議，十六日蔣與馮玉祥商談改國民革命聯軍爲第二集團軍，以馮爲總司令；改北方國民革命軍爲第三集團軍，以閻錫山爲總司令；改兩湘各軍爲第四集團軍，以李宗仁爲總司令。而主要的，蔣介石想實現同馮玉祥義結金蘭，企圖使馮玉祥完全聽命。

民國十七年二月十八日的鄭州，春寒料峭，灰沙撲面。蔣介石全副戎裝，帶着帖子，喜孜孜率領大隊人馬拜會馮玉祥，一見面便叫道：「大哥，本來還想準備一些禮物，因爲我知道大哥是

個真正的革命軍人，不喜歡這一套，所以免了。」說罷把大紅帖子恭恭敬敬往桌子上一放：「大哥，去年馬福義和劉天齡跟我說，承你不嫌棄，願意同我義結金蘭，這事情真使我快活！前兩天又忙着開會，大家沒功夫，今天……」他笑笑：「大哥的帖子準備好了罷？」

「準備好了，」馮玉祥也把大紅帖子拿了出來，兩人起立，互相拜了四拜，交換過蘭譜後，彼此打開對方的帖子。

譜兄馮玉祥在蘭譜上寫道：

「結盟真意

是爲主義

碎屍萬段

在所不計 敬奉

介石如胞弟惠存 譜兄馮玉祥謹訂 十七年二月十八日 籍貫安徽巢縣竹柯村 年歲四十七

生於壬午年九月二十六日 父諱有茂 母氏游

契弟蔣介石在蘭譜上寫道：

「安危共仗

甘苦同嘗

海枯石爛

死生不渝 敬奉

煥章如胞兄惠存 譜弟蔣中正謹訂 十七年二月十八日 籍貫浙江奉化武嶺 年歲四十二

生於丁亥年九月十五日 父諱肇聰 母王氏

馮、蔣部下向他倆道過喜，譜兄譜弟便坐在一起談天。蔣介石笑了一陣，問道：「大哥，我們既成了無話不說的朋友，希望你對我指教指教。」

馮玉祥冷靜地想了想，說道：「歸根結蒂，老百姓是我們的主人，老百姓喜歡的事情，我們便去做；老百姓不喜歡的事情，我們萬萬不可做。」

蔣介石怔了怔，又堆下一臉笑，客客氣氣問道：「大哥，還有什麼事沒有？」

馮玉祥也笑着說：「如果我們能實行剛才說的話，我們就能實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你如果再問我，我就告訴你：我們要同士卒同甘苦！兵不吃，我們不要吃；兵不穿，我們不要穿。你如果能實行這些，我們的革命一定可以成功的！」

蔣介石瞪大了眼珠想了一想，拍拍膝蓋說道：「好！大哥，我們一定這樣做！」
「那好極了！」馮玉祥微笑。

接着，蔣介石復任總司令再度北伐，他下邊四個集團軍本是互相敵對的勢力，蔣介石的部隊是第一集團軍，作為北伐的主力。馮玉祥的部隊是第二集團軍，沿平綏路東進，沿平漢路北進，得到伸展勢力的機會，被蔣介石「統一」了。閻錫山的部隊是第三集團軍，這個山西土皇帝正想向娘子關外伸出手去攫取利益，也被蔣介石「統一」了。李宗仁的部隊是第四集團軍，桂系諸要角一時獲得高官厚祿，也給蔣介石「統一」了。

蔣介石復任總司令，這一着棋子下得非常狠。原來當他下野期間，國民黨中西山會講派與桂系合作當權，李宗仁白崇禧出兵討伐唐生智，佔領了武漢。這時蔣介石已經佈置重行上台的「伏

線，「當南京的西山會議派在十一月二十二日舉行討唐勝利的慶祝大會時，陳果夫指使「弟兄們」當場擾亂，警察因此開槍，傷及一般羣衆，於是到處鬧起反對「一二二」慘案的運動，要求懲辦葛建時等，鬧得滿天星斗，不可開交。十二月中國國民黨召開中央執監會議，蔣介石左手抓住了西山會議的弱點，右手則以廣州暴動打擊汪精衛派，如此一來，環顧領袖人物中，只有蔣介石才可以上台了。

蔣介石於是再任總司令。

另一方面，紅軍朱德部二千餘人撤至江西寧岡縣，同行者有郴州、丰陽、永興、宜章、資興等縣農軍八千餘人，與毛澤東率領的千餘人會師於井崗山。改組兩部爲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下轄三師六團。組織前敵總委員會，毛澤東任前總書記，廢除舊軍隊中的打罵制度，主張官兵平等，提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政治紀律。全軍共有萬餘人，槍械二千餘支。

在美國方面，一個通過蔣介石的「統一中國」在望，對蔣的支持，那是毫無問題的。

在日本方面，日本並不準備退却，他也要用武力去制住「以美元爲背境的南軍北上。」圖與美國在中國爭一日之短長，爭百年之「利益。」

毛澤東對這個局面慨乎言之：「生氣勃勃的中國大革命被葬送了，從此以後，黑暗的中國代替了光明的中國。」針對當時情況，他又說：「中國內部各派軍閥的矛盾鬥爭，反映着帝國主義各國的矛盾鬥爭，故無論如何下能妥協，所有的妥協都是暫時的，今天暫時的妥協即醞釀明天更大的戰爭。」他的預見，一一都言中了。

從此以後一個長時期裏，中國人民陷於兵連禍結、顛沛流離之中。這部書說到這裏，在下得喘一口氣，繼續爲列位看官敘述十年內戰的情形。正是：千萬生靈塗炭，書生擲筆長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後記

宦海浮沉，馬齒徒增，作客香島，倏忽七載，在歸去前夕將「金陵春夢」敬獻與讀者諸君，心情甚為輕快。

「新晚報」問世之初，友人便要我寫點東西，當時的題目是「服官二十年」。但以形式及材料取捨問題時寫時輟，不成個玩意。兼以生活迫人，奔走衣食，一擱便擱了兩年。

中國自有帝王以來，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政府是一個「末代王朝」，殆為世人所公認；而「蔣總統」是一個「末代皇帝」，也無疑義。要記載這個末代皇帝的金陵春夢並不難，因為這是「現代史」，資料俯拾即是。但就因為太近了，一提起末代王朝，雖三尺童子也能侃侃而談。才見聞究屬有限，因此遺漏之處一定很多，敬請諸君不吝指教。

「金陵春夢」內容，大致分為五集：

第一集：「鄧三發子」——即蔣介石的真姓名。本集自蔣介石兒時寫起，以迄一九二七年為止。

第二集：「十年內戰」——自一九二八年至蘆溝橋七七事變，全面抗戰為止。

第三集：「八年抗戰。」

第四集：「金陵破夢記」——自抗戰勝利至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止。

第五集：「台灣末日記。」

蔣「登基」首尾二十年，有人說即使是秦檜的賣國、嬴政的專制、西太后的狠毒、袁世凱的狡猾、楊廣的驕奢淫佚、汪精衛的卑鄙無恥，蔣無不俱備，且尤過之，這種說法相當中肯，蔣也因之而終於天怒人怨，一蹶不振。

蔣退居孤島以後，「反攻」有心，行動無力，前途茫茫，一如海面。士兵思鄉厭戰，官吏勾心鬥角。「政府」大而無當，「地方」深痛惡絕，海外僑胞棄如敝屣，逃台諸人衆叛親離，麥克阿瑟等焦急不堪，台灣海峽上怒潮澎湃，——此乃拙作的結束，也即是蔣介石金陵春夢的結束。

在編寫過程中，蒙讀者諸君不斷來信鼓勵、指教，尤以且權先生等惠賜寶貴資料，感愧何似！同時馮玉祥先生的「我所認識的蔣介石」、陳伯達先生的「人民公敵蔣介石」、劉大年先生的「美國侵華史」、陳嘉庚先生的「南僑回憶錄」、榮孟源先生的「國賊蔣介石」、翊勳先生的「蔣黨真相」……等等，使在下降益匪淺，有些地方且原文照錄，附致謝意。

唐 人

乙未年八月初六，虛度六十三歲誕辰日，沙田。

